

第一章 鬼府之战

韩柏闻得鹰飞公然挑战之语，差点要抱着他吻上两口表示感激。忙把白芳华拉入怀里，尚未来得及说话。鬼王笑声在月榭处响起道：“后生可畏，鹰飞你果是英勇不凡的蒙人后起之秀，请到大校场来，让虚某看看你如何了得！”

鹰飞一声应诺后，沉寂下来。

韩柏吻了白芳华的香，故作依依不舍状笑道：“待我收拾了他后，再来和白小姐接续未竟之缘。”

白芳华欣然回吻他道：“让芳华在旁为你摇旗呐喊，喝助威。”

韩柏立时知道她绝非单玉如，最多只是两位护法妖女之一，因为若是前者，绝不敢去与干罗见面。

无数念头闪过脑海。

白芳华既为天命教在鬼王与燕王间的超级卧底，那即是说，从一开始，属于天命教的胡惟庸便知道了有关自己这假使节团的所有情事。可恨他还摆出一副全不知情的姿态，既向他索灵参，甚至故意于晚宴后通知楞严来调查自己，教人全不怀疑到他乃知情之人。

只是这点，便可倍见其奸险。

天命教不但要瞒过鬼王和燕王，还要瞒过蓝玉与方夜羽等人，自是希望左右逢源，收渔人之利。

通过了卧底的白芳华，单玉如隐隐操纵着鬼王和燕王，至少清楚他们的布置和行动，若非自己从媚娘处把握到察破她们的媚术的窍诀，那鬼王和燕王惨败了还不知为何败得那么窝囊。

护法妖女已出现了一个，那另一个到底又是谁？此女必潜伏在非常关键性的位置，她会是什么身分和地位呢。

当得上白芳华那级数的美女，而又最有可能性的，现在只有三个人，就是盈散花、兰翠贞和陈贵妃，会否真是其中一人？

这些问题令他头都想痛了：天命教有白芳华这大卧底，要杀死自己绝不会是困难的一回事，因为他确被骗得贴贴服服。反而范良极和左诗三女因少了自己那重色障，直觉地不欢喜这烟视媚行的妖女。

虚夜月亦因她蓄意逢迎和讨好鬼王，而不欢喜她。于此可见天命教的媚术对男人特别奏效，连鬼王都不免被蒙过。

当日秦梦瑶的慧心曾在一墙之隔的侦查中，察知她骗得自己很辛苦。可见白芳华对他是早有图谋，而自己则把秦梦瑶的忠言当作耳边风，全不觉醒，否则早应知道白芳华是有问题的。

想到此处，脑际灵光一闪，把握到单玉如为何肯留着他的性命，因为她的目的是自己体内的魔种。

对单玉如这种专以采补之术提高自身功力的魔门宗主来说，没有补品可及得上魔门最高的心法魔种了。她自然不敢碰庞斑，但绝不会惧他韩柏。

假设让她得到了他的魔种，配合她本身的功力和媚术，假以时日，恐怕只有庞斑和浪翻云方能和她一争短长。

媚娘这些先头部队，只是单玉如的探子，测试自己的虚实，好待单玉

如对付起自己来时更得心应手。谁都知道媚娘等奈何不了他，但作探子却是绰有馀裕。以单玉如的眼力和识见，只要检查刚和自己欢好的媚娘诸女，便可推知他的道行强弱浅深。

这亦是白芳华一直不肯和自己欢好的原因，因为他韩柏已成了单玉如的禁脔。说不定今次白芳华诱自己欢好，可能是一种见猎心喜的背叛行为。因为再不动手，将会给单玉如捷足先登，拔去头筹了。

心儿不由“霍霍”跳动起来，假若自己反采了白芳华的元阴，岂非亦可功力大进，因为她并不知道他察破了她的身分。

深吸一口气时，大校场出现眼前。

戚长征头昏脑胀的醒了过来，发觉躺在一间小房子里。

记忆重返脑际，记起了昏倒前仆在雪地上的事，苦笑着坐了起来，想不到自己自命风流，竟会尝到失恋的痛苦滋味！

房门推了开来，一名劲装的成熟美女推门而入，见他坐了起来，微笑道：“兄台醒来了，怎么样？好了点没有？”

戚长征见她端庄美丽，态度亲切大方。大生好感，以微笑回报道：“姑娘恩德，在下铭感心中，请问姑娘高姓大名。”

那美女坐到床旁的椅里，饶有兴趣地打量看他道：“先答我几个问题，我才可决定应否把名字告诉你。”

戚长征舒服地挨着床头，欣然道：“姑娘问吧！小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美女见他神态潇洒，流露出一种含蓄引人的傲气和自信，芳心不知如何剧烈地跃动了几下，才能收摄心神道：“兄台何故要借酒消愁呢？究竟有什么难解决的事？”

要知以戚长征如此人才，只有婴宛为他伤心失意，怎会反变了他成为伤心人，所以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戚长征被勾起韩慧芷的事，两眼射出深刻的情怀，叹道：“俱往矣，在下街头买醉，是因为锤爱的女子移情别恋，才一时感触，多喝了几杯……”

美女“噗哧”笑道：“多喝了几杯，酒铺的老板说你喝了足有三大烈酒，换了普通人，一酒便爬也爬不起来了。”

接着道：“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兄台究是何方神圣？既身上佩有宝刀，又身怀内家先天真气，应不会是无名之辈吧！”

戚长征心中大讶，此女竟可察知他已晋入先天秘境，大不简单，但仍坦然道：“小子乃怒蛟帮戚长征……”

美女色变道：“什么？你就是‘快刀’戚长征？”

戚长征奇道：“姑娘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美女秀目射出寒芒，罩定了他，好一会后容包稍缓，叹了一口气道：“算了，戚兄虽是黑道强徒，但一直并无恶行，唉！”不知如何，心中竟涌起了惆怅之情。

戚长征心中一动道：“姑娘是否八派之人？”

美女点头道：“这事迟早不能瞒你，这里是西宁道场，戚兄若没有什么事，请离去吧！”

戚长征见她下逐客令，洒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站到地上，顺手取起几上的天兵宝刀，挂在背上，又坐在床沿，俯腰穿上靴子。

美女从未见过男人在她跟前着袜穿靴，对方又是如此昂藏脱的人，而

且此子一边穿鞋，一边含笑看着自己，不由别过俏脸，故意不去看他。

戚长征终穿上了皮靴，长身而起，拍拍肚皮道：“其实有什么黑道白道之分？或者只有好人坏人之别！不过那亦非泾渭分明，若姑娘能抛开成见，不若和我到外面找间馆子，吃他一顿，聊聊天儿，不是人生快事吗？”伤心过后，这小子又露出浪荡不羁的本色，不过眼前美女，确使他既感激又生出爱慕之心。而更重要的是：他须要新鲜和刺激，好忘记韩慧芷这善变的女人。

这花信美人体态娉婷，极具风韵，而且看她神情，应尚是云英未嫁之身，那对晶莹有神的秋波，似有情若无情，非常动人。

美女陪着他站了起来，故意绷起俏脸道：“我并不习惯随便赴陌生男人的约会。唉！”

你这人才刚为负情的女子伤透了心，曾几何时，又打别人的主意，不感惭愧吗？”话出口才微有悔意，自己怎可和对方说起这么暧昧的话题。

戚长征哑然失笑，瞧着地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想人生在世，只不过数十寒暑，若不敢爱不敢恨，何痛快之有？不若这样吧！明天日出后，老戚在落花桥等待姑娘，若姑娘回心转意，便到来一会，我保证绝无不轨之念，只是真的想进一步感谢和认识姑娘。”

美女给他大胆的目光，单刀直入的追求态度，弄得有点六神无主，竟不敢看他，咬牙道：“不要妄想，我薄昭如绝非这种女人。”

戚长征哈哈一笑道：“原来是古剑池的‘慧剑’薄昭如，既有慧剑，难怪不被情丝所缚。可是老戚要郑重声明，我绝无半分想轻薄泵娘之意，反而是非常感激和敬重，明天我会依时到落花桥，等待姑娘芳驾。”

薄昭如被这充满霸气的男子搞得手足无措，可恨心中却全无怒意，这对她来说乃前所未有的事，轻轻道：“你有了寒碧翠，还不心满意足吗？”

戚长征一呆道：“你认识碧翠吗？”

薄昭如微一点头，勉强装出冷漠神色，道：“走吧！明天不要到落花桥好吗？”

戚长征听她竟软语相求，知她有点抗拒不了自己，更逗起了豪气，断言道：“不，若我不到落花桥去，以后想起来都要顿足悔疚。”露出他那阳光般的招牌笑容后，大步去了。

薄昭如暗叹一声，追着出去，没有她的陪同，他要离开道场当会非常困难。今次她是否“引狼入室”呢？

雪花漫天中。

大校场上站了十多人，虚夜月诸女全来了，只欠了宋媚，她没有武功，未能惊觉醒来，仍沉醉梦乡里。

表王府除了鬼王外，就只有二十银卫的其中五人在站哨，其它铁青衣等高手一个不见，予人高深莫测的感觉。

奇怪的是干罗并没有出现，不知是否离开了鬼王府，或者是根本没有来过。

鹰飞背挂双钩，傲然卓立，目光灼灼打量着诸女，尤其对庄青霜骄人的身材，特别感兴趣。

韩柏一声长笑，步入广场，领着白芳华，先来到鬼王之侧，看也不看鹰飞一眼，冷哼道：“这小子真大胆，暗里偷袭不成，又明着来送死，请岳丈大人准小婿出战此人。”

鹰飞明知对方想激怒自己，所以毫不动气，留心打量韩柏，见到诸女

自他现身后，俏目均亮了起来，露出雀跃之色，虚夜月和庄青霜更是情火高燃，连谷姿仙三女都是一面喜色，心中暗懔。

这小子对女人确有魔幻般的魅力，若甄素善来惹他，说不定亦真会给他征服。为此更增杀他之心。

他今次公然挑战韩柏，实是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因为甄素善已正式向方夜羽提出要由她负起对付韩柏的责任。她身分超然，本身武功又高，手下猛将如云，方夜羽亦难以拒绝她的要求。

情势急迫，在里赤媚的首肯下，他才有此行动。

韩柏的魔种尚未成气候，但却是日飞猛进，愈迟便愈难杀死他。

所以他立下决心，今次一战，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虚若无正要说话，严无惧的声音传来道：“想向忠勤伯挑战吗？首先要过严某此关。”风声响起，这东厂的大头子跃入场中，来到韩柏身旁，向虚若无施官式晋见礼。

虚若无笑道：“无惧不必多礼，忠勤伯能与如此高手决一死战，实乃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切后果由虚某负责。”

严无惧正要他这句话。应诺一声，守在一旁，暗忖我有皇命在身，若见势色不对，随时可出手救援，别人亦怪我不得。

虚夜月兴奋地鼓掌道：“来人，快给我抬几个兵器架出来，让月儿的夫郎大显神威，宰掉这奸徒”。

五名银卫应命去了。

鹰飞表面神色不变，心中却勃然大怒。暗下决心，若将来能杀掉鬼王，必要弄这绝色娇娃来尽情淫辱，教她爱上自己后，再把她抛弃。

韩柏乘机离开鬼王和白芳华，伸手搂着虚夜月和庄青霜到另一旁去，装作和她们说亲热话，低声吩咐道：“现在为夫说的是至关紧要的话，切莫露出任何惊异神色。”

两女为之动容，连忙点头答应。

韩柏向虚夜月道：“无论用什么法子。立即给我把岳丈从白芳华身旁弄开，并告诉他白芳华乃天命教的卧底，但切要不动声色，因为她仍有很大利用价值。”

两女虽有心理准备，仍震惊得垂下头去。

韩柏吻了她们脸蛋后，银卫刚取了三个兵器架来，放在广场与鹰飞遥对的另一边，韩柏悠然走了过去，伸手逐件兵器抚弄把玩着。

虚夜月向庄青霜打了个眼色，走到白芳华身旁，装出娇嗔之色，不服气地道：“开心了吧！我们夫君说要纳你为妾。你得偿所愿了。”跺足走了开去。

白芳华那知身分被韩柏悉破，堆起笑容，追着虚夜月想趁势讨好她。

庄青霜暗喜虚夜月妙计得逞，忙到鬼王旁，轻轻转达了韩柏的话。

表王眼中惊异之色一闪即逝，哈哈笑道：“霜儿不用担心，我包保你的娇媚旗开得胜。”两句话便掩饰了庄青霜接近他的目的。

“锵！”

韩柏取起一把长刀，拔了出来，转身向鹰飞大笑道：“本人就代表戚兄，向你讨回血债。”

横刀而立，屹然若山，锋芒四射，大有横扫千军之慨。

比姿仙、谷倩莲和小玲珑三人虽是第二次见他和别人动手，可是上一

次对着里赤媚，完全是捱打求生之局，到这才得睹他的英姿丰采，竟不逊色于爱郎风行烈，不由大改印像中这家伙只懂嬉皮笑脸，大耍无赖的形象。

虚夜月和庄青霜更是美目闪亮，恨不得投身到他怀里，恣意缠绵。

鹰飞见他霎时豪迈得像换了另一个人似的，亦暗暗心折，但亦更增杀他之心。韩柏对女人便像一团烈火，遇着甄素善这干柴，后果真想都不敢想！

冷哼一声，两手探后，同时拔出“魂断双钩”，摆开架势，上身微俯向前，两眼射出慑人神光，像头饿豹般紧盯着对手。气势绝不逊于韩柏，冷狠则犹有过之；众女都看得呆了一呆，心中纵不愿意，亦无法不承认这邪恶的蒙古年轻高手，有种妖异的引人风采。

不由不暗为韩柏担心起来。

虚若无和严无惧对望一眼，都看到对方眼内惊异之色，难怪鹰飞敢单人匹马，到来挑战。

两人相峙不动，互相催发气势，一时间杀气严霜，气氛拉紧，一触即发！

雪花仍永无休止地下，整个广场和四周的建物均铺上白雪，转化为纯白净美的天地。

两人的目光一点不让地对视着，寻找对方的破绽，若有任何一方稍露虚怯的情态，另一方必生感应，即乘虚而入，发动最猛烈的攻势。

天地一片寂然，连雪花落地上都是静悄无声。

韩柏观察了一会，知道休想在气势上压倒鹰飞，沉喝一声，往前冲出，挥刀疾劈。

假若戚长征在此，看到这一刀，亦要大声喝采。

这刀除了凌厉无匹，充满一往无前的霸气外，更精采的是变化无方，含有惊世骇俗的奥妙后着。教人泛起不但硬碰不得，还完全没法捉摸他要攻击的位置。兼且此刀全无成法，便像才气横溢的诗人妙手偶得而成的佳句，看得人心神皆醉。

事实上连韩柏自己都不知为何会使出这一刀来，他见鹰飞双钩守得无懈可击，魔种被刺激得往上提升，一股冲动狂涌而来，自然而然劈出了这天马行空的一刀。

虚若无看得呆了一呆，皱起眉头，像想到了什么非常有趣的事。

众女则紧张得屏止了呼吸，恨不得韩柏一招克敌。

严无惧放下心来，暗忖难怪里赤媚三次暗袭都杀他不死，原来竟真有如此本领。

鹰飞更是心下凛然，想不到他的刀法比戚长征更难应付，知道退让不得，狂喝一声，双钩前后扫出。

两大年轻高手，终于短兵相接。

人影交接。

鹰飞先一钩眼看要扫中长刀，长刀忽生变化，缓了片刻，避过钩尖，闪电破入，朝鹰飞脸门劈去。

鹰飞临危不乱，施出混身解数，后一钩恰扫在刀身处。

当地一响。

两人错身而过。

鹰飞猛扭腰身，双钩一上一下，分向韩柏头顶和腰侧钩去，狠辣凌厉。

韩柏头也不回，反手一刀挥去，切入双钩间的空门，取的是对方咽喉。

竟然第二招便是与敌偕亡的招数。

虚夜月等吓得花容失色。

只有鬼王和严无惧暗暗点头，看出韩柏的长刀取的是短线，必能在鹰飞双钩击中他之前，先一步割破对方喉咙。

要知韩柏第一招早取得了先势，假若现在改采守势，便会给鹰争回主动，陷入捱打之局，所以才以险着力保优势。

中玄妙处，实是精绝伦。

鹰飞果然闷哼一声，两钩回收，“锵”的一声，把韩柏这无坚不摧的一刀夹着。

韩柏也不由心中暗赞，并在对方双钩把刀锁死前，运功一震，底下飞起一脚，往对方下阴。

内劲通过钩刀接触处，硬拚了一记。

鹰飞亦同时一脚扫出，希望能把韩柏扫得横移少许，失去平衡，那他的双钩便会像长江大河般，滚滚而去，直至把对方击毙。

“蓬！”

气劲交接，刀钩分了开来。

两人同时被震得往后退去。

“砰！”

韩柏底下那一脚倏地缓了一缓，变成踢在鹰飞脚侧处，而不是被他扫中。

看得连鬼王都忍不住双眉上轩，叫了一声“好”。

鹰飞想不到对方的感应加此玄妙，竟像脚尖生了眼睛般，至此才知魔种的厉害。他亦是一代人杰，知道已变招不及，一声长啸，就在双脚交触时，往后翻腾，转动身子，化去韩柏的脚劲。

他吃亏在脚下是横扫之力，给对方的直踢击中，变成纯是捱踢之局，不得不以仓卒应变的奇招化解。

心中大感苦恼，交战至今，竟然一直陷入被动捱打的下风，实是平生破题儿第一遭。

韩柏一脚得逞，那还迟疑，哈哈一笑，贴地掠出，竟要先一步抢往鹰飞的落点，再加攻击。

众女本以为他会凌空追击，想不到这小子如此狡猾，都看得紧张万分。

人影闪处，韩柏来到由空中落下的鹰飞下面，刷刷刷接续劈出三刀，往身悬虚空，像与天上雪花融合为一的鹰飞挥去。

三丈方圆内的雪花被惊涛骇浪般的刀气带得旋动起来，更添声势。

韩柏傲立在这雪雨漩涡的中心点，有若天神。

他再不是那只懂与美女调情的多情种子，而是无可比拟的武道霸主。

就若赤尊信复活了过来。

众女看得心神皆醉。

处若无眼中掠过异，再喝道：“好！”

鹰飞却是心中叫苦，只见寒芒电掣，刀气漫空涌来，知道再无可能抢回主动之势，此时若不退走，如此下去，最多是得个两败俱伤之局，暴喝一声，双钩下击。

“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鹰飞不住借劲上升，又猛地回扑，忽缓忽速，竟是招招硬封硬架，仗

着强猛的钩劲，消解韩柏凌厉的刀势。

韩柏杀得性起，趁鹰飞又弹往高空时，冲天而起，长刀幻作长虹，冲破雪花，向鹰飞直击而去。

鹰飞发出厉啸，往下狂扑，双钩使出看家本领，立时挂中对方长刀。

背刀相交时，韩柏长刀忽地像延长了般，送出一道刀气，割往席飞胸膛。

鹰飞本要单钩锁刀，另一钩则突对方，这时那敢逞强，闷哼一声，双钩吐劲，凌空飞退。

“啪喇”声中，鹰飞胸膛衣衫尽裂，险险避过这必杀的一招。

同时借方改变去势，横移开去，竟是打算逃走。

韩柏还是首次发出刀气，亦自呆了一呆，落回地上，竟忘了乘时追赶。

铁青衣倏地现身屋檐处，阻着鹰飞逃路，大笑道：“胜负未分，鹰兄怎可离去？”

虚若无喝道：“青衣！让他走吧！一铁青衣微一错愕，鹰飞已掠过他头顶，迅速远去。虚夜月和庄青霜扑了出来，不顾一切投进韩柏怀里。众人均欣然围了过来。严无惧忍不住问道：“威武王为何竟容此子逃去呢？此人武功如此高强，连先天刀气都可避过，给他溜掉，实是后患无穷。”

众人都不解地望向鬼王。

虚若无淡淡一笑道：“因为里赤媚来了，所以才放他一马吧了。”转向韩柏道：“贤婿到我的书斋去，我有几句话和你说。”接着伸手截着想跟来的虚夜月和庄青霜道：“你们到月楼等韩柏吧！”

再向众人打个招呼，领着韩柏去了。

白芳华则秀眸一转，离府而去。

第二章 古庙惊魂

风行烈回到鬼王府时，虚夜月正嘟长小嘴，坐立不安地苦候韩柏。庄青霜比她文静多了，和谷姿仙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谷倩莲则和小玲珑坐在一角，不知说着些什么知心话儿。金发美人儿夷姬和虚夜月的贴身俏婢翠碧负责侍候众女的茶水。

虚夜月的月楼在鬼王府虽不算大建，但多住两家人，仍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在她的坚持下，风行烈和戚长征均分了楼上的四间大房，厅子当然是公用的了。

比姿仙见风行烈回来，大喜迎去。

风行烈看了虚夜月的可爱样儿，忍不住笑道：“谁开罪了月儿呢？”

虚夜月跺足道：“行烈在笑人家。”

镑人都笑了起来。

比倩莲怎肯放过他，扯着他衣襟笑道：“试过野花的滋味，以后再不觉家花香了？”

比姿仙嗔怪地瞪了她一眼。

风行烈笑道：“皇天在上，我风行烈只作陪客，并没有尝到野花的滋

味。”

三女大喜，但又碍于虚夜月和庄青霜在旁，不好意思追问细节。

虚夜月记起了白芳华的事，使开了翠碧和夷姬，招呼众人坐到一块儿道：“现在月儿有件至关紧要的事，要告诉你们。”

表王和韩柏两人在金石藏书堂坐下后，沉吟片晌道：“现在我真的放心了。贤婿的武技已臻上窥天道的境界。就算再遇上里赤媚，虽仍不免落败，但应可保命逃生。”

韩柏呆了一呆，搔头道：“他的天魅凝阴如此厉害，败即死，我那逃得生呢？”

表王微微一笑，在身后取出一把刀来，递给他笑道：“有了这宝贝，不可能的事当会变成有可能了。”

竟是天下武林梦寐以求的鹰刀。

韩柏不敢伸手去接，苦着脸道：“若我失掉了它，岂非更糟。”

表王把厚背刀塞入他手里，笑道：“信我吧！你若拿着此刀，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的。”

韩柏两手接上鹰刀，一种奇异的感觉立时传遍全身，有点像与美女交欢时那种既浓郁又空灵的境界。不禁点头道：“可能真是这样，但鹰刀来了我处，小婿岂非成了众矢之的吗？”

表王哂道：“有谁见过鹰刀呢？除了红日法王或庞斑等人外，没有多少人能感应到此刀的灵异。所以你即管把它背着，后天早上才来还我，包保不会有人知道。一韩柏道：“假若我真的丢失了它，那怎办才好呢？”

表王若无其事道：“得得失失，何用介怀！”

韩柏和他对望一眼，齐齐放声大笑起来，充满了知己相得的意味。

表王叹道：“或者你会说我是马后炮。其实连单玉如都会瞒我不过，可是我对芳华却全无怀疑，只是基于一个原因，使我愿意欺骗自己。”

顿了顿续道：“你或者尚未知道：芳华乃瑶族女子，而月儿的生母亦属瑶族，兼且她们的神态都有着某种微妙的酷肖和韵味，所以我才愿意接受她，让她作伴。到今天始知道这是单玉如针对虚某的弱点而作出的摆布。”

韩柏吁出一口凉气道：“这单玉如的手段真教人心寒生惧。”

表王双目闪起精芒，冷哼道：“幸好她给贤婿悉破了，你这两天最好不要动她。因为我还要利用她送出一些消息，害害单玉如。哈！确是愈来愈精采了。”

接着道：“那个夷姬小婿可放心享用。因为她被献给燕王的时间不足三个月，燕王和你都是首次见到她，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韩柏放下心事，喜道：“那就好极了。”

记起见不到干罗，顺口询问。

表玉道：“我们得到消息，干罗的女人‘掌上可舞’易燕媚和丹清派的女掌门等正乘船来京，老干知道后，立即赶去接应，我派了城武陪他，好方便应付京师的关防。”

韩柏又皱眉道：“戚长征到那里去了？”暗忖不是又到了青楼鬼混吧！

这小子可能比白己更放任。

看了看天色，这样被白芳华和鹰飞一闹，鬼王又扯了他到这里说了一番话，已是酉时之初，离盈散花清凉古寺的约会，不足一个时辰，不要说难抽空去和七夫人缠绵，连月儿霜儿都不宜再见。她们当然不会拦阻他于亥时

去会秦梦瑶，但却休想她们批准那刻前的任何约会。

叹了一口气道：“这严无惧阴魂不散的缠着小婿，累得我想赴一个重要的约会亦有所不能，岳丈大人可否帮我把他甩掉呢？”

表王神秘一笑道：“这个容易得很，是否指与秦梦瑶的约会哩？”

韩柏不敢瞒他，这：“岳丈可否看在小婿份上，尽避听到我即将要说的事，亦不要通知燕王呢？”

表王沉吟片晌，叹道：“假设你在三日前这样对我说，我会着你不要说出来。可是燕王这几天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已使我心灰意冷，燕王实在和朱元璋属同样的料子，贤婿放心说吧！”

韩柏遂和盘托出了盈散花与秀色的事。

表王听罢皱眉道：“假若我猜得不错，盈散花可能是高句丽上一任君主无花王的后代被正德篡了王位，妃嫔儿子亲族近五千人尽被诛戮，想不到仍有人幸存下来。韩柏奇道：“冤有头债有主，为何盈散花会找上燕王棣来报复呢？”

表王道：“那次宫廷之变所以能成功，全赖燕王派出手下助阵，也可以说只要燕王一天当权，正德的地位便稳如泰山。盈散花若是无花的后人，把燕王列作刺杀的对象，绝不稀奇。可是燕王此人虽是好色，对女人却防范甚严，和女人欢好时，必以手法制着她的穴道内功，想在床上行刺他，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韩柏一听更是心焦如焚，这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恨不得肋生双翼，立即飞去见盈散花，劝她打消主意。

表王又道：“就算盈散花行刺燕王成功，正德固是失了大靠山，但她也绝占不到便宜。因为蓝玉和胡惟庸所以能请得动水月大宗来帮手，必是以高句丽的领土作报酬。若让倭子取得这邻近中土的踏脚石，中原危矣！”

韩柏听得目定口呆，始知自己根本不懂国情政治，呆了半晌后道：“如此我更要去见盈散花，劝她打消念头。明晚燕王设宴招待盈散花，谁都可想到宴会后的馀兴节目会是甚么。”

表王问道：“盈散花约了你在哪里见面？”

韩柏说了出来。

表王伸手搭着他肩头，语重心长道：“我知贤婿你以诚待人，所以对人没有太大防范之心。我年轻时亦有你那种想法，可是现在多了数十年的经历，什么都看透了。总之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牵涉到国仇家恨，最正常的人亦会变成不顾一切的疯子。”

顿了顿续道：“现在你成了盈散花对付燕王行动的唯一障碍，说不定她会把你看作第一个要对付的目标。”

韩柏对此充满自信，那会放在心上，敷衍道：“多谢岳丈大人提点，我会小心应付她的了。”

他的内心想法那瞒得过鬼王，哑然一笑道：“只有经验和教训才可以使你们这些年轻人明白长辈从血泪得来的处世知识。我亦不多言了。我可包保你能撇开小严，神不知鬼不觉在清凉寺内出现，不过你最好先摸清形势，才好去见盈散花，知道吗？”

韩柏爽快应道：“晓得了！”

表王叹了口气，知他只当自己的话是耳边风，再加几句道：“现在谁都知道你魔功高强，所以若要对付你，必是定下最毒辣的阴谋或是集中武功最高

的好手，不教你有任何脱身的机会，否则我亦不会迫你带着鹰刀，免得你与秦梦瑶尚未见着，便一命呜呼。”

韩柏奇道：“岳丈不是说我福大命大吗？”

表王嘴角逸出笑意，站起来道：“来吧！让我指点你一条到清凉寺的暗路，月儿方面自有我为你安抚。”

韩柏大奇，暗路究竟是指什么呢？

穿过地道，韩柏由另一出口钻了出来，竟是清凉古寺后院的一间僻静禅室。

至此亦不由深深佩服鬼王的深谋远虑，早在鬼王府下秘密开凿了四通八达的地道。

通往远近不同的地方。就算和朱元璋反脸动手，逃起来亦轻而易举。

自己若非成了他的女婿，自亦不会知悉这秘密。

他把地道出口掩盖好后，以佳人有约的轻松姿态，步出室外，住主庙走去。

刻下乃晚课时间，经堂传来阵阵禅唱，钟鸣鼓响，充满宁和的宗教气氛。

由昨天开始，明军封锁了到清凉山所有道路，除非是高手，一般人自然不能上山礼佛，所以偌大的清凉古寺，除了经堂之外，都是静悄悄地，悄无人声。

韩柏施展身法，避过了几个打扫的僧人后，来到大殿内佛像后的空间。

探头出去，佛座前的长明灯映照里，有三个僧人伏倒地上，似正拜佛拜得忘了站起来。

韩柏大感不妥，记起了来前鬼王的忠告，伸手在佛座下的莲花浮雕运功抓下一粒木碎，朝其中一僧的敏感穴位弹去。

正中目标，只是该僧全无应有的反应。

韩柏心中一寒，是谁点了三僧穴道呢？难道这真是个陷阱？

表王的话言犹在耳，不禁对盈散花的信心动摇起来。旋又想到或者是有人知道我们的约会，所以先行布局对付我们也说不定？趁现在离约会仍有小半个时辰，自己不若早一步截着盈散花，和她逃之夭夭，才是上策。

想到这里，暗笑任敌人千算万算，都算不到自己是由秘道潜来的。

于是凝聚精神，运转魔功，把感应提升至极限。先由佛座的后门退了出去，再闪入主殿旁幽深的园林里，不片晌曲折迂回地绕到大殿正前方广场侧的密林中，藏身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把身体隐蔽得天衣无缝，除非不幸地敌人亦选了这棵树爬来，还要拣中他藏身的横桠，否则休想发现他的存在。

下了一天的雨雪此时渐由大转细，缓缓停下。但整个清凉山所有庙宇建，早变成了个白色世界。

大庙前的广场静悄无人，在大殿檐沿高挂的十多个灯笼映照下，积雪的广阔空地反映着灯光，似若个不具实质的幽灵世界。

韩柏由藏身处看去，除了大殿的正前方尽收眼底外，由于居高临下，亦可看到刻有“清凉古寺”大石牌扁入口下大截的登山石阶。此乃到古寺的必经之路，盈散花要来，理应是循此石阶登寺，否则就须攀山越岭了。

韩柏尽力收敛本身精气，免惹得敌方能生出反应。

正如鬼王所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四周静如鬼域，虫鸟等都因大雪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天色开始转晴，星空晶莹通透。

就在此时，韩柏生出感应，往巍然矗立的大殿上空望去。

在星夜的背景衬托下，一道鬼魅般的人影从天而降，落到殿顶，盘膝安坐瓦背，稳若盘石。肩背处露出一截刀把，在星光下闪起微微的异芒。情景诡秘至极点。

韩柏忙阖上眼睛，只馀一丝空隙，怕给对方看到眸子的反光。心中冒起一股寒气。

此人应是逃过所有守兵耳目，而且是攀山上来，只是此点，便知此人大不简单，充满了夜行者舍易取难的精神。

包骇人是他的从容气度，动作迅捷完美，疾若电闪，那种身法，韩柏只曾从庞斑、浪翻云、秦梦瑶、里赤媚、鬼王等有限几人身上看过。

我的娘啊！这人究竟是谁？

韩柏至此更不敢大意，收摄心神，把魔种潜藏匿隐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心中无念无思，连呼吸都收止了，全靠内息循环不休，就若冬眠了的动物，把生命的能量降至无可再低的水平。

时间缓缓转移。

“呜！”

山路处传来一声鸟鸣。接着另一下鸣叫在更远的山路下回应着。当然是埋伏山路旁的敌人在暗通消息。

现在时近酉亥之交，盈散花为何仍未出现呢？难道……不！盈散花绝不会出卖我的。

步履声由山路下传来。

韩柏暗叫不好，果然是散花来了。

怎办才好呢？应否立即扑下去，带她一起逃之夭夭。可是只要埋伏山路两旁的高手挡他们片刻，在殿顶那可怕的人便可赶上他们，岂非仍是死路一条。

旋又想起大殿内的三个僧人，说不定对方不会立即动手，会让散花到殿内等他，待他两人到齐时才将他们一网打尽。

猛下决心，决意静观其变。

手探往后，轻捏大宗师传鹰的厚背刀把，一种奇异的感觉透体而入，心神更是空灵通透。

一道黑影在目光所及的山路尽处出现。韩柏松了一口气，原来竟是个儒生打扮的魁梧男子。

他迅速来到石阶之上，停定向殿顶遥遥拱手道：“‘布衣侯’常野望，见过水月大宗。”

韩柏大吃一惊，慌忙收摄心神。我的天！原来竟是水月大宗亲自出手来对付我，我都算有面子了。这时从不信神信佛的他，亦不禁求神拜佛教盈散花千万不要上来。

低沉冰冷，带着异国口音的声音由殿顶飘下来道：“韩柏何在？”

常野望沉声道：“常某亦大惑不解，不知此子为何会不来赴约。”

盘坐殿背的水月大宗冷哼道：“蓝玉不是保证过韩柏必来的吗？第一次行动便教本宗失望，我们还如何可以合作下去？”

常野望唉声道：“大宗请听常某一言，今次我们的计划应是天衣无缝。

何况韩柏此子最是好色，只要有美女约他，天大事情都可搁在一旁，除非是他死了，才会不来。”

韩柏听得心中大恨，又是好气兼好笑，这常贼子竟敢如此看扁我韩某水月大宗冷然道：“是否在邀约上出了漏子，他根本不知道有这约会，又或那盈散花吸引力不够，诱他不动呢？”

常野望道：“盈散花乃江湖十大美女之一，有她亲笔之信，韩柏怎会不来，可能是其中另有问题？”

韩柏骤听入耳，像给劲箭穿心，心头一阵剧痛，什么内息都运不起来，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盈散花，你这狠毒妇人，对得我韩柏住吗？原来你竟是蓝玉的人。

就在此时，呼啸之声由殿顶破空而至。

骇然下知道因心中惊震，魔功消散，立时惹起盖代高手水月大宗的感应。

他往上望去，只见漫天刀芒，重重杀气，笼罩着以自己为中心的方圆三丈之处。

第三章 鹰刀救主

戚长征一边想着明早如何向薄昭如入手，俘虏她的芳心，步履轻松地到了鬼王府，此时他已成功地把韩慧芷抛于脑后。

虽在想起她时仍有点心中刺痛，但再非在宋府时那种滴血绞痛的凄绝感觉了。

医治失恋的良方，还有什么比找到新的爱情更有效。待会定要和宋媚好好亲热，让她温灼的胴体暖暖我老戚受了创伤的心儿。

在府门报上姓名后，府卫把他带往内府。

他还是首次踏足鬼王府，被那有若表演建艺术的琼楼玉宇，园林美景吸引得神为之迷，大感兴趣。

爱内灯火通明，亮若白昼，但却不觉有人把守，难道任由来抢鹰刀者如入无人之境吗？

正嘀咕间，有人叫道：“戚长征！”

戚长征寻声望去，只见左侧花园深处的亭子里，隐有人影。

他认得是风行烈的声音，忙遣走府卫，走了过去。

亭内不但有风行烈和三位娇妻，还有虚夜月与庄青霜两女，独不见宋媚。

比倩莲道：“你这家伙溜到那里去了，你义父说要打你屁股呢。”

戚长征向亭内诸人抱拳一揖，才登上石亭，道：“义父他老人家在那里？”

风行烈神秘一笑道：“干老和虚老两位老人家正在书斋处下棋，为甚这么晚才回来呢？有人等得你很心急了。”

戚长征叹道：“此事一言难尽。”望往虽绷着俏脸，模样仍是那么动人的虚夜月，不禁又死性不改，故作惊奇道：“谁惹得虚大小姐不高兴了，是

否韩柏那小子，让我揍他一顿给你出气。”

虚夜月正因韩柏偷偷溜走，大发脾气，却苦无发对像，戚长征竟自动献身，送上门来，腰大嗔道：“去你的大头鬼，韩柏刚识了你这个损友。立即近墨者黑，学足你的坏榜样，本小姐要揍你一顿才真。”

戚长征被她扭腰不依的俏样儿弄得大晕其浪，哈哈笑道：“虚大小姐要感激我老戚才对。只要韩柏小子学到我三成哄妞的本领，包保哄得我们的虚大小姐心花怒放，快乐无穷，来！韩兄既不在，便让老戚来陪你聊天，包保你不会寂寞。”

虚夜月终忍不住“噗哧”一笑，玉容解冻。别过头去，狠狠骂道：“死老戚！真希望碧翠把你治死了。”

戚长征全身一震道：“你说什么？”

虚夜月大乐鼓掌道：“不要言而无信，快坐到月儿身边来，把你由出世开始的种种丑事由头到尾详细道来，逗得本小姐开开心心，才准离去。”

她身旁的庄青霜、谷倩莲、小玲珑全抿嘴偷笑，看着他呆然失措的苦脸。

风行烈感受着各人间真挚无伪的感情，心中涌起温暖。

还是谷姿仙心中不忍，笑道：“干老刚把寒掌门等三人接了回来，现在她们正沐浴包衣，还不快去会见她们。”指着一排疏树后的月楼道：“她们就在月儿小楼的二楼处。”

戚长征一声欢呼，拔身而起，往小楼投去。

水月刀离他至少尚有三丈，树上挂着的冰雪已被刀气迫得照头照脸吹打过来。

如此凌厉的气势，韩柏还是首次遇上。

韩柏的眼光落在对方高举过头的水月刀上，只见刀身扁狭，锋刃和刀柄都比中土之刀长上一半，在空中似缓似疾地随着驭刀飞临的水月大宗，带着一种使人目眩神迷的邪异力量，朝他前额劈来，眼前的茂木密叶，麈屑般分向两旁碎飞开去，刀未至，寒锋已到。

眨眼不及的功夫，对方飞临上空。

韩柏在这生死关头，魔种刹那间提升至极限。

同时知道水月大宗由出刀开始，其精神力量便紧摄着自己的心魄，教自己连逃走都办不到。如此刀法气势，确是先声夺人。

韩柏这时亦早蓄满劲气，狂喝一声，背上鹰刀电掣出鞘，风卷雷奔般一刀劈往水月刀上。

“锵”的一声激响，传遍山野。

韩柏脚踏的粗干竟化成碎粉，不由惨叫一声，掉往树下。

水月大宗则一个翻腾，在空中打了个后翻，头下脚上，水月刀化作一道激芒，再炮弹般往堕往地上的韩柏射去，同时长笑道：“好小子，竟能挡我一刀。”

韩柏手臂发麻，全身真气乱窜，暗叫吾命休矣时，忽地一种奇异的能量由刀柄处传入体内。

那并非鹰刀本身蕴藏什么力量，而是鹰刀似能把宇宙某种神秘的能量，吸收过来，送往他体内。

而在同一时间，他脑海内电光石火般升起一幅幅的图象，隐含深意，只是一时尚不明白吧了。

水月刀破空而下，直刺他胸膛。

罢落到地上的韩柏的魔种立时复活过来，还比以前更有霸气，那敢迟疑，鹰刀再挥，“当”的一声再封架了水月大宗必杀的一刀。

一股无可抗御的巨力由水月刀传来，刀气直侵脏腑。

韩柏狂喷鲜血，再往山下抛飞的同时，水月大宗亦给震得一个筋斗，落到广场处。

韩柏跌落山野之前，勉力看了他一眼。

只见这水月大宗高挺笔直，穿着猩猩红血般的无袖外褂，下着纯白崭新的裤子，脚踏草鞋。雪白浓密的头发垂在宽宽的肩上，水月刀拦腰横抱，两眼神光电射，一瞬不瞬盯着自己，阴鸷若鹰的脸容半点表情都没有。

“啪勒！”一声，背脊压断了一株长在山坡的小树，翻滚下去。

站在一旁的布衣侯目定口呆地看着韩柏掉下去的地方，仍未从水月大宗惊天地泣鬼神的水月刀法回过神来。

山下尖啸响起，显是埋伏山路的风火山林四侍往韩柏扑去。

常野望这时才记起要追杀韩柏，刚举步时，水月大宗喝道：“常兄且慢，此子已被本宗重创，他们四人足可收拾他有馀了。”

戚长征旋风般冲入月楼，吓得厅内的夷姬和虚夜月的贴身俏婢翠碧差点跳了起来。

他向她们打了个请原谅的手势，五步化作一步，两下便来到楼上的小厅，只见一位美人儿坐在椅上，骇然抚胸地站了起来。

竟然是褚红玉。

戚长征不好意思地停了下来，喜道：“你醒来了！”

褚红玉见到他，就像见着了亲人，两眼一红，垂下头去，低声道，“可以求你一件事吗？”

戚长征想起她被鹰飞污辱和她战死花街的丈夫尚亭，心下恻然，说起来，她的不幸还是全因他而来，百感交集，叹道：“说吧！无论什么事，我戚长征都答应。”

褚红玉平静地轻轻道：“给我杀死鹰飞。”

戚长征走到她旁，伸手抓着她香肩，凑到她垂下的眼睛前，一字一字肯定地道：“戚长征不但一定杀死鹰飞，为尚兄报仇和为你雪耻，今后还会代尚兄好好照顾你。”

褚红玉娇躯一震，热泪夺眶而出，摇头泣道：“不！妾身是残花败柳之躯，而且你还不知那畜牲对我做了什么可恨的事，我……”已是泣不成声。

戚长征心中恍然，知道鹰飞这女人克星，必是在她身上使了类似韩柏教他和风行烈的手法，挑起了她最原始的情欲，使她午夜梦回时，亦忘不了这魔鬼。那种矛盾和煎熬，才是最折磨她。所以他认为唯一解救之法，就是杀了鹰飞，否则说不定有一天，她会再投入鹰飞怀抱。

哼，我绝不会让鹰飞诡计得逞。

不过现在她乍见自己，情绪激动，不宜使她难堪，遂微微一笑道：“放心吧！我知道他对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我会把你解救出来的。”

褚红玉抬起泪眼，自责道：“唉！我是否天生淫贱的女人呢？”

戚长征对自己的推断，更无疑问，柔声对这美丽少妇道：“你绝不是天生淫贱的女人，相信我好吗！鹰飞施于你身上是一种厉害的媚术，不但控制了你的身体，还控制了你的心灵。”

褚红玉娇躯一颤，泪眼莹莹看着他道：“你真的明白！那怎么办才好呢？寒掌门救醒了我后，我总情不自禁地想着那魔鬼，媚术真的那么厉害吗？”

戚长征至此才知道精通穴法的寒碧翠真的破解了鹰飞玄奥的制穴秘法，对她的武功必大有进益。点头道：“媚术就是控制异性的方法，触及到最原始和非理性的情欲，所以红玉你明知对方是穷凶极恶的奸淫之徒，仍忍不住想再尝那种刺激和快乐。”

褚红玉俏脸一红道：“那怎样才能破他的媚术呢？”

戚长征傲然一笑道：“当然是由我老戚以更厉害的媚术，加上你的愿意和合作，去破解他的妖法。”

褚红玉连耳根都红了起来，兴奋的感觉传遍胴体，垂下头咬着皮轻轻道：“只要能使我不再想他，红玉什么事都愿意做。”

戚长征大喜，吻了她的额头，嚷道：“碧翠红袖，还不给为夫滚出来。”

娇笑声起，寒碧翠和红袖这对粉玉琢的美人儿由内进掀而来。

红袖笑意盈盈地含情看着他，寒碧翠则苦忍着笑意，腰气道：“好老戚，人家三姊妹千辛万苦上京来寻你，居然一见面便呼呼喝喝，我们还未和你算账哩！”

戚长征在褚红玉脸蛋拧了一记，朝两女走去。

两女当然不会怕他，挺起胸脯，严阵以待。

戚长征来到两女中间，猿臂一伸，把两女搂入怀里，高呼道：“天啊！你们知否我想得你们多苦。”

两女也死命搂着他，相思苦泪夺眶而出。

寒碧翠大哭道：“戚郎啊，你这忍心的人，怎可丢下人家不理呢？”

戚长征亦激动得热泪盈眶，想起她们与自己生死与共，在花街血战敌人。

想起了无数战友、尚亭、封寒等逐一力战而亡，真像发了一场噩梦。

忽地背后贴上了褚红玉柔软丰满的肉体，一男三女，终忍不住压抑着的情绪，抱头痛哭起来。

韩柏在斜坡滚动着，也不知压断和撞碎了多少横枝和挂着的冰雪；心中不惊反喜，水月大宗虽利害，怎知自己有捱打神功，一口血便化了他摧心裂肺的刀气，真是便宜得很。而且鹰刀似与自己的血肉和心神紧连在一起，亦把自己和四周的天地连在一起，人心天心合而为一，再无半分隔阂。那奇妙的感觉，使他更是圆满通透，想到了死里求生的唯一方法。

就在此时，强烈的刀气又由下涌至，往自己猛攻而来。

漆黑的密林里，一切全靠感觉，而韩柏的感觉比用眼看还要清楚，他甚至知道袭击他的是个魁梧的倭子，左盾右刀，那把刀又重又长，欺自己受了伤，采取了冲锋陷阵的硬拚方式。心中冷笑，借着由上而下的跌势，厚背刀全力劈出。

同时他更感应到有人由山路那边潜了过来，向他掷出偷袭的飞刀。

“当”的一声巨响，下面的山侍举盾挡刀，同时倭刀横劈反击。

岂知厚背刀劈中铁盾时，劲若激流的力道剧冲而来，一向以勇力见长的山侍竟立足不稳，往斜坡下直滚落去，那一刀自然什么都劈不着。

韩柏又一手接着飞刀，诈作中了暗算般惨叫一声，往横滚开去。

放飞刀的火侍以为偷袭得手，拔出另一腿上的匕首，全速扑去。

此时短小精悍的林侍和俏丽娇美的风女分由上方和右下侧赶至，正要

乘势追击时，火侍已发出一声痛哼，步山侍的后尘，滚落山坡。

原来当火侍追至半途时，竟然发觉韩柏窜了回来，骇下运起匕首勉强挡了对方凌厉无匹的一刀，却避不开对方由下斜上的一脚，股侧惨中一脚，被踢得飞跌下坡。

上面的水月大宗亦不由动容，暗忖这小子为何在垂死挣扎下，仍如此厉害，一声长啸，往斜坡掠去。常野望忙紧随其后。

韩柏此时刚一连三刀杀得林侍屁滚尿流，滚避开去，风女一长一短两刀迎面攻来。

韩柏哈哈大笑，一个滚身，横移五丈，才高嚷道：“老子走了！”再一个翻身，往山下滚去，到了一半，倏地停下，把早拿在手中的一块大石呼地往下掷去。

枝断雪碎的声音由近而远，便像是他正全速掠逃，自己则收敛神气，隐匿不动。

丙然风声响起，敌人全往山下追去。

韩柏心中好笑，展开身法，往上面的清凉寺潜回去。

干罗和鬼王正在书斋对坐下棋。

易燕媚兴趣盎然地在旁观战，能看着这天下两大高手在棋盘挑灯夜战，实是毕生难忘的美事。

两人棋力相若，杀得难分难解时，一起停了下来，往地下望去。

“笃笃笃！”

表玉失声道：“是我的好女婿。”站了起来，到了书斋一角，发动机关，开放秘道。

韩柏钻了出来，惊魂甫定后，尴尬笑道：“盈散花原来是蓝玉的人，竟出动水月大宗来杀我，幸好我逃回来了。”

以鬼王和干罗的修养，仍听得目定口呆，脸脸相觑。这小子真的福大命大。易燕媚更是呆瞪着他。

韩柏跳了起来，嚷道：“时间无多，我要去了。”又旋风般奔了出去。

这时风行烈和众女散步完毕，正步回月楼，忽地韩柏迎面奔来。

众人无不愕然止步。

最先有反应的是虚夜月和庄青霜，一声欢呼，不顾有人在旁，纵体入怀。

韩柏左拥右抱，向风行烈咧嘴一笑这：“风兄和美嫂们请恕失礼之罪。”竟一把封着虚夜月的小嘴，贪婪地狂吻猛啜，亲得她娇体发颤，啾唔作声。

风行烈曾和他有香醉居之行，早见怪不怪。谷姿仙三女却做梦亦想不到这混蛋竟敢在她们跟前对虚夜月无礼，羞得脸红耳赤，躲到了风行烈身后，羞于瞧看。

吻完虚夜月后，再亲早羞得脸红耳赤的庄青霜，这妮子的反应更是不堪。

吻完后，韩柏轻易地从连站立都有问题的两女处脱身逃走，当经过挤作一团的风行烈等身旁时，叫道：“美嫂嫂给叔叔我搀着两位娇妻回去。月儿霜儿啊！为夫虽是爱煞你们却无法不暂时离去了。”到最后一句时，早走得影踪全无。

虚夜月和庄青霜这对难姊难妹，互相扶持着。前者跺足大嚷道：“死韩柏，

看人家明天怎样和你算这笔账。”话完自己忍不住也笑起来。

第四章 枝节横生

韩柏刚出府门，严无惧赶了过来，笑道：“下官还以为忠勤伯会由后山楠树林那方离去。”

韩柏嘻嘻笑道：“指挥使大人，我们比比脚力看看。”一溜烟窜落道旁的斜坡里。

一阵急奔后，又跑上了大路，其它东厂高手早给他远远抛在后方某处，可是这东厂头儿仍脸不红，气不喘，若即若离跟在他身后，似仍未尽全力的轻松模样。

韩柏知跑他不过，大感气，软语求道：“严高手指挥大人，算我求你吧！现在我是佳人有约，你这样名副其实贴身保护，不嫌大煞风景吗？”

那知严无惧比他更绝，叹道：“皇命在身，违背了即是抄家诛族的大罪，就当可怜下官，让我多跟两个时辰，好交差了事。”

韩柏为之气结，边跑边道：“你子时在宫门等我，到时我和你一起进宫，不亦是交差了么？”

严无惧再叹一声道：“祸福无常，说不定忠勤伯有什么三长两短，而皇上又发觉我在宫门处和侍卫闲聊，你说下官是否还有命回家侍候我那些娇妻美妾。”

韩柏差点气绝当场。

后方风声响起。

两人骇然后望。

范良极笑嘻嘻赶上，来到严无惧旁，三人疾若流星往秦淮河奔去，这老贼探头瞧着韩柏，笑道：“小忠勤伯儿，假若我给你挡着严老鬼，你拿什么谢我？”

严无惧听得眉头紧蹙，韩柏却是大喜过望道：“什么都成。”

范良极怪叫道：“那就行了。”一指往严无惧点去。

严无惧呱呱大叫，举手挡格。

韩柏倏地加速，“呼”一声闪入道旁，消没不见。

风行烈与三位爱妻美妾，伴着虚夜月、庄青霜步回月楼。

虚夜月闷气全消，笑吟吟挽着庄青霜，交头接耳，细声说大声笑，若有人告诉风行烈她们的话题是与韩柏无关，杀了他都不会相信。看得他心头欣慰，嘴角孕着一丝笑意。

比姿仙挨了过来，温婉娴淑地道：“风郎！有没有慕你的好朋友呢？”

风行烈哈哈一笑，伸手环着她仅堪一握的腰肢，诚挚地道：“有了你们三个可人儿，风某早心足意满了。只望你们早日给我生几个白白胖胖的宝贝儿女。”

左旁的谷倩莲和小玲珑听得心神俱醉，媚眼儿不住飘来，神态诱人之极。

比姿仙喜孜孜赧然道：“但现在尚非适当时候哩！”

谈笑间，众人踏进月楼。

翠碧和夷姬迎了上来。

虚夜月自给韩柏大嘴一吻，心情转佳，嚷道：“夷姬到我房来，给我和霜夫人说些塞外的美丽故事。”

夷姬连忙应诺。

庄青霜别过头来，俏脸微红道：“行烈晚安，我们不阻你和夫人去生孩子了。”

风行烈想不到娴雅文静的庄青霜竟会来这么一句只应是韩柏和戚长征才说得出口的俏皮话。立即对她刮目相看，谷姿仙二女则霞生玉颊，连谷倩莲亦一时乏反击之言。

虚夜月重重在庄青霜的腰肢扭了一把，笑骂道：“死丫头，好的不学，却学了夫君的口不择言。”

两女扭打笑闹着到内进去了。

夷姬和翠碧当然紧随其后。

风行烈看着羞态可掬的三女，眨了眨眼睛，又拿眼往楼上打了个不怀好意的眼色，逗得三女羞不可仰，心生欢喜，才领着她们登上二楼。

戚长征和寒碧翠、红袖、褚红玉。宋媚正亲密地坐在同一组酸枝桌椅里，喁喁细语，戚长征见风行烈回来，忙邀他们加入。

风行烈等见除宋媚外，四人均两眼红肿，知他们勾起了旧事，心中亦戚然。

坐好后，谷倩莲为减他们凄酸之情，挤人寒碧翠和红袖间，笑道：“翠姊红袖啊！

好好管管老戚吧！媚姊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戚长征明白她的用意，他亦想她们减轻回忆的包袱，尤其是饱受心魔折磨的褚红玉，笑道：“风兄！可否让小弟亲小莲的脸蛋一下，好奖励她这么关心我老戚呢？”

众人当然知他说笑，都忍俊不住。

比倩莲气得起蛮腰，杏目圆瞪，旋又“噗哧”一笑，白了戚长征一眼，把脸蛋凑往戚长征那方向，娇声道：“来吧！看你的胆子有多大，连朋友妻都敢调戏。”

众人哄堂大笑。

戚长征老脸一红，尴尬地举手投降道：“风兄！我真的心动得很，可恨小莲献迟了脸蛋，若在识你之前就好了。”

这次轮到谷倩莲落在下风，跺足不依嗔骂道：“死老戚，找天我要和月儿联手揍你一顿。”接着挨着寒碧翠道：“翠姊会心疼吗？”

寒碧翠狠狠搔她腰窝，气道：“你这莲丫头敌友不分，让我求仙姊好好治你。”

比倩莲怕痒，逃回风行烈处，口舌不让道：“你舍不得才真呢！”

寒碧翠望往戚长征，甜甜一笑，会说话的眼睛像在道：“被相思折磨了这么久，当然舍不得啦！”

戚长征心中大痒，暗忖今早才试过连御两女的滋味，不若就今晚破了这纪录，不是更精绝伦吗？

两手探出，分别握着褚红玉和寒碧翠的纤手。

褚红玉颤了一下，没有拒绝，只是垂下头去。心情又欢喜又难受。她

对戚长征早有情意，但那时乃尚亭的妻子，自不可作出墙的红杏；但接着就给鹰飞以最可恨的方式得到了她的身心，若非醒来时受尚亭之死和湘水帮被杀绝的事实所刺激，定会偷偷去向鹰飞投降。

现在戚长征成了她唯一能摆脱鹰飞的希望，所以尚亭虽骨未寒，她仍要投进戚长征的怀抱去。若尚亭在天有灵，应该不会怪她的。

思忖间，身体同时掠过难以形容的兴奋。

鹰飞施于她身上的手法非常卑鄙，牵涉到她生理的分泌和窍穴的刺激，使她每晚都受到情欲的煎熬，戚长征真的可解救她吗？

另一边的寒碧翠自失身于戚长征后，便再没有和他亲热的机会，今次难遏相思之苦，追上京师，自然渴求和爱郎魂梦巫山，见他抓着自己小手，虽有外人在旁，仍情不自禁死命反抓着他，心意不言可知。

戚长征畅美刺激得差点吼叫起来，向风行烈等眨了眨眼道：“行烈！很晚了！是吗？”

比姿仙等三女立时俏脸飞红，垂下头去，暗骂夫君这两个好朋友，没有一个不是急色鬼，但他们的浪荡不羁，亦正是吸引人之处。

风行烈其实亦很想把刚由韩柏处学来的心法手段，施诸自己三位美人儿身上，闻言笑道：“在这冷酷竞争的现实中，还有什么比上床睡觉更能乐而忘忧呢？”

今次连红袖和宋媚都脸红了，春意盎然。

“当！”

一声钟响传遍鬼王府。

众人愕然，想不到在这要命时刻，鬼王府这盘偷抢鹰刀的生意终发市了。

韩柏踏足亮若白晷，升平热闹的秦淮大街，心情之畅美，确是难以形容，每一个毛孔儿都像在欢呼，心儿则自动哼着最美丽的小调。

想到即可见到秦梦瑶，赴过朱元璋之约后，便可和这仙子同赴巫山，共享云雨之欢，立即兴奋至全身酥麻。

有谁能比我韩某人更幸福呢？

街上人来人往，气氛热烈，比对起其它昏沉沉的街道，真不敢相信是在同一个城市中。

韩柏的脚步就像装了个强力弹簧般，走起路来毫不费力，有若飘泛云端。

林立雨旁的青楼门外，站满了满盈笑脸的鸨妇，迎客送客，充满着“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令人心迷意软的颓废气氛。

可是现在所有青楼红妓加起来，都不及秦梦瑶对他吸引力的万一。

鲜衣华服的寻芳客，坐着骏马高车，络绎不绝于途，累得龟奴们猛扫门前的积雪。

韩柏背着鹰刀，昂首阔步，深切地感受着繁华盛世下必然会有醉生梦死的一面。

人生在世，所为何来？

最要紧是把握眼前美好的事物，不教光阴虚掷。

有人选了功名富贵，又或济世国之业，他选的却是美女与爱情。人各有志，只要不是偷抢滥杀，谁能说我韩某人做错了。

落花桥遥遥在望。

两刻钟后便是亥时，天下第一美女秦梦瑶会在那里见他。

就在此时，一位秀发垂肩的丽人娜多姿迎面而来。

韩柏心神虽全放在秦梦瑶身上，亦不由本能地对她行注目礼，因为此女虽略嫌苍白，可是杏眼桃腮，秀色可餐，姿容直追虚夜月和庄青霜，不比盈散花逊色，早惹得路人纷纷驻足打量。尤其她单身一人，令人倍添遐想。

包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严寒的天气、她只是在白色的罗衫上加了一件垂地的淡黄披风，愈显娉婷多姿，周围的女子和她一比，就如烛火与星月般，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韩柏大奇，加此美女，怎从未谋面和听人提及。

那女子直往韩柏走来，到了五步许处，抬起俏脸，星眸一亮，紧盯着他。

韩柏见她脚步不停，若再走前，肯定会撞个满怀，换了平时，他定会停步不让，看她会否这么便宜他。不过现在要去与心中玉人相会，惟有压下这诱人的想法，横移两步，避往道旁。

岂知人影一闪，那女子仍拦在身前，不过已停下脚步，婷婷俏立，笑吟吟的看着他。

韩柏大奇道：“小姐认识我吗？”

美女甜甜一笑，由罗袖中抽出一卷画布，玉手轻捏上下两端，在他跟前拉了开来。

他定神一看，立即愕然动容，原来是幅人像画，画的赫然就是他韩柏。

美女把画像移到贴在耸挺的酥胸上，微笑道：“兄台是否画内之人？”

韩柏苦笑道：“画得这么像，韩某想不认行吗？”

近看此女更不得了，明亮的眼睛，漆黑的眸子，悦耳柔美的声音，带点病态美的雪肤，加上她莫测高深的行止，合起来形成了神秘诡异的诱人魅力。

美女笑道：“你肯认就成了，我是专靠捕捉被通缉的采花大盗归案赚取悬赏生活的猎头人，乖乖的跟奴家去吧！”

韩柏失声道：“什么？谁说我是采花大盗。”

两人站在路旁，一个风神俊朗，一个美艳如花，引得路人停了下来，对他们围观指点。

美女“噗哧”一笑道：“京城最美的两位人儿都给你采了，还不肯认吗？”

韩柏有点明白了，若非约了秦梦瑶，定会和她胡缠一番。但现在却绝不适宜。哈哈一笑道：“原来你真的知道，那最好不要跟来，否则我定要连你也采了。”举步横移，往另一边行人道走去。他施展了急行法，似缓实快，暗忖看你怎追得上我。美女莲步轻摇，不即不离和他并肩而行，还好整以暇地嗔道：“人家的一日三餐都靠着你了，明知危险，却怎可放过你呢？”

她这些话语带双关，充满了挑逗性。

韩柏心中暗叹，美人儿为何来得如此不是时候？同时亦暗懔对方武功高强。

踏上另一边行人道时，韩柏嘻嘻一笑，往她香肩撞去，口中却道：“小姐高姓大名，嫁了人没有？”

美女香肩亦反撞过来，含笑道：“小女子姓甄名素善，尚未有夫家。”

“砰！”

两人肩膊硬拼了一记，分向两旁移开，竟是平分秋色之局。

韩柏想不到来者竟是累得怒蛟帮差点覆亡的甄夫人，心叫不妙，一指往她腰肋点去，笑道：“那不若嫁了给我吧！”

甄夫人甜甜一笑，纤手迎上韩柏，拂往他手腕，娇笑道：“若是明媒正娶，非是男女苟合，嫁你何妨？”

韩柏见她手法玄奥精妙，犹胜鹰飞。吓了一跳，慌忙缩手，心中叫苦。

自己拚将起来，虽未必一定败北，可是还怎能依时赴约，更何况她可能还有帮手。

立定脚步再拱手一揖软语求道：“我的美人儿啊！求你做做好事。暂放我一马，我现在有急事赶着去办，明晚再和你玩过行吗？”

甄素善移了过来，到差点靠入他怀里，两手后移，挺起酥胸，以示不会突袭，仰起迷人的俏脸，吐气如兰道：“韩郎的约会在什么时间呢？”

若非她报称是甄素善，韩柏真会以为是遇上了单玉如，否则怎会如此妖媚迷人，叹道：“离现在只有一刻时光多一点。”

甄素善明媚的眸子闪起亮光道：“道左相逢，遇聚一刻，实乃人生美事。韩兄陪素善到酒铺喝过三杯酒，素善立即放人，任你去采花偷心，全都不管，你肯答应人家吗？”

“铮！”

四个钩子挂到屋檐，却只发出一下单音，接着四道黑影避过了近十个银卫的截击，凭着钩索之力，迅如鬼魅般跃上府外最高的钟楼上空，再松掉钩索，像一群队形整齐的雁儿般，飞过积着厚雪的重重屋顶，投往内府的大广场处，鬼王府空有重重守卫，除了弯弓搭箭劲射敌人外，再无他法。

刀光闪起，劲箭不是落在空处便是给这四个身形各异的蒙面人砸飞。

眼看他们飞降另一屋顶，小表王莉城冷出现屋脊上，手提鬼王鞭喝道：“既有如此身手，为何却要藏头露尾？”

“飕飕”声连串响起。

那四人左手连扬，四串十字镖一个追着一个，电火般分射荆城冷身上各个必救要害，声势惊人，充满死亡的威胁力。

莉城冷虽是武技高强，亦难同时接下近百个杀伤力强大的十字镖，尤其他们以特别的手法劲力掷出，利用旋转的特性，不但加强了速度，还可专破内家护身真气。

荆城冷暗叫厉害，横移闪躲。

那四人在空中像球儿般互相碰撞，散开来时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变成由不同角度往荆城冷攻去，其诡变和巧妙处，教人难以揣摸。

这样四合为一，又一分而为四的联击之术，荆城冷还是首次遇上，鬼王鞭化作一团鞭影，护着全身。

四道寒芒，再由蒙面人处激射而出，往荆城冷攻去。

荆城冷施尽浑身解数，挡开了两刀，又撑出后脚迫退了后方攻来的敌人，终拦不住那轻功最佳，身形娇俏的女敌手有若两道激电般一长一短的两把倭刀，冷哼一声，翻落瓦面，退往广场。

那四人终成功登上屋脊，十字镖连发，想抢上来的银卫纷被迫退，其中一人还肩头中镖，却苦忍着没有发出叫声。

这四人自是水月大宗座下风林火山四大高手。

这时他们傲立屋脊，俨然有君临鬼王府，不可一世的气概。

荆城冷落到广场处，没有再攻上去，退到卓立广场中心的铁青衣，碧天雁两人间，这时风行烈、戚长征、谷姿仙、寒碧翠、虚夜月、庄青霜、谷倩莲、小玲珑、褚红玉等全赶了到来。宋媚、红袖等不懂武功，所以仍留在月楼里。

银卫则全隐没不见，变成两组人一上一下、在这雪白的天地里，成对峙之局。

铁青衣洒然一笑道：“原来是东瀛好手，不过你们联手之法虽妙，却尚嫌不够斤两，若你们再没有人出现，我们便立即将尔等生擒活捉，严加惩办。”

魁梧的山侍大喝道：“韩柏何在？”

下面的戚长征凑到风行烈耳边道：“原来又是韩柏这家伙累我们坏了好事，还要为他挡灾。”风行烈笑道：“手脚快点，长夜漫漫，还怕没有时间吗？”

众女中只有最接近的谷姿仙和寒碧翠听到他们的对答，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怪这两人在此时刻还要不正经。

铁青衣哈哈笑道：“先报上名来，再好言相问，待我想想会否答你。”

这铁青衣不愧鬼王倚重的大将，不但说话得体，还稳稳压着对方。

山侍喝道：“我们乃水月大宗座下四大侍卫，韩柏若在，立即叫他滚将出来，不要做缩头乌龟。”

虚夜月听得他对自己爱郎口出狂言，娇笑道：“大个子你约好了他吗？不让人家出去逛街的吗？还未弄清楚事实，便胡言乱语，快滚下来待本小姐掌嘴。”

山侍听得愕了一愕，暗忖她骂得也有道理，一时做声不得。

火侍最是风流自赏，虚夜月这种绝色，在东瀛真是从未之见，而其它各女都是姿色上乘，谷姿仙和庄青霜更可与虚夜月一较短长，色授魂与之下叫道：“好一个牙尖嘴利的美人儿，就让我们亲热亲热。”

虚夜月鼓掌道：“跳下来时小心点，不要尚未和我的宝剑亲热，便先仆穿了你的狗头。”接着不依道：“快点吧，人家等得不耐烦了。”

众人为之莞尔。

比倩莲更挽着她笑弯了腰，喃喃道：“死月儿！傍你笑坏了。”

火侍亦哑口无言，难道他真要跳下去吗？

四人见他们谈笑自若，视他们如无物，均大不是滋味。

就在此时，一声冷哼，一个高大人影，现身四侍正中。

四侍忙跪下拜见。

铁青衣他们眼前一花，上面已多了个人，背对着他们。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首数他斜挂背上式样特异的水月刀，还有就是两条细带，连着无袖外挂的十字，使人一看便知是东瀛独有的服装。

第五章 秦淮仙踪

在一间高尚的老字号酒楼二楼临街的厢房里，甄素善殷勤地为韩柏斟酒，然后举杯道：“这一杯是庆祝我们终于碰上面的。”

韩柏欣然喝下，奇道：“听美人儿你的气，好象一直急着要见我，是

吗？”

甄素善放下酒杯，嫣媚一笑道：“是的！自素善踏入中原，便一直想见你，看看你能否迷倒素善。”

韩柏大讶，忍不住搔起头来。

甄素善风情万种地白他一眼，微嗔道：“你的头很痒吗？”

韩柏尴尬地收回大手，苦笑道：“不是痒，而是痛，因为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你要拿我怎办？也不知你的话是真是假？我从未见过比你更高深莫测的女人。唔！或者那陈贵妃可与你一较短长。”

甄素善神情一黯，轻叹一声，微摇螭首，望往街上的热闹情景。

韩柏竟忍不住心头一颤，探手过去，抓着她的柔荑道：“乖宝贝，我们不是敌人吗？为何我一点都察觉不到你的敌意，假设你的情意是装出来的，我岂非给你害死了仍糊里糊涂？”

甄素善给他握着玉手，立时全身发软，幽幽地横他一眼，垂头柔声道：“韩柏！放开人家的手好吗？否则素善便要缠你不休，教你赴不了约。”

最后一句比什么都有效，吓得他连忙松手，讶道：“若我法眼无差，美人儿你尚是处子之身，为何却摆出可随时可和我搭上的姿态？”

甄素善抬头看到他似认真非认真的傻相，“噗哧”笑了起来，再睨他一眼，神态娇美无伦，那像个领袖群雄的统帅。

韩柏那忍得住，再伸手过去把她一对柔荑全纳入手里，正容道：“为什么我像认识了你很久的样子，不但不觉得你是可怕的敌人，还愿意信任你，不怕你会伤害我呢？”

甄素善给他握得娇躯一颤，幽怨地看他一眼，淡淡道：“我现在明白为何没有女人能抗拒你的魔力了，可是我却不能具体地描述出来，因为那只是一种深刻的感受。你若要占有素善。恐怕我连推开你的力量都欠奉。唉，造化弄人，素善却必须毁了你，因为你已成了我们最大的障碍。”

韩柏大力一拉，把她扯了过来，坐到腿上，甄夫人还未来得及抗议，朱唇早给韩柏封着。立即神志迷糊，迷失在那甜美醉人的天地里。尤其韩柏那抚着她大腿的手，更令她神魂颠倒。

两张嘴依依不舍下分了开来。

韩柏把她搂得紧贴胸前，额碰着额，看着她的眼睛道：“我明白的，这一吻之后，我们就变成生死大敌，若你有本领，即管来取我的小命吧！可是你若败了结我，就须乖乖把身体给我。而在这之前，不准你让任何男人碰你，知道吗？”

甄素善迷惘的星眸回复清明，柔顺地点头道：“我会遵守这约定，但却要警告你，我会变成绝对无情的狠心女人，不择手段的迷你骗你，若你再让素善像现在般和你亲热，便等若你自愿把性命交给我。”

韩柏抱着她站了起来，再来了个长吻，才把这满脸红晕，羞人答答的美人放开，又伸手在她脸蛋轻佻地拧了一把，笑道：“美人儿！我们走着瞧吧！”

炳哈一笑，潇飘逸地欣然去了。

甄素善看着他的背影，先甜甜一笑，然后倏地收了笑意，露出森冷无情的面容，足可令任何人心生寒意。

水月大宗两手负后，背着下面广场众人道：“素闻鬼王虚若无乃明室第一强手，本宗则为幕府首席刀客，今本宗不远千里涉洋渡海而来，但求能与

虚兄决一死战，于愿足矣！”

虚若无尚未答话，戚长征已“呸”的一声，不屑喝道：“老戚还当你是什麼人物，原来只是卑鄙无耻之辈，分明知道虚老与里赤媚决战在即，他是伤不起，你却是伤得起。

那虚老怎能放手而为。想见虚老吗？先过得我戚长征这把刀再吹牛皮。”

水月大宗倏地转身，两眼射出寒芒，罩定戚长征，人虽未动，迫人的杀气直压下来。

众人纷纷摆开架势，一方面防范他突然出手，亦为了应付他凌厉的气势。

虚若无的笑声由右后方书斋方面传来道：“骂得好，老戚你真对我脾胃，若我有多一个女儿，必会也招你为婿。”

戚长征不忘向虚夜月眨了眨眼，气得虚夜月跺脚不依，偏又欢喜他的英雄霸气，暗忖若非有了韩郎，否则真说不定甘心从他。

水月大宗脸容古井不波，长笑道：“想不到虚若无竟是胆小如鼠之辈，以后还有脸见人吗？”

虚若无的声音断喝道：“无知倭贼，给我闭口。以为我不知你意图把我引开，好让蓝玉来抢夺鹰刀吗？你过得了眼前这关，才有资格来见我。不过说不定虚某一时手痒，会出来取尔狗命。”

干罗的声音笑道：“何用为这种倭贼小表动气，来！这一着轮到你了。”

水月大宗首次动容，只听干罗说话劲气内蕴，扬而不亢，便知此人乃与鬼王同级的高手。不过他已骑上了虎背，冷喝道：“好！便让我找几个人的血先宝刀，再来看你下棋。”

下面各人倏地散开，谷倩莲、褚红玉和小玲珑在铁青衣指示下，退出场外，以免受伤。

水月大宗一声尖啸。领着四侍，跃入场中。

韩柏才走不久，一人步入厢房内，原来是文武兼资的方夜羽。

甄素善默默坐着，看着杯内晶莹的美酒，没有抬头看他。

方夜羽坐到她旁，皱眉道：“找不到机会下手吗？”

甄京善微一点头道：“这小子其奸似鬼，只要我稍动真气，他会立生感应，那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接着突然伸手按在方夜羽的手背上，甜甜一笑道：“可是素善应已成功地令他相信我真的爱上了他，嘻！这个傻瓜。”

方夜羽反手抓紧她的玉手，柔声道：“那你是否真爱上了他呢？”

甄素善狡猾一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没有答他。

方夜羽心中微痛，温柔地搓着她纤美的玉手，轻轻道：“今晚事成后，素善陪我好吗？”

甄素善俏脸略红，叹了一口气，伸出另一手抚上他的俊脸，柔声道：“你能狠心杀了秦梦瑶再说吧！我所以能骗得韩柏信我，全因我尚是完璧，你当明白我的意思吧！”

方夜羽眼中射出难以形容的神色，冷冷道：“纵使秦梦瑶有浪翻云和了尽做她的护法，她恐仍难活着去见朱元璋。唉！若非得青青公主点醒，我们仍猜不到双修大法加上魔种，竟可接回秦梦瑶的心脉。”

秦淮河上落花桥。

当韩柏走上桥上时，蜿蜒曲折的长河中花艇往来，灯火处处，笙歌弦

管，舞乐升平，不由想起了香醉舫和天命教。与他肩摩踵接到此求醉买笑的文人雅士、风流浪客，有谁知道在这美丽的外衣下，京师正展开了内外各大势力，动辄可使天下倾颓，万民涂炭翻天覆地的斗争。

亥时了，为何我的乖宝贝小亲亲好梦瑶还未现出仙踪呢？

嘿！见到她时，是否应立刻对她放恣，赶到皇宫前好好在她美若神物的仙躯尝点甜头，欣赏她欲拒还迎的羞态呢？想到这里，心都热了起来，欲火狂升。

韩柏大吃一鹭，若自己不能晋入有情无欲的境界，岂非害了好梦瑶。

忙运起无想十式的止念，欲火消退，心灵通透。

“韩柏！”

韩柏虎躯剧震，挨到桥栏处，朝下望去。

一艘小艇缓缓由桥底下驶了出来，一身雪白衬得乌黑秀发闪着亮光，淡雅美艳，飘逸如仙，来自慈航静斋的绝色娇娆，安坐艇内，悠然自若地划着小艇，仰起令他神醉心迷，秀美无伦，不沾半点人间尘俗的绝世脸庞，深情地看着他。

韩柏的魔种腾地升至顶峰，全身轻飘飘的，毫不费力拔身而起，落在艇中，那还客气，紧贴着她坐了下去，接过她左手木桨，另一手抓紧她的柔荑，心神俱醉地嗅着她熟悉的芳香。

两桨同时探出，不分先后地轻轻划入水里，小艇温柔地向前滑去。

被大雪净化了的两岸景物，反映着河岸的灯火，便若一个美得不愿醒来的甜梦。

秦梦瑶娇吟一声，似不胜与他贴体的接触。小半边身挨入他怀里，螭首后仰，枕到他宽肩上，美眸闪着摄人心魄的异采，看着他身后的鹰刀，“噗哧”笑道：“韩郎啊！”

为何你会背着天下人人争夺的鹰刀，肆无忌惮地随处走动呢？”

韩柏给她娇甜软语，迷到身痒心酥，搓捏着她香软的小手，侧头往她望去，一见下剧震道：“天啊！梦瑶你完全回复了以前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漆黑的星空下，岸旁河上的灯火中，秦梦瑶玉容闪着圣洁的光泽，有若降世的观音大士，教人难起半分邪念。

秦梦瑶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淡然浅笑道：“人家本就是那个样子嘛，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自然要以真面目见夫君大人！”

韩柏心神俱醉，狠狠道：“我今晚誓要把你的仙法彻底破掉，将你变成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秦梦瑶坐直娇躯，微微一笑道：“大雪初晴，星缀长空，如此良辰美景，正好让道胎魔种，作出史无前例的决斗。不过真不公平哩！人家还要心甘情愿助你这坏人得胜。”

韩柏心中狂喜，看着她刀削般轮廓分明、为天地灵气所锤的美丽侧脸，心中澄明透澈，只觉若能像现在般饱餐秀色，直至宇宙的尽头亦不会有半分沉闷或不足。

秦梦瑶秀眉轻蹙，道：“韩柏你为何身带女儿香气，不是刚鬼混完才来找梦瑶吧？”若非两手均不闲着，韩柏定会大搔其头。支支吾吾间，秦梦瑶笑道：“梦瑶不追问我的好夫君了。韩柏啊！梦瑶这些天来想得你很苦，为何见到人家都不亲一口呢？”

韩柏剧震道：“这话本应该由我来说，为何反从你的仙嘴吐出来呢？”

接着苦笑道：“我真的起不了亲你那张小甜嘴的念头，因为觉得对你的任何冒犯，都会破坏了你这天地间最完美的仙物。”

秦梦瑶美眸一转，情致嫣然，动人之极，挨了过来，香印在他脸颊上，欣然道：“若韩郎一直保持这种心境，怎能挑起梦瑶的情欲呢？”

韩柏一呆道：“我还以为这就是有情无欲哩！”

小艇缓缓在花舫间穿插前行，秦梦瑶娇笑道：“若真个无欲，如向可以和梦瑶合体交欢。梦瑶要的是情欲分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韩柏放开她的玉手，抄了过去，搂着她的小蛮腰，笑道：“当然明白，我最近不但领悟了使你生孩子的诀窍，还学晓在欲仙欲死的紧要关头，保持心神的澄明通透，那种双重的享受，真教我魂为之销。”

摸着她的小蛮腰，消失无踪的欲望又再蠢蠢欲动，忍不住手往上移，试探地轻轻触碰她柔软丰满，充满了弹性的椒乳。

秦梦瑶娇躯微颤，没有拒绝。但神情仍是那么恬静娴雅，脸蛋侧枕到他肩上去，幽幽一叹道：“韩柏，这可不行哩！你要由一开始时，便进入情欲分离的道境，才可破梦瑶的剑心通明。像你现在这类下乘手法，虽可借魔种挑起梦瑶表面的情欲，却绝不可征服梦的心，达不到使梦瑶有欲无情的要求。一日情欲不分，便只是后天下乘境界，凭什么制服人家的道胎呢？”

韩柏一震，手由她酥胸滑回她腰肢处，愕然道：“这些境界如此玄妙，先不说我那方面，请问我怎样才能知道已逗得梦瑶有欲无情呢？”

秦梦瑶白了他一眼，小嘴凑到他耳旁，轻轻道：“今晚梦瑶和你之间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不准你透露与任何人知道，否则会羞死梦瑶，肯答应人家吗？”

韩柏被她这诱人话儿再挑得欲火狂升，心中叫苦，压下不是，不压下又不是，怎样才能情欲分离呢？

秦梦瑶狠狠咬了他耳珠，嗔道：“无赖快答我！”

韩柏心中一荡，侧头看着这红晕满颊，娇秀无伦的仙子，故意奇道：“你究竟想说出甚么心事儿，为何害羞得这般厉害？”

秦梦瑶羞态有增无减，连小耳根都红透了，把俏脸埋入韩柏颈里，不依地撒娇道：“只要想起需亲口告诉你有欲无情这羞人事，人家什么剑心通明都生出小翼飞走了。”

看着她前所未有的羞态，更加欲火焚身，又好奇心大炽，紧搂着她香肩，求道：“快说给为夫听，怎样才算是有情无欲？”

秦梦瑶小嘴贴着他耳朵轻轻吐言道：“当你逗得人家不论对什么男人都愿意欣然献上身体时，那就是有情无欲的羞人境界了。”

韩柏立时如给冷水照头淋下，欲望尽退，首次认识到今晚的任务是如何艰巨。

要使秦梦瑶心甘情愿和自己欢好，现在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们间早建立了深厚的爱情。

但若要这自幼修行的仙子，情不自禁去接受完全没有感情的男人，变成纯肉欲的追求。那除非她服食了连这仙子都受不起的烈性催情春药，否则怎会有此可能呢？

包要命的是看到她春情勃动的诱人神态，自己又怎能情欲分离。

起始看来很简单的事，忽地变得复杂艰难无比。

韩柏呼吸急促起来，望往秦梦瑶。

秦梦瑶大嗔道：“不准在这时看人家。”

韩柏剧震嚷道：“老天爷啊！现在你媚惑诱人至这模样，我怎还可记得什么有情无欲呢？梦瑶教我救我！”

小艇这时来到与长江交接的水，秦梦瑶收桨，好让韩柏调转船头，嫣然娇笑，白他一眼道：“人家怎么知道呢？总之今晚不理结果，都要把身体交给你了，就算燃尽了生命之火，也好带着你的爱情，到死后那神秘的境界去。”

第六章 盖世刀法

水月大宗双脚尚未触地，碧天雁箭般标前，双一先一后，朝水月大宗击去，速度气势，均达第一流高手的境界。

水月大宗仍在半空，冷哼一声，不觉任何动作，水月刀竟高擎半空，迎头往碧天雁盖下去，比碧天雁还快了一线。

铁青衣等齐生寒意，这么快的拔刀出刀动作，还是初次见到。

水月刀才离鞘，凛冽有若实质的杀气笼罩了方圆三丈之地，连在最外围的谷姿仙、庄青霜和寒碧翠，亦要运功抗御，才不致牙关打颤，往后退开。

水月刀果是先声夺人。

十字镖雨点般由水月大宗身后屋脊上的四侍连珠发出，射向想扑前援手的风威等人。

碧天雁与水月大宗正面交锋，感觉更是难御，对方劈下来的倭刀似带着一种使人目眩神迷似实还虚的诡异邪力，教人全无办法捉摸它的速度与来路。更惊人是他的先天刀气，刀未至刀气已至，若给刀气劈中，伤的将是内脏而非皮肉，但杀伤性却同样可怕。

在这生死时刻，碧天雁自知无法在刀气袭身前先伤对方。立反攻为守，双交叉作十字，“卡嚓”脆响、接着了水月大宗这惊天动地的一刀。

无可抗御的刀劲透而下，碧天雁竟不得不坐马沉腰，以化劲道，脚下厚达数尺的石板立时“砌”的一声裂碎，远看去就若水月大宗一刀把碧天雁劈入地里。

碧天雁知这乃生死存亡之一刻，狂喝一声，抽出右，闪电出击，同时以左把水月刀向左方卸去。

水月大宗一声大笑，脚踏实地，水月刀弹了起来，刀光再闪。

碧天雁闷哼一声，踉跄后退，众人明明见水月刀没有碰到他，都不明所以。

铁青衣长啸一声，卸下长衣，手卷衫束，变成一卷棍状之物，向水月大宗捣去。

荆城冷骇然扶着倒退的碧天雁，惊叫道：“雁叔没事吧！”

碧天雁脸无血色，显是损耗极钜，摇头道：“幸好他破不了我的护体真气，”大叫道：“青衣，小心他的先天刀气！”

“蓬！”

衣束水月刀交击。

这时四侍分散落到水月大宗后方，摆开架势，虎视众人，却没有出手。

水月大宗动也不动，铁青衣却全身一震，急退三步。

倏地水月大宗以玄奥之极的步法移前五步，刀光一闪，疾取铁青衣胸膛。

铁青衣给他凌厉无匹的刀劲震得手臂酸麻，见水月刀电射而至，施出看家本领，衫束化回长衣，潮水波浪般扬起，“蓬”的再挡了一刀，这回只退了一步。

水月大宗赞道：“好本领！竟懂以柔制刚之理。”蓦地刀光大盛，幻出重重刀影，催出阵阵刀气，漫天盖地随着玄奇步法，狂风扫落叶般往铁青衣卷去。

铁青衣夷然不惧，长衫化作一片青云，反往对方卷去。

戚长征和风行烈打个眼色，均看到对方脸上惊容，如此盖世刀法，实是未之前见。

就在此时，虚夜月娇叱一声，鬼王鞭灵蛇般先落到地上，瞬间沿地窜去，卷往水月大宗的右脚。

水月大宗喝止后方四侍道：“不准动手。”哈哈一笑，水月刀挥击在铁青衣贯满真劲的长衫上，把他震得侧跌开去，自己则倏地闪开。虚夜月诡异无比的一鞭立时师老无功。

表王鞭由地上弹了起来，随着虚夜月前冲的身子，追着水月大宗攻去。

荆城冷一把拦着想上前援手的庄青霜和谷姿仙、厉声道：“我去！”反身亡命扑去。

水月大宗见引得虚夜月追来，心中窃喜、只要擒得这女娃，那怕鬼王不任由宰割。

秦梦瑶坐到艇尾，把划艇之责交回韩柏，后者逆流把小艇往落花桥驶去。

秦梦瑶神态雅，心灵一片平静。今次再会韩柏，她感到一切都不同了。

她从未有一次像现在般全心全意渴望和韩柏在一起，共享那种难以言喻的超然感觉。

这与男女之情绝对无关，就像和浪翻云、庞斑又或言静庵相处时那种醉人的感受。

包何况她对韩柏情根深种，便她知道无论韩柏对她怎样放恣，她只会欣然接受，不会生出抗拒之心，就像他刚才那么温柔地搂了她的腰肢，轻抚了她的酥胸。

她感到道胎和魔种在精神的层面紧锁在一起，谁都不肯和不愿分开来，那种情欲交融的感觉，是舍韩柏外再无任何人可赋予给她的。

若非尚未接回心脉，她便可和韩柏共尝魔种道胎灵欲浑融的甜美滋味。

但现在他们必须分别达到有情无欲，有欲无情的境界。

成功与否，已完全要看韩柏的表现。她只能从旁引导。

但她并不放在心上，自剑道有成以来，她早看破生死得失，没有任何事会放不下，包括自己的生命。

韩柏呆看着她，一瞬不瞬。

秦梦瑶蛮腰轻扭，白了他一眼道：“还穿着衣服都要看得这么色迷迷吗？”

韩柏早认识到这仙子出世和入世的两面。

出世的她，凛然不可冒犯，入世动情时，则比任何女人更加姣美诱人，娇艳媚惑至使人迷惘颠倒的境界。

韩柏今晚自见到秦梦瑶后，魔种一直处在最佳的状态下，他可以清楚体会到秦梦瑶对自己的海样深情，感应到她甘愿委身从他的心意。更使他感动的是秦梦瑶抛开了包括生死与师门责任在内的一切，把芳心和肉体完全绝对地向他开放，任他为所欲为。只恨不知如何才能由始至终，都保持在情欲分离的先天道境里。

这几天当他和诸女欢好时，每可在神醉魂销的一刻，攀上那种境界。但那只像妙手偶得的佳句，这刻想蓄意为之，却是可想不可得。

若以无想十式的玄门正宗为之，则未开始早肉欲退尽，亦是不行。

现在他甚至不敢挑起秦梦瑶的情欲，因为若以后天之法，只能挑起后天的情欲，可能尚未与秦梦瑶合体，她即受不住凡俗欲火的冲击，心脉断折，玉殒香消，这如何得了。

秦梦瑶见自己出言逗他，这小子仍是一本正经，轻轻一叹后，俏目凝注河水，幽幽道：“河水流过的地方，草木欣欣向荣，生命如花般盛放繁开。河水去了又来，生命亦一代一代接续下去，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韩柏呆了一呆。

他是个热爱生命和入世的人，很少会想及这类哲理性的问题，但知道秦梦瑶一言一语，均大有深意，忙思索起来，沉吟道：“那目的定是超出了生命本身的范畴，而我们则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若只凭生命赋予的能力，可能永远不能勘破这生死之谜，因为生命本身局限了我们。”

秦梦瑶挺直娇躯，秀眸射出深不可测的智能，喜孜孜地道：“这就是鹰刀的意义。

我有一个尚未告诉你们的秘密，鹰刀的来历诡秘莫测，是在鹰缘十八岁时，突然出现在布达拉宫的大殿，那时宫内正举行鹰缘正式登上活佛宝位的大典。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由那天起鹰缘把盖世武功彻底忘记。变成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任其它人怎样测试，亦探测不出他体内有丝毫真气，亦由那天开始，鹰缘成了西藏最受尊敬的活佛。”

韩柏听得目瞪口呆，咋舌道：“我的乖乖小梦瑶，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就像在听神仙故事。”

秦梦瑶见他回复了平时的状态，轻挽被夜风吹乱了的秀发，甜甜一笑道：“由亘古至今，每一代都有神仙故事，有些是真，有些是假。但它们都代表着人类的憧憬和梦想，那就是想知道‘我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那答案可能就在你背上的鹰刀之内。否则传鹰何须以无上神力，在破碎虚空而去后仍念念不忘将它交给自己的宝贝儿子呢？”

韩柏一脸难以置信地伸手抚往背上的鹰刀，瞪大眼睛瞧着秦梦瑶道：“破碎虚空？”

秦梦瑶站了起来。移入韩柏怀里，坐到他腿上，脸贴着脸，柔声道：“是的！破碎虚空是四十九章‘战神图录’最后一章，说的是道界魔门千古追寻那最后的一着，就是如何超脱宇宙那‘虚空’的自体，进而成仙成佛。再不用受这宇宙的规律约束。那便等若棋子超越了棋盘，明白到自己只是棋子。”

贴着她的小脸蛋，嗅着她身体的芳香，享受着腿股交迭的感觉，听着她这么启人玄思充满智能的说话，韩柏心神皆醉，叹道：“我明白了，梦瑶是否要我向鹰刀求救，因为我现在欲火焚身，只要一旦能令情欲分离，我不理什么场合，亦要破进秦梦瑶的仙体内去。”

秦梦瑶知道激起了他的魔性，因为魔种已在精种的层面上向她的道胎进侵，使她感到心动神摇，伸手抚上他的脸颊，同时以脸蛋摩，深情地道：“只要夫君认为可以的话，梦瑶随时随地愿荐枕席。”

风行烈和戚长征见虚夜月和荆城冷两师兄妹不顾自身地向水月大宗攻去，那敢迟疑，亦分由两侧抢攻。

碧天雁这时调息完毕，和铁青衣由两翼切进，一边监视后面四侍的动向，防止他们出手突袭、亦全神观战，随时准备加入战团。

酣战至此，鬼王府四大家将已有两人出手，都是招架乏力而退。只从这点，可看出水月大宗不愧东瀛首席刀客教座，直有挑战庞斑浪翻云的资格。

他的刀法霸劲狠辣，专走偏锋，胜败动辄分于一刀之内。

现在谁都知道在场者无人可独力对抗此人。

在荆城冷赶上增援心爱的小师妹前，水月大宗向虚夜月劈出了有若绣花般细腻纤巧的三刀，把她神出鬼没的鞭法封挡得一筹莫展，然后刀芒暴盛，硬抢入鞭影的空间，一探手竟给他抓着鬼王鞭，水月刀则化作激电，风雷旺起般往荆城冷击去，使他不能插手坏事。

在这种胜败立判的时刻，即可见鬼王对女儿的苦心栽培，并没有白费。

虚夜月想都不想，立刻弃鞭，抽出背上雪梅香剑，挽起一球剑花，往水月大宗胸膛露出的空门送去，娇秀的俏脸现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水月大宗本想把她硬扯入怀，那料得到她反应如此正确决断，一指点出时，看到她那可可爱动人的表情，竟下不了辣手摧花的狠心肠，收回了三成力道。

荆城冷藉鞭长之利，鞭梢一把抽在水月刀近手把处，梢后的一截鬼鞭同时起了一重波浪，海潮般摇打在刀锋处，用劲之妙，教人深为惊叹。

凌厉的一刀竟被他化去。

水月大宗仰天一阵长笑，道：“好鞭！”回刀固守，结实得有如铜墙铁壁，没有丝毫空隙，霎时间挡了荆城冷五鞭。

这时他左手一指点在虚夜月雪梅香剑的锋尖处。

虚夜月催出剑气，只觉内劲如毛牛入海，空虚飘汤，难受的要命。

水月大宗手指缩退回带，竟硬生生把虚夜月拖得往他撞过去。

戚长征和风行烈两人离得最近，大惊失色下，分由外档扑上抢救。

水月大宗右手水月刀反守为攻，一个中劈，往荆城冷咽喉破去，恰是荆城冷唯一的空隙，并正好避过了他的鬼鞭。

荆城冷无奈后退，没法援手。

眼看谁都来不及救虚夜月，这可爱的妮子一声娇叱，弃去香剑，娇躯一旋，竟脱出了水月大宗的牵引，横移两步，避过了遭擒厄运，纤手往下一探，拔出插在靴桶一长一短的匕首，挽起一堵剑网。使水月大宗不能乘虚进犯。

比姿仙庄青霜和寒碧翠惊魂甫定，同时叫道：“月儿退下。”

虚夜月娇声应道：“月儿不怕他！”

“锵锵”两声，施出玄奥招法，竟挡开了水月大宗鬼神莫测的一刀。

此时戚长征和风行烈开始和水月大宗近身接触。

荆城冷向水月大宗硬攻了十多鞭，给他凌厉无匹的刀气震得血气翻腾，心跳目眩，乘机退出战圈。回气休息，这时才明白铁碧两人为何不能迅速回到战场。

最先攻往水月大宗的是风行烈的丈二红枪，一上场他即使出燎原枪法最厉害的杀着“威凌天下”，一时枪气嗤嗤，怒涛裂岸般往水月大宗卷去。

水月大宗为之动容，掠过惊异之色，空着的手回握刀柄，刀指地上，刀柄先后撞上虚夜月的鸳鸯匕首，把她挡退。然后水月刀斜挑向上，竟在重重枪影里找到真命天子，挑中丈二红枪枪头。

眼看红枪往上汤起时，他便可抢入对方空间，一刀克敌。岂知风行烈得厉若海真传，又是体内三气汇聚，兼曾目观厉若海与庞斑的决战，那会如此容易给他收拾，施出了拖枪势化上汤之势为回拉之力。

丈二缸枪倏地消失不见，到了腰背之后，拟出无枪之势。

水月大宗何曾见过如此玄妙枪法，这时戚长征天兵宝刀已至，埋身疾劈，竟半点都不惧他的水月刀。

水月大宗面容古井不波，水月刀高举横在头顶，往后疾退，作了个大上段，冷冷看着左右攻来的两大年轻高手，首次露出凝重的神色。

虚夜月被水月大宗的刀柄撞得两手酸麻，不敢逞强，退到谷姿仙和庄青霜身旁。寒碧翠得这机会，补了虚夜月的空隙，持剑由中路欺上去。

第七章 鬼王秘技

韩柏神魂颠倒地离开秦梦瑶的香，看着这不胜娇羞的仙子凡心大动的诱人样儿，大口急速地呼吸道：“梦瑶啊！我知你真是由天上下来的仙子，快告诉我怎样可悉破鹰刀的秘密，使我的魔种生出道心，那我将可随时臻至情欲分离的先天境界，求求你吧！我知道你定有答案。”

秦梦瑶嗔道：“你这人呢！到此刻还要对人家嚼舌头。”又“噗哧”娇笑道：“想悉破鹰刀还不容易嘛，只要你的精神能嵌进传鹰存于鹰刀的精神烙印去，自然可分享到传鹰的经验。一韩柏心头剧震，想起与水月大宗交手时，曾和鹰刀产生奇异的联系，隐隐间似抓着了某种微妙的东西。秦梦瑶搂着他脖子，吻了他面颊，柔声道：“梦瑶爱看你现在那种凝神沉思的表情，有种震撼人心的魅力。”

韩柏接触到她深情的眸子，缓缓道：“我或者有方法勘破鹰刀的秘密，只恨时间无多，梦瑶若再不能续回心脉，恐难捱过今晚。”

秦梦瑶微笑道：“除非能像传鹰般跃马虚空而去，否则谁能不死！迟些早些，不外如是。韩郎何须介怀。但我却有奇妙的预感，知道韩郎定可为人家接回心脉，让梦瑶乖乖的做你的妻子。”

韩柏兴奋起来，道：“我差点忘了自己是福将，何况你这仙子的预感定错不了。不过你休要骗我，你绝不可能像诗姊姊等般甘心做我韩某的归家娘，是吗？”

秦梦瑶横他一眼道：“若给你彻底征服了，谁说得定人家会变成什么样

子，无赖大侠，落花桥到了，上岸吧，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呢。”

韩柏愕然道：“很多人？”

秦梦瑶叹道：“由你下船开始，一直有人跟着我们，由这里到皇宫，绝不会太平无事。”

韩柏豪气狂涌，哈哈一笑，拔出鹰刀，扶着她站了起来，道：“我忽然信心十足，就算来犯的是里赤媚，亦有把握把你送入宫去。”

秦梦瑶移到他身后，攀上他的背脊，两腿挟着他的腰腹，凑到他耳旁道：“由此刻起，梦瑶把一切全交给你了。”

韩柏伸手往后，在她的美臀大力拍了两记，笑道：“放心吧！一切包在为夫身上。”一声长啸，拔足离艇，背着这天下第一美女仙子，投往岸上去。

风行烈箭步前移，丈二红枪由腰眼吐出，像一道激电般射在水刀刃上，绞击在一起。

水月大宗雄躯剧震，往后一晃。

风行烈亦退了开去，却是退而下乱，丈二红枪弹在高空，化作千百枪影。

戚长征像头猛虎般扑到水月大宗左侧，“嚓嚓嚓”一连劈出三刀，天兵宝刀决汤翻飞，每一刀均若奔雷掣电，全不留后手。

水月大宗刚挡了风行烈凌厉无匹的一枪，本应乘势追击，可是戚长征惊人的刀势却使他不敢轻忽，全力施出水月刀法，卷往戚长征，刀光刀气，激昂跌宕，不可一世。

刀锋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戚长征完全陷进了水月刀使人身不由主的激流里。只觉对方每一刀均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且重逾万钧，奋力挡了十多刀后，早给他杀得汗流浹背，挡三刀只能还一刀，暗叫厉害，但又痛快之极。

寒碧翠宝刃已至。

水月大宗踏着玄奇步法，水月刀潮影一展，把她亦卷了入去，竟仍应付裕馀。

“锵！”

丈二红枪又至。

一时间四道人影分合不休，兔起鹊落，兵刃交击声不绝于耳，看得双方之人均目眩神迷。

就在此时，鬼王蓦地出现战圈近处，哈哈大笑道：“水月兄，假若虚某现在出手，保证能在三招之内取你性命。”

风林火山四侍立即移前过来，却给铁青衣和碧天雁截着，不敢轻举妄动。

水月刀光芒暴盛，却仍迫不退三人。

水月大宗犹可开口道：“以多胜少，算什么英雄。”

虚若无冷冷道：“我们是两国交锋，非是江湖比武，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给我住手。”

水月大宗收刀后移。

三人当然同时退开。

水月大宗尚未站稳，鬼王欺身而上，水月大宗一刀劈去，鬼王哈哈一笑，衣袖里滑出一截名震天下的鬼王鞭，激射在刀锋处。

表王晃了晃，水月大宗却后退了小半步。

表面看虽似是鬼王占了上风，可是水月大宗在力战之后，所以仍应是平分秋色。

表王鞭又由衣袖滑回去，另一截竟又从裤管滑出来，像能自己作主般往水月大宗脚下扫去。

水月刀猛插地上，险险挡了他这诡异莫测的一鞭。

威风等人大开眼界，想不到鬼王单凭肌肉的移动和内功的驾驭，把鬼王鞭用至如此使人防不胜防，出神入化的地步，使水月大宗亦要改采守势。

表王鞭缩入裤管里，影踪全无，但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由什么地方钻出来。

水月大宗刀回鞘内，微微一笑道：“鬼王终是英雄人物，水月领教了，在决战浪翻云前，再不会来扰下清修。”

众人都暗讶水月大宗能屈能伸，这么一说，鬼王自不好意思把他强留。

表王点头道：“水月兄确有挑战浪翻云的资格，请了！”

水月大宗一声呼啸，领箸四侍去了。

戟罗的声音在后方响起道：“水月刀确是名不虚传，若虚兄不亲自出手，我看他还不肯死心。”

表王转身笑道：“我怕受伤，他也怕受伤，不能以最佳状态对付浪翻云，这叫两者都怕，怎打得起来。来，我们继续下棋。”

秦梦瑶耳际风生，在韩柏强壮安全的背上随他窜高跃低，这一刻还在檐顶间驾雾腾云，下一刻则在横街小巷里急窜，又或跨墙进入人家的院落里，所采路线莫可预测，迅快绝伦。

她的道心澄明不染，清楚感到韩柏利用魔种敏锐的特性，先一步避过敌人的拦截。

韩柏愈是狂奔疾走，愈是欢欣莫名。

背着使自己梦萦魂牵的仙子，他感到双方不但在精神的层面上，紧密和融浑无间的结合着，即使在物质的层次中，他们的血肉亦连接起来，成为一体。

那种深刻的感觉，绝不会比男女合体交欢逊色分毫，但却又是那般超然醉人。

包奇妙的是手中的鹰刀像变成了有生命似的灵物，使他的心灵扩展开去，忘忧无虑，没有半分惊惧惶恐。

魔功不住运转，突破了以前的任何境界，超过了体能的限制。

那种感觉像魔种初成，由被埋处钻了出来，在荒野狂奔，后来更遇上靳冰云时的情景，只是那感觉更强烈百倍。

整个白雪覆盖了的世界与他再没有彼我之分，包括了紧贴背上的盖代美女和手握的鹰刀。

当他再跃上一座巨宅的瓦顶时，皇城遥遥在望。

两道人影落到他身旁，陪着他朝前掠去。

左边是天下无双的剑手浪翻云，右边是两大圣地净念宗之主了尽主。

从这里开始，房舍稀疏起来，更多的是园林和旷地，再无法借地势来躲避敌人的追击，敌人截击的重兵亦将布在由此往皇城的路上。

韩柏分别和两人打了个招呼。

浪翻云笑道：“鬼王真懂看气色，看出韩小弟今晚有难，所以把鹰刀交给你。”

了尽淡笑道：“能否闯到皇城，全赖檀越了。”接着低喧一声佛号。

秦梦瑶闭上美目，紧搂韩柏，对身边的事不闻不问，晋入了定的至境。

交谈间，四人掠过了二十多幢房舍，前方忽地现出数度人影。

韩柏定睛一看，暗叫乖乖不得了。最碍眼当然是里赤媚、年怜丹和那‘荒狼’任璧，其他两人乃由蚩敌和强望生，看来今夜方夜羽的人倾巢而来，存心置自己于死地。

浪翻云一声长啸，远近皆闻，超前而出，雄鹰搏兔地往敌人投去。

那边的里赤媚知道他是故意惊动皇城严无惧方面的人，心中暗恨。

初时他们打算在韩柏和秦梦瑶会面时，立即出手；那知秦梦瑶竟坐艇而至，秦淮河上，又有浪翻云和了尽作护法，不宜群斗，惟有苦待他们上岸。那知韩柏这小子忽然功力大增，又利用地势鬼神莫测地避过了他们的追截，直到这里才拦上他们。不过亡命相搏，生死判于数招之间，只要缠住浪翻云和了尽，那怕不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把韩柏和失去作战能力的秦梦瑶绞个粉碎。

一声冷笑，往落在瓦面的浪翻云攻去。

浪翻云脸孕微笑“锵！”的一声覆雨剑落到手上，先爆起一个剑花，接着化成千千万万的剑芒光点，巨浪激涛般往五人冲撒而去。

任璧还是初遇浪翻云，虽久闻他的厉害，仍想不到臻至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剑雨起时，整遍瓦面全陷入光点里，更慑人心魄是随着剑雨而来凝若实物，无坚不摧的剑气，今他觉得己方虽人多势众，但却完全没法发挥群斗的威力、变成处于各自独立作战的劣势里。

任璧一声狂喝，把蓄满的气功，遥遥一拳击往光点的核心处。

年怜丹有和浪翻云对战的经验，那敢迟疑，手中重剑似拙实巧，一剑劈去。

由蚩敌和强望生的连环节扣与独脚铜人，并肩由两侧攻去。

大战终于由浪翻云的覆两剑揭开序幕。

风行烈、戚长征和诸女回到月楼时，仍在兴致勃勃讨论着把水月大宗迫走一事。

这时各人睡意全消，由翠碧和夷姬献上香茗。

宋媚和衣袖欢天喜地迎上戚长征，自有说不完的关怀情话。

他们已从虚若无处得知水月大宗伏击韩柏不成，才到鬼王府来寻晦气。

坐好后，戚长征摇头叹道：“韩柏这小子真是潜力无穷，深不可测，我们三人还是仅可挡着这倭鬼的攻势，真令人想不透他为何可夷然无损地溜回来。”

比倩莲抿嘴笑接道：“这家伙还龙精虎猛的吻了我们的月儿和霜儿，化解了她们憋满一小肚子的怨气呢。”

虚夜月和庄青霜被她笑得脸染红霞，娇嗔不依。

比倩莲笑嘻嘻坐到两人的长椅间，闹作一团，气氛热烈。

戚长征向寒碧翠夸奖道：“碧翠剑术大有精进，可喜可贺。”

寒碧翠得爱郎赞赏，心生欢喜，白他一眼道：“人家以前虽是一派之主，但却像长在温室的花朵，没有历练的机会，唔！人家不说了。”

比姿仙和她最是相投，一直不敢问她丹清派的事，这时见她心情大佳，趁机关心地采问。

寒碧翠神色一黯，但旋又露出一丝兴奋的神色道：“我们的牺牲并没有

白费，很多平时对我们冷漠的帮会家派，忽然都对我们热心和尊敬起来，在外地的师叔伯和师兄弟，更是众志成城，回来重整丹清派，所以我才能抽身上来寻这狠心的人。”

戚长征举手道：“好碧翠，为夫早投降了，还要我怎样讨你欢心，尽避划下道来。”

虚夜月轻轻道：“你定是吻得翠姊不够。”

寒碧翠跺脚娇嗔，却是暗自欢喜。

戚长征坦然道：“最可憎就是水月这家伙，否则寒大掌门早像月儿霜儿般怨气全消了。”

众女娇嗔笑骂，喜气洋洋。

任谁与水月大宗这么可怕的刀法大师交手后，仍丝毫无损，自是值得心悅欢腾的事。

比倩莲搂着虚夜月道：“月儿爹的鞭真厉害，真没想过可以这么使鞭的，月儿会不会这样用鞭，来！倩莲姊看看有没有把鞭子藏在衣服里？”

自然又是一阵扭打笑闹。

风行烈想起韩柏，皱眉道：“现在京师处处危机，韩柏不知是否可应付得了？”

戚长征笑道：“放心吧！这小子诡变百出，又不像我们爱逞英雄，况且大叔定会护着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忽然像想起什么事似的，拉着风行烈到了一角道：“我们屡次被袭，憋得一肚子闷气，现在好应主动出击，找方夜羽的人祭祭旗。”

风行烈皱眉道：“敌暗我明，如何可以下手呢？”

戚长征的声音低下去道：“可以用诱饵的方法。”

众女本竖起耳朵、听他两人说话，见他们说的是正事，遂不在意，各自谈笑起来。

比姿仙最爱关心别人，走到褚红玉旁，为她解闷，红袖则向宋媚问起到京的经历，气氛融洽。

戚长征见众女再不注意他们，压低声音道：“我明早约了古剑池的薄昭如，说不定可由她处获得宝贵的资料，风兄可否为我掩饰，使我可脱身去赴约。”

风行烈为之愕然。苦笑道：“你这风流的混蛋。”

戚长征除了陪笑外，还有怎么可说，愈在生死决战的一刻，他便愈需要美女的调剂和松弛，他的生性就是如此。

第八章 战神图录

首当其冲的是里赤媚。

他迎上覆雨剑独有剑芒形成的雨暴，两手幻出千重掌影，在瞬那间的时间挡了浪翻云十二剑，全是以快对快，没有一丝取巧。

他全力展开身法，在剑雨中鬼魅轻烟地移动，把速度不断提升，达到天魅身法的极限。

他的凝阴真气与天魅身法二而为一，当速度增加时，真气亦加强。确是玄奇秘奥的神功，即管覆雨剑一时亦莫奈他何，何况浪翻云仍要分神应付其它高手的进攻。

“锵锵！”浪翻云同时挡了年怜丹三下重剑，化解了任璧的一记隔空拳。

安雨剑蓦地再盛放扩展，把由蚩敌和强望生同时卷入了剑雨里。

他亦消失不见。

顿使与战者均有种玄之又玄的诡秘感觉。

韩柏和了尽禅主与浪翻云早有默契，趁浪翻云缠着敌方最强的里赤媚等人，由战圈旁迅速逸去，刚跃下瓦面，脚尚未触地，色目高手“吸血铲”平东手持血铲、“山狮”哈刺温舞动双矛，加上色目陀的大斧，由前方扑至，分取韩柏前额、左肋和右腰三处要害。高手出招，自然而然配合无间，教韩柏完全不可取巧窜逃，除非他能硬闯过去。

同一刻四条人影分从两侧闪出，攻向堕后掩护韩柏背耆秦梦瑶的了尽禅左后侧来的是绝天灭地的一刀一剑，右后侧则是初次出现的女真高手赤佳尔和贞白牙。

赤佳尔的独门兵刃乃精钢打制的狼牙棒，年在六十间，须发俱红，有若一团烈火。

贞白牙外号“流星”，使的是山一条粗铁连起约两个钢球。

这两人乃女真族公主“玉步摇”孟青青的护将，武技强横，绝不比色目高手平东和哈刺温逊色。

七个人分二方向两人进击，一出手就封死了所有进退之路。

了尽禅主纵使在此陷身重围，强敌环攻的要命时刻，仍是那么从容不迫，低喧一声佛号，一掌拍在秦梦瑶背上。

韩柏本要出招抗敌，一股沛然莫测的庞大内劲，透过秦梦瑶的身体，千川百河般涌入经脉里，再结聚成上冲之力，把他带得离地而起，斜斜往上掠飞。

了尽禅主两袖后拂，把后方两组人硬生生迫开时，闪电移前，再两袖前挥，迎上平东的血铲和哈刺温的双矛，正中飞出那一脚才是精华所在，先是脚尖一摆，汤开了色目陀的大斧，才破入色目陀的空门，若非色目陀回手挡格，包保立给一脚蹴死，饶是如此，色目陀仍给他踢得口喷鲜血，倒跌开去。

了尽禅主这一出手，立时震慑了在场的其它高手。

韩柏早大鸟般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网，落到一棵大树上，借力再飞起，投往另一屋顶去。

了尽乘着色目陀露出的破隙，平东和哈刺温又给他震得退往两边，抢出重围，追着韩柏去了。这批高手，竟不能阻他片晌。

韩柏刚踏足瓦曲，屋脊上扑出了鹰飞，身在半空，早扬起魂断双钩，向韩柏当头击落。

动作快逾电光石火，劲气如山。凌厉无匹。

韩柏吃亏在未曾立稳，无法使出全力，去挡他蓄满势子的狂击，一晃下行云流水般横移开去。

犷男广应城的镰刀和俏妹雅寒清的长剑，亦随着他们扑上屋顶。撒出一面刀剑形成的防御网，务要教他无路可逃。

此时鹰飞的双钩追击过来，取的是他背上的秦梦瑶，更令他腹背受敌，

难以兼顾。

他陷于险境时。了尽禅主正凌空飞来，要为他解围，岂知一道寒气，由下方冲天而上，往他戳来。

了尽禅主立即判断出若不全力应付，只怕未到达韩柏处，自己便一命呜呼，以他坚定的禅心，亦不由无奈一叹，往下瞧去，只见一位天香国色的黄衣美女，身剑合一，御剑攻来。

人未至，先天剑气扑体而至，正是戚长征曾有一面之缘的女真族绝代高手“玉步摇”孟青肯公主。

了尽禅主想不到对方在里赤媚外，尚有如此高手，心中再叹。晋入无心无念的禅境，放下对韩秦两人的担忧，全力一掌下拍，但当然赶不及去救韩柏和秦梦瑶了。

韩柏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刻，后背仍全面享受着与秦梦瑶仙体接触的感觉。魔种臻至前所未有的道境。手中握着那神秘莫测的鹰刀，忽地像成为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思想的延伸。

一种绝不可以形容的感觉蔓延全身。

忽然敌人和屋顶都消失了，他发觉来到一座广阔无匹的巨殿里，殿顶有个透着光晕若星空般的大圆图，离开他最少有四十丈的惊人距离。

劲风前后击来。

韩柏想都不想，鹰刀往后挥出，手脚同时朝前拍踢。

“当！”的一声巨响。

巨殿消失无踪。

鹰飞硬被他鹰刀震得踉跄倒退。而前方的广城武和雅寒清更是一面惊骇，雅寒清竟给他连人带剑，扫下屋顶。

韩柏福至心灵，知道自己刚才因缘巧合下，嵌进了鹰刀内那传鹰留下的精神烙印里。

就像通过传鹰的眼睛，看到了他某一段神秘莫测的经历。心中狂喜，伸手摸上秦梦瑶的香臀，大笑道：“好梦瑶！让为夫带你到皇宫去。”长啸声中，拔身而起，避过了鹰飞第二波的攻势。落往另一屋顶去。

甄夫人和方夜羽两人站在另一屋顶之上，瞪大眼睛看着韩柏，都有点不相信所看到的事实。

此时皇宫方面隐隐传来号角之声，显示严无惧正调动高手。赶往这没来。

方夜羽和甄夫人对望一眼，拔出兵器，全速向韩柏迎去。

这边的了尽禅主和清美绝艳的孟青青交换了十多招，刚占了少许上风，平东等又赶至，加入战团，把他缠实不放。

韩柏仍在凌空当儿，又进入了鹰刀内那奇异的天地里，只见巨殿一边壁上，由上至下凿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十个大字。

当脚踏瓦面时，那脑海中的幻象才消去，使他回到重重被困的现实里，四个人声势汹汹狂攻而来，匆忙间，只认出了其中一人是“白发”柳摇枝。

其它三人是年怜丹的师弟竹叟和甄夫人以下最厉害的两名花刺子模硬手“紫瞳魔君”花扎敖。“铜尊”山查岳。他们本以为鹰飞加上犷男俏妹，足可收拾受到秦梦瑶牵累的韩柏。

岂知这小子大发神威，竟能同时击退三人，还逃了出来，骇然下全力攻截，全是不留后着的拚杀招数，暗忖以他们四人联手之威，即使浪翻云亦

不敢轻忽大意。

韩柏感到自己精足神满，体内魔种似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但亦自忖无法同时挡着这四名可怕的高手，何况背上的秦梦瑶是如此地不堪一击，身形忽动，先避过了花扎敖劈往秦梦瑶粉背，力能摧心裂肺的隔空掌，又闪过了竹叟横砸过来有移山拔岳之势的寒铁杖。快逾脱兔般迎往右侧扑来的老相好柳摇枝。哈哈一笑，手中鹰刀化作长虹，使出了有史以来最天马行空的一刀，劈在对方鬼啸连连的玉箫上。

他的动作既潇，又意态高逸。但偏使与战者无不感受到他坚强莫匹的斗志，那种气势可令人心虚胆怯和折服。

靶受最深的是秦梦瑶，她静若止水，有若洪炉火上仍不遏不灭般的冰雪心灵，隐隐感到一些玄奇美妙的变化正在自己紧搂着的爱郎身上发生着，那使她的道境因着与韩柏精神的连系，亦晋入前所未有的境地和领域去。

她确切地领受到与韩柏合而为一，道胎融入了他魔种里去的感觉，韩柏的血肉在她怀里勃发着强大的魅力和生机，一时心神皆醉，首次生出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与他更进一步合体交欢的强烈反应。

韩柏的魔种受她道胎刺激，亦立生感应，身体涌起强烈至能淹没大地的欲火，可是精神却与鹰刀连结难离，忽然间达到了情欲分离的境界。

“锵！”的一声巨响，柳摇枝硬生生被他劈开了五步，使包围网露出丁珍贵的空位。

其它三人大惊失色，紧扑而至，目标取的都是韩柏背上的秦梦瑶。只要杀死秦梦瑶，韩柏纵能逃去，他们亦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

韩柏杀得性起，魔功传入秦梦瑶体内，护着她不受气劲侵害，猛一扭身，先移往右，变成对着山查岳的重铜，鹰刀电掣而出，“当！”的一声，竟劈得对方退了两步，按着再一连三刀，杀得出查岳左支右绌，毫无还手之力。

背风由上攻至，韩柏挥刀上迎，赫然是刚赶到的鹰飞。

山查岳手臂酸麻，乘机退了开去，好让扑过来的竹叟和花扎敖放手施为。

就在这要命时刻，韩柏的脑海浮出了一幅清晰的图像，上方刻有“战神图录”四个字。

包奇妙的是一种不知由何处而来的明悟随着这幅图象流入心田里，使他发自内心的雀跃鼓舞，刀势忽变，竟若最擅腾挪闪避敌人的鱼儿般，游入了双钩的空隙去，一刀画往鹰飞的胸膛。

鹰飞怎想得到他的刀法如此奇幻玄异，魂飞魄散下那还记得攻敌，两钩迥守。险险勾着了鹰刀。

“铮！”然声响，给他劈得抛飞开去。

就在刀钩相触时，韩柏一看到“丁男”一幅战神图录，涌起另一股深刻的明悟。

而宇宙某一种秘不可测的力量。亦由鹰刀作媒介，输入了他体内，与他的魔种结合为一韩柏忍不住仰天欢啸，大手抚上秦梦瑶的粉背，把那股与魔种汇流凝聚的力量注入她的仙体去。

秦梦瑶被从他两个不同层面而来的力量送入曼妙无匹的天地里裹。

一方面是他身体不住壮大的生气和血肉的刺激，另一方面却是由他大手转介而来神秘的精华和力量。使她既是爱思情火难禁，同时亦是禅境道心更趋通明。

她感到断了的心脉跃动着无限的生机，再不若以前的死气沉沉，虽仍未死脉重生，但已非全赖真气维持生命可比。

花扎敖和竹叟两大高手杀至。

前者化抓为刀，刺往他咽喉，同时飞起一脚。疾踢他的小肱；后者的寒铁杖，由大外档横扫过来。

韩柏大笑道：“来得好！”森厉的杀气由鹰刀潮涌而出，罩向两人，倏忽间刀光生寒，画出一圈虹芒，护着全身。

花扎敖的掌脚和竹叟的寒铁杖，眼看可击中对方，最后都只是击在他画出的刀光土，齐被震退。

此时甄夫人和方夜羽已来到屋瓦上，见韩柏反手按着秦梦瑶，鹰刀一挥，从容不迫地击退花山两人，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度，有若降世的天神，都心中凛然。

甄夫人更瞧得芳心一软，恨不得投入他怀里，向他投降和奉上处子之躯。全赖一咬舌尖，才回醒过来。知道自己由于对他的一丝情愫，于焉基于男女间微妙的吸引，不克自持起来，暗抹了一把冷汗。

方夜羽一声长啸，左右三八战电射往韩柏，甄夫人猛咬银牙，狠下心肠，脚下行云流水，珠走玉盘般，手中宝剑化作漫天剑影，临近时束聚为一线，往这使她爱恨难分的轩昂男儿刺去。

他两人一出手，声势自是不同凡响。

韩柏虽连番却敌，威风八面，仍不敢硬掠这两人联手之势，猛提一口真气，疾如激矢般往右横移五尺，变成来到方夜羽的右侧，微笑道：“夜羽兄你好！”手中鹰刀却不闲着，扬刀迅劈。

方夜羽想不到他苦战之后，仍似留有馀力，全无窒碍，心中大讶，施出魔师秘传，三八戡奇诡绝伦的先后挥打在鹰刀之上，化去对方疾击。

“锵锵！”两声脆响，两人同时外移，抽空调元运息，原来两人都是全力出手。暗寓真劲，不用兵器临身，只要有一方功力稍弱。重则功散人亡，轻则气虚力耗，其中凶险，实非表象那么简单。

初步接触，似乎两人势均力敌。可是方夜羽却知自己逊了一筹，因为他是全仗精妙的戟法，化去了对方小半力道，才能保持平分秋色之局。若是毫无虚假以硬拚硬，说不定会当场出丑。

但他却不会认为自己及不上韩柏，因为自见到秦梦瑶紧贴韩柏背上，星眸紧闭。一脸陶醉宁恬，他便妒火中烧，不能全面发挥真实的本领。

甄夫人由他身旁掠过，长剑箭般射往韩柏，森寒的剑气，潮涌浪卷，紧紧罩着仍在往后退开的韩柏。

韩柏见到甄夫人，两眼立时射出令她心软力疲的神光，哈哈笑道：“美人儿啊！我想得你很苦。”

甄夫人心中一软，剑势立时转弱，韩柏的鹰刀刚放在她剑上。

花山两人和休蕃生息后的竹叟柳摇枝，再次攻至。

韩柏气定神闲，再挡了甄夫人两剑。脑海里闪过一幅接一幅的战神图录，涌上一浪接一浪的哲思明悟。蓦地身随刀走，觑准一个空隙，竟撞入方夜羽和甄夫人间。

兵刃交击声连串响起。

众人绝想不到他竟会取他们最强的两人间遁走，到他迫开了方夜羽和甄夫人时，韩柏一声欢呼。冲天而起，投往远处另一屋顶。

韩柏尚在半空之际，眼角红影一闪，狂飙袭体而至。
伏伺一旁的红日法王终于来了。
韩柏这时脑海中升起战神图录最后一幅的“破碎虚空”，心领与神汇，想都不想，手中鹰刀精芒飞撒，看似随意般一刀往红日法王劈去。
红日法王“咦”地一声。手掌蓦地胀大，印在刀锋上。
一股摧心裂肺的狂劲由红日大掌送出，沿刀而来，破入韩柏体内。
韩柏心知此乃生死关头。一边全力凝劲反击，又运起捱打神功，化去对方惊人的内劲，免得伤及秦梦瑶。
两人同时在空中往后抛飞。
红日两个翻身后已控制了跌势，轻飘飘落往另一屋顶上。
韩柏则口喷鲜血，断线风筝般堕往地面。
后面衔尾追来的方夜羽、花扎敖等人见状大喜，全力追杀而上。
反是甄夫人故意堕后，不欲剑上沾上韩柏半滴血迹，还要压下救他的强烈冲动。
韩柏脚触地上，一个踉跄后立即站稳，手臂酸麻，看着涌来的戟光掌影，暗叹一声，正要拚死迎战，一道人影闪至身前，手中盗命化作漫水天光影同时击中方夜羽的三八戟和花扎敖的双拳。
严无惧的喝声由上空传来，叫道：“谁敢在京师撒野！”
叶素冬的声音亦由远而近高呼道：“捉拿反贼！”
方夜羽知道错过了杀死韩柏的机会，差点要大哭一场，往后飞退，同时发出撤退的暗号。
红日法王早走得无影无踪。

第九章 两代情怨

里赤媚等现身拦截，至方夜羽下令全面撤退，前后绝不超过一盏热茶的短促光阴，可见所有动作是如何连续迅捷，过程如何凶险。
即使以浪翻云盖绝天下的剑法，仍没有可能同时击退有里赤媚在内的五大域外高手的围攻。所以待韩柏远去，他立即飞身而出，又在前路拦截上里赤媚向韩柏的追击。
其它四人均怕里赤媚不敌。被迫涌过来共抗天下无双的覆雨剑。
两次成功地阻截了里赤媚后。撤退的尖哨声传遍夜空，里赤媚等惟有无奈退去。
谁想得到以他们如此强势，仍干不掉一个背着秦梦瑶的小子韩柏？那边的了尽禅主虽采用了游斗的方式，始终避不开女真公主孟青青与多个域外高手的苦缠，不过他纵使在最凶险的时刻，最强大的压力下，仍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显示出一派宗主的大家风范，不愧两大圣地之一的最高领袖。
孟青青退走时，向他露出一丝迷人的笑容，轻柔道：“得罪禅主了！”这才与平东等人随大队撤走。
了尽和浪翻云均不愿与东厂的人相见，同韩柏传音道别，功成身退，没入了暗黑里。

秦梦瑶由韩柏背上落回地上。竟有种依依不舍之悄，那种强烈的依恋感觉，还是首吹生起。

范良极调元运气，平复了独挡甄方两人几招后的翻腾血气，先向韩柏道：“你这小子不但艳福齐天，还傻福齐地，这样都死不了。”按着望往秦梦瑶时，全身剧震道：“瑶妹竟可变得如此圣洁无瑕，偏又是这么有女人味，这小子究竟对你做过什么手脚。”

秦梦瑶对范良极甜甜一笑，凑到韩柏的耳边柔声道：“梦瑶伏上韩柏的虎背上，便感到自己变成了祈碧芍，韩郎则是传鹰，重演当年传大侠于千军万马中救出爱人的美景。”

韩柏尚未回答，严无惧和叶素冬等人已落到身旁，齐声请罪。

韩柏看了秦梦瑶一眼，回刀鞘内，急不及待道：“我们立即去见皇上，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秦梦瑶俏脸一红，垂下螭首，自是知道这小子想到要做的是什么。

看得初见这仙子的严无惧和叶素冬全呆了眼，天啊！世间竟有如此绝代仙姿，不由暗羨起韩柏来。

踏入皇宫后，秦梦瑶回复了她一贯的宁恬超然，淡雅如仙，傍在韩柏之旁，娜婢婷地轻移玉步。

韩柏脸上多了一重奇异的神采。使他更是魅力四射，连秦梦瑶亦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他自己亦知道在刚才的苦战里，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看到了深藏鹰刀内的《战神图录》，使他的魔种终到了收发由心的境界，以致功力陡增。

可是他仍不能掌握鹰刀传给他的智能，看来那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吸收的。况且他根本没有兴趣在这时去思索这方面的事，现在他只希望赶快为秦梦瑶续回心脉，其它的一切都在相比下变得微不足道。

进入端门时。秦梦瑶把韩柏的鹰刀要了过去，和飞翼剑同挂背上，她身分超然，不受入官解剑的规例约束。

聂庆童把两人引进书斋时，朱元璋正坐在龙椅处闭目沉思。

聂庆童退了出去，韩柏忙跪地叩头。

朱元璋霍地立起，目定口呆看着俏立韩柏之旁的秦梦瑶。

秦梦瑶淡淡一笑道：“皇上安好。”

朱元璋剧震一下，大步走来，直到秦梦瑶身前，摇头叹道：“天啊！梦瑶你不但清丽直追静庵，神态语气竟亦如此肖似。朕真想拜倒裙下，亲吻你的仙足，以示朕对你的爱慕。”

韩柏不似秦梦瑶有那种超然身分，站起来不是，跪着更不忿气。又见朱元璋一开始就对秦梦瑶大表爱慕之思，更不是味儿。

秦梦瑶眼中神光射出，淡淡看了朱元璋一眼，柔声道：“可以让韩郎平身了吗？”

朱元璋被她的仙眼一凝，心中凡念全消，仰天一叹。挥手道：“韩柏起来，朕虽得了天下，你却得了天下第一仙女，你若肯和朕交换，说不定朕亦会答应。”

韩柏赶忙起立，知道不宜发言，退往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

秦梦瑶轻轻叹道：“皇上若为梦瑶放弃了天下，岂不有负恩师所托。”

朱元璋定神瞧着秦梦瑶，感受着她那种飘逸出尘的韵致，怎也不能把她和任何凡世的俗事拉在一起。想起初会言静庵的醉人情景，黯然神伤，喟

然道：“看来我大明所有山川灵秀之气，都锺集于梦瑶一身之上。想到朕始终和静庵似有缘实无缘，便觉得权势名位，不过若天上浮云，毫不实在。”

秦梦瑶知道自己的出现。勾起了朱元璋一直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感触，露出笑靥，歉然道：“梦瑶罪过，竟使皇上心神受扰了。”

朱元璋见她嫣然一笑，有如春风煦日，明艳绝伦，这种神态。只有在言静庵身上可以得见，竟呆了起来，忘掉了说话。

旁边的韩柏亦被秦梦瑶的仙姿灵韵迷得三魂七魄走失了一半，又惊异于朱元璋的变化，一时间只晓得呆呆看着两人。

秦梦瑶忽地轻挽秀发，微侧脸庞，露出深思的表情，神态之美，实是无以复加。

朱元璋心中一阵悸动，知道她这动人的丰姿，有生之日都休想磨灭，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很想去侵犯她，使她为自己难受；甚或伤害自己，看看她会否担心。

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坐下再说好吗？”

秦梦瑶点了点头，在他引领下，到了他龙桌的对面去，韩柏则侧坐桌旁。朱元璋登上龙座，眼中电芒闪过，盯着秦梦瑶恬淡高逸。清丽如仙。今人不敢平视的绝世玉容，平静地道：“梦瑶为何肯来见朕呢？”

秦梦瑶通明的慧心隐约捕捉到这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微妙的心态，微微一笑，露出了编贝似的皓齿。红艳的樱吐出轻轻一声叹息，秀眸射出悲天悯人的神采，娇美地摇头道：“皇上想见梦瑶，梦瑶便来了，还须要什么原因呢？”

朱元璋为之愕然。

他本以为秦梦瑶定会责怪他纵容蒙人之事，岂知秦梦瑶的人就像她的剑，全然无迹可寻，教他有力难施。

兼且这仙子一蹙一笑，举手投足，都无不优雅动人，娇艳清柔，他生平所遇美女无数，除了一个言静庵亏外，无不失色。

为何这美女并不属于我朱元璋呢？我身为天下至尊，最好的东西怎可不为我所有？想到这里，恨意大增。

旁边的韩柏很少有机会如此静静欣赏这来自天上的仙子。想起一会可和她共谐连理，不由心醉神驰，恨不得立刻把她拥入怀里，蜜爱轻怜，细意呵护。

朱元璋眼中露出深邃难测的神情，看得秦梦瑶心中暗凛，知道他初遇自己的震撼一过后，回复了他枭雄霸主的常态。开始揣度应如何对付自己，又或如何好好利用她，甚至拥有她。

即管以朱元璋的精明厉害，亦无法明白她“剑心通明”的境界，那就像一池没有任何波纹的清水。可以一点不漏地反映着周遭一切事物，包括揣摩不到的思维情绪。

她的思想若有若转，心湖浮起无数的人和物。

当年师傅为何拣取了他呢？难道她看不透朱元璋乃天生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者，性格自私，每一件事都以己为本，别人为副。

但事实摆在眼前，中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可见言静庵慧眼无差，的而且确选对了人。

言静庵的智能真的深不可测。

秦梦瑶以菩萨般洞瞩无遗的目光，若不经意地看了朱元璋深深的一眼。

朱元璋心头剧震。忽然感到秦梦瑶虽近在咫尺，事实上离开他却有十万八千里之遥，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可是又如此地真实。

她就若云间仙子般可远观而不可近触，飘渺超然，使他感到为起了占有她的心而羞愧。

旁边的韩柏亦生出反应，感到她为了天道，甘愿舍弃一切的决心。幸好回心一想。

记起自己的魔种已成了她天道追求的一部分，才不致因自惭形秽，稍减爱心。

秦梦瑶自踏入这书斋后，一直以禅门最高心法，处处克制朱元璋的精神，使他不会因一时冲动。胡作妄为，到此刻知道成功消除了他对自己的妄念，也好应和他摊牌了。

她绽出一丝浅笑，望进朱元璋的眼内道：“皇上准备如何对付虚若无先生呢？”

朱元璋心中一凛，收掇心神。表面不露出丝毫内心的想法，正容道：“梦瑶不觉这句话问得奇怪？若无兄既是我朝开国最大的功臣，又是朕的至交好友，朕怎会有对付他的心。”

秦梦瑶一瞬不瞬盯着他，眼中射出教人不敢逼视的神光，顷刻后徐徐道：“今次梦瑶下山之前，师傅曾有赠言，若皇上只当梦瑶是外人，那就给皇上看一件东西……”

朱元璋龙心失守，一震道：“是什么东西？”

秦梦瑶脸上现出一个凄美至令这老少两人同时心碎的回忆表情，摇头道：“师傅最后都没有将那件东西交给我，只是神伤低回地说：“罢了！若他真是如此，便算了吧！”

我们终是方外之人，并不真懂尘世的事。””

朱元璋长身而起，朝后走去，仰天一叹，负手背着两人道：“静庵啊！朕怎斗得过你呢？梦瑶！版诉朕，你想朕怎样做？”

秦梦瑶体贴地道：“皇上乃天下之主，怎么做全操控在你手里。梦瑶亦不想左右你的想法和做法。事已至此，只要皇上不暗中扯鬼王后腿，大明仍有希望，否则乱局一成，谁也不知道天下黎民会再受到什么样的苦楚横祸？”

韩柏听得心中折服，秦梦瑶的说话就像她的剑，看来轻描淡写，但亦若浪潮般教人难以抵挡。

朱元璋转过身来，龙目泛着泪光，点头道：“若这么一件事，朕都不肯答应静庵。

我朱元璋怎配得起她的眼光和抬举。”接着两眼神光射出，凝视着秦梦瑶道：“梦瑶仙躯圣体，为何却肯委身这小子呢？”

秦梦瑶淡淡一笑。道：“这或者就是命运吧！”

两人对视顷刻，朱元璋点头道：“朕现在愈来愈相信命运这回事，对此亦欲语无言。”首次瞧向韩柏道：“若无兄法眼无差，你这小子确有令任何人艳羡的天大福气。”接着长叹一声道：“我本立下决心，不择手段去得到梦瑶，纵使只是一个美丽的虚壳，总好过一无所得。但到见到梦瑶时，才感到这想法多么卑鄙，多么令静庵天上之灵失望痛心，好吧！韩柏你可代梦瑶提出要求，看朕能否如你所愿。”

韩柏大喜拜谢道：“小子只想皇上赐盘龙山上的接天楼用上一晚，因为那是现在京师里最安全的地方。”

以秦梦瑶的修养。仍禁不住赦然垂首。

她怎还不知这小子要在楼上对她干什么好事嘛？朱元璋呆了起来，喃喃自语道：“你这小子总是这么浪费，难道朕许的要求如此不值钱？”

韩柏望着霞烧玉颊的秦梦瑶，叹道：“这要求不但不是浪费，还会成为千古流传的美事。就像传鹰大侠的跃马虚空而去，成为后人无限仰慕的异迹。”

第十章 接天之恋

夜幕低垂。

明月爬上了皇城的上空，又白又亮，孤单却永恒。

内外皇城的灯火与宫城外延展无穷的民房庙寺，组成了大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都会。秦淮河岸那没有夜晚的烟花胜地，更为大明朝的繁华作了一个具体而微的阐述。

月晕外星光点点，在这大雪后的纯美世界上跳跃闪烁，像在为俯仰着道诸般一切的接天楼最高第七层上将会发生的艳事，奏起了寂静伟大的乐章。

楼下虽是高手密布，守卫森严，可是在这第七层楼上，秦梦瑶却忘怀了一切，对她来说，大地间除韩柏外别无他物。

星移月转，沧海桑田，人事迁移，在这永无止尽的变异里，眼前这一刹那对她来说却是永恒长存。

她的精神正与周遭的一切翩然起舞。

在这一刻里。

接天楼成为了只属于她和韩柏所共同拥有的甜梦。

月儿孤悬在星弧的边缘，又圆又远，照亮了这被大雪净化了的世界。

她以无上的慧心，感受和倾听着夜空那无言的章句。心神亦嵌进了这宇宙的节奏里去，再难分辨彼我。

可是当她瞧往和她并肩倚栏外望的韩柏时，芳心一颤，竟移不开目光。

韩柏仍像往常般潇洒飘逸，丰采动人，但她却感到他多了一点以前没有，但却非常吸引她的气质。

这并不因他出奇地有耐性，又或反常地沉默起来，而是他的确不同了。那并非性格上的任何转变，而是气质上的某种微妙转化，一种没法说出来深邃难测的特质。这放纵不羁的浪子现在的变化，使她更难抗拒他。即使没有接脉续命这必行之事。假若他只蓄意想得到她，恐怕亦能如愿。

韩柏定绅地凝视着虚广的夜空覆盖下的金陵雪景。分享着道奇妙的晚上。

从没有一刻他感到和宇宙是这么地接近，使他忘神地享受着那曼妙绝伦的感觉。

战绅图录一幅幅在他脑海里重现。

那身披奇异盔甲的战神似若活了过来，不断做出各种动作，图录不住变化。幻像嵌进了眼前的虚空去，穿越过永恒，和宇宙融合在一片浑沌里。

他先感到小肌发热。然后全身滚烫起来，一个个无形的涟漪在他四周激起着，顷刻后他忽地忘了你我内外之别，整个宇宙和他合成了一个整体。

就在此时，秦梦璃的香眉靠了过来，碰到他宽阔的肩膊处。

两人同时“呵”一声叫了起来，为那醉人的触碰而欣喜莫名。那是道胎和魔种的接触，是从未有男女曾尝过的美妙滋味。

韩柏清醒过来，探手过去挽着秦梦瑶的小蛮腰，满怀感触道：“当日我在韩家做仆役，见到梦瑶时，心中难过得要命，因为自知是什么料子。根本连多望梦瑶一眼的心都不敢稍有涉想。即管后来在黄州府遇上你时，还只是觉得自己在痴心妄想。”顿了一顿，“嘿”的一声道：“可是那晚在瓦背处，梦瑶纵体人怀时，我便知道终有一天会得到你，今晚就是那梦想成真的美景良辰了。”

秦梦瑶移入他怀襄，主动拉起它的双手。紧箍着自己没有半点多馀脂肪的小肌，仰起俏脸，枕在他的宽肩上，白他一眼道：“说得那么难听，谁纵体人你的怀呢？人家只是倾前了少许吧了！”

韩柏回头望入楼内圆台上并排放着的鹰刀和飞翼剑，心中一动道：“我们不用争执这问题，总之韩某人是第一个接触你的仙体的男人，当然亦是最后一个。”微俯下去，贴上她的脸蛋，柔声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否你那把宝剑名字的来由？为何玄门高人，会为此剑取了个这么香艳的名字？”

秦梦瑶恬静如常，淡淡道：“只是你心邪吧！师傅的禅境道法叫“心有灵犀”，在慈航剑与上仅次于“剑心通明”，所以她才给这本名“宝慧”的宝剑，易名作“飞翼”，取的正是心有灵犀之意。”

韩柏道：“那我就并没有心邪，而是真的如此。哈！不过我确又是心邪之极，很想冒读梦瑶的仙躯圣体。看你春情难禁，急着献身的媚态和浪相。”

秦梦瑶失笑道：“为何无赖大侠这么客气，你以前冒读人家时，好象很少会预先警告我这受害者哩。”

韩柏目瞪口呆地看着和听着她娇媚无伦地和他调情，剧震道：“对不起，我忍不住了。好仙子！你不是要教本浪子如何对付你自己吗？快把那心法和手法传来，师傅教一招，小徒立即实施那一招，保证青出于蓝，到最后一招时，彻底收拾了你这作茧自缚的伟大师傅。”

秦梦璃史无前例地花枝乱颤般笑了起来，在他怀里扭动了几下后，懒不胜地伸展着脊背，俏脸摩挲着他的脸颊。一对纤手也分别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和搅着自己小肌的大手背，情深若海地道：“好徒弟听着，现在我们来个有奖的寻宝游戏，好吗？”

韩柏享受着与她背臀贴体磨的醉人感觉，舒美快乐得差点要死去，叹息道：“当然好！梦瑶说什么都是好的。只是仍有点担心，你人都是我的了，还有什么奖品可送出来。”

秦梦瑶俏脸飞红，嗔道：“你再嚼舌头，看我把你逐出门墙，教你一世都学不到本师傅的手法和心法。”

对着美女。韩柏从来都似没有什么腰骨，立即软化投降道：“小痹乖好梦瑶恶师傅，本人什么都不敢了，快用你那张小甜嘴说出来，免得被韩某人强对了后，除了唧唧唔唔外，甚么话都说不了。”

即使马上要向这小子献身，秦梦瑶仍感吃不消，满脸不依，娇嗔道：“欺负吧！欺负个够吧！终有一天梦瑶会把你的舌头勾了出来，分送所有被你调

戏过的可怜女子。”

韩柏大笑道：“没有了韩某的舌头，才会多了很多可怜女子呢，因为再没有人能用那么美妙的方式去调戏她们。不信吗？请立即试试。”

秦梦瑶还想反击，香早给封住，且真的应了韩柏的预言，除了咿咿唔唔外，半个其它字都吐不出来。

魔种的先天真气由韩柏掌心透腹而入，秦梦瑶给烫得娇体发热，意畅神舒。

而韩柏的大舌则挑起了她最原始的欲火，同时亦感到韩柏男性的强烈反应。

那种亲密和放开了一切的接触，把她刺激得恨不能融入韩柏体内，永远不用分开来。

分。

秦梦瑶仰脸望去，韩柏那朗如晨星，不含半丝俗念凡想的清澈目光，正炯炯地紧盯着她，使她芳心最隐密深秘之处，泛起了无尽的爱的涟漪。

这小子终达到了情欲分离的先天秘境。而她体内能燎原的欲火，正因与他紧密接触，全面被撩拨了起来。

她感到身体火烧般灼热，深切地渴望着他的呵护爱怜。

他的魅力是如此强大，使她在此刻除了他外，什么都不愿分神去想。

韩柏看着她连耳根粉项都红透了的美样儿，虽烈火焚身，可是心灵却是前所未有的空灵通透，那与宇宙合成一体的感觉更强烈了。

他缓缓伸手拨下她的发簪，让这淡雅高贵、秀艳绝伦的仙子秀发披垂，在清新的夜风中写意随便地飘拂着。

无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却知道眼前她那醉人的绝代丰押，已深深镌刻在他的心灵上，永不磨灭。

秦梦瑶紧靠着他，举手掠理两边长发，然后扭转娇躯，变成与他四目交投，深情地注视他一会后，柔软若蛇的纤手缠上他的脖子，两片红，印在他嘴上。

她的香灼热无比，秀眸半闭，韩柏纵使没有敏锐的魔种，亦晓得她正处于欲焰狂烧的亢奋状态。被他的蓄意施为挑起了饥渴的处子春情。

仙女下凡，他那能不魂摇魄荡，可是他却仍保持在情欲分离的道境里，心中只有纯净的爱恋，享受着那种双重的曼妙境界。

韩柏的嘴唇离开了她火炙般的红，移师往她的面额，下巴和白嫩的颈项。

秦梦瑶终抵不住魔种与道胎的摩缠混，道心失守，不能自制地喘息和呻吟起来。仙体还不住向爱郎挤压扭动，那种春心摇荡，温驯柔顺的万种风情，谁能不心醉魂销。

闹了一会，秦梦瑶芳躯乏力，全赖韩柏搂个结实，才不致于软倒地上。

韩柏那还客气，拦腰抱起了她，进入宽广的楼厅里去。在一角坐了下來，把她放在腿上，迫她坐直娇躯，嘻嘻笑道：“真想不到我韩柏大什么的有此仙缘。可恣意玩弄我的亲亲小梦瑶。”

秦梦瑶心中大恨，这小子明知自己渴求他的放肆，偏要吊她的瘾子，让她鸡过和害羞个够。可是现在肉在砧板上，只好任由宰割。羞得无地自容，想躲到他头颈处，又给他强移到眼下，大嚷道：“死无赖，究竟想人家怎么样呢？”此时不要说剑心通明，恐怕她比一个普通闺女的自制力更是不如。

韩柏又找上她的红，用力地吻吮逗弄。

魔气海潮般的送入她体内，弄得她娇躯水蛇般在他怀内扭动翻缠。

她的娇躯剧烈地颤抖着，急促地喘气呼吸，发出阵阵销魂蚀骨的呻吟声。

韩柏笑嘻嘻好整以暇地离开她的香，瞧着地道：“第一招散手是什么，尤物师傅请快告诉小徒。噢！我差点忘了问你。那有奖游戏是什么妈的一回事，奖品是什么宝贝儿？”

秦梦瑶羞得差点要找个洞钻进去，猛摇螭首，狠狠横了他风情无限的几眼，才嘟着小嘴道：“人家没有资格做你的师傅了。只凭你的无赖手法，便有足够本领玩弄得梦瑶达至有欲无情的境界。”接着轻吻了他，喜孜孜地道：“原来男女之间，真有如此动人滋味，梦瑶心甘情愿做你的妻子，向你的魔种彻底投降，韩柏大什么的肯接受梦瑶的纳降吗？”

韩柏大乐，哈！你这仙子终亲开仙口求我占有了你吗？

秦梦瑶见他得意万状地瞧着自己。又羞又喜，同时知道他刻下魔性大发，绝不肯轻易饶过自己这降卒，更是心如鹿撞，恨爱难分。

韩柏看着她春意媚人，艳绝无伦的美态，差点心猿意马，魔心失守，忙紧摄心神，再以嘴唇进袭。进一步挑逗她的春情。

早已心旌摇荡，漪念满腔的秦梦瑶何堪刺激，反应更趋激烈，还主动爱抚他强壮的虎背。

两人再分开时，秦梦瑶平日澄明如镜的秀眸早充满了销魂蚀骨的炽烈情火。

韩柏搂着这香喷喷、热辣辣，刚被他逗得大动凡心的绝世美女，心中涌起滔天爱念，心痒难熬地道：“快把那些挑情手法尽说出来，以表示你是真心投降。”

秦梦瑶心知肚明自己是作茧自缚。当韩柏臻至情欲分离，而她则欲胜于情时。必然是这一面倒的局势，仍禁不住心叫要命。

她尚存一丝的慧心，亦明白韩柏正以种种手法，彻底摧去自己的羞耻之心，使自己变成完全受肉欲操纵的娃荡妇，虽说早有心理准备，仍大感吃不消，不过这时确无力违抗，惟有赧然道：“梦瑶身体有七个敏感点，每个敏感点都管着某几个数穴，只要好夫君能通过那些敏感点，以轻重不同性质的魔功刺激那些窍穴，即可彻底驾驭梦瑶的道胎，那时要人家生或死，都操控在韩郎手内了。”

韩柏狂喜道：“那寻贾游戏是否就是要我在梦瑶身上把这七个香艳精采的敏感点找出来，你想我隔着衣服来我，还是把你脱精光才开始搜寻呢？”

秦梦瑶娇吟一声，伏入他怀里，旋又被迫坐了起来，那娇柔娇媚的动人神态，实是无以复加。

韩柏魔种提升到无尽的高处，放肆地把她的玉腿分了开来，摆布她跨坐自己腿上，然后两手收紧，搂得她胸腹交贴，嘴儿对着嘴儿，脸对着脸，作出男女欢好的姿态，恃强凌弱地道：“要找我的乖宝贝亲梦瑶那动人的七个宝点，对我韩柏来说，有若探囊取物般容易。不过看来奖品不外是梦瑶的香吻，故我还是喜欢看你羞人答答地由你的小甜嘴亲自告诉我，来！为夫要你毫无保留地把宝点说出来。”

秦梦瑶娇吟一声，就要凑到他耳旁献上投降者被胁迫送给征服者的战利品时。岂知韩柏又使她娇躯后移。硬要她你眼望我眼地坦白说出一切。

秦梦瑶大窘，娇嗔不依，撒了一大回娇后，才依他指示，一一道出。

说完后不顾一切地紧贴到他的肩颈与胸膛处，仙体不住颤震。

韩柏双目异光大盛，对媚术的了解立时深进了数层。秦梦瑶所说的敏感点和体内的窍穴，实是古往今来媚术的精华，虽说人人有异，但其理则一，现在由这已臻天人之界的绝顶禅道美女高手，通过自身的体悟，亲口向他说出。对身具魔种的他，那种刺激和益处实大至难以估计，大大有助于他对付天命教精通媚术的妖女。

韩柏又狠心地抓着秦梦瑶香肩，把她的玉脸移到眼前，只见她星眸紧闭。双颊红艳如桃花，可爱娇柔至极点。尤其那副默许一切的媚样儿，出现在这自幼修行的美女身上，谁能不怦然心动。

韩柏深吸一口气，轻吻着她的眼皮道：“亲亲小宝贝，为夫正式开始为你缤脉疗伤好吗？”

秦梦瑶仙躯剧颤，含羞轻轻点头，不敢看他。

韩柏熟练的手开始在她身上活动起来，又吻又摸，展开全面的进侵。最难受的当然是秦梦瑶那七处香艳的秘穴，和深藏体内与人类春情有紧密关系的窍位穴脉。更可恨道小子一边施为，一边冷静地细察她的反应，并调节着手法的轻重缓急。

有时则隔衣爱抚，时则探进她雪白的衣裳里，不片刻秦梦瑶神智迷糊，不知人间何世，只知陶醉倾倒，热烈反应。

韩柏忽在她耳边道：“外面又下雪了。”

秦梦瑶心道：谁还有闲管外面的事呢？尤其你这小子正为人家解带宽衣。

很快她发觉自己身无寸缕，令她春情勃动的魔气一波接一波地度入她体内，把她逐渐推上情欲的顶峰。

她的娇喘呻吟，变成了狂呼乱叫，无可节制的欲火，烧得她完全迷失了理智，终于臻达欲胜于情的境界，再不理睬占有她的人会是谁了。

韩柏知是时候了，利用对她伤势的深切关怀，把心灵提升到肉欲之上，和这使他梦萦魂牵的仙女共赴巫山。

当他把蓄满生机的精华送入她体内时，秦梦瑶虽仍是保持着与他欢好交合的实质和姿态，但狂野的春情却立刻被圣洁的光华取代，虽跨坐他腿上，竟进入了禅定的境界，那种极端的对比，看得韩柏目定口呆，难以相信。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赤裸的仙躯，心神俱醉。

凭着亲密的接触，他感应到她体内正勃发着无限的朝气和生机。

大雪无休止在楼外的世界飘着，这里却是最灼热和温馨甜蜜的小天地。

天啊！我韩柏正占有着这美丽的仙子。

秦梦瑶眼一阵颤动，蓦地睁了开来。

韩柏一触她的目光，脑际轰然一震。立时迷失在某一奇异的精神层次里。

秦梦瑶迷人的声音在他耳旁温柔地道：“韩郎啊！梦瑶彻底复元了，以后你再不用克制自己了。来吧！好好享受梦瑶的身体，那是人家曾答应过你的报酬，来吧！”

韩柏大喜过望，全心全意地和她继续进行最炽烈的欢好。此趟当然是另一番销魂蚀骨的感受。

今次主动的不是他，而是这一向矜持的美丽仙子。

无论心灵和肉体，他们都紧密地结合着，携手品尝灵欲销融的爱恋。那种动人的感觉是刚才亦从未达到过的。他们水乳交融地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对方，互相向对方最深藏的心灵秘处搜寻和探索，又无条件地把自己尽情开放。

这种深刻的感觉，韩柏从未曾在任何其它钟爱的女子身上得到过。

所有隐藏的情绪，包括一切的爱恋、追求、甚至乎痛苦，全交出来让对方去分享和感受。

小楼和楼外的大雪融化掉在虚夜裏。他们喘息缠绵，阵阵欢愉汹涌而来，道胎魔种再没有丝毫隔阂，高潮一浪一浪般接踵而至，再无法分辨彼此。

那是爱的极致！

他们甚至忘掉了道胎和魔种，对他们来说那已是呼吸般自然的东西。亦忘掉了双修大法，忘掉了武道天道的追求。忘掉了男与女。你与我的分别，有的只是洪水般吞噬了他们的爱恋，生命的光和热。就若太阳那炫目的光辉，无穷无尽的热力；又或像永不熄灭的烈火，恣恣地燃烧着，直至宇宙的终极。

这对眷恋多情的金童玉女，心甘情愿投进那爱的旋涡里。

心灵的防堤被破开了，他们升上了无尽的夜空与天上的星辰一起运转长存。

战神图录此现彼消地在两人心灵的天地展现着。

它们再不是没有生命的石雕，而是连续性的幻象和有生命的思想。

他们从肉身的层次提升到这玄妙的天地里，比翼双飞，手翱翔。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他们紧拥着在接天楼的顶层处，外面仍是大雪漫天。

一切似乎全无异样，他们仍保持在男女最亲密的接触里，可是他们都知道一些最美妙的事已发生在他们身上。

因为他们刚偷窥了爱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爱的涅槃”，那由人道而天道的醉人过程。

韩柏回醒过来，用舌尖温柔地舔去秦梦瑶泛着圣洁光辉的俏脸上那斑斑的泪渍。

秦梦瑶用尽所有力气搂紧了他，平静但肯定地低呼道：“韩郎啊！梦瑶永远属于你了。”

第十一章 雪夜倾情

戚长征醒了过来。枕旁的寒碧翠睡得又甜又深，俏脸上泛着风雨后的满足和安详。

这里是离月楼隔了一个庭园。是名叫“香桂居”的平房，多了寒碧翠等出来后，月楼的上层住上两家人实在太挤了，所以虚夜月虽不情愿，无奈下惟有安排他们住到这里来。

香桂居的四间大房由四女各占一间，非常舒适。

他爬了起床，蹑足推门，穿厅而出，到了屋外有檐盖的平台处，暗黑里褚红玉正倚栏看着外面的雪雨夜景。

戚长征早听到她步出房外的声音，脱下披风，为她披在身上，同时从后探手往前，把她搂个结实，低声道：“为何不在房内等我。”

褚红玉一声呻吟，靠入他怀里，没有作声。

戚长征一震道：“你哭了！”

褚红玉默然点头。

戚长征既感歉疚，又涌起无尽的怜惜，举袖为她拭去泪渍，柔声道：“过去的让它过去算了，让我们携手迎接美丽的将来。”

褚红玉出奇地平静的道：“戚郎！坦白答红玉一个问题好吗？”

戚长征知道她心情复杂，充满了连番灾劫后自悲自怜的情绪，忙打醒十二个精神，贴上她的脸蛋，深情地道：“老戚洗耳恭听。”

褚红玉沉吟片晌，幽幽道：“戚长征你是否只是可人家呢？”

戚长征一怔道：“当是不是！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长沙府遇上你时。已心生倾慕，否则为何会那么情不自禁地逗弄你，只碍于你是尚兄的人。否则那有让你这俏佳人就此离去呢？”

褚红玉要的正是安慰的话，满意地呻吟一声，还想说话，给戚长征捉着可爱的尖削小下巴，重重吻在她的朱上。

她剧烈地抖颤起来，倏地推开了戚长征的大嘴，喘息着道：“戚郎啊！人家还有一些事情要弄清楚。”

戚长征体会到她的心情，点头道：“来！我们好好谈谈。”拉起她柔软的小手，在平台的石阶并肩坐下，一阵风雨刚好吹过，雪点随风洒了进来，落在他们脸上和身上，温柔冰凉。

这时他们才发觉双方都是赤足。

戚长征挨紧着她。看着她那愁眉难展的凄凉样儿，一手搂着她香肩，另一手则抓着她一对柔荑，微笑道：“来！笑给我看看。”

褚红玉凄然摇头，表示没有笑的心情，淡淡道：“戚郎！红玉是否属淫贱的女人？”她早就问过同一问题。

戚长征明白她心情矛盾，若不让他尽心事，不解开心结，会使她更感难受。正容肯定地道：“当然不是！”

褚红玉激动起来，颤声道：“为何那天在树林里，我身为人家的妻子，却欢喜你那样调戏我呢？”

戚长征微笑道：“坦白说，这是自天地初开以来。便存在着的。男女是天生互相吸引着的，无论是既为人之妇或夫，亦改变不了这人之常情。只不过受到礼法道德的约束，才不会做出越轨的行为。所以谁也不用因受到别人的吸引而羞愧。我才不信行烈和韩柏对你们没有兴趣，正如我亦受到月儿霜儿等的吸引。但因为她们身有所属，所以我们才要把占有的欲望，化作纯洁的友情，否则就沦为奸淫之徒了！”

褚红玉皱眉思索了好一会后，凄然道：“可是红玉明知鹰飞是奸淫邪恶之人，但身体仍非常欢迎他，感到非常享受，那红玉岂非只是追求肉欲之爱的淫妇？”

戚长征心中一叹，知道始终要面对褚红玉这个问题，柔声道：“这正是媚术最可怕的地方。能通过肉体去征服对方的心灵，就像两军对垒，谁的武力及不上对手，便要被征服，就是如此，并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

褚红玉怀疑地道：“真的吗？”

戚长征充满自信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鹰飞是天生玩弄女性的魔

鬼。最爱征服了女人后，然后抛弃她们，让她们为他伤心一辈子。凭的就是他的俊脸和媚术。”

褚红玉别过脸去，玉容一黯道：“长征你真的不会嫌弃人家。”

戚长征抓紧她的玉手，正容道：“皇天在上，我戚长征若有一字……”

褚红玉的小嘴惶急凑了过来，对着了他的嘴，不让他把誓言说尽。

戚长征心中大喜，真心诚意地享受那醉人滋味，同时想起这等若和鹰飞通过褚红玉这美丽的战场交手过招。忙把从韩柏学来的心法和从天命教两女处得回来的经验，施展出来。

舌纠缠，褚红玉泛起销魂蚀骨的刺激感觉。尤其他那对坚厚有力的手掌，毫无顾忌地抚摸着她，指尖到处，身体都生出强烈的反应。且由于她心理上不需像抗拒鹰飞般去抗拒他，更是心醉神驰，倾倒不已。

戚长征离开她的香时，这新寡文君浑体颤抖炙热，肉欲焚身。

褚红玉一把捉着他肆无忌惮的手，喘息着道：“戚郎！你是否也懂得媚术？”

戚长征知她对媚术有了先入为主的坏印象，生出阴影，那敢告诉她真相，笑道：“我怎会懂得这类玩意儿。”

褚红玉其实并不真认为他懂得媚术，只因刚才那阵刺激和兴奋，和被鹰飞挑情时给他的刺激大近似了，点头表示相信后，赧然道：“为何人家会感到那般情动和兴奋呢？”

戚长征潇一笑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间存着真挚的感情和爱情，那才是最厉害的媚术，定可把鹰飞的阴影从你的芳心里驱走，这叫做邪不能胜正。”

褚红玉显然对他的话非常欣赏，羞喜交美道：“人家本来只想一死了之，幸好碧翠说要带红玉来见你，人家才生出了一线希望，每当我想起那魔鬼时，你那放浪不羁的言行举止，就会在人家心中净现出来……噢！”

戚长征强而有力的手臂，把她环拥过来。使她倾贴身上，痛吻着她的耳朵和玉项。

褚红玉融化在他的充满魅力的怀抱里，热烈缠绵地反应着。

戚长征吻着她的香道：“让一切在这刻重新开始好吗？”

褚红玉“啾唔”一声，含羞点头。

戚长征心中大喜，故意逗她道：“你爱在这里还是回房去。”

褚红玉赧然躲入他怀里，像蚊蚋般轻吐道：“随便你！”

风行烈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雪。

比姿仙拥被在床上坐起来，露出了裸肩和大半截雪白的胸肌，柔声道：“风郎在想什么呢？被窝里很温暖舒服哩！”

风行烈别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后，走了回来，坐到床沿。

比姿仙拥着被子，移到他背后，将被子包着他只穿了罩衣的身体，柔情无限地群贴着他的背部，吻着他的后颈道：“又下雪了，小她们不知有没有盖好被子呢？”

风行烈微笑道：“你最会关心别人的了。放心吧！我刚去看过她们，都不知睡得多么香甜。”

比姿仙甜甜地道：“我们得夫如此，真不知是几生修来的福。”

风行烈道：“这话应由我对你们说才对。”

比姿仙轻轻吻着他的后颈道：“行烈啊！姿仙要和你做这世上最好的那

一对，唉！

素香若不是那么福薄，一切更完美了。”

风行烈心中一酸，搂着谷姿仙回到床上，当他的手摸上她峰峦起伏的胜地时，立即惹起了今晚第二场的风暴。

云收雨散后，两人相拥而眠。

比姿仙再问道：“刚才夫君在看雪景时，想着什么呢？可以让妾身分享吗？”

风行烈心想怎能告诉你我正思念着靳冰云、水柔晶和玄静尼呢？点头道：“我有点担心阿爹。”

比姿仙轻颤道：“爹有什么问题？”

风行烈道：“我担心他会向庞斑挑战。”

比姿仙剧震道：“不会吧！那娘怎么办呢？他舍得留下娘和人家吗？”

风行烈叹道：“岳父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师傅报仇，为白道争回这口气。最大的问题是他双修大法已成，不是没有一拚之力，庞斑亦会欣然接受他的挑战，真教人头痛。”

比姿仙咬牙道：“天亮时我们立即去见娘，要地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爹去做这傻事。

若他不答应，我便死给他看。”

风行烈苦笑道：“你死了我又怎么办？”

比姿仙一呆道：“人家只是那么说吧，爹怎会忍心看着女儿真的去死。”

风行烈叹道：“明天是明天的事，不若我们四处走走，享受一下踏雪漫步的情趣好吗？”

比姿仙欣然道：“无论风郎到那里去，只要不嫌人家，姿仙定会伴侍在旁。”

韩柏做了一个最美丽的梦。

梦到了化身为鸟，在广袤的绿野上自由翱翔。下面的丛林浓绿湿润。

他涌起一股冲动，全力朝上飞去，下方的树林越来越小，羽翼拨着空气，高高地悬在空中。

然后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赤身裸体仰躺在长椅上，大头枕在正盘膝冥坐的秦梦瑶的玉腿处。

韩柏精神舒畅坐了起来，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写意。不但思虑清明，体内的魔功更澎湃不休，充满了力量。

梦瑶的道胎果是不同凡响，使他像脱胎换骨地变了另外一个人。

秦梦瑶一身雪白衣裳，秀发披垂，盘膝端坐，手作莲花法印，宝相庄严，俏脸生辉，不但回复了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清丽气质，还犹有过之。教人不敢迫视。

想起刚才和她颠倒凤，占有着她那仙躯时销魂迷人的感觉，韩柏感动得差点哭了起来。

楼外的雪愈下愈大，茫茫一片。

秦梦瑶正在修行的紧要关头，韩柏不敢扰她，学她般膝坐着，百无聊赖间，运起了无想十式。

痹乖不得了，立即晋入了无思无念的境界，物我两忘，灵觉往四方八面扩展着。

韩柏吃了一惊，震醒过来，暗忖为何魔种变得这么厉害了，但千万不

要弄得自己看破世情，出了家去当和尚，那就惨透了。

应该不会吧！我现在对女人仍有很大兴趣，怎舍得这好玩的花花世界呢？

正惊疑间，秦梦瑶甜脆的声音传来道：“韩柏！”

韩柏大喜睁目，刚好与秦梦瑶的明眸正面交触，立时目定口呆。

那对美眸不含丝毫杂质，有若两泓清澈但深不见底的潭水，偏又内藏着深刻之极的感情，教人心颤神迷。

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特质，比以前更要强烈千百倍。

韩柏起了一股冲动，要跪在她跟前，向她膜拜。顺便忏悔以前对她的不规矩和无礼。

她就像那悲天悯人的观音大士。

秦梦瑶“噗哧”一笑，有若万花齐放，上天上的艳阳更夺人眼目。

韩柏叫了一声天啊，想搂她却又不敢伸手。

秦梦瑶回复那恬淡雅秀的醉人仙态，轻叹道：“韩柏！你胜了，但又同时败了给梦瑶。”

韩柏瞠目结舌，指着她道：“梦瑶你又变回以前的神仙样儿了，还更要厉害。”

秦梦瑶平静地柔声道：“当然啦！人家现在的剑心通明，再没有了韩郎这丝破绽。

唉！就是这丝破绽累事，害得人家决堤般一发不可收拾。终失身在你这无赖手里。”

韩柏色变道：“梦瑶不再爱我了吗？”

秦梦瑶嗔怪地白他一眼，清艳明丽，淡淡道：“不要对人家这么没有信心嘛，秦梦瑶生为你韩家的人，死作你韩家的鬼。”

韩柏仍不放心，深恐被责般结嘴给舌地道：“那以后……还可不可以你干刚才那事？”

秦梦瑶淡然自若道：“当然可以啦！你想不干都不行。”接着“噗哧”失笑，抿嘴道：“可是对不起得很，主动权并不操在你手上，而是由你的乖妻子小梦话事。所以我说你败了给我呢！”

韩柏听得魔性大发，暗忖这还得了。若她十日不准我碰她，岂非那十天连她的心手都没有得摸半下。立时回复冷静，“奸狡”地邪笑道：“不！主动仍紧握在我手上，别忘了那七招散手。”

秦梦瑶不置可否，岔开话题，油然道：“韩郎，让我们夫妻俩再玩另一个迷人的游戏好吗？”

韩柏哈哈一笑道：“不用你说我都猜得到你是不忿曾给我征服了吧！所以才迫我再较高下！可是我亦要说声对不起，我唯一肯接受的游戏叫爱的游戏，还要至少二天玩一次，假设你不接受，我立即自杀殉情。”

秦梦瑶甜甜一笑道：“夫君息怒，梦瑶不敢了。不若我们效法那牛郎织女，每年一次，不是更见精吗？”

韩柏双目亮了起来，盯着秦梦瑶，还故意看着她的酥胸，赞叹一声后道：“刚才梦瑶的双峰真是动人。累得我又手痒起来。”

秦梦瑶横他一眼道：“好吧！看在你还有点道行份上，就三个月一次吧：满意了吗？”

说到最后，掩嘴娇笑起来，花枝乱颤，浪荡迷人。

韩柏逐渐明白起来，老脸赤红，失声道：“我的妈呀？原来你扮神弄鬼来耍戏我。”

秦梦瑶拉着他站了起来，然后纵体入怀，用尽所有气力缠紧他，柔情万缕地看着他那双比以前更有魅力的眼睛，撒娇地道：“一天三次都可以，任由夫君作主，梦瑶全听你的话。”接着“噗哧”笑道：“不过小女子要预先警告你，你每干人家一次，人家的剑心通明会增强一点，可能十次之后，剑心通明便可连你这丝破绽都缝补了。那时莫怪人家不爱你了，因为都是你自己一手做成的。”

韩柏立时落在绝对下风，呆若木鸡，竟说不出话来。

这次轮到秦梦瑶心中不忍，哄孩子般道：“人家是骗你的，秦梦瑶永远都离不开无赖大什么的魔种了，何况只是那七招散手，人家便要乖乖投降。”

韩柏惊魂甫走，色心又起，一对手开始不规矩起来。

秦梦瑶皱眉嗔道：“不要把梦瑶弄得漫无节制好吗？快天亮了。”

韩柏不敢拂逆她，皮笑脸道：“摸两下有其么大不了。不过你也说得对。快天亮了，我还要把鹰刀送回鬼王府，你当然是陪着我啦。”

秦梦瑶奖励地献上香吻，岂知一吻下，两人同时剧烈颤抖，吓得分开了。韩柏惊喜莫名地看着满脸红晕的秦梦瑶，大讶道：“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精，我感到像和梦瑶黏在了一起般，舒服快乐得就像和你合体交欢。”

秦梦瑶风情万种地瞅了他一眼，温柔多情地道：“这就是双修大法的后遗症，功成身难退。现在你的魔种内暗藏梦瑶的道胎，而梦瑶的道胎亦暗隐韩郎的魔种，任何有情的接触，都可使我们情难自禁，可是过犹不及，所以我们定要节制情欲，才能好好品个中滋味。”

韩柏道：“那多少天才可以来一次。”

秦梦瑶情深款款道：“先天之法，一切顺乎自然，且应由梦瑶作出主动，而不是多少次的问题，放心吧！梦瑶绝不会让夫君不满失望的。若你真的自杀殉情，梦瑶怎能独活下去。”

韩柏呆看了她好一会后，摇头叹道：“梦瑶你虽只轻描淡写，但最终仍紧握着主动之权。可是只要想起不能对你为所欲为，我立即满腹怨忿失落，还说可令我不会失望不满吗？”

秦梦瑶秀眸射出爱怜之色，贴紧了他并轻碰了他的嘴，甜笑道：“好吧！梦瑶定是前生欠了你一点什么，所以今生才要来还债。这样吧！你欢喜怎样都可以，但却千万不要令梦瑶纵欲。道胎并不同于魔种，绝不可陷于颠倒沉迷。你若是真疼人家，就好好珍惜梦瑶吧！”

韩柏愕然道：“可是我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什么时候不应该呢？”

秦梦瑶再忍不住，花枝乱颤地笑得气也喘了，那前所未有的娇媚样儿，看得韩柏神为之夺时，秦梦瑶伏在他肩上辛苦地道：“梦瑶真的很开心，唔！这样吧！当你想使坏时，便来征询梦瑶的意见，看看是否属适当的时机。”

韩柏为之气结，抓着她的香肩，把她推得上身后仰，瞪着她道：“我明白了，你真的不服气刚才给我收得贴贴伏伏，所以才施展手段，对我还击，其实根本没有节制那一回事，对吗？”

秦梦瑶笑得更厉害了。好一会后，才回复淡雅如仙的平常状态，拉着他的手，到了楼外围处，并肩看着纷飞狂舞的漫夜大雪，柔声道：“人家昨夜给你弄得那么羞人，那么难堪，什么尊严都没有了。你要人家说什么，人家就要说什么，明知早逗到梦瑶到了有欲忘情的境界，仍不肯放过人，非那

么说和非那么听都不行。还要人家厚颜求你，才肯和人家好，梦瑶想起来便心生恨意，怎可不向你讨回公道。”

韩柏心怀大放，伸手过去搂着她的纤巧柔软的腰肢，凑到她耳边道：“为夫向你道歉好不好，不过那时你的模样儿太引入了，我从没有想过你可以变成那样子的，比月儿霜儿还要媚荡，所以才舍不得那么快完成大业。天啊！你这仙子的调情手段，我看单玉如都及不上你呢。”

秦梦瑶嘴角飘出一丝淡逸的笑意，凝望着楼外飘摇而下的雪球，神飞扬地道：“韩郎！有没有兴趣陪你的乖梦瑶作雪中漫步呢？”

韩柏大喜道：“好呀！顺道到鬼王府走一趟吧！否则月儿和霜儿会学你般恨死我了。”

秦梦瑶不依道：“人家刚才只是向你撒娇吧！不要那么耿耿于怀好吗？不过梦瑶可不能陪你到鬼王府去。”

韩柏失望地道：“那怎行，你舍得不陪着我吗？”

秦梦瑶移入他怀襄。任他软玉温香抱满怀，情深若海地道：“当然舍不得，可是梦瑶想回莫愁湖去，一个人去思索一点事情，若你觉得月儿、诗姊五位娇妻还不够的话，便来找梦瑶吧，小妻子无不奉陪。”

韩柏喜出望外。紧张地道：“这是你的仙口亲自答应的，不要到时又要弄我。”

秦梦瑶娇笑道：“梦瑶岂是出尔反尔的人，放万二个心好了，是了！我还未知你这儿发生过什么事，一边走一边告诉梦瑶好吗？”

韩柏一声欢呼，拉起她的小手，下楼去了。

第十二章 重逢旧主

大雪漫空里，韩柏和秦梦瑶两手相牵，沿着秦淮河漫步街头，当来到落花桥时，两人不约而同停了下来。秦梦瑶还主动提议，要到桥底坐一会，顺便避雪。

秦梦瑶亲热地挽着韩柏的臂膀。看着长流不休的水，道：“若我猜得不错，单玉如今天定会来找你。夫君切不可轻忽，她的媚术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可以刺激得你的魔种至难以克制的境地，你唯一能胜她的机会，只有庞种内的道胎，若你能使自己内道外魔，那单玉如将会重蹈昨夜梦瑶的覆辙，只有向你求饶的份儿。”

韩柏心中一荡，笑道：“多谢贤妻指点，以后我誓要每次都弄到梦瑶求饶才行。”

秦梦瑶大窘娇嗔道：“那以后每次你作恶使坏后，人家都会像刚才般撒娇不依，保证给你的惩罚会更凶更狠。”

韩柏吃了一惊，犹有馀悸道：“算我韩柏大什么的怕了你，诗姊她们全懂得出嫁从天，只有你这仙子特别蛮横，还说不是河东狮？”

秦梦瑶哑然失笑，凑过来吻了他一口道：“韩郎万勿心存怨气，好吧！你欢喜看人家求饶的样子，以后看个够吧！梦瑶再不对你加以任何限制，免得你不疼人家了。”

韩柏大喜，但仍心中疑，试探道：“一言既出……”

秦梦瑶含羞接道：“驷马难追。”

韩柏大喜，搂着她痛吻香。

奇异曼妙的感觉又电流般在两人间蔓延。

秦梦瑶勉力推开了他，却已娇喘连连，仙体乏力。

韩柏大乐，轻浮地拧着她的脸蛋道：“不若我和你回莫愁湖去，好看看仙子求饶的美样儿。”

秦梦瑶柔不胜力地白他一眼道：“不要那么顽皮好吗？昨夜人家被迫和你一起看了那战神图录，没有几个时辰的静修，对梦瑶可能有损无益，乖孩子，听一次话可以吗？”

韩柏听她软语相求，心都酥透。欣然道：“好吧！但今晚我定不放过秦梦瑶回复清明，恬然道：“今晚你有空再说吧！”

韩柏心中一懔，不再缠她，吻了她的脸蛋后道：“快天亮了，让我送娇妻到莫愁湖，再赶回鬼王府去，午后我再来接你去玩儿。”秦梦瑶欣然点头。

两人站起来时，天色渐白，正要步出桥底，上面传来一声叹息，只听戚长征的声音道：“落花无意。流水有情，这算什么他妈的一回事？”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难道这横行霸道的小子竟会失恋？

秦梦瑶低声道：“夫君你上去看看他，梦瑶自己回莫愁湖好了。窗外大雪渐收，由一球球的雪花，变作绵絮般的雪粉，缓缓降下。怜秀秀在床上慵懒得由浪翻云壮阔的胸膛抬起身来，发觉浪翻云灼灼的目光正看着她的俏脸，惊喜道：“天啊！你仍在这里，多么好哩！”

心中奇怪，为何浪翻云并没有和自己欢好交合，只是拥着自己睡了一觉，自己却满足得什么都不愿想呢？

浪翻云坐了起来，微笑道：“天快亮了，我要走了，你乖乖的预备贺寿戏，有空我再来找你。”

怜秀秀欣然道：“秀秀随时恭候大驾。”忍不住又投入他怀里去。

浪翻云抓起几旁的裘袍。为她披在身上，拉着她站了起来，到了窗旁。

怜秀秀不舍地紧拉着他的手，垂首道：“秀秀有一个要求。请翻云万勿拒绝。”

浪翻云心生爱怜，把她拥入怀里，抚着她香肩，想起了纪惜惜。心中百感交杂。柔声道：“说吧！”

秀秀怯然道：“秀秀希望翻云能于江之战前，赐秀秀一个孩子，那秀秀就无负此生。”

浪翻云哑然失笑，轻拍她的香背，看着她充满火热和渴望的秀眸，点头道：“你既有此求，浪某怎会让你伤心失望。”

怜秀秀欢欣若狂，死命缠紧了他。

浪翻云想起一事，问道：“朱元璋有没有见你？”

怜秀秀道：“他约了秀秀去陪他吃午饭。”

浪翻云一怔道：“若他……”

怜秀秀娇笑道：“放心吧！除非是浪翻云，否则秀秀总有应付的方浪翻云苦笑摇头，吻了她的香后，穿窗而去，没进曙光将现的白色世界中。天尚未明，虚夜月爬到庄青霜床上。把她弄醒过来。软语求道：“霜儿快起来梳洗穿衣，我们去找韩柏。”

庄青霜睡眠惺忪里被迫坐了起来，看看外面的天色和大雪，皱眉道：“这

么夜，到那里找他？”

虚夜月满是醋意地狠声道：“这小子昨晚问朱叔叔借了宫内的接天楼和秦梦瑶胡天朗帝，我们快去抓他。”

庄青霜皱眉道：“他并不是胡天朗帝，只是替秦姊姊撩伤吧！”

虚夜月没好气道：“疗完伤后不就是胡天朗帝，那小子还会做什么好事。喂！你究竟是否和我一致行动。”

庄青霜拿她没法，爬了起来，心中祈祷，不会因此惹怒夫郎便谢天谢地了。

韩柏跳上桥头，叹道：“老戚！”

戚长征一震下往他望来，大喜叫道：“哈！韩柏！秦梦怎样了？”

韩柏以不可一世的神气扬眉道：“当然是大功告成。”

戚长征欢呼一声，紧拥着他，诚心致贺，同时狠狠道：“真羡慕你这小子，连天上的仙子都给你采摘了。”

两人分了开来，对看一眼，忍不住敞叫狂笑。

韩柏“啊”一声叫道：“对不起，昨晚我忘了向老朱提起二小姐的戚长征先是一愕，才记起了韩柏曾是韩府的小，颓然道：“不用了，这妮子移情别恋，要嫁入宋家。”

韩柏一呆道：“宋家？”

戚长征没精打道：“就是宋翔的儿子宋玉，这小子倒有副俊脸，听说总捕头宋鲲是他们的近亲。”

韩柏一震道：“不好！”

戚长征误会了他，挥手道：“人家二小姐要怎么样便怎么样，我那管得了，有什么好与不好。”

韩柏焦急道：“我指的不是这种好不好，而是朱元璋当宋鲲是胡惟庸的人，若有起事来，宋玉必被诛连。若二小姐嫁了给宋玉，恐怕连韩老爷都要抄家。”

戚长征一呆道：“竟有此事。”旋冷哼道：“最多我老戚伟大点。把他们夫妇救出来。”

韩柏苦笑道：“你救得多少人呢？宋家韩家这么大伙人。不行！现在我和你立即去见老爷，同他痛阵利害，务要二小姐不嫁入宋家，顺便由你接收。”

戚长征失声道：“你当韩慧芷是什么，我老戚又是什么？”

韩柏搭着他肩头推着他走道：“算我说错了，来！我们立即去找老爷，到时随机应变。”

戚长征立稳马步，硬停下来，老脸微红道：“你为何不问我天刚亮就到这桥头做甚么？”

韩柏一怔下，仔细打量了他两眼，失声道：“原来你这风流小子约了女孩子，哈！

究竟是谁？是否比二小姐更美呢？”

戚长征尴尬地道：“她来不来尚是未知之数，迟些再告诉你吧！待会才去宋家好吗？韩府的人都寄居在那里。”

韩相识趣道：“我这么有义气，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老韩身上。”

戚长征感动地道：“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风行列领着三位娇妻，坐上鬼王府的马车，朝左家老巷驶去。

比倩莲和小玲珑都兴致盎然地指点着外面的雪景大呼小叫，尽显少女好奇爱闹的情怀，小玲珑当然斯文多了。

风行烈和谷姿仙并肩而坐，两手紧握，说不尽的蜜意柔情。

他们的感情每人都在增长着。

比姿仙凑到他耳旁道：“安定下来后，第一件事我要为风郎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

风行烈看她那羞喜不胜的动人样儿。心中感动，轻叹道：“但愿能早日杀死年老贼，那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比姿仙道：“每天清晨，风郎都勤练枪法，而且进步神速，我看你很快可以追上那奸贼了。”接着俏脸一红，凑到他耳旁低声道：“不要说妾身多心，昨晚你好象特别逗得人家厉害，同时还懂引导着姿仙运行双修大法，所以今早姿仙特别神清气爽，是否从韩柏那小子处学来了什么坏东西。”

风行烈尴尬地点头，手足无措。

岂知谷姿仙甜甜一笑道：“韩柏这小子起码在这方面不算损友。你再学坏点吧，姿仙就诈作不知道好了。”说完垂下头去，耳根都红了。

风行烈心中一荡道：“我怕你发觉，只用了其中较温和的手法，既然娇妻钦许，今晚我再不会留手了。”

比姿仙娇呼一声，躲入了他怀里。

风行烈拥着满芳香，暗忖自己这徒儿已可把谷姿仙弄成这样子了，不知落到韩柏手上的秦梦瑶，又是何等模样呢？

韩柏依着戚长征指示，往朱家走去，才转了一条街，人影一闪，范良极拦在眼前。

范良极脸色凝重道：“瑶妹好了没有？”

韩柏得意洋洋，尚未说话，范良极跳了过来，抓着他宽肩道：“真的好了！”

韩柏点头道：“比以前还要好。”

范良极怪叫一声。冲天打了个筋斗，老猴般抓耳搔头，欣喜如狂，惹得逐渐热闹的街上行人，无不侧目。

范良极一把扯住他道：“快来！带我去看她。我刚去皇宫找你，原来你这小子天未光就溜了，害我白走一场。”

韩柏道：“她现在回到了莫愁湖静修，最好过了正午才去找她，现在我有事去办。”边行边谈，说出了韩慧芷的事来。

范良极心情兴奋，自告奋勇道：“我既是你的侍卫长，自然要在旁为你振振官威，好吧！便宜多你一会，就陪你去。”

韩柏和他早秤不离砣，大喜道：“就让我们兄弟俩再演一台好戏。”顺口道：“昨晚到了那里去。”

范良极瘦胸一挺，傲然道：“当然是到了云清的被窝里去，嘿！不知多么香艳温暖哩。”

韩柏皱眉道：“云清不是住在尼姑庵吗？你这样夜夜春色，怎瞒得过她师傅忘情师太？”

范良极瞪了他一眼道：“我才不似你那么荒淫无道，我在那尼姑庵附近租了间小屋，只要打出暗号，云清自会乖乖的移船就。而且忘情远在西宁道场，怎会知她的好徒儿给我偷了呢？”

韩柏失笑道：“唉！你这名贼头。”

范良极加快脚步，压低声音道：“我找到了盈散花和秀色落脚的地方，到宋家后我们立即去找她晦气，顺便破坏她对燕王的阴谋。”

韩柏想起盈散花和蓝玉合谋害他，美好的心情立被破坏无余，叹了一口气道：“她虽对我不仁，我却难对她不义，不过去看看她怎说也好。”

这时宋家大宅出现眼前，范良极一摇三摆地上前叫门。

一名门仆打开了侧门，上下打量了两人几眼，眯起眼道：“两位要来找谁？”

范良极走上前去，掏出一串钱，先在他眼前扬扬。待他看清楚后，迅快塞入他手里，低声道：“你给我们向韩天德老爷通传一声，就说忠勤伯朴文正要私下见他一面，切莫惊动你们宋家老爷，否则绝不饶你。”

韩柏的威望现在京城真是无人不知，何况这侍仆执役官宦世家，吓了一跳，鞠着躬迅速退了入去。

韩柏笑道：“老贼头果有一手。”

范良极受之无愧，想起一事道：“记得昨晚我给你挡着了严无惧，你曾答应过我一个要求，哼！不是忘记了吧？”

韩柏干咳一声，暗忖这老贼头分明趁火打劫，那会有什么好事，含混应道：“好象有这回事！”

范良极嘿然道：“什么好家。不是想撒赖吧...”

韩柏无奈道：“说吧！”

范良极一对贼眼立时放亮，认真地道：“我想香瑶妹的左右脸蛋各一口。”

韩柏失声道：“什么？”

脚步声起，韩家大少爷韩希文匆匆迎出门来，见到韩柏，呆了一呆，有点不知如何称呼他才好的样子。

韩柏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道：“大少爷，是我小相啊！”

韩希文叹了一口气，通：“小柏，我们.....”

韩柏笑道：“以前的事不要提了，今天我来，是有紧要的事向大老爷报告。”

韩希文点头道：“小柏你真本事，到京后八派的人夫夫都谈论着你。噢！这位定是范前辈了。”

范良极两眼一翻道：“走了这么多路，我有点口渴了。”

韩希文那不会意，忙把两人请了进去，绕过大宅，在后进一所小厅见到韩氏夫妇。

分宾主坐下，一番歉感叹后，韩柏转入正题道：“大老爷，小柏有件事，感到很难启齿，但又是不能不说。”

韩府的人，现在只有韩氏夫妇和韩希文在场，初时的尴尬一过，兼之韩柏虽是变了样子，可是态度真诚亲切如昔，又执礼甚恭，气氛转为亲切。特别是韩夫人，对他更是出奇地关怀，令韩柏受宠若惊。

范良极始终是外人，溜了出花园，好让他们叙旧说话。

听得韩柏如此煞有介事。韩夫人慈和地道：“一家人嘛？有什么事不可说呢？”

韩天德和韩希文都露出紧张神色，现在谁不知他是皇上最龙爱的人，又是鬼王女婿，任何一个身分都是非同小可。

韩柏组织了心中的说话，正容道：“现在京师形势非常险恶，胡惟庸隐

有谋反之意，皇上已密切注意，我想你们应有所闻吧！”

韩天德只曾听过胡惟庸失势，今次六部的改革正是要架空他的权力，却未知胡惟庸竟要作反。不过由韩柏口中说出来，自是错不了，点头道：“这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韩柏道：“现在倒没有关系，可是若二小姐嫁入宋家，关系就大了，因为皇上曾亲口对我说，宋鯤乃胡惟庸的同党。”

韩家三人同时色变。

谋反乃头等重罪，就算韩家可免祸，嫁了宋玉的韩慧芷必无倖免，三人立时出了一身冷汗。

韩天德和夫人交换了个眼色，问道：“慧芷的婚事尚未公布。为何小柏你竟会知晓？”

韩柏当然不能说是戚长征告欣他，胡诌道：“现在京师处处密探，我和东厂的严无惧又稔熟，问起老爷的事，蒙他违规相告，所以此事切莫传出去。”

三人自是深信不疑，暗忖原来厂卫密探如此无孔不入。

韩天德身家丰厚，更多了一层顾虑，谁说定朱元璋不会借故入他以罪，好抄家夺产。

韩夫人念了向“喃呒阿弥陀佛”后，道：“幸好慧芷昨天忽然悔婚，死也不肯嫁给宋玉，又不肯和对方说话。我们大可乘机先搬出去。再回绝宋家。”

韩相暗为戚长征高兴，看来这两小中间必是有点误会了。

韩天德点头道：“看来只好如此，但忽然搬走，大家的颜脸上会相当难堪。唉！配屋一事又未有着落，否则那就是最好的借口了。”

韩柏拍胸道：“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立即设法弄一间屋给你们。”

韩家三人大喜，连忙道谢。

韩柏两眼一红，真情流露道：“老爷夫人不啻韩柏的再生父母，为了你们，我小柏什么事都肯做。”

三人见他不但记旧恨，还没有半分骄横之气，心中感动。

韩柏见功德圆满，连忙告辞。

岂知韩夫人道：“小柏你不去见宁芷吗？她应起床的了。”

三人都神色紧张地看着他，不知他对这曾陷害过他的五小姐是否仍心有芥蒂。

韩柏的心“霍霍”跳了起来，难道这自己从少暗恋的可爱少女，竟真的爱上了他。

嘿！

若得到她。岂非得到了一个未圆的梦想。

戚长征苦候桥头，心中后悔，为何当时不向薄昭如说清楚一个时间。那等不到她便算了。拍拍屁股便可走人，现在……唉！

蹄声响起。戚长征往右方看去，数骑迅速驰至。

戚长征定神一看，原来是身穿男装的虚夜月，旁边还有庄青霜和碧天雁，心叫不妙，不过这时想躲到桥底都来不及了，因为三人六只眼情全盯在他身上。

戚长征硬着头皮，举手向他们打招呼。

虚夜月神色不善。来到他前，皱眉道：“老戚你在这里等谁？”

戚长征心想这个问题真是致命，干咳两声道：“还不是等风行烈，唉！这小子到那里去了。”

虚夜月娇笑道：“你说谎话时比韩柏更差得远哩，真要找鬼来才会信你，还要最蠢最傻的那种鬼才信你。”

庄青霜忍不住“噗哧”一笑，旋又掩着小嘴。神态娇艳绝伦，看得戚长征呆了一呆，暗忖庄青霜绝不会比虚夜月差得多少。

碧天雁见到戚长征的窘态，亦为之莞尔。

虚夜月盯着他道：“哼！放着娇妻不理，却出来勾三搭四，好！让月儿告你一状。”

戚长征忙打躬作揖，哀求道：“月见请高抬贵手，嘿！我是另有苦衷，事实上现在正进行着重要任务。”

虚夜月花枝乱颤般笑了起来，许久才喘定气看着他道：“为何男人的谎话来去都是这种老掉了牙的花式，想月儿知情不报吗？给我把韩柏变出来吧！这小子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戚长征大喜道：“那小子到了宋家去见韩天德，月儿快去找他，迟则不及了。”

虚夜月怀疑地道：“不要骗我。”

戚长征苦笑道：“有痛脚给大小姐拿在手里，我还有什么资格作虚作假，最多以后对你毕恭毕敬，可以放过我了吗？”

虚夜月得意洋洋地瞅了他一眼，抿嘴笑道：“谁要你对月儿毕恭毕敬，那有什么好玩。”再横他一眼，欢天喜地和两人策马去了。

戚长征色授魂与。

虚夜月真是天生出来迷惑男人的精灵，哼，韩柏这小子真好艳福，幸好自己亦有几位美人儿，再多个薄昭如来代替韩慧芷就好了，那我以后就收心养性。好好当她们的夫君。

胡思乱想间。

一把娇甜的声音在后面道：“戚兄！累你久等了。”

戚长征大喜转身。

第一章 女真公主

戚长征回过头来，愕然一震。

只见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俏立眼前，却不是他苦候的薄昭如，而是曾有一面之缘，身穿素黄武士服的女真公主“玉步摇”孟青青。

那天隔远匆匆一瞥，已觉她非常美丽：这刻在近处细看，更是不得了。

这位亭亭玉立的族美女，长着一张无可挑剔的鹅蛋俏脸，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下，那对乌亮灵秀的眸子蕴着淡淡的无奈和哀愁，凝神看着他，轻轻一叹道：“戚兄是否也太粗心大意，此际兵凶战危的时刻，却要一人落单。”

她说话时，露出一口皓白如雪的牙齿，配合着白里透红，教人不敢触碰的滑嫩柔，那正轻柔地呼吸着的细巧挺秀小鼻子，娴雅娇艳的美态，令戚长征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他估计这动人的公王最少要比自己大上几岁，充满了成熟女性才有的风情和诱惑力，可恨又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时心中涌起同样无奈的情

绪。

孟青青幽幽一叹道：“不知戚兄是否相信，青青真不愿伤害你，那并非青青心软，而是不忍在你尚未登上武道顶峰，便把你毁掉。”

戚长征闻言激起了斗志，从她庞大的魅力吸引中回神过来，冷哼道：“公主似乎对杀死老戚我蛮有信心呢！”

孟青青轻摇首，低声道：“高手对阵，岂用见过真章，才知胜败。刚才妾身来到你身后，你仍懵然不觉，若我不顾身分，出手偷袭，你想那会是怎样的结局？”

戚长征立时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因心悬薄昭如，致心神失守。闻言大感惭愧，自己实不应在这等时刻，仍分心去希图追求美女，老脸一红道：“那公主为何不出手试试呢？”

孟青青含嗔地望了他一眼，柔声道：“青青怎会走出手偷袭的人？戚兄，在我们动手之前，可否把臂共游金陵，找个理想的决战地点，为青青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

戚长征先是愕然，继而豪兴大发，暗忖天下间竟有这罕有的美丽敌手？但旋又想到对方必是有十成击杀自己的把握，若自己答应了，便不得不和她决战一场，还不能厚颜逃走。

所以这女真公主，实是别具一格的厉害人物。

他仰天哈哈一笑道：“公主既有如此雅兴，我老戚怎可不奉陪呢？”

孟青青欣然一笑道：“来！我们先四处逛逛！”

戚长征豁了出去，微笑道：“我还是初到京师，只懂胡闯乱走，公主可有什么提议？”

孟青青秀眸射出向往之色，悠悠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应天雄据江南，盛名百世，千载繁华，随意所之，都是名胜古迹，何须什么特别提议？”一声娇笑，举步擦肩而过，走下桥去。

戚长征见她神态可人，柔情似水，谈吐高雅，弄得糊涂起来，敌我难分。把心一横，和她并肩漫步，沿街而行。

这时雪收云散，老天爷逐渐放晴。

孟青青靠贴过来，举起纤手遥指高耸城外的锺山，吐气如兰道：“看！锺山的馀脉由太平门附近入城，自东向西形成了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和清凉山，确是胜景无穷，我没说错吧？”

戚长征轻碰着她的香肩，嗅着她清幽的体香，听着她带点外族口音的莺声软语，看着如巨龙蟠伏于东南、气势磅礴的山岭，大讶道：“为何公主如此熟识金陵呢？”

孟青青含笑看了他一眼，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大明国都，我们这些饱受欺压的弱小民族，怎可疏忽大意呢？”

戚长征得她提醒，想起两人间无可转圜的对立关系，叹了一口气，暗忖横竖要和这高深莫测的美女决一生死，不若现在抛开一切，享受一下与这敌手亲热磨的动人滋味，亦是人生一快。豪气狂起，指着远方高超蜿蜒的石头城道：“那就是石头城的遗址吧！”

据说当年诸葛亮途经此地时，曾有“锺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语，现在看它临江而起，山岩陡峭，才知确非虚言。”

孟青青美目一亮，对他豁达的气度和潇的言谈，大为欣赏。

但却绝不是对他动了情意，她出生于塞外苦寒之地，目睹族人不断受

到明朝戍兵的不断大侵小犯，对明人有着深刻的仇恨，所以这次方夜羽派人邀约，她便力排族中反对的声音，支持联手对付大明。对她来说，没有事物比族人的福祉和前途更为重要。

蒙人既曾成功征服汉人，她们的女真人亦有同等的机会。眼前最理想的事，就是要下大明将来的祸根，最理想当然是搅得它四分五裂，再也无力外侵。那她的族人便得到喘息之机，休养生息，逐渐壮大。

和甄素善相比，最大的分别，就是她有着很大的野心。

闻言牵着他的衣袖，领着他转到秦淮河岸，沿河东行，浅笑道：“这还要多得你们春秋时吴王阖闾把这处为冶城，铸造兵器。”接着秀目神思飞越道：“据说名传千古的名剑”

干将”和“莫邪”，就是在这里铸成的。”再嫣然一笑道：“不信吗？有诗为证呢！”

悠然神往地念道：“斗间云气望中原，剩有蛟龙剑血斑。欧冶干将俱寂寞，一痕青认冶城山。”

戚长征再出了另一身冷汗。

这些话和诗文，若出自寒碧翠或韩慧芷，甚或爽约不来的薄昭如之口，他都毫不惊异。

但现在却是由这初到敝境的外族公主的口中吐出来，却使他打心底透出塞意。

那代表着人家曾下了一番工夫，深入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达到“知彼”的要求，这样有深度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况且观之她轻描淡写便把自己迫上与她生死决战的死角，更可知她的厉害，绝不会逊于色目美女甄素善。

这时两人走到秦淮河和青溪在城东交汇处的淮青桥，两旁都是鳞次栉比的市廛，十分热闹。

孟青青指着其中一条横街道：“那就是你们唐代大诗人刘禹诗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乌衣巷了。”

戚长征再压不下心中的震骇，瞪着她道：“公主怎会连那条横街是乌衣巷都知道呢？”

孟青青若无其事道：“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还知道一处地方，最适合决一生死，保证不会有其它人来干扰我们。”

戚长征呆看了她好一会后，沉声道：“真是非动手不可吗？”

孟青青横了他一眼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了你，便等若去了怒蛟帮一条臂膀，两军交，谁不是要各展所能，以削弱对力的实力。”

戚长征苦笑道：“我有那么重要吗？”孟青青眼中寒光亮起，冷然道：“谁敢说你将来不会是另一个浪翻云呢？来吧！”提气轻身，施展急行术，沿街而去。

戚长征再叹了一口气，收拾情怀，追着她去了。

“笃笃笃！”

甄素善娇柔的声音由房内传出道：“小魔师请进！”

方夜羽步入房内。

甄夫人端坐镜台之前，正梳理着刚洗过的长垂秀发，身上只披了单薄的雪白长内袍，玉体散发着沐浴后的香气，诱人至极。

方夜羽来到她身后，两手按上她香肩，俯身凝视着镜内美丽的倩影，

赞叹道：“得妾如此，夫复何求！”

甄夫人放下梳子，往后靠在他胸膛上，含笑透过镜子的反映看着他道：“小魔师是否因为知道永无得到秦梦瑶的机会，所以才决定将心神全移到素善身上呢？”

方夜羽回复了往日的潇洒，微微一笑道：“听到素善这么说，我可是又欢喜又害怕呢！”两手温柔地搓抚着她的香肩。

甄夫人露出舒服松弛的神色，秀眸似开似闭地道：“你欢喜的原因是听出我口气有妒嫉的意味，害怕却是怕我会因此采取报复的行为，故意利用韩柏来伤害你，是吗？”

方夜羽反方向的侧身贴着她坐在几上，变成四目交投，射出炽热的目光，柔声道：“有什么事能瞒过你的质慧心，我这次来，是希望打消你要亲自出手对付韩柏的意图。”

甄夫人被他看得意乱情迷，若论英俊，韩柏真是差了他一截，可是那小子却另有一种引人的特质，使他的魅力绝不亚于方夜羽。举起纤手，抚上方夜羽的脸颊，爱怜地道：“素善定为小魔师增添了许多困扰烦恼了，噢！”

她没法再说下去，因为方夜羽已封上她的香，一手紧箍着她的小蛮腰，教她避无可避。另一手则探入了她衣服内探索活动着。

甄夫人当然知道方夜羽是想先占有了她，教她再不会去惹韩柏。可是纵然明知对方的意图，她亦感到很难去阻止他这样的攻势，一方面因为方夜羽并不讨厌，与她又有婚约的关系；更主要是方夜羽在她身上施出了魔门挑情的手法，刺激起她的情欲。

甄夫人转瞬迷失在方夜羽的挑逗下，逐渐失去了抗拒之力，只能娇喘连连地热烈反应着，还尽量予他无礼的手以方便。

方夜羽忽地停止了活动，一对俊日精芒闪闪，显示出强大的自信，看着她勉强睁着，充盈着诱人神色的美眸，缓缓道：“愈困难的事，便会使我感到有趣，生命才能显出它的光辉。若我这样占有了你的身体，你事后定然感到不快。”

甄夫人娇羞地横了他一眼，点头欣然道：“是的！我是会很不服气的。”

方夜羽轻吻了她的红唇，轻轻道：“师尊快到了，我想和你一道去见他。”

甄夫人想到立即可见到天下第一高手“魔师”庞斑，娇躯掠过一阵强烈的兴奋，“啊”

的一声趁机离开了他的怀抱，长身而起道：“那素善要打扮一下了。”

方夜羽明知她怕了自己令她情难自禁的魔手，心中涌起满足和自豪，颇有点收之桑榆的补偿感觉。

他昨晚一夜没有阖过眼，终于决定了抛开儿女私情，以大局为重，专心去承担肩上的任务。

一旦放开了对秦梦瑶的憧憬，他登时恢复了冷静和自信，发下了几个命令后，便主动地采取攻势来征服甄夫人的芳心，免得她投入韩柏的怀抱去。

方夜羽正要说话，由蚩敌的声音入房内道：“魔师法驾已临，小魔师请到外堂。”

风行烈夫妇四人，抵达王家老巷。

这时酒肆已装修妥当，大招牌横匾被红纸密封着，铺外两旁搭起了两座高起的竹架子，以作燃烧鞭炮之用，可谓万事俱备，只待明天开张营业的吉辰。

他们才踏进门里，左诗三女和范豹等正忙碌地工作着。

风行烈和她们打过招呼后，惊异地道：“诗姊为何今天特别神采飞扬，喜盈于色？”

朝霞欣然代答道：“当然啦！今天是小雯雯到京城的大日子诗姊当然开心得要命了。”

比姿仙三女齐声欢呼，拥着左诗，为她雀跃欢欣。

左诗笑得合不拢嘴儿，微怨道：“韩柏滚到那里去呢？何不带梦瑶回来见我们？”

风行烈硬着头皮为韩柏美言道：“他不知多么挂着小雯雯到京师的事，若能抽身，定会立即回来。”

聊了几句后，风行烈和谷姿仙进入内堂去见不舍夫妇，谷倩莲和小玲珑则自动请缨，帮忙为铺子作最后的铺陈工夫。

不舍和谷凝清早起了床，正在后院练剑，夫唱妇随，比之热恋中的年轻男女，更要恩爱融洽，见到他们，先问起韩柏为秦梦瑶疗伤的事。

风行烈道：“应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比凝清小鸟依人般偎在不舍之旁，两人均一身雪白，站在初阳的照射下，有若神仙中人。

不舍叹道：“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内，那我今午便不用去西宁道场作不受欢迎的参加者了。”

风行烈正不知怎样措辞时，谷姿仙娇嗔地道：“爹啊！你要去参加八派的元老会议，女儿不再管你，可是你若要挑战庞斑，女儿怎也不许，除非你不再疼爱人家。”

不舍爱怜地看着乖女儿，苦笑摇头，求助的望向谷凝清。

比凝清微微一笑，走到女儿身旁，轻拥着她的香肩，柔声道：“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这些天来，爹和娘已度过了可令此生无憾的神仙日子了，王儿一向脱，为何到了这等时刻，仍然抛不开俗念凡思呢？”

风行烈一震道：“岳丈母要联手向庞斑挑战吗？”

不舍望往蓝天白云，淡然自若道：“大雪后的天色特别澄明，令人想起若可振翅高飞，翱翔天际，直飞往宇宙的尽头，才没有白白辜负了宝贵的生命。”语气带着一往无回的意味。

风行烈夫妇听出他话内的含意，隐喻着与庞斑的决战，正代表人生追求的极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比凝清笑道：“来吧！让我们进屋内喝林清茶。”

比姿仙凄然道：“娘啊！”

比凝清轻责道：“王儿若仍放不开生死荣辱，如何可以收复国？只是年怜丹你们便应付不了。谷姿仙还想说话，无想僧悦耳悠和的声音传来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胜亦非胜，败更非败。世间一切相，莫非梦幻泡影。”接着声音远去道：“不舍请来和师兄一叙？”

不舍微微一笑，两袖扬起，大鸟腾空般飞上墙头，脚尖轻点，朝声音来处投去，转瞬不见。

韩夫人扯着韩柏的衣袖，恃着以前主仆的关系，在小楼的石阶前道：“宁芷现在好像全忘了马峻声的事，小柏你千万别在她面前提起，知道吗？”

韩柏故作愕然道：“什么马峻声，我根本不识这个人，他是谁？”

韩夫人先是一怔，旋即会意，暗喜这小子变得如此精乖，难怪能得皇

帝恩宠，加官晋爵。领他走上小楼的石阶。

韩柏顺口问道：“是否只有五小姐在里面？”

韩夫人道：“慧芷在楼上，下层才是宁芷住的。”

韩柏奇道：“三少爷和四小姐到哪里去了？”

韩夫人道：“他们这趟没有到京来，天德他的生意这么多，没有人打点一下怎行。”

韩柏心道若给三少爷韩希武去管生意，不败了韩家的家业才奇怪。

楼门“咿呀”一声打了开来，韩芷的贴身俏婢小菊见是韩夫人，忙拜礼下去。

韩柏以前和这比他年长了两岁的俏丫环非常熟，她对他亦像弟弟般友善，心中一热叫道：“小菊姊！认得我小柏吗？”

小菊浑身剧震，抬起头来看他，杏目睁大，不能置信地道：“小柏！天啊！你真的变了样子。”

韩夫人那有兴趣让他们叙旧，不悦喝道：“五小姐起床了没有？”

小菊吃了一惊，虽心中有许多话，但那还敢向韩柏询问，答道：“刚起床，小婢正服侍她在房内梳妆。”

韩夫人喜向韩柏道：“来！快随我入房见她。”

韩柏平时绝不会理什么男女之防，可是自幼在韩家当仆役惯了，现在像忽然回复了那时的身分，那敢随便闯入小姐闺房，嗫嚅道：“我还是在外厅等候小姐吧！”

韩夫人还以为他懂得守礼，欣然道：“我叫你进去就进去，随老身来吧！”不理他是否答应，走进屋内，大声道：“宁芷我的小心肝，看看是谁来探你。”

韩宁芷懒洋洋的声音由房内传来道：“娘啊！人家才刚起床，是什么人呢？”

韩柏经过小菊旁，忍不住轻捏了她的小手，表示亲热，岂知一向待他如弟的小菊俏脸条地擦红，垂下头去，不敢看他。

韩柏心中大乐。

少年时的唯一梦想，就是要娶韩宁芷为妻，而这俏秀的小菊姊当然最好亦一齐嫁了给他，现在看来这并非妄想了。

纵使韩宁芷及不上虚夜月和庄青霜诸女的美丽，可是她总是儿时的亲密侣，两小无猜，有什么荒唐话未说过？只是其后宁芷年龄渐长，才明白到主仆之分，稍作矜持吧。

胡思乱想间，随韩夫人步入房里。

韩宁芷坐在梳妆镜前，正为自己的脸蛋抹上水粉。

她长高了很多，但也消瘦了。比起上次在韩府偷看她时出落得更清丽可人。尤其那胀鼓鼓的酥胸，任何有眼睛的人一看便都知道她是成熟了。恰是韩家有女初长成的动人时刻。

韩宁芷见到镜内出现俊伟轩昂的男儿汉，张开小嘴“啊”一声叫了起来，目瞪口呆，手中的粉块掉到台上去。

韩夫人爱怜无限地走了过去，抓着她两边香肩，同镜里的韩柏招呼道：“小柏快过来，让宁芷看看你，如此有为男儿，到那边才寻得着呢？”

韩柏兴奋得头皮发麻，来到韩宁芷的另一边，看着镜中的初恋情人，搔头道：“五小姐！”

岂知韩宁芷的俏脸倏地转白，尖叫一声：“鬼啊！”两眼一翻，往后便倒。

韩柏从后一把抱着她，不让他倒在地上，和韩夫人面面相觑，互知对方的脸色定是难看无比。

韩夫人焦灼道：“快扶她上床！”

韩柏拦腰把她抱起，放在床上，心情变得非常恶劣。

难道韩宁芷不堪刺激，疯了起来？

当韩夫人和赶了进来的小菊为韩宁芷盖上被子，忙着叫唤施救时，匆匆由楼上闻声走下来的韩慧芷出现门处。

这美丽的二小姐两眼红肿，花容惨淡，看到韩柏时一呆道：“原来小柏来了！”

眼光落到乃妹身上，顾不得招呼韩柏，惊呼一声，抢到床旁细看究竟。

韩柏因急着要找盈散花，暗忖宁芷是不会有何大碍的，他留在这里亦帮不上多少忙，传音入韩慧芷耳内道：“二小姐！我刚见过戚长征……”

韩慧芷娇躯剧颤，往他望来，韩柏乘机道：“夫人！小柏因有急事待办，要先行言退，迟些再来瞧五小姐吧。”向韩慧芷打了个眼色，心中同时泛起奇异的滋味。以前在韩府，他把韩慧芷敬若天人，想不到今天竟能和她眉来眼去，虽不涉及男女之私，已大感过瘾。

韩慧芷会意，道：“让我送小柏出去！”

韩柏装作样道：“怎敢劳烦二小姐。”

岂知韩夫人道：“慧芷照显五妹，让我送小柏，我有话要和他谈。”话完牵着韩柏衣袖走出房去。

韩慧芷空瞪着眼，却是无计可施，只能目送两人出房去了。

第二章 再被出卖

严无惧向高踞龙桌上的朱元璋伏地跪禀道：“庞斑已经入城。”

朱元璋两眼精芒亮起，一掌拍在桌上，大喝道：“好！”

严无惧心道何好之有，庞斑此来，顿使形势复杂无比，再没有人能预测事情发展的方向和结果。

自大明建国以来，朱元璋便下了密令，绝不去碰与庞斑有关的任何事，这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直到此刻仍维持着。

朱元璋闭上龙目，沉思了好一会后，再张开眼来，微笑道：“无惧平身！”

严无惧站了起来，仍垂着头，避免与这天下至尊对视。

朱元璋舒服地挨在椅背处，悠然道：“查到他们落脚的地方没有？”

严无惧答道：“找到了，那是遥对着清凉山鬼王府的一所院落，位于鸡笼山半山处，属于一名富商所有。”

朱元璋叹了一口气，神思飞越地道：“真想立即让浪翻云和他拚上一场，看看结果如何，可惜眼下绝非适当时机。”顿了一顿道：“你给我把韩柏找来，朕有事要他办。”

严无惧领命后道：“臣属应对庞斑采取何种态度呢？”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无惧你话气中隐含愤慨；可是仍气恼方夜羽等昨夜竟斗胆公然在你眼皮子下袭击韩柏呢？”

严无惧心中一懔，惶然道：“臣属只奉皇上旨意办事。”

朱元璋出奇地温和道：“此乃人之常情，朕绝不怪你。”接着微微一笑道：“千万不要惹庞斑，这是整个游戏最精微妙的部分。”

严无惧听得大惑不解，当然不放出言询问。

朱元璋龙颜转寒道：“现在我们掌握了蓝玉勾结外人、密谋造反的证据，只是仍欠了胡惟庸的，所以尚未到最后摊牌的时机，此二贼分别在文武两方有庞大影响力，一下错失，天下会立时陷进万劫不复之境地。”

严无惧忽地跪伏在地上，高声禀道：“臣属有一事禀上，但先请皇上赐旨，永不提升臣属，无惧才敢说出来。”

朱元璋龙目光亮起，嘴角逸出一丝笑意，点头赞许道：“你想说的事必与楞统领有关，怕误会你有取而代之的心，才有这么一个要求，不过朕一向赏罚分明，怎能答应如此要求。说吧！谁忠谁奸，谁能瞒得过朕？”

严无惧深吸一口气道：“楞统领与胡丞相关系密切，臣属的人根本没法打入他们重重的系统里去，所以纵然怀疑胡丞相一直与倭子密勾结，仍拿不到真凭实据。”

朱元璋两眼闪过森寒的杀机，冷哼道：“只要是人为的事，便有破绽，以庞斑通天彻地之能，不是仍有言静庵这丝破绽吗？天命教虽然隐厉害，还是逃不过韩柏胜人一筹的”福命”，可见我大明气势如日中天，非是人力所能破坏，无惧不须将此事摆在心上，朕自有主意。”

严无惧心中不由涌起对这主子的佩慕之情，朱元璋的权术，便若庞斑和浪翻云的武功，教人看不清摸不透。朱元璋微微一叹道：“朕与秀秀小姐午膳后，会到鬼王府与若无兄一见，你给我安排一下吧！”严无惧愣了一愣，连忙应是。

朱元璋眼中射出复杂的神色，再叹了一口气后缓缓道：“给我唤素冬进来吧！”

韩柏和范良极溜到街上时，虚夜月、庄青霜和碧天雁刚由横街转了出来，韩柏向人反应何等敏捷，立时闪入一条小巷去。

范良极一拍他肩头道：“让我来应付月儿她们，你立即去找盈散花，我拖她们一阵子才来与你会合。”匆匆告诉了他盈散花落脚之处。

盈散花寓居的庄院位于城北珍珠河之畔，风景幽美。

韩柏心中焦急。

舍开正门逾墙而入，出奇地连婢仆都碰不上半个。

他由静寂的睡廊进入屋内，到了一个空广无人的大厅处，只见右侧有道门户，隐有声响由内传出。

韩柏定了定神。

来到门前，伸手一推，侧门应手而开，原来是个露天院落，四周围以高墙，林木婆娑中有一个小亭。

盈散花独坐其内，灼灼的美目直瞪着他。

韩柏吓了一跳，又喜又惊。

喜的当然是这么容易便找着盈散花，惊的却是盈散花似在专诚地等候着他，一点意外和不安的神色都没有，显是早有了心理准备。

韩柏搔着大头，来到盈散花对面的石凳坐下，隔着石桌瞧着这诡莫测

的美女。

盈散花脸色有点苍白，但却多了平时没有的一层艳元和桃红之色，使她看来更是娇艳诱人。

她一点不让地和韩柏对视着，眸子内藏着令人难明的情绪，但亦多了几分落寞和无奈。

韩柏忽然剧震道：“天啊！是否燕王已夺去了你处子之躯？”

盈散花神情转为冰冷，毫无表情地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若换了以前，他只会以为白芳华情报有误，但现在就知她乃天命教的人，自然猜到自己被白芳华骗了，其实燕王早做了盈散花的入幕之宾。

他虽有妒忌之心，但却不强烈，使他提心吊胆的是不知盈散花究竟用了何种手法对付燕王。一阵心疲力累的感觉袭上心头，使他颓然道：“秀色呢？”

盈散花平静地道：“你究竟是来找我还是找她呢？”

韩柏感觉到盈散花对自己的态度生出剧烈的变化，不知是因为下了某个决定，还是因为已献身给了燕王，对他再没有了以往那种着紧和情意，甚且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关心的样子。

他的胸口像给千斤重担压着般，好一会才深吸一口气道：“盈小姐给蓝玉骗了仍如在梦中呢！”

盈散花秀目寒光一闪道：“怎样给骗了？”

韩柏两手按在石桌边沿，俯前道：“他早和倭子有协议，事成后把你的高句丽双手奉给倭子，你还要为他连身体都赔了去。”

盈散花一震道：“你终猜到我是谁了！”

韩柏愕然道：“你究竟听到我的话没有？蓝玉只是在利用你，势将过桥抽板，你还不明白吗？”

盈散花一点不为所动，冷笑道：“韩柏！你太多事了！”

韩柏大感不妥，难道自己猜错了，定神看着她。

风声在后方响起，一道人影从院落奔出，一掌往韩柏的背脊隔空按来，掌劲狂韩柏泛起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冷哼道：“好！盈散花，算我识错了你。”鹰刀离背而起，头也不回，往后劈去。

这一刀看似随意，却是夹着满腔怨愤出手，且又暗合失天无意的心法，刀气条扩，迎上对方掌劲。

“蓬！”的一声，那人闷哼下踉跄后退，而韩柏只是微晃了一下，高下立见。

风声响起，十多个人由宅内涌出来。

偷袭者正是“金猴”常野望，这时他返到“妖媚女”兰翠贞和“布衣侯”战甲的中间，运气调息，勉强压下翻腾不休的内息。

领头者当然是被誉为朝廷中鬼王之下论武技稳坐第二把交椅的蓝玉，见韩柏仍不回过头来，怒喝道：“你这小子自投罗网，看你这次又有什么逃命的妙法？”

盈散花眼中首次掠过哀然之色，站了起来，避过韩柏慑人心魄的眼神，绕过了他，来到蓝玉之旁。

韩柏动也不动，背着蓝玉等坐着，心中暗暗叫苦。

敌人虽全集中到身后，可是看似毫无拦阻的前、左、右三方的高墙外，说不定便埋伏了水月大宗等高手，这一仗如何能打？

这时禁不住暗暗后悔，若肯听鬼王的话，现在就不会陷身在这种困兽之局里。

蓦地豪气涌起，暗忖你盈散花要害死我，我韩某偏不如你所愿，一声长啸，霍地立起转身，盯着蓝玉喝道：“一齐上吧！看我韩柏怕了谁来！”

蓝玉等均怔了一怔，持着鹰刀的韩柏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气势强横，豪气干云，一副对生死成败毫不介怀的样子。

兰翠贞的凤目立时亮了起来，想起那晚在媚娘房中的遭遇，芳心涌起难以言喻的感受。

盈散花亦是心中颤抖，一片茫然，有点不知自己是做了好或歹事出来的味儿，事实上韩柏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使她心动的男人，纵使她为了国仇家恨不得不牺牲韩柏，仍不能抹掉对韩柏的情意。一时间心乱如麻，心痛得俏脸更是半丝血色都失去了。

蓝玉点头道：“好！你要逞英雄，我便让你得偿所愿吧！挨来！”

后面其中一名随从忙把肩着重铁棍交到他手上。

韩柏知道这次难以善罢，仍想不到第一个出手的人就是蓝王自己，登时知道对方是要速战速决，免得夜长梦多，冷笑一声，提刀冷冷瞧着蓝玉。

蓝玉空着的手打了个讯号，其它人齐往后退，腾出更大的空地让两人决一死战。

韩柏收摄心神，元灵倏地提升到万念俱寂的道境，战神图录一幅一幅涌上心头，手中鹰刀又变成了有生命的灵物，那种血肉相连的感觉，尤胜昨夜。

蓝玉眼中露出讶异之色，不敢让对方的气势继续积聚，往前挺棍迈步，忽地一棍扫出。

韩柏知他欺自己功力及不上他，所以出手便是硬拚的招数，亦想试试对方劲道强大至什么地步，夷然不惧，连刀封格。

“当”的一声激响。

两人收回兵器。

盈散花等人均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韩柏硬挡了蓝玉力能裂石开山的一棍，竟只是上身微晃了一下，表面看去一点损伤也没有。

蓝玉更是心中骇然，当铁棍扫上韩柏的厚背刀时，就像击在汪洋大海里，击中处虽只一点，但对方的潜力却像是无穷无尽，使他感到难以在功力上压倒对方。

韩柏却是有苦自己知，刀棍相交时，蓝玉潮水般的真劲，重重涌至，一波比一波狂猛，若非运起挨打神功，勉强将对方侵入的真气化去，只是这一棍便可教他当场出丑，登时英雄气短，生出逃走之念。

蓝玉那知他这般窝囊，伸天长笑道：“好！自蒙人退出中原后，你还是第一个能硬挡我一击的人，便让本帅看看你还有什么本领。”倏地冲前，挥棍当头砸下。

韩柏暂时收起逃走之意，心神集中往敌棍上，连刀一架，又当的大响一声，立时全身气脉逆转，连挨打功都运不起来。

原来这一棍暗含蓝玉独门的“大正罡真气”，包含了正反不同的劲力，蓝玉的武功已晋身宗师级的境界，刚才和韩柏短兵相接时，早摸到几成他化解自己罡气的法门；所以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棍，实是精妙绝伦，代表了高明的眼力和数十年的经验。

韩柏差点喷血卸劲时，丹田处忽地升起一丝奇异无比，至阴至纯的真气，逆转的劲气立即给导回正轨，身体一松，夷然无损地架了这一棍。

同时涌起明悟，知道这救命真气，来自与秦梦瑶交欢后凝结于魔核心虚的道胎。正大喜时，蓝玉的铁棍弹上半空，棍头生出变化，幻起无数棍影，把他完全笼罩其下。

一时劲气迫荡，风声呼啸，既细腻绵密，又有泰山压顶的威势。

旁观的盈散花等见韩柏力挡了蓝玉两棍，已是目瞪口呆，这刻蓝玉使出如此精巧细致的棍法招数，均知蓝玉因师老无功，动了怒火，誓要当场击毙韩柏。

兰翠贞心叫一声罢了，自己虽有放过韩柏的心，但眼下的情势，却使她全无插手的机会。她终是心狠手辣的功利主义者，抛开对韩柏的丝微好感，与战甲、常野望和其它好手散往四周，隐成围截之局。

盈散花往后退开，既矛盾又痛苦，尤其想起两人曾度过的欢乐时光，更是黯然神伤！

虽说为的是自己王族的血仇，使她不顾一切与蓝玉合作去害韩柏，但当韩柏陷身如此绝境死地时，一直压下对韩柏的深爱，再不受控制地狂涌心头，热泪由眼角泻下。

此时的韩柏却浑然不知蓝玉铁棍外的任何事。

他的魔种是遇强愈强，兼且现在魔内含蕴着来自秦梦瑶道胎的种子，这是连集体创出道心种魔大法的魔门先辈亦梦想不到的异事。更加上来自鹰刀“战神图录”的精神烙印，使韩柏的魔功突破了重重限制，踏足玄妙和高不可测的境界。连他自己亦不晓得自己是如何厉害。

际此生死关头，他魔道交融的元神精莹通透，不含丝毫杂质，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觉比平时敏锐了无数倍，就若昨夜与秦梦瑶同登极峰时所攀上的至境，浑身精气澎湃暴涨，但要体而出时，他把真气全导引至手持的鹰刀之上，一声长啸，劈出了魔功浑成后精采绝伦的一刀。

刀光蓦盛，奇奥变幻处，教人无法测度，有若天马行空，把厚背刀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更惊人的是这一刀包含着深无尽极的感情，充盈着被所爱的人无情出卖的愤慨，对生命的祈求和热恋。

蓝玉正猛施杀手，骇然间惊觉对方生出滚滚刀浪，刀未至，先天刀气已袭体而来，更使他心寒的是对方有种与天地浑成一体那无懈可乘的气势，任自己棍法如何精妙，除了硬拚一记招外，再无别法。

如此刀法，他还是首次遇上。

他一生大小不下千百战，心志坚凝，当然绝不会临阵退缩，立把大天罡真气提升至极限，化巧为拙，一棍捣去，破开了对方的刀气，电射在刀锋处。

搥刀相触，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蓝玉闷哼一声，往后“嚟嚟嚟”急退三步。

韩柏则像断线风筝般往后抛飞，同时刀随人走，化作一团寒芒，护着全身要害，便往守在后方包括“布衣侯”战甲在内的三名高手撞去。

最清楚韩柏意图的自是蓝玉，知道韩柏功力虽稍逊自己，仍不至如此不济，分明是要借劲逃走，大喝道：“截着他！”可是自己仍要再退一步，才能提气追赶。

“布衣侯”战甲功力最高，手中长剑贯足全身功力，若雷霆电闪般一剑向韩柏劈去，其它两名高手一斧一矛亦由两侧往韩柏硬攻过来，只要能挡他刹那的光阴，所有人围拢过来，任他有通天本领，亦难活命。

韩柏亦知此乃生死关头。

拦截的三人中，自以战甲的剑最具威胁性，有足够阻截他的力量，岂敢以身试险，倏地横移，避开了战甲的剑，改向以常野望为主约五名高手冲去。

包括蓝玉在内，没有人想到他能如此突然改变方向。

魔种的特质就在于变幻无穷，教人无从揣度，这种随意改变体内真气的奇招，以致可任意变化速度和方向，等若超出了人类体能的局限，自使拦截者措手难及。

常野望早先吃了暗亏，功力仍未全复，防守力大大打了个折扣，见他忽然取自己的方向攻来，人未至刀气已临身，一时心胆俱寒，只是虚应故事地一掌抽出，同时往后退去，指望其它人先挡其锋锐。

其它四人均是蓝玉座下的一流高手，多年来随蓝玉转战天下，实战经验丰富无比，绝不因常野望的退缩而生出混乱，一刀两剑配上长矛，起一堵有若铜墙铁壁的兵器网，一无所惧地迎上韩柏疾劈而来的鹰刀。

蓝玉此时已紧蹶而至，只要这四人能挡他片刻，他便可立下杀手，置韩柏于死地。

其它人亦围追而来，不再给韩柏任何机会。

此非是一般江湖仇杀，没有人再理会身分和规矩。

兰翠贞知道韩柏难逃此劫，放缓了脚步，不欲沾上韩柏的鲜血。

盈散花如遭雷击，退后了两步，靠在墙上，娇体乏力，心内一片空白，泪珠却不受控制地滑下脸颊。

第三章 魔师远见

城南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建于宋天圣七年，一直为文人荟萃之处，名着天下士林。

它前临秦淮，东眺锺山，沿河两岸风光怡人，河房水榭，雕梁画栋，若非刚下了一场雪，平时绿杨垂柳，交相辉映，景色秀丽，现在两岸一片铺天盖地的白雪，又是另一番迷人情致。

这天下士人向往的圣地重楼迭阁，典雅庄重，庙前秦淮河南岸堤环抱，气势磅礴，又凿制成“月牙泮池”，北岸置以石堤，绕以石栏。

当戚长征和孟青青步上通往夫子庙的石庙时，秦淮景色，尽收眼底。

孟青青边行边笑道：“这条桥就是与杭州西湖三潭印月齐名的“半月桥”，逢明月当头之时，桥影将河中明月分为两半，两侧各有一个半边的月亮，是难得的奇景。”

戚长征对她丰富的地理名胜知识，早见怪不怪了。瞧她谈笑自若，未见半丝紧张，已推知此女武功亦高明之极。因为至少自己还未能学她般从容和放开怀抱。

两人言笑晏晏，穿过了写着“天下文枢”两丈多高的大木牌坊，进入了夫子庙赭红色的庙墙里。

此时天色尚早，夫子庙游人冷落。

在孟青青的引领下，他们穿过庙院，经过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由西廊进入古柏参天的侧院。

孟青青幽幽叹了一口气，垂首道：“戚兄！青青真不想和你分出生死，可惜却是别无选择。”

戚长征一呆道：“噢！原来这就是你说的决战好地方，的确不错，只要我们走入林内，谁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

孟青青沉吟半晌后道：“我来找你前，里赤媚提醒青青：说你是个天生不畏死的人。”

到此刻我才真的相信，所以青青绝不会在胆色这一点上和你争长短。”

戚长征心中一凛，知道她已动上了手，以言语来向他施压，进行削弱他信心的攻势。

微微一笑道：“只要你想杀我，便避无可避地定要和我比拚胆包，以命换命，否则公主不若回女真学习缝纫好了。”

孟青青领着他深入林内，噗哧笑道：“我的缝纫技艺早全族称冠，何用再学？不怕一并告诉你，我的剑名“织女”，剑法亦名“织女剑法”，以守为主，主攻的只有三招，若你能全部挡过，青青便赏你一个香吻恭送大驾。”言罢亭亭立定，曼妙地旋过香躯，冷冷地看着六步许外那轩昂雄伟的年轻刀手。

戚长征嗜武如狂，闻言手指都痒起来，问道：“这三招有何名堂？”

孟青青柔声道：“第一招叫“鹊桥仙渡”，喻的是你们那牛郎织女每年一会的凄艳故事。唉！你或者会奇怪青青为何连剑招都用了贵国的传说，因为青青真的很仰慕贵国的文化。”

戚长征摇头苦笑道：“所以你仰慕得要来侵占我们的土地子女。嘿！不要提这些无聊事了，来！第二招叫什么？”

孟青青千娇百媚的嗔望他一眼后，不情愿地道：“第二招撮自一句诗词，就叫作“风露相逢”。”

戚长征虽只粗通文墨，但这样广为传诵的诗词，总算听过，知道取自“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两句的词意。忍不住赞叹道：“这么美的名字剑招，我老戚怎可不见识见识。”

孟青青欣然拔出织女剑，微笑道：“想见识便动手吧！”

戚长征哈哈一笑，掣出天兵实刀，道：“公主何不把第三招的名字也说出来再动手呢？”

孟青青娇笑道：“你挡过这两招再说吧！”纤手一挽，千百朵剑花，立时封满戚长征的前方。

甄夫人随方夜羽步入大厅时，只有里赤媚、年怜丹、任璧、由蚩敌、强望生、花扎敖、山查岳、竹叟等八人陪着庞斑喝茶。

鹰飞、柳摇枝、孟青青这三个有资格列席的人均不知到了那里去，红日法王则一如往常，没有参加这聚会。即使庞斑的驾临仍不能改变他的习惯。

庞斑踞坐听端的大师椅上，俊伟的容颜透出悠闲雅逸的意态，只是举杯喝茶的动作，便予人一种完美无瑕的感觉，那超然于一切的神韵，有着震撼人心神奇与魅力。

分坐下首两旁来自域外不同族的各大高手，都收敛了本身的傲气，恭敬地注视着这六十年来，称雄天下的无敌高手。

当庞斑的目光落在甄夫人身上时，她有颗心灵肉体完全赤裸开放的感觉，就若没有任何心事或密可以瞒过这伟大的人物。

她随着方夜羽向庞斑施礼，然后坐在空于上首右方两张椅子上。

方夜羽眼中射出崇慕之色，惭愧地道：“夜羽愧见师尊，来京后，尚未达成任何一项重要任务。”

庞斑双目亮起动人的神光，缓缓扫过众人，微微一笑道：“夜羽你错了，你们已做得非常好。来！喝一杯茶吧！”

立在庞斑身后的黑白二仆立即绉前为众人添茶。

方夜羽道：“师尊这么安慰夜羽，弟子更倍感惭愧！”

庞斑再微微一笑道：“为师怎有闲心去安慰你，素善可明白我的意思？”

甄素善想不到庞斑会忽然考起她来，俏脸一红，往这天下第一高手瞧去，一触对方眼神，芳心立时忐忑狂跳，不自觉地垂下螭首，轻柔地道：“魔师指的是否今天我们能安然来到大明的京师，与汉人展开争霸天下的斗争，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庞斑欣然点头，淡淡道：“说得好！”转向各人道：“你们今天能安坐于此，陪庞某喝茶聊天，正代表着明室已被埋下祸乱的种子，本人敢断言，无论事情往任何方向发展，朱元璋亦再无力往域外扩张领土，那正代表我们完成了最基本的目标。”

年怜丹皱眉道：“魔师的话自是合着至理，但是否仍须看这几天的发展，才可以判定我们此行的成败呢？”

庞斑仰天一阵长笑，摇头道：“非也非也，这事便等若高手对垒，何用见过真章才能言胜败。”接着轻叹道：“夜明的问题便在于大着重成败，故因而起了得失之心。那知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只要能放手而为，好好参与这美妙无比的游戏，已可不负此生。

赤媚当会明白我这番话。”

聚人均是才智之上，听得肃然起敬，明白到庞斑超然于成败的广阔胸襟。

里赤媚哑然失笑道：“魔师太抬举赤媚了，事实上赤媚正为昨天杀不掉韩柏而苦恼了一晚呢。”

庞斑神光电射的日光深深望了里赤媚一眼，欣然一笑，似对他的坦白非常欣赏，平静地道：“问题是你们始终不明白“道心种魔大法”是什么一回事，亦在某一程度上低估了道胎魔种相遇和结合的神妙。”

再肃容沉声道：“赤尊信就是韩柏，而韩柏却非是赤尊信那么简单。或者可以这么说，藉着韩柏这净美的元体，赤尊信再受不到任何限制，不但可以继续迈向天人之际的武道至境，还可以正生前走错了的方向，拨乱反正。先不论与道胎结合后会带来的发展与成就，只是这点，已可知道要杀死韩柏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众人齐齐一震，想不到庞斑对韩柏评价如此之高，亦想到己方的确一直低估了韩任璧叹道：“难怪秦梦瑶会看上了韩柏呢！”

由蚩敌忿然道：“昨夜若非有浪翻云和了尽两人出手，韩、秦两人骨早寒了。”

庞斑自然听出他语气中隐含责怪自己不提早出手对付浪翻云之意，淡然一笑道：“没有了浪翻云，这场游戏是多么乏味。”

两眼神光亮起道：“汉人经历了我大蒙近百年的统治，对外族已存有深刻的仇恨，兼且乱极思治，纵使我们能重新入主中原，要像以前般管治这么幅员庞大的中土之地，等若怒海操舟，最后只会舟覆人亡，要重振昔日的风光实属妄想。当年本人袖手不理大蒙之事，正基于此一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只是执迷不悟的愚蠢行为。”

里赤媚拍了扶手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叹道：“给魔师你老人家这么一说，赤媚整个人都轻松起来，反更觉斗志昂扬，充满了自信。”

甄夫人心中涌起敬意，恭然问道：“魔师凭何断定明室尽避能平定所有叛乱，仍无力西侵呢？”

庞斑眼神落到甄素善俏脸上，立时柔和起来，淡笑道：“夜羽的计划，实在是计中有计，局中有局，最关键处在于鬼王和燕王这两人，尽避你们的计划全失败了，鬼王和朱元璋的关系亦难以保持平衡。”了顿续道：“给你们这么一闹，朱元璋错失了对付鬼王和燕王的千载良机，此必下将来朱元璋死后大明争夺皇座的祸根，那还有力西顾。况且盛极必衰，此乃恒古不变的真理，朱元璋、鬼王、燕王这类不世之雄，岂会长于深宫妇人之手，故我可断言明室一代不如一代，反之我们西域各族，长久处于压力之下，必有雄起之士冒出头来，再次踏足中原，这却绝非痴想。”

众人听得立时眼界开阔，似可透视明室未来的发展，原本负在肩上的重担子，忽然都变得无关重要。

方夜羽点头道：“夜羽一直也有这个想法，当然没有师尊般肯定清晰，可是一旦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关键，便身不由主地计较起得失，甚至起了妄想贪念，希望得到全部胜利，现在才知道这实在只会做成重重魔障。”

庞斑微笑道：“兵家争战，自是一子不让，可是若说的是逐鹿天下，在空间和时间上便可扩阔至无限的远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确立目标，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这游戏是多么妙趣无穷。”

众人都精神大振，昨夜击杀韩、秦两人不果的挫折，一扫而空。

庞斑油然道：“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在于放不开天下的私心。不过无论他如何努力，亦克服不了自然那变幻莫测的本质，他愈想确立予后继者可以依循的成规法则，破坏便愈来得早，哈！老朱啊！想不到你一世精明，却在此事上如此糊涂，可知私心真的害人不浅。”

众人听得五体投地，庞斑的见地果是高人一等。

庞斑又分析道：“举例来说，假设燕王异日登上皇位，第一件事便是舍应天而取顺天为都，因为北方才是他的根据地。”

再微笑道：“想当年朱元璋为建国都，历时二十一载，调动了工部和横海、豹韬、飞熊三卫，再加上二十八府州和一百八十县另三镇的力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只是城砖的需求，便动员了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三省的一百五十二个州，全部约耗用了二亿五千万块巨砖，而江南富户无一幸免地都被强迫捐出巨额资财，不计工役的数量，只是工匠便有二十八万户被征调来负责工程。”

炳哈一笑续道：“若燕王要以顺天为京，规模必不会逊于应天，只是此项消耗，大明已难有力量往外扩展，况且当燕王坐稳皇帝时，早像现在朱元

璋般只懂巩固自己的权力，好安享晚年，那还有闲情西侵。没有了朱元璋和燕王这类雄才大略的霸主在有生之年作向外扩张，明室何足惧哉？”

人无不目瞪口呆。一方面固因庞斑对明朝建都之事了若指掌，更折服处是庞斑只从国都转移一事，便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推断，教人无从反驳。

庞斑哑然失笑道：“朱元璋因宦官为祸，所以一直蓄意压抑宦侍，不让他们有参政的机会，可惜燕王为了得到宫内的消息，一直勾结宦侍，将来若燕王得了天下，宦侍定可水涨船高，掌得政权，更兼现在朱元璋以六部代丞相一事势在必行，又准备把掌握天下军权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使军政权力全集中到皇帝手内，若宦官冒起，朝中再无可与撷抗之人，所以庞某敢断言，明室宦官为祸之列，必更胜前代。”

众人更是听得哑口无语，庞斑识见之高，确实达到了洞察无遗之境。

年怜丹谦虚问道：“那我们是否应按兵不动，任由朱元璋铲除蓝玉和胡惟庸，然后坐石明室日渐倾颓呢？”

庞斑摇头道：“当然不可以如此被动，最理想当然是同时扳倒朱元璋和燕王两人，而对付两人亦有先后之序，应以朱元璋为首要目标，否则若平白干掉燕王，徒然帮了朱元一个大忙。若他们父子一齐身死，我们便可立即退出中原，任明室陷于藩王割据，叛臣乱将互相攻战之局。否则便须匡助蓝玉和胡惟庸两人，拖着朱元璋，使他无力对付燕王。那亦等若完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目标。”

若朱元璋在场亲听到庞斑这一番话，定要击节叹服，因为他正是因着微妙的形势，明知燕王曾行刺自己，亦要压下采取行动去对付这逆子的冲动。

众人听罢这一席话，心情都大大不同。深觉无论此行成败如何，均会收到理想的效用。

方夜羽更是感激不已，这些年来，庞斑少有如此长篇大论去分析世局，目下如此大费唇舌，自是看出己方士气低落，才出言激起众人的雄心壮志，坚定他们的信念。

这番话由人人景仰的魔师庞斑口中说出来，分量自然大是不同。

庞斑正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庞斑微微一笑道：“水月大宗这小子干过什么事来？”

方夜羽恭敬应道：“昨夜他夜闯鬼王府，但与鬼王过了两招便撤退了，使人怀疑请他来究竟有何作用？”

庞斑双目亮起精芒，欣然道：“水月大宗的目标并非鬼王，而是浪翻云，只要干掉浪翻云，庞某便变成全无对手，说不定寂寞难耐下重出江湖，找人开刀，那时中原西域，均陷进乱局，还不正遂了倭人心意！”

里赤媚动容道：“魔师对事物确独具慧心，我们都没有想过这问题。”接着冷哼道：“水月大宗的水月刀法虽厉害，恐仍未比得上浪翻云的覆雨剑。”

庞斑哑然失笑道：“横竖要便宜浪翻云，不若来便宜庞某好了。在我见鹰缘之前，便让我试试他的水月刀法，看看它飘忽难测至什么程度？”接着向方夜羽道：“朱元璋不是迫你师兄把水月大宗交出来吗？叫你师兄请朱元再宽限两天，到时他定可把水月大宗的人头奉上，哈！”

看着庞斑仰天长笑的欣悦模样，众人呆在当场。

谁可揣测庞斑出人意表的行车？

浪翻云悠闲自得的坐在酒铺内，翘起二郎腿，无限享受地喝着清溪流

泉，似醉还醒的眼吊着正抹拭酒具的左诗三女，分享着她们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

范豹这时和一名俏丽的女子由内堂走出来，有有笑，神态亲热。

浪翻云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轻唤道：“烟如！到大哥这里来。”

这美妇当然是因被薛明玉奸污，受尽夫家白眼和排挤的颜烟如，自那晚随了浪翻云喝酒后，便被浪翻云邀来酒铺作帮手。

此刻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神焕发，闻声欣然来到台旁坐下。

浪翻云爱怜地细看着她，轻轻道：“范豹这小子不错吧！”

颜烟如立时俏脸飞红。

垂下了头，不敢看他，又忍不住点了点头。

那边的范豹这些日子来得范良极和浪翻云指点，功力大进，隐隐听到自己的名字，再看到颜烟如羞不自胜的神态，亦面红起来，十分尴尬。

左诗等奇怪地看看颜烟如，又瞧瞧范豹，那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都抿嘴偷笑。

浪翻云长身而起，顺手起一清溪流泉，笑道：“时间差不多了，诗儿！要不要和大哥一道去迎接小雯雯。”

范豹道：“浪首座！这事由我去办吧！”

浪翻云摇头道：“这么重要的人物，浪某怎可疏忽。”

左诗双目立时红了起来，走到浪翻云旁，小鸟依人般紧挽着他手臂，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浪翻云向范豹道：“叫行列小心点楞严，这人的厉害处绝不逊于方羽，这些天来如此低调，愈发使我感到他定有阴谋诡计。”再低头向左诗道：“可以去了吗？”

左诗用力点头，终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若非浪翻云，她今天仍只是活在哀悼着父亲和丈夫死亡的灰暗日子里。

第四章 勇悍无敌

无想僧和不舍两人，并肩立在城北覆舟山之巔，北望城墙外是广阔的玄武湖和气势雄浑的锤山，左方可俯瞰近处的珍珠河，远远的鸡笼山和清凉山。

两僧均默然无语，眼中射出缅怀驰想的神色，看着这史无前例的伟大都会，其城墙之绵长坚厚，城楼的高耸雄伟，像奇迹般展现在他们眼前。

无想僧微微一笑道：“传统的城门设计，往往在乎方位对称、距离对等，只有虚若无不拘泥于古制，而是从实地需要和实战要求出发设置，无论选址、定数、造型均匠心独运，既大胆却又教人折服。”

不舍看着依山傍水，利用山脉堤坝、河湖水系、岗垄山脊起迤迤曲折、蜿蜒若蟠龙城垣，轻轻一叹道：“恭喜师兄！”

无想僧欣然道：“不舍你的眼力更高明了，除了浪翻云外，你是第二个看穿我无想功已臻大成至境的人。”眼光落在西南远处清凉山腰的鬼王府，平静地道：“你见过鬼王没有？”

不舍静若止水地摇头，眼神越过被白云覆盖了的世界，投往气象万千的鬼王府，淡然道：“自小明王被朱元璋害死，不舍便再没有见过鬼王。”

无想憎苦笑道：“虚若无精通鬼神术数之道，胸襟气度和想法，均有异常人，当年我对他坐视朱元璋杀死小明王，亦非常不满，但今天观之天下升平，万民丰衣足食，却不能不承认要成非常之业，或正要这种非常的眼光和手段，我们师兄弟始终是出世之人，对政治乃门外汉。

如今唯一之望，便是国泰民安，舍此再有何求。”

不舍点头道：“过去的事，想之无益，可是今天危机再现，一个不好，天下将重陷万劫不复之局，师兄有何打算呢？”

无想憎嘴角飘出一丝高逸的笑意，油然道：“这正是我今天来找最为我所看重的小师弟的目的。”

不舍一震望往无想憎道：“师兄！”

无想憎极目远望，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柔声道：“天下虽大，谁能比我们两师兄弟更明白对方，正如浪翻云所言，那有闲情去理会别人怎么说。入世出世，岂可以有没有娶妻生子来决定。旁人不明白双修大法为何物，无想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吗？”顿了顿续道：“这次师兄来找你，是为了两件事，并大胆恳求你先答应了后，我才说出来。”

不舍沉吟片晌，叹了一口气道：“请恕师弟不敬，这两件事均难以答应。”

无想憎滕地仰天长笑，充满了欢愉之意，教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想不通为何他被拒绝了，仍这般开怀。

不舍听得摇头苦笑。

无想憎收止笑声，回复止水不波的境界，平静地道：“你会答应我的，无想甚至不须解说原因，但小师弟仍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是吗？”

不舍苦笑道：“师兄太清楚我了，尽避说来听听吧！”

无想憎看着下方的城墙，瞧着那一块块饱经风霜、斑斑驳驳的巨大城砖，驰想着惊心动魄的往事，脑内组合出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点头道：“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师弟不要出席今午举行的元老会议，因为无论你来与不来，这个会议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师弟的参与，只徒使秦梦瑶更难发挥她的影响力。”

不舍淡淡道：“师兄为何又要解释原因呢？”

无想憎哑然失笑道：“这你也不肯放过我吗？”

两人对望一眼，齐声笑了起来，充满了知己和师兄弟深刻的情怀。

无想憎似笑得立足不稳，一手按在不舍肩上，凑过来道：“第二个要求，是希望师弟在为兄与庞斑一决生死之前，不要挑战庞斑。”

不舍毫不讶异，苦笑道：“不舍早知师兄会有此要求，但却完全不知怎样才可拒绝你。”

无想憎欣然道：“这才是我的好师弟。若我估计无误，今晚方夜羽将会全力攻打鬼王府，而朱元璋和燕王均会袖手不理，师弟是否仍会因旧事而不往鬼王府助阵呢？”

不舍吁出一口气道：“师兄真厉害，硬要迫我今夜之前，不能挑战庞斑。”

无想憎哈哈一笑道：“师兄怎会欺负你这小师弟，不舍你要干什么，我无想几时曾干涉过？”最后一句话时，已飘身而起，迅速远去。

不舍双目亮起电芒，遥眺远方清凉山的鬼王府，耳内似听到了杀的呼叫。

朱元璋道：“叶卿平身！”

叶素冬长身而起，垂头恭聆圣示。

朱元璋亲切地道：“素冬满意目前的职份吗？”

叶素冬吓了一跳，忙道：“只要小臣能奉侍皇上龙驾之旁，保护万岁安全，小臣便心满意足，再无他求。”

朱元璋微笑点头，按在桌上的手轻拍了两下桌面，油然自得地道：“明晚欢宴八派之事，安排妥当了吗？”

叶素冬答道：“所有元老人物和种子高手，均会准时赴皇上为他们摆设的御宴。”

朱元璋轻叹道：“想起可以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朕恨不得可令光阴的步伐走快一点。”按着沉声道：“你们今午的元老会议，秦梦瑶是否亦会列席呢？”

叶素冬点头道：“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现在秦梦瑶已隐然成了两大圣地的代表，身分尊崇无比，除了我们西宁派和长白派外，谁都要给她几分面子……”

朱元璋打断他道：“素冬！信我吧！秦梦瑶就若当年的言静庵，尽避你们西宁和长白早有默契，最后仍是过不了她那一关。”

叶素冬愕然望向朱元璋，失声道：“皇上！”

朱元璋两眼闪动着奇异的光芒，沉吟了好一会后，叹了一口气道：“朕不会干预你们在这件事上的决定，由你们八派自行作主好了。”

叶素冬心中苦笑，你的龙口虽说不理会，但我岂能不依你先前的旨意办事，这岂非分明把责任推到我西宁派的身上吗？口中当然恭敬领命。

朱元璋有点疲倦地道：“后天朕会正式改组六部和大都督府，朕要禁卫军、巡检司和东厂全面戒备，以应付任何突发事件。”

叶素冬精神大振，跪下接旨，同时知道朱元璋已有了对付蓝玉和胡惟庸的把握。

朱元璋逸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悠然道：“未来约三天将是我大明最关键的时刻，尔等不可有丝毫疏忽大意，明白了吗？”说到最后一句时，语气转厉。

叶素冬高声答应，俯身退出书斋外。

眼看韩柏要被卷入刀光矛影里，这小子哈哈一笑，手中鹰刀电芒一闪，射在最接近的矛头处。

使矛高手做梦都想不到己方四人齐向他攻去，而对方的力量却能全集中到自己身上，骇然下运聚全身功力，由矛端送向对方，以对抗对方的刀劲。岂知劲气送出，不但半点抗力都遇不到，还虚虚荡荡，有力无处使，轨若以全身之力，去搬起一块巨石，却发现那所谓巨石，比一片纸还要轻，那种错用力道的难受，令他立即往前仆跌，鲜血狂喷。

韩柏大喜。

这一招是他临时由战神图录领悟而来，“实者虚之，虚者盈之。”

当然因他的功力远胜这使矛高手，再配合挨打神功，根本不怕对方动气侵入体内，还立时把对方真气借为己用，化成退飞之力，加上自身气动，在其它兵器临身前，冲天后翻，刹那间脚上头下，来到蓝玉头顶上空处。

蓝玉和其它所有人第二次错估了韩拍的下着变化，不过也难怪他们，魔种的变幻无穷，确是难以测度。

韩柏大笑道：“散花！看看这招！”一挥鹰刀，疾砍往蓝玉头顶，去势既威猛刚强，又是巧奥灵妙，无痕无迹。

蓝玉心中的震骇，实是难以形容，自问无论功力经验，均胜对方一筹，可是对方诡异莫测的变化，完全不讲任何法度却又似妙若天成的刀法，却使他生出有力难使的感觉。

若韩柏肯和他正面交锋，他有把握在百招之内置之死地，但现在却充满着无处下手，莫奈他何的感觉。

此时韩柏刀未至，刀上森寒的杀气，早狂风般往下罩来，更使他心寒的是，以他的眼力，仍瞧不出他的变化后着，以蓝玉这么强横好胜的人，亦只有运棍护体，矮身以避。

“当！”

鹰刀劈在铁棍上。

韩柏仰天狂笑道：“大将军原来如此脓包！”条地闪落地上，刀化长虹，冲破了三个高手的围截线，来到盈散花之旁，一指往她戳去。

盈散花一声呼，飘了开去。

韩柏冷喝道：“盈散花，从今天开始，韩某人把你休了！”

“砰！”的一声撞碎侧门，闪入厅内去。

众人全愕在当场，那想得到他竟舍高墙外的广阔天地不走，反逃回屋内去，可是如此一来，谁也猜不到他会由那个方向逃走了。

戚长征见剑光临身，嘻嘻一笑，沿树往上升去，到了横叉处脚尖轻点，迅若鬼魅般再攀升两丈，还未到达另一目标的横干，“啪！”

的一声，那横干竟折断向他头上掉下来，原来是正如影附形紧追而来的孟青青，以劈空掌力先一步震断横干。

戚长征对孟青青，早不敢轻视，仍想不到她如此厉害，当然更不知昨晚连了尽禅主亦逃不过她的拦截，被迫停下作战。

孟青青一声娇笑，剑光大盛，像一张炫目的光网，又似食人花般由下往戚长征双足合拢上来。

戚长征脚尖撑在树干上，横移开去，避过惯下来的树干，刹那间掠过了十多株参天古树，到了柏林核心处。

心中暗笑，这么一个树林，宜逃不宜追，若真打不过这美女的话，我老戚岂还会为了逞英雄，而不逃之夭夭呢？

往后一看，孟青青竟不知去向。

突然前方风声传来。

一束束由林顶下的亮光中，孟青青衣袂飘飞，有若下凡的仙女般，手中织女剑织出一朵朵花纹，由两棵巨柏间人剑合一，凌空掠至。

戚长征遍体生寒，到此刻才恍然大悟，这美女不但剑术已臻顶尖儿高手的境界，轻功更是胜己最少一筹，才能着着封死自己的逃路。

此时退已不及，兼且他的刀法以攻为主，若不住闪躲，气势会每况愈下，更不是对敌手了。猛一咬牙，收摄心神，一声狂喝，天兵宝刀翻起重重刀浪，风起云涌般往孟青青卷去，同时大笑道：“让老戚来和公主亲热亲热！”

两下一合，顿时光芒闪烁，劲气狂飙，刀剑刹那间交击了十多下。

戚长征的震骇有增无减，原本他欺孟青青终是女流之辈，腕力必不及自己，那知硬拚之下，对方剑劲竟丝毫不弱于他。

这十多刀毫无留手，刀刀用足全力，可是对方守得绵密柔韧，无隙可寻，从容地挡格了他所有攻势。

两人在林木间条退迅进，疾快无伦，转眼间激斗了百多招，戚长征主攻，孟青青主守，难分难解。

戚长征劈出了百多刀，无论他如何栗悍狠勇，锐气一过，气势立时衰竭下来，而孟青青的剑网却逐分逐寸收紧着，使他更是吃力。最惊人处是孟青青的织女剑法有种愈织愈密的特性，时间愈久，她的剑法更能发挥尽致。戚长征就像跌进了蛛网的飞虫，逐渐步上死亡之途。

此时戚长征劈出了第二百零三刀，“锵”的一声砍在孟青青挽出的一朵剑花上，似乎一下力竭，踏断了脚下横枝，往下坠去。

孟青青娇笑道：“鹊桥仙渡！”

蓦然寒气大盛，剑花朵朵闪起，组成一道芒光，由上而下，以难以描述的美丽和高速，破空往戚长征上盘急击而来。

戚长征年纪虽轻，作战经验却是无比丰富，但却从未遇上使他感到如此有力难施的剑法，守时细密连绵，攻时若长江大河，兼备刚柔之气，不怒不慑，才知对方为何如此有收拾自己的把握。但断枝下坠，其实只是他故意示弱，引对方出招。

此时见对力改守为攻，反精神大振，加速下坠，脚才踏上实地，忙往横移开。

朵朵剑花，真像喜鹊起的构空仙桥，直追而来，气势愈聚愈足，更是凌厉，使人感到孟青青施展此招时，必有一套特别的运功法门。

事实上戚长征刀法之精妙，气脉的柔长，亦大出孟青青意料之外，表面看她似轻巧从容，那只是织女剑法的特性，事实上早施尽浑身解数，才抵挡了戚长征旷绝古今，蕴蓄着天地至理，有君临天下气象的刀法。此刻见到对方露出颓势，狂喜下全力改守为攻，务要速战速决。

戚长征条地在两颗巨柏间立定，手提天兵宝刀，双目凝注对方，对孟青青既好看又凶厉无匹的剑势，一点不为所动。

剑芒临身，水银泻地般攻来。

戚长征乃天生好勇斗狠的人，大喝一声，施出封寒的左手刀法，只见刀芒如涛翻浪卷，动气激汤，重重刀影，往孟青青冲击而去。这一下刀法只攻不守，完全是以命换命的格局，交战至今，他才首次得到了与对方比拚胆力的机会。

一直以来，戚长征的刀法和先天心法，均在敌人的压力下和实战中不住进步着，孟青青的织女剑法虽使他憋了一肚子闷气，但亦使他的先天气功在强大的欺迫下深进了一重，这时含怒出手，自然是非常有瞄头。

一连串金铁交鸣的声音响彻相树林。

两人乍地分开。

戚长征踉跄退了五步，才勉强立定，刀交右手，刀锋插地，支撑着身体，鲜血不住由左肩涌出，染红了半边身。

孟青青则退了三步，钗横鬓乱，表面看来全无损伤，可是俏脸煞白，显已在戚长征的刀气下受了内伤。

戚长征浑然不理左肩的剑伤，一对虎目神光闪闪，射出令孟青青无名

火起的讥嘲之色，哈哈笑道：“公主始终仍不够胆色，若肯牺牲一条玉臂，这一剑便可贯穿老戚的心脏了。”

孟青青气得脸寒如水，运功吐出一口瘀血，俏脸立时回复红润，冷然道：“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没有了左手，看你如何使出封寒的左手刀法。”

一声娇叱，剑网再现。

戚长征那肯再陷入她的织女剑网里，狂喝一声，先发制人，挺刀连跨两步，一股凌厉的凶霸刀气，狂涌而去时，天兵宝刀已疾劈在对方长剑上。

剑网立即散去。

按着是刀剑交击的响音，刀影剑光，把两人身形都遮没了。

孟青青气得差点吐血，因为戚长征凭藉着不顾自身的打法，硬迫她近身拚搏，使她展不开织女剑法，只能见招拆招。

两人各尽所能，忽快忽慢地展开在刀刃剑锋间不容发的生死恶斗，动辄就是溅血当场的局面，凶险处紧张得难以形容。

但不旋踵孟青青逐渐守稳阵脚，戚长征似乎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再不能步步迫紧这美丽的女真公主。

孟青青芳心窃喜时，戚长征则暗暗偷笑。

他与孟青青一轮血战后，早摸到孟青青的织女剑法在整体上确胜过他的刀法，但经验和拚劲却始终及不上他这由少在刀头上舔血的人，这时故意示弱，就是要引她使出第二招“风露相逢”。只有在展开攻势时，织女剑法才有可乘之机。此乃天地至理，当你要杀人时，自然也有被人杀的空隙破绽。

刚才当织女剑刺中他左肩，真劲仍未透体而入时，他的刀气便画破了她的护体真气，伤了她的右臂，孟青青虽以独门心法强压下伤势，却是不利久战，所以她亦唯有行险出击，以免伤势加重。

果然当他装作不惯右手使刀地滞丁一滞时，孟青青清叱一声，手中织女剑振起一圈强芒，蓦地扩大，把他卷入剑芒里，娇笑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戚长征哈哈一笑，戏道：“那便待我这牛郎来地府会你吧！”踏步进击，天兵宝刀涌出千里光浪，但心神却进入止水不波的先天境界，晴空万里，月映夜空，以右手使出变化了的左手刀法“君临天下”，奇幻无比的一刀朝孟青青的俏脸砍去，丝毫不理对方标刺小肌的一剑，又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孟青青魂飞魄散，勉力一剑架着对方宝刀，往后疾退。

戚长征面容肃穆，虎目精芒电闪。踏步迫进，一连七刀杀得孟青青香汗淋漓，左支右绌。她当然不是武功逊于戚长征，只因不肯和他同归于尽，气势骤弱下被对方乘胜追击，落在下风。

戚长征蓦地收刀后退，冷冷看着对方。

孟青青见他屹立如山，意态自若，气度渊停岳峙，芳心升起气馁的感觉，又大感不服，至此才明白里赤媚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

戚长征隐隐流露出坚强莫匹的斗志，微微一笑道：“请公主再赐教第三招，那戚某人便可享受公主香上胭脂的滋味了。”

孟青青白了他一眼，有好气没好气地还剑鞘内，柔声道：“快些去包扎伤口吧！到现在青青才明白为何连甄素善亦要在你手底下了亏。”

戚长征失望地道：“终有一日我会得到你的香吻。”

孟青青往后飘退，娇甜的声音随风送来道：“下趟当青青内伤痊愈时，戚兄便将有难了，唉！男人都是那么好色的吗？”

戚长征看着她消失在林木之外，苦笑道：“不好色的还可算是男人吗？”

第五章 剑心通明

韩柏由后门奔出后院，越墙而去，腾地左方寒气大盛，凛冽的刀气破空袭来。他不用拿眼去看，亦知道来的是水月大宗那把熟悉的水月刀，大吃一惊，暗忖若让这死倭鬼截上自己，再加上蓝玉，恐怕自己连一点渣滓都留不下来，一声大喝，鹰刀挥出。

水月大宗迅若鬼魅般来到他前左侧的上空，眼看要给韩柏挡了水月刀，忽然移前了少许，韩柏登时一刀劈空。

韩柏才觉不妙，水月刀倏地出现正前方，迎面标刺而至。

他骇然下鹰刀回收，刀柄猛撞在水月刀锋处。

“挡”的一声巨响，就在刀柄撞上水月刀锋时，水月刀生出一股吸啜之力，同时往回拉去。

韩柏本想藉势横移，那想到对方的水月刀法精妙至此，竟被带得向掠至前方的水月大宗投怀迭抱。

水月大宗面容平静，两眼寒光紧罩着韩柏，水月刀生出变化，倏地脱了与刀柄的纠缠，同时身子下坠，闪电般横砍韩柏腰侧，凶辣绝伦。

韩柏被他的怪异力道弄得气血翻腾，千钧一发下猛吸一口真气，鹰刀侧劈在水月刀上。

“蓬！”的一声气劲交击，韩柏整个人往上抛飞，身不由主地翻滚腾升上五丈的高空，再落下来时，水月大宗已足踏实地，恭候他的大驾。

韩柏叫了声吾命休矣，正要拚死力搏，一道剑芒由一颗大树后向水月大宗激射而至。

水月大宗首次露出惊异之色，倏地横移，与赶来的蓝玉等人会合在一起。盈散花却不在他们之内。

剑芒消去，现出淡雅如仙的秦梦瑶。

韩柏落到她仙体之侧，大喜道：“梦瑶！你怎如为夫在此有难？”

秦梦瑶还剑鞘内，俏脸平静无波地看着正对她虎视眈眈的水月大宗、蓝玉诸人，轻轻应道：“若连与自己心心相连的夫婿的危难亦感应不到，那还有资格配称言静庵的弟子。”按着向水月大宗微微一笑道：“梦瑶何幸，请水月大宗不吝赐教！”

风声响起，一道人影忽地来到韩柏身旁，同时仰头大叫道：“在这里了！”

当然是韩柏的好拍档范良极，并显在呼召救兵。

蓝玉等心中大恨，知道已错过了杀死韩柏的机会，想不到以如此阵势，仍让此子逃过大难。

蹄声由远而近，虚夜月、庄青霜和碧天雁由小路穿林过来，到了这绿草如茵的旷地处，大喜下马，加入了韩柏的阵营里，两女兴奋地偷看着秦梦瑶，只恨剩下非是亲近的好时刻。

秦梦瑶含笑向两女和碧天雁打过招呼后，美目深注在正瞪视着她的水月大宗身上，大感兴趣地道：“大宗为何没有动手之意？”

水月大宗默默注视着秦梦瑶，冷酷的面容严肃镇定，点头道：“本宗不想动手，因为梦瑶小姐并非本宗这次西渡来此的目标。”

秦梦瑶嘴角逸出一丝笑意，仙子般清丽绝俗的玉容泛着一种内蕴的圣洁光辉，看得水月大宗和蓝玉等全为之一呆。

蓝玉干咳一声道：“梦瑶小姐若无他事，我等便要先行告退了。”

秦梦瑶的身分非同小可。以蓝玉的骄狂，仍不敢对地无礼，更兼她有一种震慑人心的风采和魅力，尽避是敌人，亦起不了对她冒渎之心。

韩柏看着秦梦瑶和心爱的月儿、霜儿，浑身都酥痒起来，便若拥有了全世界般自豪和得意。

庄青霜和虚夜月见到这位飘逸若神仙的姊姊，把不可一世的水月大宗和蓝玉压得乖乖的动弹不得，连退走都要出言请求，亦感与有荣焉。

当范良极和碧天雁也以为秦梦瑶会乘势收手时，这仙子轻轻一叹道：“既然来了，那有这么容易说走便走，水月刀法名震东瀛，梦瑶怎可错过领教高明的机会？”

水月大宗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冷哼道：“好！那就让本宗看看慈航静斋的传人有何本领？”

举步趋前，同时“锵”的一声拔出了水月刀，遥指着秦梦瑶，凛冽的杀气，立时弥漫全场。

秦梦瑶示意己方五人往后退去，微笑道：“我这就出手啦！”话声未完，飞翼剑已来到手里，一阵森寒的剑气，往水月大宗潮涌过去。

场内一时气动奔流，使人颤栗的寒气激汤翻滚。

水月大宗摆出了不同的架式，抗御着秦梦瑶无坚不摧的剑气，神色却前所未有的慎重。

秦梦瑶的飞翼剑亦不住地画着小圆圈，催发剑气。

两人相距足有三丈之遥，可是其中的凶险，却绝不会逊于近身肉搏，只要任何一方气势稍弱，另一方在气机牵引下生出感应，便会立即发动至死方休的猛攻。

谁都想不到看似和平淡逸的秦梦瑶，一上场便是如此处处逼人的气势。

韩柏等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因为水月大宗实在太厉害了，仙体初愈的秦梦瑶是否能胜得过他呢？

蓝玉等人虽知秦梦瑶剑术必然高匹明之极，但却欺她实战经验和火候远及不上水月大宗，所以均心底笃定，对水月大宗充满了信心。

但局内的水月大宗却全是另一番感受。

只从秦梦瑶拔剑离鞘的动作，那种浑然天成，无懈可击的气概，便一直紧攫着他的心神，使他生出无隙可寻的感觉。尽避昨晚面对鬼王时，他亦没有剩下的震撼。

秦梦瑶立时生出感应，悠然一笑，剑光暴涨，有若一道电芒般往水月大宗激射过去。

场中双方均感愕然，想不到会由秦梦瑶发动主攻。

而更使人觉得玄妙的是，尽避秦梦瑶剑势如疾雷激电，偏使人生出至静至奇的怪异感觉，似乎天地在这一刻完全静止了下来。

水月大宗知道对方正以无上道法，隐隐制着自己心灵，一声狂喝，连

起坚凝的意志，水月刀化为一圈强芒，护着前方。

“铮”的一响，飞翼剑刺中光圈的外沿处。

刀光散去。

纵使在这种生死相搏的时刻，秦梦瑶仍是那副飘逸如仙，美得不食人间烟火，超然于世情之外的宁恬样儿，香带着一丝拈花微笑的娇态。忽又“锵锵……”

连击五剑，每剑均由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刺出，仿如鸟迹鱼落，全无斧凿之痕。

水月大宗亦进入止水不波的刀道至境，水月刀在空气中神迹似地忽现忽隐，每一次出现，均把秦梦瑶奇怪无比的飞翼剑挡着，发出清脆之极的交击声，还似游刃有余的样子。

秦梦瑶忽然收剑后退，来到虚夜月和庄青霜中间，回剑鞘内道：“领教了！”

水月大宗呆在当场，茫然地瞧着秦梦瑶，却没有追击。

这时谁都知道秦梦瑶至少占了点上风，否则那能说退就退，而凶狠若水月大宗，也不敢追击。

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水月大宗身上，看他作何打算，是否要讨回颜面。

水月大宗还刀鞘内，仰天大笑道：“剑心通明，确是非同凡响。”拔身而起，转瞬远去。

蓝玉大感尴尬，再干咳一声，正要说话，“锵”的一声，秦梦瑶剑再出鞘，遥指蓝玉，催出剑气。

蓝玉与她相距足有四丈，可是森寒的先天剑气却是迫体而来，忙运聚功力，发出一道无形的杀气对抗，失声道：“梦瑶小姐竟要和蓝某动手吗？”

虚夜月和庄青霜见秦梦瑶如此厉害，均露出崇拜悦服的神色。

韩柏、范良极和碧天雁亦都对秦梦瑶忽守忽攻的战术感到惊异。

战甲、兰翠贞、常野望等更紧张起来，纷纷拔出兵刀，摆开架式。

敌方只是一个秦梦瑶，便已教他们不敢轻忽，何况还有韩柏、范良极、碧天雁和虚夜月、庄青霜这些厉害人物。

秦梦瑶洞察一切的目光凝视蓝玉，淡淡笑道：“大将军既要杀死梦瑶的夫君，我这作小妻子的，怎能不先发制人，否则谁知你何时又再施出不要脸子的诡谋？”

蓝玉方面的人听到秦梦瑶亲口承认嫁给了韩柏，都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可是看到韩柏相立时挺胸昂首，神采飞扬的得意气概，又如此言不假。

蓝玉身为当代一高手，虽对秦梦瑶非常忌惮，仍不露丝毫惧色，抛开手中铁棍，从手下处接过另一长矛，双手一振，矛头晃动，发出嗤嗤之声，喝道：“你们退下，收起武器！”

战甲等愕了一愕，依言退后。

范良极取出旱烟管，吞云吐雾地向韩柏笑道：“这大将军不是有种，而是怕群战对他们更是不利。”

虚夜月鼓掌道：“秦姐姐快宰了他，看他是否有种得不会逃命！”

蓝玉那敢动气，一语不发，对抗着秦梦瑶正寻隙而入的惊人剑气。

秦梦瑶温婉一笑。爱怜地瞥了雀跃鼓舞的虚夜月一眼，微微向前倾侧剑气立时大幅加强，阵阵涌扑过去，使人感到主动权绝对地操纵在她手里。

事实上自她忽然拔剑挑战蓝玉，在实际上和心理上，已领了先机压得蓝玉完全处于被动之势，深合剑道之旨。

韩柏等均往后移退，使她更能放手施为。

一时成了对峙之局。

秦梦瑶由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她那意态闲逸的模样，对什么人或物均只是淡淡扫瞥，教人全不能由她的神色察觉出任何意思，使敌人更感到她轻描淡写的深不可测。

蓝玉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假若如此对峙下去，最后耐不住的定是自己，而非是这达到剑心通明的绝色女剑侠，迟早如此，不若趁自己斗志尚强时，及早出手，才是上算。遂一声暴喝，手中长矛化出千万道矛影，还未攻出时，却光华大盛，秦梦瑶的飞翼剑夹着无坚不摧的先天剑气，以无可比拟的高速，先弯往外侧，才循着一道无形而暗合天地之理的线条，破空而至。

蓝玉知道由于对方操着主动之势，所以自己稍有进攻的动作，这仙子立即生出感应，自然而然发动攻势，纯粹出于高手对仗的气机交感，比刻意出招更要凌厉惊人。不过这时亦别无选择，施出浑身解数，把大天罡气提至十足，一矛攻去，亦是有往无回的格局，生出无比惨烈之气，就若战场上千军万马，冲锋杀。

“锵！”

剑矛交击。

秦梦瑶像化成了一道轻烟，倏忽间到了蓝玉左侧，白衣飘拂，有若天仙妙舞，一连向蓝玉攻出了九剑。

蓝玉绝不想和秦梦瑶近身搏斗，事实上他选取了长矛，就是希望以长制短，那知秦梦瑶初发的那一剑，实有洞穿乾坤之威，他虽挡了对方剑势之形，却被对方先天剑气透矛攻入，为了化解剑气，不由自主地行动上滞了眨眼的工夫，已给对方欺到近身处。

骤然下蓝玉横移开去，两手移到长矛正中处，分以矛头矛尾抵挡这飘然若仙的美女狂风扫落叶般的剑势。

双方的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深切体会到为何秦梦瑶能破去禁例，成为两大圣地首位公然踏足尘世的传人。

人影乍合倏分。

秦梦瑶收剑退回虚夜月和庄青霜处时，蓝玉仍步履不稳的退了三步，才喘息立定，脸上再无半丝血色。

按着手中长矛一轻，头尾同时与矛身分离，掉在地上，发出一响一沉的两下声音。

战甲等潮水般涌出，把蓝玉团团护着，全体亮出兵器。

蓝玉再一个跟舱，喷出一口鲜血，脸上才恢复了点人色，两眼射出深刻的仇恨，瞪着秦梦瑶道：“好剑法！蓝某人领教了！”

韩柏哈哈一笑，踏前几步，来到敌阵之前，得意洋洋地道：“试过我小梦瑶这高手的厉害，现在可又轮到我这低手出马了。”

战甲等均脸色发白，优胜劣败，不用动手已可知道了。

范良极和碧天雁均是老谋深算的人，怎肯放过这除掉蓝玉的机会，来到韩柏左右两侧处，隐成合围之势，蓄劲以待。

蓝玉挺直身子，像完全回复了正常般冷眼看着韩柏，沉声道：“想收拾

我蓝某人，还没有这般容易！”撮发出尖啸。

风声由盈散花站立房子处传来，百多名劲服大汉，绕屋而至，迅那间挤满了蓝玉后方的空间，人人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狠定，显然是随蓝玉东征西讨的好手。

韩相与范、碧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后，哈哈一笑道：“这么多人，不打了！”大模大样地走回秦梦瑶之旁，凑到她小耳畔道：“还是回家上床睡觉才是上算！”

范良极和碧天雁亦知机地退了回来，刚好见到秦梦瑶狠狠盯了韩柏一眼，道：“走吧！”林荫道上，一片雪白。虚夜月和庄青霜兴高采烈地一左一右缠着秦梦瑶，开怀谈笑，走在最前方。碧天雁一人牵着三匹骏马，落在最后方处。

韩柏和范良极两人走在中间，正商议着盈散花的问题。

范良极脸色凝重道：“情况看来非常不妙，盈散花既已和燕王上过床，显然奸计得逞，但那究竟是什么奸计，我们却一无所知，不若索性找燕王直问，她不仁你不义，纵使燕王向她报复，她也怪不得你。”

韩柏想起盈散花，便恨得牙痒痒地，又是伤心不已，叹了一口气，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范良极正要怒责，前方的秦梦瑶停了下来，扭过仙躯，闲静地道：“大哥和韩郎均忘记了一项至关紧要的事，就是为何盈散花明明是黄花闺女，却要借秀色的身体，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以及秀色为何要如此帮助盈散花？”

各人随着秦梦瑶停下脚步，形成一个以她为中心的小圈子。

韩柏和范良极先摆出个恍然大悟的表情，按着一个搔头、一个抓腮，其实都想不出这与对付燕王的阴谋有何关系。

看到他们的模样，虚夜月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皱着可爱的小鼻子，依恋地挽着秦梦瑶的玉膀撒娇道：“秦姐姐快点醒他们吧！月儿也想知道盈妖女的事哩！”

众人眼光全集中到秦梦瑶处。

韩柏看着自己这三位美绝人世的娇妻亲热地并排而立，那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真非任何笔墨可形容其万一，魔种被刺激得往上攀升，脑际灵光一现，叫道：“我明白了，散花是要人误以为她不是黄花闺女。”

秦梦瑶赞许地道：“这话很有道理，而且她还有一套功法，可使别人看不穿她尚未破身，甚至在似已与她欢好过后，仍然不知道。只是这点，已可知她也如秀色般，身具女心法，还是第一流媚心之道的高手，比秀色还要高明，否则那有对付燕主的资格？”

碧天雁色变道：“那燕王岂非已着了道儿？但据如燕王至今仍是安好无恙。”

范良极心思敏捷，得秦梦瑶提醒，冷哼道：“盈妖女的阴谋，必是要藉处女元阴才可施展，想不到以燕王的精明，仍逃不过这美人计，那可能亦是燕王的唯一破绽。”

虚夜月听到美人计，狠狠盯了韩柏一眼，道：“韩郎看你以后对美女还敢不检点一些。”

韩柏尴尬一笑，岔开话题道：“若我们弄不清楚盈散花究竟在燕王身上下了什么手脚，可能会一败涂地，连败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秦梦瑶向倚着她的虚夜月道：“这事最好由你爹出马，看看可否探出燕

王的问题。

好了！我还要回莫愁湖打坐入定，在赴八派的元老会议前争取多点静修的时间。”

韩柏不好意思起来，知道秦梦瑶为了自己，中断了静修的功课，赶来援救，所以虽想缠她，却只能在心内想想，不敢说出并付诸行动。

虚夜月露出失望之色时，庄青霜在另一边挽紧秦梦瑶，欣然道：“我们和韩郎一起为秦姐姐护法。”

秦梦瑶笑道：“韩郎还有很多事做哩！怎可浪费时间为我把守门口。”按着向韩柏甜甜一笑道：“梦瑶有一个直觉，这毒计针对的必是朱元璋，否则除去了燕王，徒然帮了朱元璋一个大忙。韩郎和大哥可分别向陈贵妃和盈散花入手调查，看看会否是一条连环的美人计？”

虚夜月埋怨道：“秦姐姐还要韩郎去惹这些歹毒女人吗？”

秦梦瑶失笑道：“月儿乖一点，这牵涉到万民的福祉，牺牲点仍是值得的。”

范良极瞪着韩柏道：“这小子怎会有什么牺牲可言，只嫌占不够便宜吧！”

庄青霜娇痴地道：“牺牲的是我们嘛！”

碧天雁看了看天色，浓厚的云逐渐掩盖了晴空，催促道：“大雪快来了，我们上路吧！”

第六章 禁宫谈心

庞斑安坐园心小亭内，看着亭外缕缕飘下，逐渐绵密的雪絮。

陪着他的是里赤媚、方夜羽、甄夫人和年怜丹。

外出的柳摇枝和鹰飞这时回来，见到庞斑，恭敬地行过大礼后，围桌坐下。

庞斑悠然自若地欣赏着亭外的雪景，淡淡道：“找不到吗？”柳摇枝颓然摇头。

鹰飞冷哼道：“只要缀紧韩柏，那怕找不到花护法。”庞斑怎会听不出鹰飞语气中对韩柏的深仇大恨，双目射出冷厉的神色，盯着鹰各人都大惑不解，鹰飞这两句话为何竟惹得庞斑不高兴。

飞。以鹰飞如此高傲自负的人，给庞斑若有实质的眼神一瞥，立即心胆俱寒，吓得离椅跪倒地上，惶然道：“小飞定是犯了错，请魔师训责。”庞斑冷喝道：“站起来！”鹰飞才起立，庞斑右手扬起，五指作出奇异又好看姿态，发时指风嗤嗤，激刺在鹰飞胸腹头各大要穴。

鹰飞全无反抗之力，像扯线公仔般不住跳动颤抖，却不后跌，情景怪异无伦。

连点二十多指后，庞斑手掌隔空虚按，鹰飞断线风筝般抛飞往亭外，四平八稳仰身掉在园外的旧雪和新雪里。

鹰飞背脊触地，便弹了起来，再次跪倒，高声道：“多谢魔师，小燕的伤势全好了！”

庞斑冷然道：“不要高兴得这么早，我虽治好了你的内伤，却仍治不好你的心魔，若你仍是充满了私欲、仇恨和贪婪，今晚你到鬼王府只有送死的份儿，下乘的心境，怎使得出上乘的武功？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你明白吗？”纵使在这大寒时节，鹰飞仍冒出一身冷汗，羞惭道：“魔师教训得是！”庞斑微笑道：“那你便给我在雪里坐到今晚，若大雪还不能洗净你的身心，便不要到鬼王府去了！”鹰飞一言不发，就地盘膝静坐。

天地间，亦只有庞斑可使这桀骜难驯的年轻高手，俯首甘心受教。

庞斑接着再冷冷看了年怜丹一眼，才再欣赏亭外的雨雪。

年怜丹自己知自家事，忙告辞离去，避入静室打坐。

只剩下里赤媚、方夜羽、甄夫人和柳摇枝四人陪坐着，都不敢出言打扰庞斑的冥思。

庞斑忽地哑然失笑，同里赤媚道：“为何你不去找解语呢？”里赤媚苦笑：“找到她又怎样，我根本拿她没法，更重要是觉得若她要与韩柏相好，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处。”柳摇枝一呆道：“里老大！这话我便不同意了，韩柏是我们暗杀名单内主要目标之一，解语和他一起，自然不妥当之极。”里赤媚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摇枝既然深爱着解语，当年为何又把她冷落闺房，弄至现在这错恨难返的局面。”柳摇枝低下头去，再没有说话。

庞斑淡然笑道：“不要算旧账了，解语的事便交给我吧，横竖来到这繁华金粉的都会，我也想四处溜溜，分享一下朱元璋治下的太平盛世。”众皆愕然。

浪翻云微微一笑，神情欣悦。傍着他走的左诗奇道：“大哥为何这么开心。”浪翻云随口道：“接小雯雯嘛：自然是非常开心？”左诗喷道：“大哥骗人家，不行！快说出来！”浪翻云咋舌道：“诗儿你管得我愈来愈厉害了，好吧！我刚才才是想起庞斑，他到京城已经一个时辰了。”接着皱眉道：“他为何起了杀戮之心呢？谁惹他了？”左诗愕然道：“大哥怎会知道？你不是一直陪着诗儿吗？”这时两人来到正对着聚宝山的聚宝城门。

当下自有跟踪着他们的厂卫，先一步到守城官处打点，任他们出入自如。

聚宝门乃金陵十三个城门之一，与其它“三山”和“通济”两门并称“天下三门”，同以奇特、雄伟、壮观名噪一时。

门呈长方形，城墙四重，夹三道瓷城，四道拱门，成“目”字形，城楼高达八丈，以条石为基，巨砖为墙，极为坚固。

浪翻云岔开话题道：“虚若无这人真是深不可测，连这样精采实用的规模也可给他创造出来，使人叹为观止。”步出城外，还回首看了一眼。

左诗喜道：“月儿的爹若知你这么赞他，定然非常高兴。”浪翻云忽然一手搂着她的纤腰，在她耳旁低喝道：“我们跑快一点！”左诗吃了一惊时，耳际风生，倏忽间已被浪翻云夹起飞上了树顶，疾往前掠。

天上在下着绵绵不断的雨雪。

韩柏抢前探头到秦、庄两女之间，凑到前者耳旁道：“死老鬼说梦瑶比以前更美了，梦瑶该怎样谢我？”秦梦瑶秀眉轻蹙，若无其事地“哦”了一声道：“韩柏大什么的好象忘记了他的命是谁救回来的呢！”庄青霜和虚夜月忍不住“咕咕”偷笑。

韩柏老脸微红，改变话题道：“梦瑶不若随我们返回鬼王府吧！”虚夜月雀跃央求道：“秦姐姐快答应吧！月儿练功的静室是爹特别拣选的，于风

水受气的脉穴，练起功来可事半功倍呢！”秦梦瑶芳心一软，微笑道：“好吧！”韩柏大喜道：“让我来和梦瑶合籍……”

噢！”原来秦梦瑶一肘击在这小子小肌处，由于用劲巧妙，韩柏再说不出来话。

虚、庄两女当然不会可怜他，兴高采烈拥着秦梦瑶转往清凉山的路上。

范良极由后掩至，一把抓着韩柏的后衣领，扯回自己身旁，正要说话，前方蹄声骤响，两名厂卫飞骑迎来，临近时勒马停定，跳下马来跪禀道：“奉皇上圣谕，忠勤伯立即进宫见驾！”蓝玉回到住处，脸寒如水，一点表情都没有。

众人知道他心情大坏，都喋若寒蝉，怕无意中触怒于他。

进入厅内后，蓝玉向众手下道：“宋家兄妹既已入京，朱元璋随时会来对付我们，你们做好准备功夫，若形势不妥当，立即逃走。”战甲犹豫片晌后道：“大将军的伤势……”蓝玉不耐烦地道：“只是小事，我打坐上一两个时辰便没事的了。”转向兰翠贞道：“随我来！”兰翠贞遵命随他转过后厅，穿过接通前后进的走廊，来到后院的大宅，刚步入房内，蓝玉浑身一震，往地上倒去。

兰翠贞想不到他伤势如此严重，抢前一把抱着他，扶到床上去，骇然道：“大将军！”

蓝玉脸色惨白，苦笑道：“秦梦瑶真心狠手辣，竟差点破了我的大天罡气。”兰翠贞脸上血色退尽，差点比蓝玉更难看，真气被破，等若废去了武功，在此等争霸天下的关键时刻，蓝玉还怎能领军征战。

到现在她才明白为何秦梦瑶故意气走水月大宗，因她的目标只是蓝玉。

蓝玉眼中射出坚决的神色，肃容道：“我要立即入定疗伤，只要恢复一半功力，马上离京。”左诗被浪翻云搂着穿林过山，就像回到昔日与浪翻云刚离开怒蛟鸟时的亲密光景，心神皆醉，压下了的爱意狂涌而生，只望永远也不用再离开他的怀抱。

这时两人来到一座小丘之顶，浪翻云松开了手，让左诗立稳。

极目前方，茫茫大江自西南向东北绕廓而行，至左方虚与蜿蜒伸入长江的秦淮河交接，除这入江口外，周围均是山岭，成为天然屏障，形势险要。

浪翻云指着正扬帆驶来的几艘帆船，笑道：“中间那艘没有旗号的就是我帮载着小雯雯的风帆，其它三艘都是护航的水师船，哈！有谁想得到世事的发展会如此离奇，官方竟会与我们的贼船合作无间呢？”按着向左诗微微一笑道：“诗儿好应多谢你的柏弟，怕亦只有他乱打乱撞的福气，才可弄出这微妙之极的形势来。”左诗这才记起韩柏，俏脸羞红，但又涌起无尽的甜蜜，赦然道：“大哥啊！诗儿是否水性杨花，既心甘情愿从了柏弟，但又情不自禁地爱着大哥，希望能永远靠在大哥怀里。”浪翻云哈哈一笑，探手过来搂着左诗的小蛮腰，柔声道：“我们兄妹之情，可鉴天地，何水性杨花之有？来！”

让我们去见小雯雯。”左诗扯着他道：“不！大哥！让我们先说一会话儿，太少这样的时刻了。”浪翻云爱怜地看着地道：“从你的清溪流泉，浪翻云已感到诗儿无限的深情，还用说出来吗？”左诗娇躯轻颤，移入他怀里，喜欢地道：“诗儿明白了，还感到非常幸福呢！”浪翻云仰天长啸，夹起左诗，朝着大河奔去。左诗两手紧搂着浪翻云的粗腰，迷醉在他浓烈的男子气息里。她既热爱着韩柏，亦深恋着浪翻云。

前者使她纵情地燃烧生命，后者却是纯洁无瑕的精神恋曲。

韩柏和范良极在众卫拱护下，昂然进入皇城。

这次他们由南面的洪武门进入皇城，沿着御道朝午门而去，两侧排列着一系列的中央机构，宗人府、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大都督府和太常寺等林立两旁，气象森严。

爆内守卫明显加派了人手，隐隐弥漫着山雨欲来前的紧张气氛。

罢经过了吏部的官署，有人在后方高叫道：“大哥！四弟！”范、韩两人别头回望。

只见几天不见的陈令方一身官服，在五、六名禁卫高手拥侍下神采飞扬急步往他们走来，还按着头上的官帽，以免掉了下来，形状滑稽。

两人同时涌起患难下建立的深刻交情，勒马停定。

陈令方来到两人马旁，第一句就问道：“瑶妹的仙体痊愈了吗？”韩柏好奇地摸了摸他的官帽，笑道：“有我这天下第一情医，当然好了！唉！不过她的仙气又加强了，我想一振夫纲亦无能为力了。”陈令方知他们进宫是要去见驾，不敢阻迟，眉开眼笑道：“那就好了，你们若有空，待会到吏部来找我，我忙得昏天昏地，想去看你们也办不到。”按着压低声音道：“后天皇上会正式改组六部和都督府，届时必有连场好戏。”范良极欣然低声嘲道：“你这利欲熏心的老小子。”催马先行。

韩柏俯凑下去问道：“燕王送的大礼精采吗？”陈令方色迷迷应道：“精采无伦！”韩柏大笑赶上范良极，传音道：“你是否随找进去见老朱。”范良极传音回来道：“朱元璋又不是惹火美人儿，有什么好见的，我自会找地方打发时间。”韩柏大感不妥，偏又作声不得，各人此时在午门外停下，全体下马。

午门城台雄伟壮观，下宽上窄，古稳重，台基以红大理石砌成须弥座，城台上有五座黄瓦金顶、重檐彩饰的高楼，楼与楼之间有阁道相联，气象万千，尤胜大明门。经过中央门洞时，更觉开扬宽畅，此时以巨大青石铺就的御道满盖白雪，百多名内侍正冒雪清理。

罢入午门，聂庆童早恭候其内，一番客气后，领着两人直入干清门，进入后廷，来到朱元璋和妃嫔日常起居的干清官前。

范良极眉目间隐隐透出兴奋神色，随便找个借口，留在殿外，只馀下韩柏一人独自进殿去见朱元璋。

偌大的殿堂，便像一个富贵人家的大厅，只是空间广阔多了。

朱元璋悠闲地坐在一张太师椅里，后面是一张满是书法的大屏风，见到韩柏，隔远笑道：“忠勤伯不用多礼了，来！坐到朕身旁来。”韩柏本以为朱元璋因他夺得了秦梦瑶，会含恨在心。那知他的态度反比以前更亲切了，不理是否在做戏给他看，亦笃定多了，叩跪后坐到他身旁的太师椅去，两人只隔了一张小几，名副其实的平起平坐。

朱元璋笑了笑，通：“小子你看看朕背后这张屏风上写的是什么诗，读来给朕听。”韩柏虽不知他弄什么鬼，唯有往屏风瞧去，念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淡淡道：“这是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朕特别教人写在起居当眼处，便是以之律己，提醒自己必戒华奢，借用民力，以免万民受苦。朕的作为，目下虽有人不同意，但证诸百世之后，当能体会朕的苦心。”韩

柏对这首诗只是一知半解，亦无心求解，更不明白朱元璋为何说起有关节俭爱民这方面的事，只好唯唯诺诺，虚应故事。

朱元璋叹了一口气道：“昨夜与梦瑶一席话后，朕整晚都没有睡觉，不但想着她的话，也想到静庵和若无兄，想得胡涂起来，真望时光能倒流，使我可以把一些往事纠正过来。”

忽地龙目寒光一闪道：“你可知朕为何会和若无兄弄到今日如此田地？”顿了顿语气森冷低喝道：“不要像那些人般骗朕说不知道。”

韩柏心中叫苦，硬着头皮道：“好象是皇上与鬼王在建都上有分歧之见吧！”朱元璋点头道：“这只是第一桩朕不听他提议的事，岂知只此一项，竟若长堤破开了缺口，连串的争执便由此而起。”嘴角牵出一抹苦笑道：“这也应怪朕当时迷上了铁冠道人看风水的本领，不但选了金陵为都，还让这空负盛名的人为我卜定地基，不顾若无兄的反对，调集了几十万民工，耗费了大量土石，照铁冠的指示把燕雀湖填平，在其上建设这些宫殿楼台，忘记了这些工程是如何劳民伤财。”

韩柏听着这天下至尊破天荒第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好感大生，暗忖难道经梦瑶昨夜“教训”他后，这老小子竟转起死性来吗？

朱元璋喟言道：“当时在朕一力坚持下，特别在地基下打进了密集的木柱，墙基全部铺上巨石，又构了良好的下水道，以防止地基下沉，当时若无兄已指出所有这些工事最后均徒劳无功，可是朕却一意孤行。唉……”

韩柏一呆道：“皇宫现在是否有什么不妥呢？”

朱元璋苦笑道：“是大大地不妥，宫殿建成后，地基就开始下沉，到现在情况日趋严重，整个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唉！朕自见了你这小子后，看着你享尽人间艳福，愈发相信兴废有定，尤其与梦瑶一见后，更感精力非比从前，只望改组军政后，天下会出现一段长治久安的大一统局面，那便不负静庵之托了。”

韩柏心中感动，热血上涌，不理这是否只是朱元璋笼络和收买他作的虚假之言，拍胸道：“只要我韩柏有一口气在，定会助皇上完成心愿。”朱元璋深深看了他一眼后，沉吟片晌，奇峰突出地道：“你说朕应否除掉燕王？”

韩柏一震道：“什么？”朱元璋双目射出冷酷的光芒，缓缓道：“现在形势明显，就算我平走了蓝玉和胡惟庸，燕王始终是另一个祸乱的根源，朕怎忍心看着万民再受战乱之苦？”

韩柏给他弄得胡涂起来，嗫嚅道：“皇上不是已要小子转告他，若他乖乖的在皇上有生之年不谋反，便不会制他的权力。”

朱元璋哑然失笑道：“争霸天下，只有两种人，就是成功者和失败者，而争霸的目标，就是要成为那唯一的胜利者，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最重要是那手段能否使你成功，此所谓兵不厌诈。数十年来，就是基于这信念，朕才得坐到了这位置上，明白了吗？”韩柏道：“皇上不是说过燕王是你不忍心对他无情的九个人之一吗？”

朱元璋不悦道：“竟敢算起朕的账吗？”韩柏愈来愈弄不清楚朱元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更难猜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叹道：“小子不敢！只是有点胡涂吧！”

朱元璋冷冷看了他一会后，吁出一口气道：“若蓝玉伏诛，燕王便成为天下最有军权的人，尽避朝中百官全力支持允，最后仍非他这精通兵法的敌手，在这种情况下，若你是燕王，在朕身故后，肯否坐看天下落于别人之手？”

韩柏更是不解，问道：“既是如此，皇上为何不干脆听鬼王之劝，不理其它人的反对，立燕王为太子，那岂非天下太平了？”

朱元璋龙目射出复杂无伦的神色，长叹一声，岔开话题道：“人人都说我朱元璋毫不念旧，诛戮功臣，岂知朕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若人人都像小子你那样，不把功名富贵放在眼内，朕又何须出此下策？”按着双目一凝，寒光闪现道：“历史早清楚告诉了我们，权力只可以有一个，权力愈集中在中央，政令便可容易推行，大一统的太平愈可持久，故汉高祖建朝后，第一件事就是诛除不肯归还权力的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后，还不是靠杯酒释兵权；只有集中权力，才不致出现乱局。看看今天的蓝玉和胡惟庸，当知朕所言非虚。”

韩柏皱眉道：“蓝玉确是恃功骄横，可是胡惟庸之有今天，完全是皇上一手捧出来的，却又有何道理呢？”

朱元璋微一错愕，望向他道：“这几句话换了是别人来问朕，必是诛连九族的收场，幸好是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哼！单玉如确是高明，竟可瞒了朕这么久！”韩柏知道朱元璋不会直接答他，但亦隐约猜到了胡惟庸实在是朱元璋用来对付功臣的挡箭牌和刽子手。

只要干掉胡惟庸，所有权力便全回到了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手里，这一着可说老谋深算极矣。试探道：“皇上是否要小子对付燕王？”

朱元璋的脸色阴沉起来，好一会才道：“待会朕去见若无兄，先听听他还有什么话说。”韩相谈了这么久，急于脱身，通：“皇上这次召小子来，是否有什么特别差遣呢？”朱元璋肃容道：“现在最使朕担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单玉如，若查不清她有什么厉害手段，我们栽了筋斗都不知是什么一回事。”韩柏拍胸道：“这事包在小子身上，有范良极帮手，什么阴谋都可以查个一清二楚。”

朱元璋苦笑道：“这老贼真是死性不改，你知否他究竟想偷朕的什么东西呢？”韩相大吃一惊，色变道：“皇上怎知他要偷东西？”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若他不是有所图谋，怎会无端端要睡上一觉，那时我还不知他是范良极，所以没有疑心罢了。”韩柏尴尬地道：“让我劝劝他吧。”

朱元璋摇头道：“不！让他试试也好！朕亦想看看他的偷术高明至何种程度。”顿了顿道：“另两个人就是陈贵妃和楞严，他们均为最接近朕的人，若有图谋，必是防不胜防。”韩柏苦着脸道：“小子真不敢碰陈贵妃，据浪翻云说，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朱元璋一呆道：“浪翻云这么说过吗？”韩柏连忙拚命点头。

朱元璋失笑道：“朕看是浪翻云低估了你吧！唉！或者朕是年纪大了，每次想起陈贵妃，心肠都软了起来，感到难以下辣手。你快想想办法吧！时间愈来愈少了，最好你能在这两天为朕解决了单玉如和陈贵妃的问题，那朕便可全力对付其它人了。”韩相心中苦笑，自己真能在两天之内，解决了厉害至不知何等程度，神莫测的单玉如和狡猾狠毒，连父亲都忍心谋杀的陈贵妃吗？这时记起了为韩家找屋的事，同朱元璋提出请求，获准后，才施礼退去。

第七章 前尘往事

月榭内，戚长征赤着精壮的上身，由寒碧翠、褚红玉、红袖和宋媚四女为他处理包扎左肩的剑伤，自然要同时默受诸女的埋怨。

宋楠亦来了，正和小表王荆城冷下棋，后者显是落在下风，不住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虚夜月和庄青霜把秦梦瑶送入静室后，领着翠碧和夷姬这金发美人儿来趁热闹。

虚、庄二女不住向戚长征瞪眼，不明白为何他泡妞竟会泡到负伤而回。

戚长征向在一角下棋的荆城冷笑道：“知道我大舅的厉害了吗？”

荆城冷叹道：“要找师傅来才行了。”

虚夜月嚷道：“爹到哪里去了？”

表王的声音由远而近道：“总算还记得阿爹哩！”

虚夜月喜欢得跳了起来，掠出斋外，不旋踵分挽着虚若无和干罗步入斋里，旁边还有个“掌上可舞”易燕媚。

众人纷纷施礼。

客气一番后，干罗关心义子，问起戚长征受伤的事。

戚长征不敢隐瞒，把过程说出后，与干罗并排上座的虚若无微笑道：“这孟青青不但剑法高明，还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物，否则只要找个鹰飞之类的人物埋伏暗处，小子你休想有命回来了！”

戚长征暗叫惭愧，自己真是人粗心大意了。

旁边的寒碧翠狠狠瞪了他一眼，低骂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逞强？”

干罗见戚长征受窘，岔开话题道：“想不到秦梦瑶竟为韩柏动了真怒，我看蓝玉休望能由这一剑复元过来，等若帮了朱元璋一个大忙。”

虚若无舒适地挨着椅背，悠闲地道：“真想快点看到她和红日法王决战的动人情景，红日这家伙号称西藏第一高手，修的是不死法印，一击不中，远千里，如此功法，多么引人驰想。”

虚夜月不屑道：“不过是个藏头露尾故作神，但其实是天生鬼祟的臭喇嘛罢了！月儿说秦姐姐定能一剑把他的臭头劈了。你若见到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水月大宗在她面前那气全消的可怜样儿，才知她是多么威风哩！”

众人听她语气天真，均发出会心微笑。

干罗正容道：“我们今晚绝不能轻敌，庞斑乃魔教百年来最杰出的人物，像神一般备受尊崇，此番他亲自来京，必然大大振起敌方的士气，所以若没必要，切忌群战，免致两败俱伤，徒然便宜了朱元璋和八派联盟，单玉如更在暗中笑坏了肚皮。”

寒碧翠轻轻道：“单如玉真的那么厉害吗？”

干罗脸色凝重起来，叹了一口气道：“她不但武技可列身宗师级的位置，最使人防不胜防的是她的媚术，能制人心神于无形，男女均不能幸免。这二十多年来消声匿迹，可想见必是在潜修中土魔门某一种厉害无匹的魔法，这番出世，定然非同小可。”众人听得心中凛然，这女魔头能二十多年来无声无息地躲在胡惟庸的背后，暗中密谋夺取明室的皇权，只看此点，当知她有过人的毅力和耐性。

这时有人来报道：“许宗道求见鬼王！”

表王虚若无愕然道：“他终于肯来见我了吗？”

雨雪缓缓停下。

韩柏和范良极两人刚离开皇城，韩柏道：“死老鬼！你最好暂时忍一下你那双贼手，朱元璋已悉破你想偷他的东西了。”

范良极嘻嘻笑道：“悉破又怎样，现在我们这么有利用价值，所以老朱明知我要偷他的东西，亦只有只眼开只眼闭了。”

韩柏皱眉道：“这样尽避把东西偷得到手，那又有什么趣味？”

范良极故作惊奇道：“你明知瑶妹不用追求迟早也要献身给你，那你成其好事时究竟有没有乐趣呢？”

韩柏立时为之语塞。

范良极见占尽上风，大乐搂着他的宽肩，走入途人熙攘，一端连接着皇城御道的玄津桥去。

韩柏道：“天命教那巢穴你查过没有，朱元璋刚才又催我动手了。”

范良极颓然道：“昨晚你和瑶妹风流快活，可怜我却东奔西跑，唉！什么名单，连封像样点的书信也没有。只找到一些日用品和杂货粮油的账目单据。那样可把天命教人一网打尽的名单，只是朱元璋一厢情愿的事，若我是单玉如，也绝不会那么愚蠢，记在脑里才是最安全的。”

韩柏苦笑道：“不若我们去把那巢穴最高级的负责人，活捉来送给东厂，他们自有方法要他们什么都招供出来。”

范良极摇头道：“不要白费心机了。那里只有几个丫头，要找个像样点的女人也困难，这几天风声这么紧，天命教的人怕都躲起来了。”

韩柏忍不住搔头：“这么说来唯一的线索就是白芳华，我真有点怕见到她。”范良极肃容道：“若她确是天命教的护法，武功定然非常高明，平时那武功平常的样子，只是装出来骗人的。”不知不觉间，两人边谈边走，步上了落花桥。

女子的呼声传来道：“韩柏！”范良极的耳朵何等厉害，一呆道：“是盈散花！”

只见一辆马车由后边驶上桥来，驾车者叱喝一声，把马车停在两人之旁。

垂掀了起来，露出盈散花苍白的俏脸，秀眸茫然，予人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凄凉和落寞。

范良极传音道：“你去探探口风！”走到远处，但谁都知道他竖起耳朵偷听。

韩柏涌起复杂难言的情绪，移到窗旁，柔声道：“你往那里去了！”

盈散花平静地道：“此处再不需要我了，自然是离得这里愈远愈好。不过假若你要杀我，随便出手吧！散花绝不会反抗的。”

韩柏一呆道：“你明知我不会杀你，为何还要杀你？假若你有忏悔的心，不如把你对付燕王的手段告诉我吧！”

盈散花凄然一笑道：“为何我要后悔？韩柏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处在完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经历，你可以杀死我，但却休想我会告诉你任何事。”

韩柏叹了一口气，自知狠不下心来迫她，苦笑道：“秀色呢？她不和你一起离京吗？”

盈散花的秀眸泪花滚动，但语气却平静至使人心寒，淡淡道：“她早离

开了！”

泪水终忍不住泉涌而出。

韩柏泛起强烈的不祥感觉，猛地探手抓着她们的香肩，摇撼着她道：“秀色是否死了！”

盈散花凄凉茫然地道：“她既不想破坏我的复仇大计，又不想目睹你给我害死，除了自尽外，她还可以做什么呢？”

韩柏全身冰冷，脸上血色尽退，踉跄后退，撞在桥栏处才停下来，不能相信地摇着头道：“这不是真的！版诉我，你只是在骗我！”

盈散花任由泪珠滚下玉颊，哀然道：“我还骗得你不够吗？”

韩柏的心乱成一片，神伤魂断中，又涌起海洋般的恨意，道：“我现在还未死，仍可以破坏你的大事，为何你不继续对付我呢？”

盈散花拭去泪珠，平静地道：“我现在很疲倦，只希望能远远离开这地方，离开中原，到那里去也可以，只希望能把你和秀色忘记。韩郎啊！用尽你的气力去恨散花吧，她根本配不起你的爱。”

幕垂下，马车缓缓驶下桥去。

韩柏双腿一软，差点倒往地上，全赖赶上来的范良极把他扶着。

浪翻云搂着左诗，落在船头处。

操船的怒蛟帮好手齐声欢呼。

几个人由船舱钻了出来，赫然是凌战天、翟雨时和上官鹰。当然还有稍长高了，美丽得像个小小鲍主的小雯雯。

他们的出现，连浪翻云亦大感意外，尚未说话，左诗已和小雯雯紧拥在一起，又哭又笑，看得各人心中又酸又喜。

浪翻云伸手抓着凌战天的肩头，大笑点头道：“是否要和朱元璋摊牌了？”

翟雨时佩服道：“什么事都瞒不过大叔。”

上官鹰激动地道：“大叔！你会反对吗？”

浪翻云微笑道：“怎会反对呢？这天下再不是以前的天下了。人民只是希望能有安逸太平的日子，怒蛟帮亦好应顺应潮流。当年帮主创帮时，目标正是要为天下带来幸福，若天下宁靖，怒蛟帮的存在便是多馀的了。”

凌战天也笑道：“我早知大哥会同意我们的决定，这次我们来京，就是希望弄清楚形势，看看可在什么地力尽点力量。”

浪翻云失笑道：“若你不怕头痛，便尽力去了解吧！”

这时小雯雯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奔到浪翻云前，欢呼道：“浪首座！”

浪翻云一把抱起她，亲了亲她的脸蛋。

在水师船的护航下，载着怒蛟帮最重要几个人物的大船，昂然驶进秦淮河去。

表王虚若无在金石藏书堂内单独接见不舍。

这白衣如雪，傲岸孤逸的僧人，步进堂内像往日般行起军礼，朗声道：“许宗道参见大帅！”

虚若无打出客气的手势，请他坐下后，不胜唏嘘道：“二十多年了，我最得力的三个手下，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想当年应天一战，我们水陆并进，与元军大战于锺山，再追歼元人馀孽于凤凰台，一战定下大明的基业。”

不舍接着道：“由那天开始，朱元璋才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以后南攻西讨，扩展势力，先后攻取了江苏、皖南和浙东大片土地，进行了吞并别部、

统一天下的过程。”

虚若无露出缅怀的神色，油然道：“那时元人大势已去，最强大的对手就是一代枭雄陈友谅，幸好我们得上官飞水师之助，先后与陈友谅大战于龙江和鄱阳湖，终大破陈军，多么痛快！”

两人忽然沉默下来，因为接着就是灭掉张士诚和方国珍，使朱元璋雄霸了东南半壁江山，此时朱元璋羽翼丰满，于是派人暗杀小明王韩林儿于六合县瓜步江中，彻底背叛了义军，自立为王，挥军北伐，把元人赶出中原。

小明王乃当时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朱元璋这一做法，导致了上官飞与朱元璋决裂，成立了怒蛟帮，不受朱元璋的管辖。不舍亦因此心灰意冷，离开了鬼王，往双修府与谷凝清结成连理，修习大法。

前尘旧事，一一涌上心头，不胜回首。

表王喟然长叹道：“成又如何？败又如何？回想往事，便像作了一场春秋大梦，宗道你看破了吗？”

不舍苦笑道：“昨天仍未看破，但今天与敝师兄无想的一席话后，幡然大悟，什么仇什么恨都消了。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师傅与庞斑决战回来后，明知命不久矣，仍是那么安详欣悦。生生死死，算什么一回事？甚至快乐和痛苦，亦只不过是生命里不同的插曲，有什么大不了。”

表王一掌拍在几上，长笑道：“说得好！说得好！”

不舍心生感触道：“一直以来，小僧都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才与谷凝清有二十年的相思之苦，不舍实在太自私了。”

表王定神看了他一会后，沉声道：“宗道语气中隐然有所决定，看来你连与庞斑的决战亦抛开不想了，是吗？”

不舍微微一笑，点头应是。

表王舒服地挨入椅背，欣然道：“那要恭喜你了。”轻轻一叹道：“这二十年来，我把心神全放在宝贝女儿身上，始明白争逐武林，是多么没有意思的事，只有生活才是生命的真义，才能品尝存在的意趣。”

不舍油然一笑，淡淡道：“只要能杀死年怜丹，不舍便抛开一切，带同妻女部属，返回域外，重建无双国，终老域外，享受一下塞外纯的生活，其它都不管了。”

表王会心微笑道：“好一个‘不管’了。”

再长叹一声，道：“我们是否管得太多了？”

不舍道：“大帅你又有何打算？”

表王虚若无哑然失笑道：“有什么好打算的，与里赤媚一战正迫在眉睫，虚某已等了二十多年，等得手都痒了。真想不到这家伙竟练成了天魅凝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不舍莞尔道：“大师豪情二十年如一日，宗道心中确是非常欢悦。”

表王摇头叹道：“现在我最担心的反是单玉如，她暗中部署了二十多年，任由朱元璋一统天下，打下深厚的国基，故她除非不发动，否则必是无可抗御的毒计阴谋，使她可把大明接收过去。不过正如你所说，虚某对朱元璋早意冷心灰，再无兴趣去管，便让后生小辈去理吧！”

接着长身而起，欣然道：“来！让我去见见使你同时动了仙凡两心的美人儿吧！”

第八章 螫谋难测

韩柏神伤魂断地和范良极来到左家老巷时，酒铺内却是喜气洋洋，唯有压下心中悲痛，走入铺里。

左诗三女、范豹和颜烟如正逗着小雯雯说笑，见到韩、范两人，都停了下来。

左诗喜翻了心头地道：“小雯雯，看看是谁来了？娘教你怎么说哩！”

小雯雯蹦蹦跳跳着转过身来，瞪大美丽的眼睛，定神看着两人。

先望着范良极，犹豫地道：“是你吗？”

范良极笑得弯下腰来，捧腹道：“对！我也是你的爹，不过却是干爹。”

左诗俏脸飞红，狠狠瞪了范良极一眼，又向韩柏猛打眼色。

韩柏看到这么精灵秀丽的小女孩，打从心底欢喜出来，单膝跪下，张开双臂柔声道：“乖宝宝！快到爹怀里来！”

小雯雯小脸红了起来，跺足道：“我不是乖宝宝，是小雯雯。”说完冲入左诗怀里，不肯再回过头来。

韩柏面皮最厚，哈哈一笑，站了起来，走到她的背后，跪下凑到她耳边道：“是爹错了，你是小雯雯，最乖的小雯雯。”

左诗催道：“小雯！忘了娘怎么教你吗？”

小雯雯旋风般转过身来，搂上韩柏的脖子，在他脸颊亲了一口，叫道：“爹！”

又再转回左诗怀里，这次怎也不肯离开了。

众人都看得涌起温情。

柔柔过来拉起韩柏道：“怒蛟帮的人来了，正和浪大哥在内堂说话呢。”

范良极愕然道：“怎么？”往内堂走去。

柔柔再低声道：“白姑娘也来了，在偏厅等你。”

韩柏立即色变，范良极亦停下步来。

柔柔见两人神色古怪，奇道：“有什么问题吗？”她仍未知白芳华的身分，故有这自然的反应。

范良极干咳一声，说了声没事后，把韩柏扯到一旁道：“这妖女必是不怀好意，你放心去见她吧！我会在旁照应。有浪翻云在这里，估量她亦不敢胡来。”

韩柏放心了点，迳往偏厅去见白芳华。

这左家老宅前面是铺位，后面是住宅和工厂，占地宽广，住上百来人也没有问题。

白芳华娴雅自若地坐在偏厅，那样儿又乖又贤淑，事实直到此刻，韩柏仍有点不相信她会坑害自己，但受过盈散花的教训后，他再不感轻忽托大了。

她见到韩柏，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啊的一声盈盈起立。

韩柏堆出笑容，道：“白小姐的消息真灵通，竟知我会到这里来。”

白芳华迎了上来，挽着他的臂弯含笑道：“不是猜，而是知道你必会到这里来看乖女儿，人家才到这里寻你。”

坐下后，韩柏陪她收摄心神，笑嘻嘻道：“白小姐真的再不怕我了，否

则怎会送上门来呢？”

白芳华抛了他一个媚眼，柔情似水地道：“有什么好怕你的，不过这次来找你，却不是要把自己送上门来，而是受人所托，把一些东西交给你。”

韩柏讶道：“谁人要劳白小姐的芳驾呢？”

白芳华白了他一眼，由怀里掏出一包用火漆封好的包里，送入他手里道：“刚才盈散花来找我，要人家把这东西亲手交给你，芳华也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

换了以前，当还不知白芳华是天命教的人时，韩柏必会深信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但现在那肯相信她会不拆开来看，同时亦在奇怪，为何盈散花适才没有提起这包东西的事？

白芳华站了起来，笑道：“韩郎定必心急拆看，芳华不阻你了。”

韩柏不好意思道：“我送你出去吧！”

白芳华按着他肩头，俯身献上热烈的香吻，温柔地道：“不用送了，这几天韩郎定是无暇分身，待韩郎大展神威，扫平群魔后，你要怎样安排芳华都可以。”

韩柏装出大喜之色，叮嘱道：“说过就算数的了，可不能反悔哩！”

白芳华应道：“芳华遵旨！”再甜甜一笑，才娜多姿地去了。

看着她动人的步姿，韩柏的心神不由给她勾了去，直到她消失门外，韩柏才回过神来，暗忖这种步姿必是天命教的一种媚术，否则为何如此厉害。

低头看着手上的包里，心内百感交集，想起里面或有秀色自尽前写给他的绝笔信，又或盈散花揭开对付燕王的阴谋，一颗心不由忐忑急跳着。

范良极一面狐疑之色走了过来，不能相信地道：“竟是这么一回事吗？”再喝道：“还不快拆开来看？”

韩柏把包里递给他，呼吸急速起来。

范良极明白他的心情，接过包里，放在桌面上，隔空运指一画，火漆裂开，包里打了开来，竟是一迭书信，最上的一封写着“胡惟庸丞相亲启”字样。

两人同时“啊”一声叫了起来，不能相信地看着这十多封信件。

范良极扑到桌旁，翻信细看，竟然全是胡惟庸与蓝玉、东瀛幕府和方夜羽间往来的密函，内容自然全与密谋造反有关，说的都是事成后如何瓜分中土，却没有一字提到任何阴谋。

两人你眼望我眼，怔在当场。

范良极深吸了一口气后，道：“这事奇怪之极，我要找浪翻云来商量。”

不一会浪翻云、凌战天、上官鹰、翟雨时全来了，匆匆介绍后，由范良极把前因后果详细交代了，众人都听得眉头深锁，沉吟不语。

范良极道：“若白芳华真的没有拆开来看，当然不知道这些是可诛胡惟庸九族的证据，那便可勉强解释得过去。”

翟雨时最爱动脑筋，摇头道：“除非白芳华不是天命教的护法妖女，否则绝不会如此疏忽大意，而且盈散花只是蓝玉的人，怎会得到胡惟庸的造反证据，只有单玉如才可以轻易拿到这些书信。”

凌战天不解道：“可是单玉如为何要害死自己的手下呢？”

浪翻云叹了一口气道：“到现在我才领教到单玉如的厉害，难怪连言静庵亦除不掉她。

若非给韩小弟悉穿了白芳华的身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猜到她头上

去。”

翟雨时苦恼地道：“究竟应否把这些信件交给朱元璋，若白芳华真不知道包里的内容，这确是千载一时的瓦解蓝玉和胡惟庸两人的机会。”

上官鹰皱眉道：“就恐怕我们要在事后，才可以知道这是单玉如的阴谋，还是单玉如的错失，除非我们能立即追上盈散花，向她问个清楚。”

浪翻云道：“韩小弟现在怎能分身追她，恐怕追亦是徒劳无功。”

韩柏搔头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干掉胡惟庸，总是好事一件吧！”接着再叹道：“还有件更奇怪的事，听白芳华的语气，这几天都不会来缠我，难道她或单玉如都不想用我的魔种进补吗？”

镑人听他说得有趣，都笑了起来。

翟雨时神情一动道：“我终于想到单玉如为何要舍弃胡惟庸这个手下，问题出在他暴露了真正的身分，这事必是由白芳华传回去给单玉如知道，使单玉如下了这个决定。”

浪翻云微笑道：“雨时这分析极有道理，但再推论下去，这是单玉如尽避没有了胡惟庸，仍有方法在朱元璋死后控制大局。”

范良极一掌拍在桌上，狂叫道：“定是与允玟这小子有关，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注意到他，事实上他却是朱元璋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若朱元璋忽然死去，最大的得益者当然是他。”

翟雨时的脸色变得凝重无比，沉声道：“单玉如可以把白芳华安排到燕王和鬼王身边，自然亦有方法把另一个护法妖女安排到允玟身边，说不定就是他的母亲恭夫人。”

凌战天色变道：“若事实如此，允玟的父亲朱标定是给单玉如害得英年早逝，加深明室的危机，这些毒计真叫人心寒。”

浪翻云淡然道：“你们现在明白我说头痛的意思了。整件事计中有计，局中有局，若没有方夜羽的外族联军，这事简单之极，但现在却混乱复杂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要说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韩柏道：“我们应否把对恭夫人的怀疑，告诉朱元璋呢？唉！朱元璋身边还有个陈贵妃，我也头痛了。”

翟雨时道：“对恭夫人的怀疑，我们只是凭空猜估，若害了无辜的人就不妙了。”

浪翻云道：“这一仗说不定我们会输给单玉如，她部署了二十多年，所有布置都是根深蒂固，若胡惟庸一去，我们更连她的尾巴都摸不着。在这种形势下，唯有尽力而为，最好能保住朱元璋的命，若不可能的话，亦要燕王不死，否则天下终将落人单玉如手内。”

韩柏“霍”地立起，道：“让我去见燕王，坦白说出盈散花的事，看他自己是否发现不妥当的地方？”

范良极喝止道：“千万别作这种蠢事，燕王会怀疑你是朱元璋的人，和他坦白，可能会弄巧反拙。”

翟雨时道：“其它事都可摆到一旁，眼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应否把这些信件，交到朱元璋手里？”

众人的眼光均移到浪翻云身上，当然是信任他的智能和决定。

浪翻云苦笑道：“若从大处着想，无论是谁掌政，除去了蓝玉和胡惟庸，外族联军便失去了依恃，避免了外族入侵，对万民总是好事。去吧！把这些信交给朱元璋，但提醒他觑准时机才好动于。若这真是单玉如的阴谋，一天

朱元璋未去掉蓝、胡两人，单玉如仍不会发动的。”顿了顿道：“我们则必须在这之前探查单玉如的部署。”

转向韩柏道：“交信前，小弟最紧要把事情始末向鬼王详细说出来，他深悉朝廷的事，又精相人之法，应该比我们这些外人更有卓见。”

韩柏独自回到鬼王府，通知了戚长征到左家老巷和凌战天等会合后，立即到金石藏书堂与鬼王密议。鬼王静心听毕整件事后，又逐封右过那些书信，蓦地仰天狂笑起来，说不尽的欢韩柏愕然看着他，完全不明白他有什么值得笑成这样子的原因。

表王收止笑声，长长一叹道：“造化弄人，任朱元璋千算万算，仍算不过老天爷。

唉！

单玉如才是真正厉害的人，竟可作出这样的部署。翟雨时不负谋士之名，凭着一点线索，便看破了单玉如的手段。若我估计无误，这恭夫人定是单玉如的女儿，而允玟则是她的外孙。

正因单玉如藏身处是深宫之中，所以我们千查万查，仍找不到她的踪影。”

韩柏色变道：“那应否立时告诉朱元璋？”

表王叹道：“太迟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保着燕王之命，让他逃返顺天。”

伸指一弹，指风击在门旁的大铜钟上，发出“当”的一下清音。

铁青衣出现门前，施礼道：“府主有何吩咐？”

表王喝道：“给我立即找燕王来！”

铁青衣领命去后，鬼王唏嘘道：“这是虚某最后一次理他朱家的事，为的不是对朱元璋或燕王有任何好感，只是不想天下落入单玉如手内，她乃魔教之人，行为邪恶，若让她掌权，万民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毒害，中土势必长期沉沦。”

韩柏道：“我们揭穿她的事不就行了吗？”

表王道：“很多人连天命教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又只是空口说白话，谁会相信我们，而且京中大部分人的利益均和允玟挂了钩，死也要维持他的继承权。就算朱元璋亦不敢把允玟废掉，因为那将立时引致天下大乱。”

韩柏大感头痛，不知该作如何打算才好。

方夜羽他们有布置陈贵妃的阴谋，单玉如又有她的阴谋，蓝玉和盈散花则又是另一套阴谋，而每一项都可对明室构成致命的打击，他能有什么应付的办法呢？

登时想起了秦梦瑶，趁她尚未起程去赴八派的元老会议，不若找她谈谈吧！

表王却肃容道：“只要朱元璋下手对付蓝玉和胡惟庸，你须立即把所有人全集中在鬼王府，则发生起什么事，我们亦可利用道安全逃出京师去。”

韩柏想不到事情严重至此，色变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表王伸手抓着他的肩头道：“我和浪翻云均看出了此点，就是朱元璋的性命已操纵在单玉如手上，所以你绝不可把允玟的事告诉他，那只会迫单玉如早一步送他上西天，明白吗？”

韩柏一呆道：“朱元璋有影子太监保护，手下又高手如云，单玉如怎样可杀他呢？”

表王神色凝重道：“朱元璋今年七十一岁，大运流年均为最旺盛的运程。但老年人最忌行旺运，所以很难过此险关。单玉如二十多年来长期隐身于朱元璋之旁，对付起他来有若探囊取物。我们这些人根本无法插手，试问区区几天，如何可以察破她布置了二十多年的阴谋？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诈作不知单玉如的存在，如此或可使大家保命逃生。”

韩柏深吸了一口凉气，想到了左诗、小雯雯、陈令方等人，点头道：“小婿明白了！”

记起了背上鹰刀，忙解下来，正要递给鬼王，鬼王举手阻止道：“宝物祥器，唯有德者居之，贤婿留下它吧！”

第九章 别无选择

浪翻云和凌战天并肩立在落花桥头，默默看着桥下潺潺的流水。

浪翻云微微一笑道：“多久我们没有这么在街上闲逛了。”

凌战天眼中射出不胜缅怀的神色，吁出一口气道：“很久了，在被帮主收养前，一直都是大哥照顾我，找到了东西大哥先让我吃，给人欺负时大哥用身体护着我，每天都在逃避战难，若非遇上大哥，凌战天早饿死了。”

浪翻云苦笑道：“你想得太远了，不过那段浪荡乡野街头，奋力求生的日子确是既凄酸又动人，为了生存，我们学晓了别人一生都学不到那么多的东西。”

凌战天唏嘘道：“战争实在太可怕了，那时年纪还小，只要能饱肚子便满足快乐。”

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是多么凄凉，真不希望再见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出现在我们下一辈的身上。”

浪翻云轻叹道：“但这看来是难以避免的了。只望可局限在最少的地区内，时间也缩至最短，祸害不致那么惨烈！”

凌战天道：“这单玉如的耐心真是可怕，竟可等到朱元璋把所有功臣诛掉，将大权集中到他身上时，才发动阴谋，暗地夺权。若非韩柏这小于悉破白芳华的身分，我们一败涂地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一回事。”

浪翻云双目爆起精芒道：“自遇上惜惜后，我已多年没有动过杀机，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决计不择手段把单玉如杀死，否则若有她在背后支持允玟母子，恐怕燕王也不是敌手。”

凌战天微笑道：“我早知大哥心意了，大哥准备何时入宫找她？”

浪翻云淡然道：“夜长梦多，绝不可迟过今晚。”

凌战天点头道：“单玉如仍不知我们察觉到她的存在。所以定然待我们与方夜羽拚个两败俱伤，才会动手。明天便是朱元璋三天大寿开始的第一天，所有事也必在这三天内发生。”

顿了顿道：“大哥认为方夜羽他们知否单玉如的存在？”

浪翻云油然道：“方夜羽他们或者还不知道，但却绝瞒不过庞斑，他的心灵力最已臻达天人至境，像单玉如这种武功媚术均臻极境的高手，定会使他生出玄奥奇妙的感应。”

凌战天道：“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精神力量确是玄之又玄，教人防不胜防。”想了想后道：“今晚大哥进宫，定要特别小心，宫内高手如云，对允汶的保护必像对朱元璋般严密周详。那里面又布满道密室，一击不中，单玉如躲了起来，以大哥之能，亦要莫奈她何。”

浪翻云笑道：“你真知我的心意，唯一把单玉如迫出来的方法，就是诈作刺杀允汶，看来我要扮作水月大宗才行了。”

凌战天失笑道：“这水月大宗真抢手，希望他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别的地方就好了。”

浪翻云搭上他的肩头，走下桥去，欣然道：“不会的！水月大宗的目标蹶不是鬼王，自然就是浪某人。他送上门来给我试剑后，包保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所以只会有一个‘水月大宗’，而不会有两个之多。”

凌战天失笑道：“过了今晚！希望形势会清楚一点。”

浪翻云肯定地道：“一定如此，信件交到朱元璋手上，他必然趁今晚方夜羽等人无暇分身的时刻，围剿蓝玉和胡惟庸，不让任何人逃出京去，若非有单玉如在，他会成为唯一的大赢家。”

凌战天哈哈一笑道：“今晚将会好戏连场，不过先让我们找间馆子吃他一大顿吧。”

浪翻云望往攀上中天的太阳，微笑道：“长征应该来了，我们不若拉大队去吃午饭，谁想得到我们这些叛国的水贼竟可以在京城有这么风光的日子呢？”

大笑声中，这对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加入了大街上潮来潮往般的人潮内去。

庞斑和里赤媚两人悠闲地在巨宅的大花园内慢步。

里赤媚柔声道：“魔师似乎并不看好我们这次对付明室的计划。”

庞斑平静地道：“那有什么要紧呢？告诉我，尽避没有推翻明室这远大的目标，你肯放过与鬼王的决战吗？”

里赤媚微笑摇头道：“当然不会。耶就像你不肯放过水月大宗和浪翻云。否则牛命是多么乏味和没趣。”顿了顿再问道：“我们的计划可说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能逆转过来，为何魔师仍不乐观呢？”

庞斑来到一株大树前停了下来，伸手抚上被霜雪包裹凝结的梅树横枝，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漫不经心地道：“那是一种难以向你解释的感觉，隐隐中我感应到皇宫内除了鹰缘，还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存在着，默默地操纵着一切。浪翻云正为此事动了杀机，真是精采得使人感动。”

里赤媚一震道：“什么？”

庞斑微笑道：“不要继续追问，这类精神的感应最是微妙难言，总之要谨记切戒贪妄之念，应退则退，保持元气才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事情日后无论往那一个方向发展，赤媚亦应当感到此行不虚。”

脚步声在后方小路响起。

“玉步摇”孟青青娇甜的声音响起道：“孟青青谨代表女真族向魔师请安问好！”

庞斑转过身去，见到在孟青青带领下，一众女页高手跪倒，向他行叩首大礼。

庞斑欣然上前，扶起了孟青青，并命其它人站起来，不必多礼。

孟青青一对柔荑被这天下第一高手握在温暖的大手里，娇躯掠过奇妙

无匹的舒畅宁和及深远无尽的感觉。

沛然莫测的真气由对方手上传来，与戚长征决战所受的内伤，迅快痊愈着。

庞斑深深看进她眼内，柔声道：“在公主的领导和启发下，女真族将来当可大有作为。”

孟青青心头一阵激动，涌起对尊敬的长者孺慕之情，赧然垂首道：“魔师夸赞了，青青平庸得很哩！”

庞斑放开了她的手，哈哈一笑道：“只看公主能抛开种族间的成见，为更远大的目标努力，便知公主的心胸和识见，诚女真族的福气。”

里赤媚笑道：“若非有魔师作号召，想我们这些人团结合作，真的难之又难呢。”

这时方夜羽来报道：“蓝玉的伤势看来颇为严重，我们应否先助他逃出京师？”

庞斑双目精芒一闪道：“先不说我们能否分出手助他，若蓝玉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了，那还有争霸天下的资格？”

韩柏步出金石藏书堂，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虚夜月和庄青霜大喜迎上来，分在两边挽紧了他。

两女见他脸色凝重，满肚子的怨言顿时烟消云散，知道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韩柏偎红倚翠，还是这两个娇滴滴的美人儿，芳香盈鼻，能令他心怀稍放，道：“我要立即找你们的秦姐姐，我的小梦瑶，你们乖乖的在这里等我，我有天大重要的事情急着去办。”

庄青霜傍着他边走边道：“恰好霜儿亦要回家探望爹和娘，所以想和秦姐姐一道回道场。”

虚夜月不甘后人道：“月儿也要陪霜儿哩！”

韩柏知道两女不见了他半天一夜，定然不肯放过他。

不过他亦喜有两女在旁相伴，笑道：“好了！不要耍把戏了，我带着你们两个去玩儿吧！”两女大喜。

这时月楼在望。

秦梦瑶刚好步出楼来。

三人见到秦梦瑶，同时呆了起来。

经过了两个时辰的清修后，秦梦瑶更是清丽照人，使人不敢迫视，尤其她那种宁恬超然于世俗的气质，愈发令人生不出冒渎之心。

秦梦瑶笑着迎来。

韩柏大声赞叹道：“梦瑶的仙气又加重了，那我这徒儿亦惨了，纵使师傅传了我一门最珍贵的手艺，看来都派不上用场呢。”

秦梦瑶淡淡一笑道：“韩郎是否有事要告诉梦瑶呢？不若我们边走边说好吗？”

向两女柔声道：“月儿霜儿，让我们交臂同行，韩郎便让他追在后面好了。”

两女大喜，娇嗔地附到秦梦瑶两旁，看得韩柏眼也呆了。

嘻！谁比我“浪于”韩柏更能享受到如此仙福呢？

忽然间，凶险的斗争亦无关痛痒，整个人轻松起来，心神倏地提升，才醒觉到自秀色死讯传来，心内魔障重重，精神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始会

生出惊惧、颓丧种种负面的情绪，这刻见到秦梦瑶，受她道胎的影响，才把自己解放出来。

忙追在秦梦瑶背后，把单玉如的事说了出来。

秦梦瑶平静无波地听着，到关键处才问上两句，听完整件事后，已远离了鬼王府，到了秦淮河旁，虚夜月“游兴”大发，找了艘小艇来，由她和庄青霜负责操舟，韩柏和秦梦瑶同坐船尾处。

贴着秦梦瑶的仙体，看着虚夜月和庄青霜两女操舟，韩柏那还知人间何世，但出奇地心中没有半丝绮念，只觉这样已满足幸福得要命。

秦梦瑶幽幽一叹道：“师傅当年早说过单玉如会是祸根，想不到她的预言终成为了现实，还这么严重。”

接着向庄青霜道：“霜儿切莫对令尊提起此事，由韩郎找机会直接对他说会受当一点。”

庄青霜乖乖的点头答应，又担心地道：“爹他们一向都是拥护允汶继承皇位的，怎办才好呢？”

秦梦瑶爱怜地道：“韩郎和姐姐怎会不着紧霜儿的家人，只是要找到适当的机会，才提醒他们罢了！假若允汶得势，给个天地作胆亦不敢动八派的人。问题只在除田桐外，八派还有多少人给单玉如收买了。”

再叹一口气，把脸颊侧枕到韩柏的宽肩上，软弱地道：“韩郎！梦瑶终于明白了师傅拣选朱元璋时的心情了。”

庄青霜和虚夜月从未想过这超然于物外的仙子，也会有这种柔弱女儿家的情态一时只懂呆看着她。

韩柏亦是心中一震，探手搂紧她的香肩道：“梦瑶何出此言？”

秦梦瑶无力地靠在他身上，轻轻道：“因为那就像梦瑶现在要拣取燕王般，纵使千万个不情愿，可是再无他法。”

燕王把三十多个随从高手，留在外面，独自进金石藏书堂去见鬼王。

表王虚若无踞坐堂上，冷冷看着进入堂内的燕王，面容肃穆。

燕王下跪施礼。

虚若无面容不动道：“朱棣你被封为燕王后，还是首次向我行跪叩大礼。”

燕王沉声道：“朱棣为了争取皇位，愈来愈不择手段了。见到若无先生，想起一向得你提携教导的恩情，心中惭愧，忍不住彬了下来。”

虚若无哈哈一笑，道：“我没有看错你，起来吧！”

燕王也弄不清楚他是褒是贬，长身而起。

虚若无丝毫没有请他坐下的意思，戟指厉喝道：“朱棣！你可知自己性命危如悬卵！”

燕王吓了一跳，愕然道：“先生指的是那方面的事？”

表王虚若无脸色一寒道：“你竟斗胆派人行刺我的好女婿，你和我本已恩清义绝，若我要毁掉你，在现在这情势下，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般容易。待会你父皇会来见我，只要虚某点一下头，你会发觉燕王府外全是禁卫和东厂的高手，所有地道均被堵死。大军同时开入你的领地，朱棣啊！你仍非是朱元璋的敌手。”

燕王想不到鬼王如此不留情面，立时汗流浹背，跪了下来，叩头道：“朱棣知罪了！”

表王喝道：“看在你没有像一般愚蠢之徒般出口否认，仍算是个人物，

给我站起来，挺起胸膛听虚某说话。”

燕王听得事有转机，忙站了起来，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朱元璋一直动不了他，全因有鬼王在背后撑他的腰。他之所以行刺韩柏，亦是不得已中的险着，这时给鬼王骂出来了，心中反舒服了点。

表王两眼神光闪闪，盯着他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此际紧要关头，仍不收起色心，如何才能成霸业。你可知盈散花乃蓝玉特别请来对付你的高句丽无花王的后人？‘散花’两字正暗含无花王朝消散之意。”

燕王遍体生寒，骇然叫道：“什么？”

虚若无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看你眼肚气色灰黯，显然中了盈散花高明之极的谄女蛊术，只要遇上引发蛊术的媒介，立会倒毙当场，可是你还懵然不知，真相既可怜复可笑。”

燕王双膝一软，跪了下来道：“这是没有可能的，谄女蛊术只能由具有虚女元阴的女子施展，而她……”

虚若无一声长叹，语气转为温和，喟然道：“元璋诸子中，我只看得起你一个，一直刻意栽培你，又传你兵法武功，足当你半个师傅有馀。”

再叹道：“你还得多谢韩柏这不记仇的人，若不是他，连我都会被盈散花骗了，此女狡猾多智，竟懂利用秀色布施肉身，为她制造出荡女艳名，使你在毫无戒心下着了道儿。现在天地间只有三个人能解你身上的艳蛊，一个是盈散花，另一个就是身具魔种的韩柏，至于第三个人，当然是庞斑了。”

燕王浑身冒出冷汗，低头不语，更不敢站起来。

表王虚若无叹道：“若你真的杀了韩柏，月儿恐怕亦活不了。虚某受此打击，必败于里赤媚手下，你也只好等着几时蛊发惨死。我们更发觉不到白芳华原来是天命教两大护法的其中之一。可见你是如何不智莽撞。”

表王的说话一浪比一浪惊人，燕王剧震下往他望去，不能置信地叫出来道：“什么？”

虚若无的锐目射出爱怜之色，摇头苦笑道：“小棣你和我都栽了个大筋斗，你是好色，我是忆妻，来！坐到我身旁来吧！纵使当上了皇帝，若连一个知己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元璋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见过他快乐吗？”

燕王一生最佩服的就是虚若无，刻下被鬼王以攻心之术，连串地施以无情的打击，利欲熏心的神智蓦地觉醒，坐到鬼王下首，汗颜道：“小棣这次是真心羞愧，再不敢忘记先生的教诲。”

第十章 元老会议

西宁道场一片热闹。

元老会议在西宁的主道场举行，当日韩相就是在这里遇到庄青霜。

地席全给搬走了，使道场包见广阔，九组坐椅分列两侧。上首的只有一桌一椅，其他两张至三张不等，前者自然是为秦梦瑶而设的特别席位。

能坐到椅子的都是八派有资格举手作决定的元老。

为了能给接班人有学习的机会，种子高手均有列席的三与权，却没有

发言或举手表态的权力。

会议在准未时初举行，现在离未时尚有刻许钟的时间，“书香世家”的向苍松和儿子媳妇向清秋、云裳最先进入会议厅内，接是武当掌门纯阳真子、飞白道长和仍是脸色苍白，内伤初愈的小半道人，再加上两重身分的俗家高手田桐。

纯阳真子和飞白道长二十年来还是首次下山。向苍松欣然和他们叙旧。此时古剑池的两名种子高手冷铁心和薄昭如在池主“古剑叟”冷别情的带领下，亦步入会场。

冷别情虽为人高傲自负，见到这些元老高手，亦不敢怠慢，亲切地打招呼。

会场外的园林里，身为主家的西宁三老，庄节、沙天放和叶素冬负起迎宾之责，殷勤接待到来与会的各派重要人物。

至于随来的各派弟子，则在外进的大厅内享用茶点，互相认识问好，气氛热烈融洽，颇有点节日的味儿。负责打点一切的自然沙千里这些西宁派的弟子了。

久未出山的“菩提园”派主宝渡大师，刚于此刻抵达，那天在韩柏手下吃了小亏的种子高手杜明心，随侍身旁。

沙天放见八派的人到了一半，遂陪宝渡大师进入会场，留下庄节和叶素冬两人在外边迎客。

素淡的忘情师太领绝色美尼云素和春风满脸的云清来到，寒暄两句，随即进入场内。

众元老和种子高手纷纷入座，接受西宁弟子奉上的香茗。

众人的神色均有点凝重，谁都知道这个会议乃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会，用以决定八派以后对朝廷和江湖事务的方针。由于非常具有争议性，一个不好，八派联盟将四分五裂，各自为目标和利益而争斗。

而最微妙的地方，是秦梦瑶这位代表两大圣地的人，是否仍能约束代表各种利益和势力的八派，仍保持精神领袖的地位。

鏊自思索间，叶素冬陪不老神仙、谢峰、“十字斧”鸿达才和“铁柔拂”郑卿娇进入场内。

由于不老神仙地位崇高，众人纷纷起立致礼。

不老神仙含笑和众人打招呼，迳自来到左首最上方的一组椅子坐下，除谢峰有资格陪坐一旁外，鸿、郑两人只能站在两人椅后。

长白这一组的下方是西宁派的席位，对面则是秦梦瑶和少林派的位子。

少林派的掌门这次并没有来，但以无想僧的身分威望，已足够资格代表少林的三票。

秦梦瑶、韩柏与庄、虚二女刚在此刻抵达，当他们经过前厅时，所有八派的弟子全静下来，不论年纪和男女，均被三女的绝世容色所慑服，反而没有那么留心韩柏。

秦梦瑶那超然于世俗的仙姿，虚夜月那种男装打扮的玲珑娇俏，庄青霜玉立修长傲若寒霜的明艳，形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美人画卷。

步经大厅和会场间的空地时，庄节迎土来施礼道：“西宁派庄节恭候梦瑶小姐！”

秦梦瑶检衽还礼。

韩柏笑嘻嘻致礼道：“小婿拜见岳父。”

庄节未及回礼，庄青霜早迎了上去，娇嗔地拉他手臂，甜甜地叫了声爹。

庄节看到女儿幸福得发亮的俏脸，心中欢喜，道：“还不进去见你的娘。”

庄青霜答应一声，领虚夜月欢天喜地去了。庄节不由大奇，这对冤家为何会变得如此融洽友善。

眼光转回秦梦瑶处，微笑道：“今日得梦瑶小姐法驾莅临，西宁派实大感光采。”

秦梦瑶恬淡一笑，同韩柏道：“韩郎可以去办事了。”

韩柏凑到庄节耳旁低声道：“小婿要立即进宫见皇上，稍后还有天大重要的事面禀。”

岳丈最紧要支持梦瑶，否则八派将会吃上大亏。”

不等庄节回答，返到秦梦瑶旁道：“入宫后我立即赶回来，梦瑶至紧要霜儿、月儿在这里等我。”

秦梦瑶柔声答应后，韩柏转身使走，忽地眼前人影一闪，有人拦在前方。

韩柏愕然停下，原来是无想僧挡在路心，微笑道：“你就是薛小弟了，难怪老衲怎样都点化不了你。”亲切地拍了拍他肩头，行云流水般到了秦梦瑶和庄节处。

开会的人终于到齐了。

燕王听鬼王详述韩柏如何发现白芳华真正身份的经过，脸色难以掩饰地变化。

说到白芳华把胡惟庸私通外敌的证据交给韩柏，脸上最后一点血色都消失了。以他那么雄才大略，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的不世人物，面容仍变得如此难看，可知所受的震撼是多么巨大。

表王叹道：“现在若我们仍猜不出方夜羽一石二鸟的毒计，也可以收山不用出来混了。”

燕王谦虚问道：“小棣愚鲁，仍未能测破他们的毒计。”

表王淡然道：“女大法源自西藏的欢喜密法，百年前以败于传鹰之手的白莲钰最是有名，为开派的宗师，魔宫护法花解语便是这一派系的杰出弟子。当年白莲钰有两个婢女，都学到了她的女术，一为汉人，另一个便是高句丽的女子，两婢分别创立了闽北的女派和高句丽的媚心术，秀色和盈散花不用说都是这两派的后人。”

燕王吁出一口凉气道：“难怪我见到她时，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色心，原来她是精通女大法的传人。”

表王续道：“不论是单玉如的媚功，又或白莲钰的女术，均为魔门秘法。而韩柏的魔种，却是魔门最巅峰的大法，天性能克制任何魔门秘术，所以找才敢断定只有他才能破去盈散花施在你体内的媚蛊。这也是盈散花不惜一切去杀死韩柏的真正原因。”

燕王铁青脸道：“为何我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运功内视亦找不到丝毫线索？”

表王神色平静地道：“这正是媚蛊最厉害的地方，利用阴阳相吸之理，把与处女元阴结合后细若微尘的蛊虫由你的精气吸入血脉里，遍布全身，无形无影。可是只要蛊虫受到外来的刺激，立会侵蚀体内精血，教你精枯血竭

而亡，无药可救。”

燕王剧震道：“韩柏真能治好我吗？”

表王微笑道：“放心吧！只要他的魔气钻入你的经脉里，包可把蛊虫引得全聚集到某一点处，那时你便可用自身的功力把蛊虫尽驱体外了。”

燕王放心了点，道：“父皇是否也给人下了媚蛊呢？”

表王道：“看他的气色，应该没有这问题，唉！你当媚蛊是这么轻易施展吗？养蛊者必须以本身元阴精血喂饲蛊虫，且因施术时须以精气驱蛊，损耗极大，所以施术后绝不能活过百天之数，盈散花匆匆离京，就是不想韩柏看到她死时的可怕模样，秀色的自尽，亦含有殉情之意。”

燕王深吸一口气道：“刚先生提到方夜羽的一石二鸟之计，究竟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表王道：“那亦是最合理的推测，陈贵妃既精通混毒之法，自然可在你父皇身上做下神鬼不知的手脚。当大寿祭典时，只要触及某一吻，便会当场倒毙，说不定还可嫁祸于你，你也应可想象到那后果。你自然死也不会承认，于是他们再引发你的毒蛊，说你畏罪服毒身亡，那时天下还是你们朱家的吗？”

燕王自从知道中了蛊毒后，心神大乱，才智及不上平日的二成，一呆道：“那父皇岂非危殆之极？”

表王失笑道：“你不是要杀死他吗？如此岂非正中你的下怀？”

燕王老脸一红道：“小棣知错了！”：“鬼王不为太甚，柔声道：“你留在这里吧！”

等韩柏回来后，立即为你驱蛊，然后你找机会尽快逃离京师，返回你的领地，立即整军备战，准备和单玉如争天下，只要怒蛟帮肯助你，最终你也能得到天下的。”

燕王平静下来，缓缓道：“先生忍心坐看父皇被人害死吗？”

表王淡淡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逆转，元璋太过残忍好杀，有损天和，寿元至此已尽，你还是担心自己的事吧！”

当秦梦瑶在庄节和无想僧两人左右相陪下，步进会场时，全体起立施礼，以示对两大圣地的尊敬。

秦梦瑶仍是那副虚淡飘逸的娇姿仙态。深邃无尽的眼神到处，无人不涌起奇异的感觉，就像天地停顿了下来，臻达至静至极的境界。

与会者不乏终年三禅修道的高人，立时感应到她深不可测的道心禅境。

秦梦瑶与韩柏的道魔之恋，经接天楼一事后，八派中人无不知晓，虽明白其中有疗伤救命之实，但都怀疑秦梦瑶动了凡心后，是否仍能维持剑心通明的境界。现在见到了秦梦瑶，眼力高明者顿时释去疑心，只有啧啧称奇。而曾和秦梦瑶见过面的，都讶然秦梦瑶比前更具出尘仙姿。

庄节和无想僧先送秦梦瑶入座，才回到自己的席位去。

秦梦瑶见众人眼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淡淡一笑，双眼一瞥后，缓缓阖了起来，宝相庄严，圣洁若普渡众中的观音大士。

镑派元老和众种子高手，无不心中一震，生出玄之又玄的感觉。因为她只一瞥间，便没有人不感到她深深地望自己。

秦梦瑶虽一言未发，但已摄了与会诸人的心神。

叶素冬想起朱元璋所说“过不了秦梦瑶一关”的话来，才切身体会到朱元璋见秦梦瑶时的感受。

无想憎首先出言，微笑道：“直到此刻见到梦瑶小姐，老衲才明白言斋主为何肯打破两大圣地二百年来的禁例，让小姐下山卫道除魔。”

秦梦瑶争开美眸，淡淡一笑，柔声道：“圣憎夸奖了，情势危急，梦瑶只好滥竽充数。”

叶素冬听她仙乐般的声音，心头一阵冲动，恭敬地道：“梦瑶小姐仙体初愈，立即大发神威，重创蓝玉。看还有谁敢对我大明天下，起不轨之心。”

众人人为之动容，这才知道秦梦瑶曾剑伤蓝玉之事。

武当掌门纯阳真子须眉俱白，仙风道骨，这时两眼闪起精芒，往秦梦瑶望过来，祥和地道：“这次我们八派请得仙子法驾来此，是希望能得到仙子的导引，才下决定如何应付眼前乱局。”

不老神仙见人人都把秦梦瑶捧到了天上，心中不悦，冷哼一声道：“形势虽乱，但对我们八派却是有利无害。魔门黑道的自相倾轧，对我大明的长治久安，只会是一件好事。庄兄对此可有什么高见？”

一向以来，代表朱元璋意向的西宁派，都是和长白派一鼻孔出气，坚持不插手入魔师宫与怒蛟帮的斗争里，所持的理由，就是怒蛟帮乃朝廷缉拿的反贼。可是若站在江湖同道的立场，那便是域外和中原武林的斗争了。

庄节本来亦只会站在朝廷的方面说话，可是朱元璋亲口向叶素冬说过不干涉他们的取向，刚又被“快婿”韩柏在耳边说了两句，纵使他一向极有主意，这时也有点迷糊起来，不知怎么反应才好。

幸好忘情师太插入道：“不若我们先听梦瑶小姐的意见，才再作决定好吗？”

她背后的美人儿尼姑云素瞪大了美目，好奇地打量秦梦瑶，深透出崇慕的神色。

秦梦瑶淡淡地看了不老神仙一眼，才从容道：“梦瑶今日来此，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各位掌门元老俯允。”

众人大讶，同苍松感激她曾救儿子媳妇一命，出言道：“无论小姐有任何要求，只要向某可以做到，必会遵办。”

这几句话非同小可，代表了书香世家对秦梦瑶的全力支持。

“菩提园”主宝渡大师喧了一声佛号后，肃容道：“梦瑶小姐请先见示！”

秦梦瑶一对秀眸亮起难以形容的彩芒，缓缓扫过众人，若无其事地道：“梦瑶想请各位解散了八派联盟。”

这句话直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连禅功德行深厚若无想僧、忘情师太、纯阳真子等亦愕在当场，呆瞧她。

箏声叮咚中，怜秀秀幽幽唱道：“薄雾浓云愁永画，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再一串珠落玉盘的清音，箏声由微转无，余音却仍绕梁不休。

唯一的听者朱元璋心神俱醉，好一会才回过神来，一震赞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深深看面箏而坐的美女道：“秀秀歌艺之妙，比之纪惜惜亦毫不逊色。”

听到“纪惜惜”三字，怜秀秀美眸亮了起来，想起了浪翻云，同时又忆起庞斑。

朱元璋则看得龙目睁大，但他想起的却是陈贵妃，暗忖若得眼前美女为妃，纵使失去了陈贵妃，对自己的打击便不会是那么严重。微微一笑道：

“若能每天都听到秀秀的歌声，朕还有何求？”

怜秀秀心中一懔，知道浪翻云所料不差，朱元璋果然对自己存野心，正要设法拖延。

聂庆童的声音远远在门外传进夹道：“禀告皇上，忠勤伯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皇上禀告。”

怜秀秀感激得差点要向这为她解围的忠勤伯赠以香吻。

田桐双日闪过阴鸷之色，沉声道：“秦姑娘是否知道八派联盟乃言静庵斋倡议下而成立的，旨在匡助皇上，驱逐鞑子。大明建立后，由御旨策封为八大国派，现在秦姑娘一句话，便要我们解散，是否合乎情理，会否违反了令先师意旨。”

他故意不像其它人般称她为梦瑶小姐，自是蓄意贬低她的身分。而他的话亦非常厉害，提出朱元璋和言静庵来压她。

除了有限几人外，其它人都露出同意的神色。试问谁可以接受秦梦瑶这样的要求，那八派岂非变成可任人随意摆布了。

西宁三老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已从朱元璋处获悉田桐的真正身分，他这样激烈地反对秦梦瑶的提议，反使他们隐隐觉得秦梦瑶这一奇兵，合某一种微妙的道理。

无想僧眼帘低垂，似对身边的事物不闻不问。但众人都知这举足轻重的人，正深思秦梦瑶的提议。

秦梦瑶则仍是那副飘逸如仙的恬淡样儿，丝毫不因田桐的话动气。

一直没有作声的“古剑叟”冷别情冷冷道：“梦瑶小姐有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提议，必然理由充份，冷某愿闻其详。”

不老神仙看了无想僧一眼，见他半点表示都没有，心中有气，断然道：“无论什么理由，恕本人都难以接受。”

武当派另一元老飞白道长微微一笑道：“不老神仙连梦瑶小姐的理由都未听过，便断然拒绝，飞白亦感到难以接受。”

不老神仙两眼一瞪，凌厉的眼光箭般射向飞白道长。

飞白道长涵养甚佳，仍以微笑回报。

气氛僵持起来。

向苍松虽曾说过支持秦梦瑶任何提议，但却没有想到是要解散八派，而在八派中，本以他的书香世家较弱，故这联盟实令他的地位陡升，所以此刻也犹豫地道：“梦瑶小姐可否解释一下呢？”

尚未有人发言的有出云庵、西宁剑派，少林和菩提园。但发言的若不是表示不会接受，就是抱怀疑观望的态度。所以秦梦瑶的提议，实在并不乐观。

田桐心中奇怪，为何对朱元璋忠心耿耿的西宁派，态度如此古怪呢，眉头一皱道：“无论梦瑶小姐的提议多么有理由，若我们没有皇上首肯，私自解散联盟，那后果不用我说出来，各位也应知道。”

忘情师太平和的声音响起道：“田施主请先弄清楚一件事，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天下万民的福祉，其它都不是要考虑的因素。梦瑶小姐既有这提议，贫尼相信她定然有很好的理由。”

田桐心中暗骂，却很难驳斥忘情师太这义正辞严的论点。

西宁三老则心内一齐叹道：田桐你错在太多话了。

一时众人眼光全回到秦梦瑶身上，静候她的发言。

第十一章 解散联盟

书斋里，朱元璋细心看过所有物证后，台头望向呆坐桌侧的韩柏，皱眉道：“这些信件是否得来太容易呢？”

韩柏已详细告诉了他得到信件的经过，只隐瞒了白芳华的身分和盈散花对付燕王的重要环节。一耸肩道：“我打开包里看到这些东西时，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朱元璋一手拍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再挨到椅背处，另一手紧抓着那些证物，叹道：“这或者是天助我大明。朕可担保胡惟庸和蓝玉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接着露出一个残酷的笑容，道：“当然他们绝不会寂寞，还有很多人陪着他们哩！”

韩柏心中一寒，只想快点离去，最好以后都再见不到朱元璋。

秦梦瑶那对澄澈明亮的眸子，平静地看了田桐一眼，然后望往道场外的园林。

自从和韩柏在接天楼内道魔交融后，她的剑心重达通明的境界。

而韩柏则变成了她慧心的一部分，不但不是破绽，反是最强的一环。

眼前虽全是世俗的烦事，却没有半点留在她的心版上。她的心灵便如瀑布下的坚岩，流水虽不住激溅在石上，却是过不留痕，了无任何碍滞。

众人里不论俗道，均被她那种超凡脱俗的仙姿美态吸引着，但却不会起丝毫尘俗不轨之念，反觉得心平气和起来，连田桐这用心不良的人亦涌起这种玄妙的感觉，可见她的精神感染力量是多么强大。

秦梦瑶微微浅笑，收回望往外边的目光，清雅优闲地扫过厅内每一个人，闲逸地道：“梦瑶如此大胆提议，并不是强要说服各位前辈，而是希望各位能深思这个可能性。任何一种制度的创立，均因应其当时的精神和需要而产生。可是世事变幻无常，若只墨守成规，这种制度便反而妨碍了进步，甚至腐化至再不能应付眼前实际的环境。韩府凶案便是最好的例子，为了致力保持八派的团结，你们再无余力去处理其它的事。为了大局，个人的理想都要在保持联盟这大前提下被抹杀了。梦瑶真希望能有多几个像不舍大师和小半道人这种有勇气的人。请恕梦瑶直言无忌，在江湖人的心中，八派联盟只是摆在朱元璋御书台上的一件精致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的灵魂。”

八派各人均默言无语，秦梦瑶这番话针针见血，教人难以反驳。

云素听得心中一热，想起浪翻云和韩柏，立时体会到秦梦瑶的意思。

当时她便感到这样才配称作英雄人物。而八派的师长们无时无刻不在刻意保持八派问的和气，做起事来缚手缚脚，毫不痛快。

一直没有表态的无想憎，一阵长笑，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沈然，欣然道：“梦瑶小姐这番话真是痛快之极，发人深省。老纳再不管其它人怎么想，从今天开始，少林再不是联盟的一份子，以后也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了。”哈哈大笑，一声佛号，飘身而起，刹那间已到了道场之外，条忽不见。

竟是说去就去，潇洒落。

众人呆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之外，一时间都不知说什么话才好。联盟没

有了最强大的少林派，声势自是大幅削弱。

田桐回过神来，铁青着脸向秦梦瑶怒道：“现在你称心遂意了吧！”

再无半分客气。

纯阳真子淡淡道：“田桐闭嘴，谁许你对梦瑶小姐无礼。”田桐为之愕然，脸容难看至极点，那想得到这祥和的掌门师兄会直斥其非。

连不老神仙等都大为讶异，武当这两个老家伙二十多年来对世事不闻不问，所有世务都交由田桐这俗家高手打理，这次肯来赴会，已大出各人料外，更想不到如此不给田桐面子。

这次八派联盟的延迟举行，原也是应他的要求，要待小半道人康复后出席这会议。

飞白道长油然自若地发言道：“纵使没有梦瑶小姐这一番话，这次贫道和掌门师兄破例来参加元老会议，亦要向各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是否为了所谓“国派”的虚衔，我们便要盲目接受朱元璋的所有指令？”

这次轮到西宁三老不自在起来。因为朱元璋的所有指令，正是通过西宁派传达往其他各派。

忘情师太低宣一声佛号，通：“当日浪翻云质问我们是否要和朱元璋坐看他们与域外奸徒相斗，贫尼亦想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场内寂然无声。

秦梦瑶轻描淡写的一个提议和几句话，便掀起了八派问的滔天巨浪，把长期以来压下的矛盾和各种复杂问题，全翻到了表面来。

“菩提园”的宝渡禅师微笑道：“当然有人可以回答这问题，还可说得冠冕堂皇，但江湖自有公论。现在连我们自己亦私下要承认浪翻云乃中原最值得尊敬的人，若非有他顶着庞斑，凭这魔王的武功智能，天下早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了。”

向苍松一阵长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才点头道：“说得好！”

说得好！老夫忽然感到轻松无比，就像放下了肩头的千斤担子。坦白说，当梦瑶小姐作出这建议时，老夫亦有点难以接受，现在却想通了，只要我们有着同一理想和目标，联盟名虽不在，实却存焉。否则联盟只大而无当，根本是没有自主权的怪物。”

不老神仙脸色变得阴沉无比，冷然转向西宁三老道：“不老想听听三位的意见？”他本很有把握和西宁派联手，推翻任何要插手到怒蛟帮与魔师宫斗争的建议。那知秦梦瑶的提议却是要推倒联盟的根本架构；更挑起了八派问的矛盾。使他顿时落在下风，一腔怨气，不由出到没有积极反对秦梦瑶的西宁三老身上。

庄节何等老谋深算，那还不知大势已去，且在其一程度上，他也深信韩柏的话，知道他消息灵通，才智过人，更绝不会陷害自己。又由叶素冬处听来朱元璋暗谕不要插手八派纷争的指示，遂干咳一声道：“向兄说得好，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只要我们各派衷诚合作，没了名称，实质上仍无分别，但行动却灵活多了。”

这次连秦梦瑶亦感到诧异，想不到西宁派在这件似明显违反了朱元璋意愿的事上，如此容易相与。

她要解散联盟，实在是听了单玉如的事后一个突然而来的决定，若任由联盟存在，一旦单玉如得势，由于有允的出头坐阵，联盟只会变成这妖妇的凶器和工具。因为朝中将领大部分出身于八派，八派的意向，亦成为了他

们的最高指示。联盟的瓦解，自然大幅削弱了单玉如的力量，所以田桐才反对得这么激烈。

庄节的立场清楚表达后，联盟的解散，已到了不能挽回的局面。

不老神仙气得脸色煞白，霍地起立，身旁的谢峰亦随之站起来。

这与无想憎齐名的高手一挥佛尘，发出一下激响的破空声，愤然离座，代表了联盟的正式解体 and 结束。

一名禁卫跟长白诸人擦身而过，直奔到叶素冬前，跪下道：“皇上宣禁卫长立即进宫见驾。”

众人都露出讶色，不明白朱元璋因何事如此紧张，竟要把正参与元老会议的叶素冬召去？

有三个人露出不同的神色。

一个自然是武当俗家高手田桐。

另两个竟然是不老神仙和谢峰。当那禁卫匆匆而去时，两人交换了个眼色，竟似知道这禁卫因何而来。

所有这些微妙的反应，无一可瞒过秦梦瑶通明的慧心。

韩柏离开皇宫，想起刚才朱元璋可怕的眼神和笑容，心中寒意愈盛。

蓝玉、胡惟庸和有份参与他们谋反的手下固是死有馀辜，可是被诛连的亲族根本连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有很多还是老人、女人和小孩子，那自己不是连累了很多人吗？”

想到这里，差点想痛哭一场，对政治斗争生出极度的憎厌。

不过这亦是无可奈何的事，过错并不出在自己身上，只是朱元璋的主意罢了！

懊恼间又想起了秀色和盈散花，心情更是郁结难解。

蓦地有人在对街呼唤他的名字。

韩柏循声望去，只见有一群尼姑，领头的是曾有一面之缘的忘情师太，身旁还有那美得眩目的小尼云素和范良极的情人云清，云清还在向他招手。

换了平时，有机会接触云素，纵只是眼看手勿动，他也会欢欣雀跃。可是此刻正担心朱元璋的手段，又悲痛秀色的芳华早逝！

真是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只想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但又不能不给云清面子，勉强收摄心神，走了过去，来到忘情师太身前，一揖到地，道：“韩柏拜见师太！”

忘情师太和云素等十多对眼睛全集中到他身上，见他一本正经，表情肃穆，都大感奇怪。

忘情师太温和地道：“韩施主有没有空，贫尼想和你说几句话。”

韩柏想起在这里见到忘情师太，八派的元老会议当然结束了，自己好应赶去与秦梦瑶三女会合，本要拒绝，但却碍于云清情面，说出口来。犹豫间，忘情师太已看穿他的心意，微笑道：“贫尼落脚的庵堂就在这里，不会阻韩施主太多时间。”

韩柏这才注意到刻下正站在一所尼庵的大门处，奇道：“师太你老人家不是住在西宁道场吗？”

忘情师太淡淡道：“由这天开始不是了！”转入庵堂里去。

韩柏迫在她背后，恰好夹在云清和云素的中间。

云素好奇并天真地用那对美丽的大眼睛偷偷打量着他。

云清则低声问道：“小柏你是否有什么不妥？”

韩柏颓然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到了悔堂里，忘情师太背着佛座盘膝坐在地上，云清、云素这两位种子高手则分坐在她左右，其余弟子都退出堂外。

韩柏学她们般跌坐对面，嗅着炉鼎透来的清香气味，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忘情师太温和一笑道：“施主的道心种魔大法非比寻常，那晚在我们这些老骨头前，仍表现得不亢不卑，威风八面。”再爱怜地看了云素一眼，柔声道：“云素已是我们出云庵近百年来成就最高的弟子，但仍仗施主手下留情，才没有受伤。”

韩柏忍不住瞥了云索尼一眼，只见她瞪着那对清澈澄明的大眼睛，毫不畏惧地看着自己，忽然心中一阵惭愧，因为他灵敏的魔种，感应到她纯净晶莹的佛心，没有半丝尘俗之念，有的只是高尚的情操，想起自己对她的不轨之心，那能不羞愧。

若换了平时，他怎会有这种明悟，只是刚受连番打击，色心尽去，才察觉到对方的心境。

忘情师太对这一切洞察无遗，欣然道：“云清已把你们的事详细告诉了我。唉！你们为了天下的福祉出生入死，而我们八派却只在坐享其成，贫尼想起便感到羞惭。”

韩柏一呆道：“我们！”忍不住望向云清，暗忖难道她连和范良极的关系都告诉了师傅？

云清俏脸一红，垂下头去，显是知道韩柏为何偷看她。她虽是带发修行，终仍可算是半个修行的人，自然会因捺不住春情而不好意思。

忘情师太微微一笑道：“云清什么事都没有瞒贫尼，门法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

古往今来，已不知多少人被规矩所害。何况范良极一片诚心，而云清亦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内心挣扎，才发觉自己不可以没有对方，这种真挚的感情，最是难得，所以贫尼绝不会抱残守缺，硬要拆散他们。”

韩柏听到“挣扎”两字，想起她和范良极初吻的情景，忍不住又看了云清一眼。

云清先是赧然，接着醒觉，狠狠瞪了他一眼。

忘情师太续道：“这次贫尼想与施主说话，就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尽点心力。”

韩柏对这值得尊敬的老师太更生好感，心头亲切温暖，叹了一口气道：“要说都不知从何说起，韩柏只希望师太和……嘿！”忍不住又瞧了正瞪大妙目看着他的云素，才续道：“和小师傅们尽早离开京师这险恶之地，回到出云庵去，不要卷入这丑恶的政治漩涡。”

他确是有感而发，尤其不希望这纯如白纸娇柔可爱的云索尼，被丑恶的斗争污染了她净美的灵魂。

忘情师太三人都想不到韩柏有这种为人设想的胸怀，对他顿然改观。

忘情师大正容道：“听施主这么说，定是遇上了非常棘手的事，忘情更不能独善其身，施主放心说吧！贫尼早经历过无数风浪，生死得失均不会摆在心头。”

韩柏肃然起敬，搔头道：“小子无知，忘记了师太乃白道顶尖高手，不过现在的形势可是有力无处使，连鬼王地想到要离开京师。”

忘情师徒三人一齐动容。

韩柏站了起来，道：“不若这样吧！我先回道场去找梦瑶她们，然后才和你们一道去鬼王府去共商大计，好吗？”

忘情师太这时亦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点头道：“既是如此，贫尼便先遣门下弟子离京，有起什么事来，应变时方可以灵活一点。”

忘情师太这么明白事理，韩柏大喜而去，行前忍不住狠狠盯了云素一眼。

第十二章 敌友难分

鬼王府。

金石藏书堂内。

朱元璋哈哈一笑，同坐在一旁的虚若无道：“上次小弟来此，求若无兄占算国运，转眼又两个月另八天。若无兄卦理精湛，有鬼神莫测之机，所说诸事，一一应验，小弟倾佩不已。”

鬼王虚若无淡淡一笑道：“看元璋成竹在胸的样子，必是万事顺遂，可喜可贺。”

朱元璋龙目寒光一闪道：“自静庵仙逝的消息传来后，小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尘往事，唉！小弟自甲辰年晋称吴王，至今不觉已有三十四年，回想起来，就像作了一场春秋大梦。若无兄说得对，除了每次胜利后的刹那光阴，小弟从未真正感到快乐和满足感。只知埋首政务，若把这些工作由小弟处拿走，我便一无所有了。”

虚若无摇头叹道：“这就是当皇帝的代价。所以虚某从不肯把你当作皇帝，就是希望你还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可惜这却成了你我间最大的冲突和矛盾：不过你肯在这时刻仍来见我，虚某心中仍有点安慰，五十年的交情总算还有点剩馀下来。”

朱元璋一呆道：“若无兄怎会有这番说话，朱元璋尽避对任何人无情无义，但与若无兄这一番交情，却是真诚无私的。”

鬼王虚若无仰天长笑，双目神光电射，锐利的眼神凝定在朱元璋脸上，冷然道：“虚某与里赤媚之战，如弦上之箭，势在必发，此战不论胜败，虚某亦将抛开一切，归隐山林，再不理江湖与朝廷之事，元璋你亦再不需为虚某的事煞费思量了。”

朱元璋剧震道：“若无兄似对小弟误会甚深，只要若无兄一句话，小弟可发动手中所有力量，教里赤媚等无一人能生离京师。”

虚若无哈哈一笑道：“元璋说笑了，现在你岂可分神去对付这批高手如云的外族联军，何况对方有庞斑助阵，除非请得浪翻云出手，不过你也应知浪翻云绝不会听你我的命令吧！”

朱元璋微笑道：“若无兄已知蓝玉和胡惟庸的事了。”

鬼王虚若无不置可否，岔开话题道：“元璋这次来找虚某，是否为了燕王的事？”

朱元璋脸容一沉道：“若无兄知否这逆子要行刺我这个亲爹？”

虚若无长叹道：“元璋！我要你坦白告诉我，若换了你在他的处境，你会怎么做？”

朱元璋龙目冷芒一闪，不悦道：“若无兄还要护着他吗？”

虚若无摇头苦笑着：“元璋真是那么善忘吗？我刚才说过：与里赤媚决战后，我再不会参与朝廷之事，你大寿一过，虚某亦立即离开京师，这世上便等若没有了虚若无这一个人，你要干什么，我不管亦不理。”按着语气转寒道：“可是在这大寿之期，虚某却绝不许你在我眼前对付小棣，这之后就是你们父子之间的事了。”

朱元璋沉默下来，凝望着脚下的阶砖，沉吟不语。

虚若无微微一笑道：“自你登基后，我虚若无还是第一次对元璋你如此疾言厉色，你心中定然很不舒服了。”

朱元璋脸上露出回忆思索的神色，缓缓道：“我朱元璋一生最神伤魂断的三个时刻，就是言静淹、纪惜惜的离开和马皇后的身故。

还记得她断气前紧握着我的手，要我尊重若无兄的意见。嘿！区区三天之期，若我朱元璋都不遵照若无兄的吩咐，怎对得住若无兄的恩情和马皇后的异言。好吧！皇天在上，朱元璋便立此承诺，若无兄可以放心了。”

虚若无露出一丝笑意，旋又满怀感触道：“天数有定，元璋你要记着，我虚若无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保你朱家天下，让万民能长享太平。”

朱元璋一震往虚若无望去，疑惑地道：“若无兄话中隐含深意，可否说得清楚一点？”

虚若无正容道：“相识至今，我虚若无可曾对你有过一字诳语？”

朱元璋仔细地打量着他，肯定地摇头。

虚若无道：“那就足够了，皇上！”

朱元璋愕然望向这唯一剩下来的老朋友，自登基称帝以来，虚若无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称他皇上了。

秦淮河最具规模的其中一所酒楼的大厢房内，筵开两席。浪翻云、凌战天等怒蛟帮在京师的领袖人物全体在场，还有左诗三女、小雯雯、颜烟如、风行烈和戚长征夫妇等人，气氛热烈。

男女分席，泾渭分明，却无损融洽和亲切。

喝的自然是清溪流泉。

众女都争着去亲抱刚换上了左诗亲于为她缝制的新棉衣的小雯雯，使这小女孩的笑声填满了厢房。

男席处凌战天夸奖范豹道：“都是小豹有办法，这么匆忙都可以教人弄如此精美的筵席来，我们真是口福不浅，大家来痛饮一杯！”

各人起哄对饮。

戚长征笑道：“你们都不知小豹现在京城是多么吃得开，禁卫和东厂的头子们都要和他称兄道弟呢。”

风行烈插入笑道：“祝他早日与颜姑娘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这两句话不但在这一席掀起热烈的欢笑，也惹起了另一席的调笑。

范豹和颜烟如虽是一席之隔，仍忍不住面红耳赤地交换了个甜蜜的眼神。

戚长征开怀道：“不是请了东厂的人去找韩柏这家伙吗？为何还未来呢？”

上官鹰笑道：“这家伙不是又溜了去泡妞吧！”

那边的左诗娇叱道：“他敢！”众人齐声大笑。

翟雨时叹道：“有谁曾想过我们曾往京师摆明反贼的身分，呼朋唤友，大吃大喝呢？”

浪翻云看着杯内的绝世美酒，微微一笑道：“若有人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谁想得到今晚就是与强敌生死决战的时刻呢？”

范良极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道：“我地想不到，却是知道。”众人大喜。

范良极推门而入，一番热闹的招呼，老贼头亲了干女儿小雯雯后，来到浪翻云旁坐下，压低声音道：“我跟了田桐一整天，终于找到了天命教另一个巢，八派的元老会议定是有重要事情发生了，这家伙等不急去报告。”众人静了下来。

翟雨时轻轻道：“不知单玉如是否在那里？”

范良极低声道：“若她在那里，我便没有那么容易自出自入了，不过你们的老朋友大医师瞿秋白却躲在那里。”

上官鹰一震道：“什么？”

凌战天沉声道：“且慢！暂时还不可以动他，但我们取不到他的人头在手，亦绝不肯离开京师。”

范良极道：“还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人，就是拿着不伦不类兵器的展羽。”

众人大为错愕，想不到“矛铲双飞”展羽也是单玉如的人，难怪以他的身分地位，竟也屈身楞严之下了。

翟雨时道：“单玉如这二十多年的布置真个没有白费，看来文官武将中亦由胡惟庸巧妙地安插了很多人进去，所以可轻易把政权攫取饼来，如此看来，燕王虽是一代名将，争斗起来，前景仍未是乐观呢。”

浪翻云微笑道：“那就要看我们肯否站在他那一边了。”

凌战天点头道：“离京后我们立即扫平胡节的水师和黄河帮，收复怒蛟岛，重新控制长江，那时任单玉如三头六臂，也须面对两面的战场。”

浪翻云道：“不过我们最好和燕王先谈谈，才可助他打天下，否则只是重蹈当日覆辙，最后再次变成反贼。”

范良极道：“我还发现巢内有幅京师的大地图，左家老巷、莫愁湖和鬼王府部涂上了红色，还有不同颜色的箭头和符号，显示天命教的人有着周详的计划封锁和攻打这三处地方，我们不可小防。”

浪翻云道：“我早想过这问题，今晚所有人全迁到鬼王府去，明天开始我们便把功力较次的人和妇孺全部撤离京师，只要朱元璋仍在，天命教绝不敢动鬼王保护下的船队，那我们应变起来，或战或逃都容易多了。唔！有人来了！”

话犹未尽，韩柏和虚夜月、庄青霜走进来。两女发现小雯雯，欢呼一声拥过去。

韩柏轻挣了一下这小家伙的脸蛋后，走过来兴奋道：“梦瑶解散了八派联盟了！”众皆愕然。

浪翻云会心微笑道：“这仙子真有她的一套。”

范良极道：“瑶妹呢？”

韩柏先凑到他耳旁，神的说了一番话。众人见范良极两眼不住放光发亮，都讶然瞪着他们。忽地范良极怪叫一声，翻身离椅，一阵风般冲出房外。韩柏则右手一探，抓起一只大鸡腿，狼吞虎起来，其吃相自是令人不敢恭维。

风行烈皱眉道：“你和老贼头说了什么话？”

韩柏满嘴鸡肉，含糊不清地道：“我告诉他，他的未来娇妻和未来娇妻的师傅正在楼下等他。”众人之为莞尔。

戚长征道：“你的仙子在那里？”

韩柏道：“她也在楼下。”随手丢了一丝肉都没有留下的鸡骨，笑道：“可以打道回鬼王府了吗？今晚这么精采，让我们香汤沐浴，再吃他一大顿，才有精神力气陪我们域外来的朋友玩个痛快呢！”

上官鹰笑道：“你直有趣！来！本帮主敬你一杯。”起哄声中，众人轰然痛饮。

朱元璋回到皇宫，立即把严无惧和叶素冬两人召来。两人跪伏地上，静待吩咐。

朱元璋道：“蓝玉和胡惟庸的事预备好了吗？”两人忙应预备好了。

朱元璋沉声道：“朕要把京师的水陆交通要道彻底封锁，特别要注意与鬼王的车队和船队，假若燕王逃离京师，立杀无赦，清楚了吗？”两人心中一震，连忙领旨。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找韩柏来，鬼王不说的事，朕不信他敢不说。”

第一章 结成联盟

韩柏的手掌离开了燕王棣的天灵大穴，骇然道：“这种蕴有无数微小生命的毒素真是厉害，若非受我输入燕王天灵穴内的魔气气机所诱，自行从散布体内的隐暗处走出来，循经脉游移到天灵穴内，我想纵是大罗金仙，也无法救得了。”

燕王脸泛奇异红光，打了个寒噤道：“这种媚蛊确是女门对付男人既霸道又厉害的大法，看来没有三天工夫，我休想把他们全数由天灵穴排出去呢。”

与他两掌相抵，助他运功的鬼王虚若无也露出凝重神色，徐徐吐出一口气后道：“这媚蛊比找想象中还要厉害百倍，竟然合你我和梦瑶三人之力，仍不能一下子将他们驱出你体内，若勉强为之，小棣的经元会因受不起那种过激的真气冲激，变成瘫痪，那就更糟了。”

单掌按在燕王棣背上，盘膝而坐的秦梦瑶俏脸闪亮着圣洁不沾半点俗尘的光辉，淡然道：“这是因蛊虫吸收了魔的力量，壮大起来。先师曾有言：蛊法内最厉害的就是这种能入侵人脑，控制人脑神经的蛊毒。燕王在蛊虫未被完全驱出脑外，化作空气前，千万不要和人动手，否则蛊虫回窜脑内，又因已吸收了魔气，那时就算浪翻云和庞斑肯联手救你，亦要束手无策了。”

接着幽幽一叹道：“你究竟做过什么事，使人不惜一切，舍身养蛊来对付你？”

燕王棣双目厉芒猛闪，显是对盈散花恨不得把她碎万段，但旋又显出悔恨之态，摇头不语。

他的真正反应怎瞒得过秦梦瑶的剑心通明，秀眸一黯，却没有说话。

表王眉头大皱道：“若小棣三天内不能与人动手，怎样逃出金陵去？单

玉如这么厉害，而小棣现在又是她眼中之刺，绝不会眼睁睁放走他的。”

镑人都明白他话中含意。

若要送走燕王，必须有秦梦瑶、韩柏这类级数的高手才成，但这三天正是最惨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人能分身办这件事。

燕王棣充满自信道：“我这次来京，带来了一批最得力的手下，包括了塞内外高手二百多人，其中至少有八个人算得上是一流好手，现正潜伏在京师之内，只要不是父王下旨阻上我离京，我有能力自行离去。”

韩柏想起那天在西宁街藉着铁轮行刺他的女子，仍犹有馀悸，知道燕王所言不虚。

秦梦瑶收回玉掌，淡淡道：“你在京城实力瞒得过白芳华吗？”

燕王脸色微变，沉吟片晌后低叹道：“我不敢肯定！”秦梦瑶道：“这叫有心算无心。她长期在旁默默观察调查，你那批人始终是生脸人，怎瞒得过京内明明暗暗的情报系统，只从人手调动上，就能全盘知悉你的逃走行动。假若你知道长白派和展羽这类白道大派和黑道高手亦与单玉如密勾结，更不会那么有把握说能逃出去了。”

燕王终于脸色剧变，冷哼一声，没有再说话。他本身亦是胆大包天，横行霸道的人物，虽处困境，却丝毫不气馁。

表王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过了今晚再说吧：若我还身安力健，明天便送你离京，若谁敢来查虚某的船。”

轻喝道：“青衣进来！”铁青衣推门进入金石藏书堂后鬼王的寝室，道：“朱元璋下诏姑爷立即进宫见他。”

表王微一错愕，与燕王交换了个眼色后，瞧着韩柏道：“这事你要权宜应变，千万不可硬撑到底，否则立招杀身之祸。”

韩柏一呆道：“他不会那么无情地对付我吧？”

秦梦瑶道：“鸟尽杯藏，他主要是利用你来对付蓝玉及胡惟庸，现在目的已达，你在他心中的价值大大减低，若还不明白这情形，你便说不定会吃大亏。”

韩柏道：“有起事来，老公公他们自然会护着我的。”

表王失笑道：“好天真的小子，朱元璋若靠的只是影子太监，那他的江山岂非由梦瑶控制。哼：我以前还以为没有人比元璋更懂深藏不露，岂知一山仍有一山高，终出了个单玉如。”

韩柏跳了起来道：“小婿明白了，总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又同秦梦瑶嘻嘻一笑道：“梦瑶不送为夫一程吗？”

秦梦瑶白了他一眼，那种娇丽看得鬼王等全呆了一呆。

出奇的是那种娇态一点不会惹人遐想，仍有那种说不出的超然俗世的神韵，这感觉的动人处比以前更胜一筹。

她盈然起立，随韩柏去了。

铁青衣转向燕王道：“怒蛟帮的人在等燕王商议大事。”

燕王精神一振，先向鬼王诚心诚意地叩了三个响头，这才出室而去。

韩柏和秦梦瑶并肩在鬼王府通幽小径上漫步，四周是被大雪盖着的林园美景。

午后的鬼王府出奇地宁静，令人一点都想不到会有即将来临的大战。

虚夜月等为了忙于安排左诗等人迁到鬼王府，正好使他两人得到独处的机会。

只要能和秦梦瑶在一起，韩柏便心足意满，有飘然若仙的感觉。昨晚与这仙子间的风流韵事，重涌心头，却纯是一种动人心神的回忆，没有半丝歪念。

其它所有人和所有事此刻都疏远黯淡起来，连秀色和盈散花的凄惨遭遇，都好像是发生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他的感情再不卷缠其中，似有种解脱出这感情泥淖的轻松感。

蓦地韩柏醒悟地吃了一惊。

为何自己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如此地“不投入”？不由往身旁的美女瞧去。

在他旁默然缓行的秦梦瑶仍是那副淡雅如仙、飘逸出尘的宁恬模样，感应到韩柏震惊的目光，抿嘴一笑道：“韩郎不要吃惊，你是受了梦瑶在你魔种内留下道胎的影响，又因人家的气机牵引，所以起了出世之心。”

那知韩柏更是虎躯剧震，停了下来，呆瞪着她。

秦梦瑶走前两步，才优雅闲逸地转过娇躯，容色静似无纹止水，淡然自若的看着他。

韩柏像回到了在与她一吻定情前的时空倒流里，与她再没有半分男女紧密的关系，就若两人间从未发生过任何情欲事。

他很想把她拥入怀里，像往日般与她调情，但却没有那种意志和力量，不由一阵茫然。忽然间他明白到秦梦瑶的剑心通明已把她自己那一丝感情破绽都缝补了，就像重圆的破镜，臻至比往昔更通灵透达的圆满境界。

她再不受自己魔种的影响。

那并非说这仙子不再爱他，而是她的爱已超然于世俗的男女爱恋之上，再不追求肉体的关系，那或许是一种难以言喻但却更深刻的感情，却非他一直期望的那一种。

他们间精神的连翟，使他们不用说话，便揣摩到对方微妙的心意。

她说得对。

他既胜了，但又败了。

正因为故意助他彻底征服了自己，秦梦瑶也才在修为上跨进了一大步，达至剑心通明大圆满的层次。

韩柏潇地苦笑摊手道：“好梦瑶！我败了。”

秦梦瑶嘴角逸出一丝爱怜的笑意，移身他怀里，却没有说话。

两人享受着道胎魔种直接交触的醉人感觉，但却没有像以往般泛起爱欲的涟漪，只是一种升华了的精神交接。

韩柏亦没有像以前必要大恣心欲的冲动，任她动人的肉体紧贴着自己，默默着中醉人滋味。

秦梦瑶缓缓移开娇躯，美眸闪动着圣洁的光辉，柔情似水地轻轻道：“梦瑶要韩郎知道，她是多么感激你让他到爱情的滋味。而她亦永远视你为夫，明白？我的好韩郎！”韩柏长长吁出一口大气，哈哈一笑道：“想不明白也不成，谁叫我能一丝不漏的接收你心灵传过来的讯息。”又欣然道：“这里事情告一段落后，梦瑶会到那里去？”

秦梦瑶淡逸微笑，柔声道：“当然是回慈航静斋去，由那里来便回到那里去。有空不妨来探望你的小妻子。”在怀里掏出一封未拆的信，递给他道：“这是师傅临终前写给我的遗书，据说还有两对，一封给师妹，一封给庞斑。”

韩柏茫然接信，封笺上仍有秦梦瑶的体香和热气，愕然道：“为何信函

仍是完封不动？”

秦梦瑶平静地道：“这信是由了苾禅主亲手交给我，当时我怕影响了我们的双修，故要留待宁后才看，但现在已不想看了：便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赠给韩郎，任凭处理。”

韩柏把信塞入怀内，失笑道：“梦瑶是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了：不过这东西可作为一个美好的具体回忆。是了：我真的可随时到静斋来探望你吗？不要到时又要面壁静修，给我吃闭门羹呢！”秦梦瑶横他一眼微嗔道：“你这人呀：人家怎舍得那样对待你！”再做微一笑道：“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出世，有了韩郎，梦瑶确感不虚此行。回斋后梦瑶将不再踏足尘世，师傅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就由梦瑶的夫君去完成吧。韩郎请记住，梦瑶永远是你的小妻子，她的身体只属你一人所有。”

韩柏苦笑道：“不知是否受了你输入体内的道胎影响，我感到现在的这种关系更美妙，更是前未曾有的精。好了：不过梦瑶却要答应我，必须正式道别才可以回静斋去，走前至少要来个长吻，或若让我的手不规矩一下，否则我说怎么样也要追你回来。”

秦梦瑶见他似故态复萌，不嗔反喜，伸手爱怜地抚摸他的脸颊，轻轻吻了他的嘴，喜孜孜道：“梦瑶记着了。”又别有深意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梦瑶就送夫郎到此吧！”韩柏仰天哈一笑，伸手在她脸蛋拧了一把，爽然去了，再没有回过头来。

秦梦瑶美目亮了起来，直至他背影消失在园林尽处，才露出一丝不可言表的甜蜜笑意。方夜羽陪着庞斑，离开院落，由后门步往背靠着鸡笼山去。幽深的山径不见房舍行人，只有迷人的冬雪美景。

柳暗花明，还方的鬼王府不时出现在左方遥远处，有时看到的则是被大雪覆盖了的迷人市景。

庞斑容色平静，充满漫步山林的悠闲意味，淡然笑道：“殷素善就像一头脱的野马，要把她驾驭，必须采非常手段。但千万不要真的爱上她，只看她的眼睛，便知她不会满足于任何已到手的東西。”

方夜羽从容道：“夜羽晓得了：此女非常狡猾，故意把韩柏挂在口边，就是要惹起我的嫉妒，使我对她另眼相看，为她着急。”

庞斑欣然点头道：“不愧庞某徒儿，情多恨亦多，这乃千古不移的至理：释迦教人四大皆空，就是深明陷身世情之苦，要离苦得乐，只有忘情一途。而情因肉身而来，唯有连肉身都舍弃了才成。”

方夜羽想起了秦梦瑶，黯然不语。

好一会才道：“师尊刚才向里老师指出，宫内另有厉害人物，不知所指何人？是否天命教的单玉如。”

接着叹道：“这女人真是厉害，我们还是最近才由师兄处知道胡惟庸背后一直有她在撑腰。这次胡惟庸对付朱元璋的计划，当亦是由她一手设计。此事尚未有机会向师尊禀告。”庞斑平静地道：“看来应是她了，只有她那种级数的魔功，才能使我生出感应。”

接着双目闪过寒芒道：“你对师兄观感如何？”

方夜羽脸色微变，愕然道：“楞师兄不是有什么不妥吧？”

这时两人来到接近山巅的一座凉亭坐下，庞斑眼中射出缅怀的神色，吁出一口气道：“当年赤媚的师傅扩廓被鬼王所伤，性命垂危，着人把自己到我眼前来，求为师出手对付朱元璋，否则大蒙会有灭族之灾。”

又无限感慨的一叹道：“扩廓是为师看得起的几个人物之一，见到他那样子，为师也不由动情，亦因这一个念头，使为师收了你们两个徒儿。”

方夜羽心中感激，若不是庞斑，他可能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人，不会是现在领导域外群雄，与朱元璋争霸天下的人物。

楞严更是庞斑费尽心力培育出来的超卓人物，性格阴沈，深藏不露。在朝廷论武功排名虽在燕王、蓝玉之下，但方夜羽却知道是他蓄意如此，事实上楞严绝不逊于这两个人。

楞严并非蒙人，而是当年跟随朱元璋的其中一名亲信将领的后人，这人因触怒朱元璋，在一次战役中朱元璋故意不派援军，任他力战而死，庞斑看准此点，收了楞严为徒，以他来作卧底。

庞斑神色回复平静，淡淡道：“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私利和理想奋斗，你师兄怎能例外？”

方夜羽忍不住心中的震撼，失声道：“师尊是否指师兄与单玉如勾结，背叛了我们呢？”

庞斑仰天一阵长笑道：“没有人比我更明白你师兄才智武功的深浅，就算单玉如三头六臂，能瞒过他一时，也瞒不了二十多年。”

方夜羽眼中掠过厉芒，平静地道：“待夜羽立即把师兄找来，给师尊问个明打”庞斑若无其事地微笑道：“让他自己来见为师吧：否则就算他躲到单玉如的床底去，亦保不住他那小命。”

月榭内，怒蛟帮的几个主要人物，除浪翻云外全到齐了，外人只有一个风行烈。

燕王踏入月榭里，众人起立相迎，一番客气后，凌战天作出含意深远的姿态，把燕王请往上首坐好。

坐定后，上官鹰开门见山道：“我们可全力助燕王对抗单玉如和替你打江山，事成后我们解散怒蛟帮和邪异门，燕王意下如何？”

燕王微一错愕，旋道：“大恩不言谢，将来若本王登上帝位，定会论功行赏，如有食言，教我不得寿终正寝。”

凌战天笑道：“好：快人快语。只不过山野草民，那爱得起朝廷俸禄，论功行赏这一句可免了。”

燕王乃枭雄人物，起立一揖道：“如此我们就是朋友，即使将来本王成了大明皇帝，彼此也不用执君臣之礼，异日贵帮上下愿留着留，不留者本王亦保你们和子孙永享清福。”

众人起立回礼。

戚长征笑道：“确是精，几句话便把这么复杂的事决定了。”

燕王叹了一口气道：“能给本王雪中送炭者，不是真正的朋友是什么？为了报答诸位，本王会全心治理天下的。”

众人交换了个眼色，均感折服，那并非说他们对燕王的话已深信不疑，而是佩服燕王清楚地把握到怒蛟帮的重要性和肯助他打天下的原因，并作出精的回应。

燕王再向风行烈诚恳地道：“若本王登上帝位，必会全力助风兄重整无双国，如有违誓，教我不得好死！”在短短时间内，他已先后立了两个毒誓。

风行烈暗忖当年的朱元璋亦必像他现在这种襟胸气度，使人甘于为他卖命。不过虽明知如此，燕王的话仍教人受落，欣然道：“客气话不说了，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害无利，燕王有什么打算呢？”

众人均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单玉如通过允，可名正言顺的把朱元璋手上所有实力全盘接收过去，燕王以区区一省之力，纵使加上怒蛟帮和邪异门，与单玉如相比仍有段很远的距离。

燕王请各人坐下后，自己才坐下，望往翟雨时道：“本王一生里，从未试过像现在般六神无主，有力难施，翟先生乃本王早已闻名的智者，可肯赐教吗？”

翟雨时心道你真懂得人尽其用，这样捧了我上天，我想收藏点也有所不能，谦让一番后道：“现在形势明显，首先就是要逃出京师，还要愈快愈好，否则若令尊一死，要走更难之又难了。”

秦梦瑶甜美的声音传入道：“要走就必须今晚走，否则燕王必走不了！”众人齐齐一震，朝门口望去。

第二章 师徒之情

韩柏仍是由南面的洪武门入皇城。

那是因想念着陈令方而下的下意识行动，这官欲熏心的老小子确是令他头痛的问题之一，要他现在弃官私逃，是很难说出口的话。但若待朱元璋有事后才教他逃走，又怕已迟了一步。倘他是单玉如，害死了朱元璋后，必压着他的死讯，使所有敌人均没有防备之心，然后猝然发难，那时谁能不着她的道儿？

经过六部的官衙时，他正犹豫应否溜进吏部找陈令方，太监大头头聂庆童在十多名禁卫拱护下迎来。

两人客气地施礼还礼后，并肩往内宫走去。

聂庆童忽地压低位那尖亢的太监嗓子，过快地在他耳旁道：“请通知燕王，千万不要在这几天内离京，皇上正找借口杀他。”

韩柏吓了一跳，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哈哈一笑道：“金陵这么好玩，我才不会蠢得急着离去呢。”

心中同时明白过来，原来聂庆童是燕王的人，难怪燕王对朱元璋的行踪如此清楚。

聂庆童再没说话，领着他直赴内宫。

那处守卫之森严，差点连水也泼不进去。经过重重检查后，韩柏连鹰刀也解了下来，才在寝宫的内殿见到朱元。

这大明的天子正由老公公和几个御医模样的人在检查身体，见到韩柏来，众人退了出去。老公公走前传音给他道：“小心点：他今天脾气不太好！”韩柏心中一凛，坐到下首。

朱元璋表面不露丝毫异样，哈哈一笑，和他闲聊两句，才转入正题道：“若无兄有什么事在瞒着呢？”

韩柏想不到他如此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反支吾起来，不知该如何应对。

朱元璋对自己的猜想更无疑问，不怒反喜道：“没有人比朕更谨慎小心

的了，问题定是出在单玉如身上。”又油然微笑道：“自从你告诉朕陈贵妃有问题后，朕不但没有再到她那里去，亦没有到任何妃嫔处去。这些天来，所有人均被禁上离开内里城半步。”

韩柏这才明白聂庆童要他向燕王传话，因为连个小太监都溜不出去。

朱元璋双目厉芒一闪道：“就算单玉如的人潜在宫内，亦绝对害不了朕。朕身旁不但有武功高强的密侍卫，更有对付用毒的专家。哼：舍去动武用毒两途，单玉如还有什么法宝？”

韩柏像个呆子般听着。

“砰！”朱元璋一掌拍在身旁的几上，声色俱厉道：“可是若无兄看着朕的眼光，却像看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那样，你立即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韩柏吓了一跳苦笑道：“小子真的不知道！”朱元璋阴恻恻地微笑道：“这数十年来，从没有人可以瞒骗朕。朕要做的事，必然可以做到，要知道的事，迟早也可以知道。

你若不说，朕便找几个人来拷问一下，例如那个秀云，她仍在宫内，你不是说她和媚娘等同是单玉如的人吗？”

韩柏苦笑道：“皇上真懂看人，小子所有弱点都操在皇上的手心里。”

朱元璋容包转为温和，柔声道：“就算你不为这些人着想，亦应为天下万民着想。

朕时无时敢忘静庵那句“以民为木”的话，若天下落进单玉如手里，战乱立起，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只因这点，你便不应瞒朕。”

韩柏给他软硬兼施，弄得六神无主，最要命是他的确对朱元璋生出了感情，把心一横道：“说便说吧：但皇上可否答应在对付胡惟庸和蓝玉两人时，不牵连那么多人呢？”

朱元璋微一错愕，凝神看了他好一会后，缕缕点着头道：“若别人这样说，朕定教他人头落地，但今日朕却破例答应你。”

韩柏仍不放心，道：“例如那个总捕头宋鯤，皇上要拿他怎样，小子也很难阻上，但他的家人亲族，却请皇上赦了他们吧！”朱元璋笑道：“那是因为韩家的二姑娘要嫁入宋家吧：哈：你真是个念旧的人。”

韩柏心中一寒，暗忖连这种琐事都瞒他不过，由此可见他的情报网多么严密。不由更佩服单玉如，正如鬼王所言：一山还有一山高。

朱元璋忽岔开话题道：“小子你说应否立即把陈贵妃和楞严处死？”

韩柏真的大吃一惊，愕然看着他。

朱元璋微笑道：“色目人混毒之法，防不胜防，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把祸根铲除。”

韩柏目瞪口呆道：“皇上不是说下不了手吗？”

朱元璋若无其事道：“要成大事岂能没有牺牲，我已把玉真软禁了起来，禁止她和任何人接触。只要一声令下，她便要玉殒香消，谁也救不了她。哼：她竟敢骗我。”接着长叹一声道：“朕真的老了：否则早把她宰了。”

韩柏吁出一口气，自知以自己的幼稚想法，绝明白不了这掌握天下生死的厉害人物和他的手段。

朱元璋微笑道：“要见她一面吗？”

韩柏摆手拧头道：“这个最好免了！”朱元璋望往殿顶，眼中射出复杂之极的神色，好一会才道：“告诉朕：单玉如是否藏在朕的皇宫之内？”

韩柏浑身一震，暗叫厉害，深吸一口气道：“皇上英明，只凭鬼王说话的语气神态，就猜出这么多事！”朱元璋傲然一笑道：“一直以来，朕均以为单玉如是通过胡惟庸来与朕争天下，所以一直低估了她。到今天看到若无兄的神态，才猜到 she 另有手段。而唯一对付朕的方法，就是躲在宫内以毒计害朕，不过朕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可以害朕，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接着双肩扬起道：“你当我不知楞严和胡惟庸私下勾结吗？只不过他在骗朕，朕也在利用他罢了！”韩柏像个呆子般听着。

朱元亲切地笑着道：“好了：说吧！”韩柏吓了一跳忍不住搔头道：“其实到目前情形，我们亦只是限于猜想……”

朱元璋失笑道：“两军相对，敌人难道会亲口告诉你他们的计划？这事当然只是猜想，朕难道会因此怪你吗？”

韩柏嗫嚅道：“此事牵涉到皇太孙的母亲恭夫人……朱元璋龙躯剧震，色变道：“什么？”

韩柏并非收藏得住的人，横竖开了头，便说下去道：“那批胡惟庸要谋反的证，来源很有问题，极可能是单玉如弃车保帅的策略，于是我们由此推想，最大的得益者，就是皇太孙，我……”

朱元璋狂喝道：“住嘴！”韩柏大吃一惊，不解地往朱元璋瞧去。

朱元龙颜再无半点血色，双目厉芒乱闪，显是失了方寸。

韩柏还想说话，朱元璋厉声喝道：“给朕退出去！”韩柏头皮发麻，他既能狠心杀陈贵妃，为何对付不了区区一个恭夫人？

忽然间，他知道真的不能了解朱元璋。半点都不明了解。

秦梦瑶盈盈步进榭内。

众人慌忙起立，对这超尘绝俗的美女，纵是敌人亦要心存敬意。

秦梦瑶美目淡淡扫过众人，柔声道：“今晚将是金陵最混乱的晚上，人命贱如草芥，要走便必须趁今晚走。否则让朱元璋收拾了蓝玉和胡惟庸，他便可从容对付其它人了。”

凌战天皱眉道：“可是方夜羽的外族联军，肯定会在今晚攻打鬼王府，这里面既包含私怨，亦牵涉到民族的仇恨，我们怎能在这时刻离去？”

秦梦瑶在遥对着燕王的另一方坐下来，当各人全入座后，俏目瞧往翟雨时，微微一笑道：“先生有没有想到朱元璋为何要把所有人均引到京师来呢？”

翟雨时一声长叹道：“给梦瑶小姐这么一提，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到此刻才明白过来。”

众人都听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燕王默然不语，眼中闪着奇异的厉芒，显是明白了两人的话意。

朱元璋是他父亲，他自然比别人更了解他。

戚长征愕然和风行烈交换了个眼色，发言道：“现在细想起来，朱元的确在背后操纵着一切，若他蓄意不许任何人进京，真的没有人能到京师来。”

秦梦瑶洞悉一切似的目光扫过众人，轻颦浅叹，秀眸移往榭外动人的雪景，眼中射出缅怀伤感的神色，没有说话。

众人都受她扣人心弦的神态吸引，静了下来，一时间月间榭外水流的轻响。

秦梦瑶眼内伤怀之色更浓了，再轻叹一声，缓缓道：“他虽得了天下，但内心仍毫不满足，这二十年来，心中一直有几根难以去除的尖刺，其中两

根就是浪翻云和庞斑。”

众人一起动容，连燕王都不例外。

秦梦瑶收回目光，掠过众人，柔声道：“因为他要证明给先师看，他比这两人更优胜，更值得她倾心。可惜先师去得这么不合时，所以先师的仙逝，才会对朱元璋造成这么严重的打击。”

燕王沉声道：“我也没想过这点，只猜到父王不容许有任何超然于他治权外的任何力量存在着。”

凌战天深吸一口气道：“这是说他绝不会容许我们活着离京，包括了庞斑和外族联军在内。”

戚长征冷道：“想归想，但能否做到，却是另一回事。”

翟雨时脸色凝重道：“千万不要低估朱元璋的真正实力，虽说不是对阵沙陷但只是数以万计的禁卫军，便是不可轻侮的可怕力量。且谁能知他手上还有多少肯为他卖命，武功高强的死士？”

秦梦瑶道：“只要想想这事他部署了二十多年，便可知事情的凶险。不要多想了，今晚得立即离开。否则除了庞斑、浪翻云等有限几人外，谁都闯不出去。”

众人一起动容。

秦梦瑶轻轻道：“若非单玉如的出现，打乱了朱元的布置，说不定他真能成功。最厉害是他利用各种势力间的矛盾关系，使他能一直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唉：朱元璋已非先师当年所挑选的人，再不会听任何人的话，包括梦瑶在内。”

戚长征怒道：“这算什么英雄好汉，只懂使用手段！”秦梦瑶莞尔道：“所以你不是当皇帝的料子，朱元璋的眼中只有成功一事，其它什么都不会计较的。”

众人的目光不由游到了燕王处。

燕王老脸一红，干咳一声道：“那是否所有人都要趁黑逃走？”

秦梦瑶道：“第一个应走的是你，其次是怒蛟帮的诸位大哥，只要你们能安然离京，事情无论变得怎么坏，也有人可与单玉如对抗。”

黯然而响后续道：“在整件事件中，唯一可左右朱元璋成败的就是若无先生，只要他仍健在，凭着他在政军界的庞大影响力，朱元璋纵便要胡来也得有个限度，所以今晚若无先生和里赤媚之战，实是影响深远。”

戚长征断然道：“我怎也不肯走的，有本事就来取老戚的命吧！”凌战天不悦道：“长征！”风行烈亦决然道：“不杀了年丹，风某绝不离京。”

翟雨时插入道：“影子大监终日伴在朱元璋之侧，不会对他的实力和布置一无所知吧？”

秦梦瑶黛眉轻蹙道：“朱元璋算无遗策，怎会让老公公他们知道他的事？而且他只须发出命令，自会有叶素冬和严无惧等忠心手下去执行，要瞒过他们实易如反掌。”

接着微微一笑道：“翟先生的确高明，猜到梦瑶是由老公公处得到消息，才推断出朱元璋的真正心意。”

众人均凝神看着这绝世美女，静待她说下去。

秦梦瑶深邃无尽的眼神异连闪，语气则仍是恬静雅淡，油然道：“由今早开始，朱元璋身旁忽然多了一批高手，其中有几个竟是退隐了多年的人，包括了“幻矛”直破天和“亡神手”帅念祖两大高手在内。”

众人无不动容。

这两人当年均有为大明得天下出力，却一直以客卿的超然身分，不受任何禄位。“幻矛”直破天的叔祖父乃当年与大侠传鹰勇闯惊雁宫七大高手之一的“矛宗”直力行，后与魔门高手毕夜惊高楼决战，同归于尽，留下不灭威名。

这“幻矛”直破天矛技得自家传，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被视为白道里矛技可与干罗相媲美的超卓人物。只是这二十年来消声匿迹，但提起用矛，则谁都不能忘记他。

另一人帅念祖以“亡神十八掌”纵横黑白两道，曾奉朱元璋之命，联同其它十二高手，联袂伏击庞斑，失败后只有他一人能保命逃生，自此亦像直破天般退隐无踪。

这些都是三十年前发生的事了，想不到这两人又会再次现身人世，还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三十年前他们均值壮年，现在都年过五十，假若他们一直潜修，现在厉害至若何程度，确是难以料估，何况这两人只代表朱元璋手上的部分筹码罢了。

秦梦瑶平静地道：“随这两人出现的还有一批三十来岁的高手，人数在百人间，均以大师傅和二师傅尊称他们。看来这两人潜隐三十年，就是培育了这批杀手死士出来，专门对付浪翻云和庞斑。”

风行烈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可想到这些人绝不会讲究武林规矩：只会以杀人目的。”

倘加上特别阵势和武器，例如强弩火器等物，猝不及防下谁也要吃亏，朱元璋确是深谋远虑。”

燕王听他们左一句朱元璋，右一句朱元璋，毫无尊敬之意，连带自己的地位也给贬低了，心中不舒服，干咳一声道：“那是说，父王收拾了蓝玉和胡惟庸后，立即会掉转枪头对付我们和庞斑了，那我们还为何要留着斗生斗死呢？”

秦梦瑶叹道：“不斗行吗？例如梦瑶和红日法王便不得不斗个高低，不受任何其它事情影响。”

众人无言以对。

这正是朱元璋的厉害处，不愁你们不拚个几败俱伤。

凌战天断然道：“我明白了，长征可以留下，今晚我们和燕王立即离京，所有妇孺和无力自保的人亦须离去，否则怕再没机会了。”

楞严赶上鸡笼山顶的凉亭时，细雪刚开始温柔地下来。

庞斑独坐亭内，一言不发，静静看着这徒儿由远而近，神情冰冷。

楞严来到他跟前，扑在地上，恭恭敬敬行了九叩大礼后，仍伏地不起，平静地道：“严儿向师尊请罪！”庞斑冰冷的容颜露出一丝笑意，道：“何罪之有？”

楞严叹道：“纸终包不住火，严儿的事怎瞒得过师尊呢？”

庞斑淡然道：“严儿是否爱上了陈玉真呢？”

楞严剧震道：“严儿不但爱上了陈贵妃，还患上了权高势重的无限风光，像酗酒者般泥足深陷。假若失去了这一切，便觉生命再无半点意义了。”

庞斑仰天长笑道：“不愧庞某教出来的徒儿，若非你坦白若此，今天休想生离此地。”楞严泰然道：“何用师尊下手，只要一句话，严儿立即自了此

生。”

庞斑双目闪过精芒，完美的面容却不见丝毫波动，淡淡道：“陈玉真与单玉如是什么关系呢？”

楞严毫不隐瞒道：“玉真的外祖母是单玉如宠爱的贴身丫环，单玉如对玉真的娘亲亦非常疼爱，后来玉真的娘恋上采花大盗薛明玉，婚姻破裂后忧郁而终，玉真便往投靠单玉如，使单玉如惊为天人，悉心栽培，再通过严儿安排，让她成了朱元璋的贵妃。”

庞斑容色止水不扬，柔声道：“外传她是色目高手，精擅混毒之术，又是怎么回事？”

楞严坦言道：“这要由单玉如说起，她一向对色目“毒后”正法红出神入化的混毒技，非常仰慕。故处心积虑的把当时只有十二岁的玉真的娘安排拜于正法红座下，成功地把混毒技偷学了回来，玉真的毒技就是传自乃母，但更青出于蓝，连单玉如亦要倾服。”

庞斑点头道：“静庵曾向为师提过单玉如，当时也有点印象，但仍想不到她如此深谋远虑，在数十年前就准备好今天的事。”接着若无其事道：“你又是怎样和她上的？”

楞严伏地叹道：“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严儿的弱点，先不说美女权势，只是她立约若得天下后不会派军出征蒙古，亦不会对付师弟和下面的人，严儿便难以拒绝她的要求。”

顿了顿续道：“当然她可能只是骗我，不过至少在她得天下后一段颇长的日子里，仍不得不依赖严儿为她牢牢控制着整个厂卫系统，只凭这点，严儿便觉得与她合作有利无害，胜过被她活活害死了。”

接着头道：“正因心内有这想法，严儿今天才敢面对师尊，直言无忌。”

庞斑仰天长笑道：“好：识时务者是英雄，若非有你这着棋子，今天夜羽等说不定会全声败北，死得一个不剩。哼：那时庞某人当然亦不会让单玉如继续活下去，享受她的荣华吉富贵。”

楞严低声道：“她对荣华富贵半分与趣也没有，生活简有若苦苦修行的出家人。”

庞斑错愕道：“你不是没有和她上过床吧？”静庵击败受伤后，便从没有和男人发生过关系。”

庞斑首次露出凝重之色，沉声道：“看来我仍是低估了她，恐怕她的魔功媚术均臻至魔门的另一个层次，才能返璞归真，不须凭藉肉体便可媚惑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难怪敢不把为师和浪翻云放在眼内了。”

楞严道：“徒儿得师尊亲传，除了有限几人外，馀子均不放在心上，但却知道和她尚有一段很远的距离，甚至连逃命也有所不能。天下间，怕只有师尊和浪翻云才可和她匹敌了。”

庞斑微微一笑道：“错了：除我两人外，她绝非厉若海的敌手，而她的魔功媚法，更不能对他起半分作用。好了：给我站起来！”楞严平静起立，双目却红了上来，忽又扑在地上，重重叩了三个颤，才再站起来。

庞斑喟然道：“不枉为师培育你成材，从今天起，我便还你自由，尽避去享受你的生命吧：人生不外如此而已。”

楞严剧震道：“只有师尊明白徒儿。唉：初时严儿只想虚与蛇委，可是单玉如的媚力太厉害了，玉真更使严儿难以自拔，尤其那种偷偷摸摸瞒着朱元璋的滋味，更像最甜的毒酒，使人情难自禁。但严儿对师尊的心，却从未

试过有一刻迷失。”

庞斑微笑道：“我当然感觉得到，否则早下手取你小命。”微一沉吟道：“允是否单玉如的人？”

楞严点头应是。

庞斑赞叹道：“现在为师亦禁不住为她的奇谋妙计倾倒，若她会失败，那只是老天爷不帮他的忙，绝对与她的运筹帷幄没有半点失算关系。”

楞严苦笑道：“徒儿亦有点担心她的运气，否则薛明玉就不会变成了浪翻云，不但玉真拿不到药，还累她被朱元璋软禁起来。”

庞斑平静地道：“严儿是身在局中，所以不知个中危险。事实上这次京师的斗争，实是由朱元璋一手安排出来的布局。不过现在仍是胜败难料，朱元若有警觉，单玉如岂能易得手。”

楞严愕然道：“严儿自跟从师尊后，还是首次听到师尊对一件事不能作出定论。”

庞斑欣然道：“你可知这感觉是多么醉人？唉：六十年了，没有一件事不在为师算计之中，那是多么乏味，京师之争还是小事一件，与浪翻云那难知胜败的一战，才最使人心动呢。”

语气转寒道：“为师就看在你脸上，不找单玉如晦气。”

楞严扑下叩头道：“多谢师。无论如何，只要严儿有一口气在，必教夜羽等能安然离京。”

庞斑淡淡道：“不要低估单玉如了，对付夜羽他们，自有朱元璋一手包办，何用劳她法驾。”

再沉声道：“得放手时须放手，有一天严儿知事不可为时，必须立即抽身引退，否则难有善终。政治就是如此，不但没有人情，更没有天理。明白吗？”

长身而起，来到亭外山头处，深情地俯瞰无穷无尽的山河城景、荒芜大地、漫天飘雪，嘴角逸出一丝平和的笑意，悠然道：“浪翻云啊：这场人生的游戏，不是愈来愈有趣吗？”

第三章 各自打算

鬼王府金石藏书堂。

当韩柏把见朱元璋的经过详细道出来，说到朱元璋闻恭夫人之名色变，不准他继续说下去时，细心聆听的虚若无和燕王棣亦同时色变。

虚若无眼中爆起厉芒，失声道：“不好！”韩柏吃了一惊，与燕王一起盯着虚若无。

虚若无脸上露出复杂无比的神色，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何元璋坚持要立允为皇太孙，因为其中实有不可告人的隐私。”

燕王棣的脸色变得更是难看，嘴轻颤，却没有插话。

韩柏大惑不解道：“什么隐私？”

虚若无脸色凝重无比，沉声道：“此事纯属猜估，但凭着元璋的奇怪反应，恐亦八九不离十。”

燕王棣垂下头去，神色古怪。

韩柏大感兴趣，追问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燕王站了起来，沙哑着声音道：“我要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

找了个借口，就那么匆匆避开了。

韩柏呆看着他溜走，更感奇怪，望向鬼王。

虚若无叹了一口气，道：“对朱元璋这反应最合理的解，就是恭夫人与他有私情，允不是他的孙子，而是儿子。”

韩柏头皮发麻，呆在当场，好一会才道：“妖女确是妖女，为何她不正式成为朱元璋的妃嫔，那不是更直接了当吗？”

虚若无神色凝重道：“没有人比单玉如更理解人性了，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天命教的妖女虽媚术厉害，但对朱元璋这种对美女予取予夺的人来说，时间久了，没有了新鲜感时，便会厌倦，此乃人之常情：若再加上冲破禁忌的偷欢苟合，则更能予他无与伦比的刺激。单玉如就是看中这点，正若她看中我对亡妻的思念般，牢牢抓着了朱元璋的心，亦使他对这“儿子”另眼相看，宠爱有加。”

韩柏连脊椎都发麻了，深吸一口气道：“现在怎办才好呢？”

表王平静下来，沉吟片晌后道：“他只是一时接受不了，冷静下来，便会有别的想法，朱元璋终是非常之人。”

韩柏感觉上好了一点，道：“若他知悉恭夫人的阴谋，单玉如还凭什么来害死他呢？”鬼王苦笑道：“但愿我能知道。现在我仍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单玉如其实比朱元璋和我都更厉害，因为她能比朱元璋更不讲道德和原则。唉：这样的一个女人。”

韩柏振起精神道：“横竖也告诉了朱元璋，不若就和单玉如大斗一陷只要保住朱元璋和燕王的命，我们就赢了。”

表王皱眉道：“那有这么简单，不过我肯定若元璋可度过这三天大寿之期，定会废了允和以最残忍的手法处死恭夫人，问题是他能否过得了这三天大限？”

韩柏颓然道：“为何他不立即动手呢？”

表王道：“他必须先藉蓝玉和胡惟庸的叛逆大罪，诛除了所有拥戴允的将领大臣后，才可以废掉允，这种事一个不好，就会惹起轩然大波，动摇大明的根本。纵使是皇帝，也不是可说做就做的。”

韩柏与奋地道：“只是要挨过这三天，那还不容易吗？”旋又颓然道：“不过岳父说过他寿元已尽，若在这三天之内就糟透了。”

表王闪过复杂难明的神色，好一会才传声往外道：“小棣进来！”话声才落，燕王棣已在入门处现身，神色如常，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表王正容道：“不理事情如何变化，梦瑶说得对，你今晚必须离开京师。”

韩柏记起了聂庆童的警告，吓了一跳，忙说了出来。

燕王缓缕坐到鬼王右旁下首的大师椅内，神色不见波动，只是静静地瞧着鬼王。

表王脸上怒意一闪即逝，冷哼道：“虚某就要给朱元璋看看，我若要把一个人送离京师，即使他身为天子，亦阻止不了。”

拂袖而起，尚未有机会说话，铁青衣走了进来，施礼道：“皇上派人传来圣旨，命燕王立即入宫见驾！”三人齐感愕然。

韩柏喜道：“看来他真已知道谁忠谁奸了！”接着又尴尬地搔起头来，到现在他再也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

好或坏这简单的二分法显然并不适用于现实的世界里。谁不在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争取？动物是为了生存，人若为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像燕王般便为了皇位，甚至不惜对付最爱重他的鬼王，又试图行刺生父，与“好”这个字实扯不上任何关系。

燕王亦闪过一丝喜色，若朱元璋因此舍弃允，他自然成了最有机会继承皇位的人，不由有点后悔曾刺杀朱元璋。这成了唯一的心理障碍。

表王盯了燕王好一会使，叹道：“就算我教小棣不要入官，小棣亦会反对吧？”

燕王雄伟的躯体微微一震，摇头道：“不：小隶全听鬼王吩咐！”鬼王苦笑道：“虚某虽很想吩咐你这样做那样做，却是难于启齿。因为你若逆旨，就是公然和你父亲对抗了，便事情更难控制，亦不知这样做便宜了那一方。”

燕王乘机道：“小棣很想听听父王他有什么话。”

表王等人那还不知他心意。

韩柏犹豫道：“现在陈贵妃给软禁了起来，皇上又知她有混毒这手法，所以即使燕王和皇上在一起，应也没有问题吧！”鬼王道：“看来只好如此了，小棣去吧：兵来将挡，冲着虚某的面子，三天内元璋绝不敢拿你怎样的。”

忽又失笑道：“人算怎及天算？处某人实在太多妄念了。”

将军府内。

蓝玉高坐堂上哺着熊皮的太师椅，手下尽列两旁。

他的脸色仍有点苍白，但精神比之刚受伤时已判若两人，显是大有好转。

蓝玉看着眼下这批匹人手，人人战意高昂，对自己仍是充满信心，心中欣慰。

唯一可恨的事，就是缺少了连宽这个智勇双全的得力臂助，而且这次来京的所有安排，进退之法，均由连宽一手策划，现在连宽死了，立时使他们阵大乱，很多事要重新考虑，由头做起。

于此亦可见朱元璋的眼光和狠辣，一举便命中他的要害。

“金猴”常野望恭敬地道：“大师身体没有什么事了吧？”

蓝玉气全消，温和答道：“秦梦瑶仍算手下留情，并非真心想要本帅的命，现在功力已回复大半，只要有几天工夫，定可完全复元了。”

众人都舒了一口气，兰玉贞道：“只恨宋家兄妹把东西送到了朱元璋手上，否则过了这三天寿期才走，便有把握多了。”

“布衣侯”战甲脸色凝重道：“此地不宜再留，京城现在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很多以前和大师称兄道弟的大官将领，都对我们避而不见，连胡惟庸亦称病躲在家中，恐怕受了牵连。”

蓝玉道：“走是一定要走的了，只要返回本帅的驻地，我才不信斗不过现时朱元璋手下那批没用的家伙。燕王又中了媚蛊，自身难保，这天下迟早是本帅囊中之物，那时定教你们晋爵封侯，子孙福祿无穷。”

四十多名手下齐声感谢，亦知蓝玉所言无虚。

蓝玉可说是明室开国的最后一员猛将，兵法武功，除鬼王外均无人可与比拟。但鬼王显然已超然于一切之上，再不会为朱元璋出力。

这也是朱元璋自食的恶果。忠臣良将，不是由他亲自下令，就是通过胡惟庸的手，诛戮殆尽。

蓝玉记起一事，问道：“水月那家伙还未回来吗？”

昂责情报的“通天耳”李天权答道：“与秦梦瑶交手后，他和那四侍便像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罢升级为首席谋士的胖子力发不忘争取表现道：“此事相当奇怪，他们人生路不熟，模样又怪，定是有人包庇他们，才能隐藏得这么好。”

蓝玉不耐烦地道：“看来必是胡惟庸这没有义气的混蛋了。现在不要理这种闲事了，最要紧是逃出京城去。”转向李天权道：“朱元璋方面有什么消息？”

李天权沉声道：“皇宫的保安以倍计的加强了，内宫的人被禁了出入，连离宫办事的人都不准回去。另外朱元璋又从广东调来了一支与我们全无关系的精锐人马，由长兴侯耿炳文率领，封锁了出入京师的所有关口要道，人数在十万之间。”

蓝玉呆了一呆，这耿炳文年近六十，乃朱元璋开国时硕果仅存的老将之一，战功虽远及不上他蓝玉，但亦是个人才，武技非常高明，且一向与自己不和。可见朱元璋是处心积虑地在对付他。

李天权续道：“至于禁卫军和厂卫亦见调动迹象，严无惧和叶素冬两人不断入官见驾，看来他们会随时展开对付我们的行动。”

蓝玉身经百战，绝不会因此害怕，皱眉想了一会，道：“文的不成只有来武的，只要布置得宜，欺朱元璋力量分散，以我们的实力，便闯出去也不成问题，最怕就是给他们困在城内，幸好我们早挖了逃生道，到时让我们教朱元璋大吃一惊好了。”

聚人都笑了起来。

方发献计道：“连宽先生曾定下多路逃走的疑兵之计，现在再经小人因应改动，必可使朱元璋捉摸不定，只要溜出城外，与我们的援兵会合，那还怕不能安然回家。”

李天权又道：“最近允亦活跃起来，与他以前的低调作风大不相向，这几天他……”蓝玉挥手道：“本帅再没兴趣管京师的事了，只要太阳下山，我们便立即离开，朱元璋怎会想到我连他的寿酒都不喝便走了呢。”

战甲道：“胡惟庸和魔师宫的人是否都不须理会了。”

蓝玉哈哈一笑道：“若他们成功杀死了朱元璋和燕王，天下自然落到胡惟庸手上，那亦等若天下是我蓝某人的了。”

众人点头同意。

胡惟庸权势全来自朱元璋，根本没有服众的威望，那时定有一批人拥护允来对付胡惟庸，蓝王就是看到此情况才会佯与他合作。

所以只要蓝玉能逃回边疆的根据地，就若虎返深山，龙入大海，任他施为了。

正当蓝玉密谋逃命时，胡惟庸则一人独自在书斋里紧皱眉头。

叩门声响，家将来报道：“吉安侯来了！”胡惟庸冷哼一声，道：“着他进来！”不一会当日胡惟庸宴请韩柏时曾作陪客的吉安侯陆仲亨来到书斋，施礼后神色凝重道：“丞相：朱元璋有点不妥当。”

陆仲亨是手握实权的人，乃胡惟庸最得力的心腹之一，却非天命教的人。数年前与平凉侯因事获罪，全赖胡惟庸包庇，才得免祸。亦因此成了他

最得力的手下，暗中招兵买马，密谋举事。

两人之外，还有明朝开国重臣李善长之弟李存义，御史陈宁和明州指挥林贤及大臣封绩，组成核心的谋反班底。

至于总捕头宋鲲等，已是较外围的人，参与不到机密的事。

这些人并不知道胡惟庸的真正图谋，但都知他不但权倾朝野，还神通广大，要杀个大臣易如反掌，手下又有奇人异士相助。

林贤和封绩两人分别联络倭子和方夜羽两方面的势力，整个计划可说天衣无缝，谁也想不到会出漏子。

只要他毒计得逞，朱元璋和燕王均要一命呜呼，那时挟允这稚子以令诸侯，天下就是他胡家的了。

这正是单玉如厉害之处，连自己的心腹手下亦瞒着，让他以为天命教一心把他捧作皇帝，于是全心全意为帝位忘情奋斗，死到临头亦懵然不知。

胡惟庸原是深沈多智的人，否则也不会被单玉如挑出来坐上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闻言道：“你是否指朱元璋调来兵马，把守出入京师道路关防一事。”

陆仲亨道：“这只是其中一项，据本候的眼线说：京师内所有禁卫和厂卫，全奉召归队，似要有所行动，形势非常不妙，本候的家将更发觉府外有陌生人出现，会否是朱元发觉了我们和元人及倭人有勾结呢？”

胡惟庸断然道：“放心吧：若有不妥，楞严自会通风报讯。据我的消息说：是因宋死鬼那对子女成功地把蓝玉的谋反证据，送到了朱元璋手中。现在京师内与蓝玉有关系的，如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博友文等无不人人自危，希望与蓝玉划清界线，哈，蓝王太不小心了，本相就不会有痛脚给老朱抓着。”

陆仲亨看到胡惟庸不但从容自若，还得意洋洋，心下稍安，但仍是忧心忡忡道：“这两天允太子不时出宫，往访方孝孺、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和兵部侍郎齐泰等人，不知是否暗承朱元璋旨意办事，密谋对付我们呢？”

胡惟庸脸上闪过怒色，方孝孺、黄子澄都是京师德高望重的人，对群臣有庞大的影响力。齐泰则是兵部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为今体制和名义上虽以兵部尚书来主管，但实际权柄都由齐泰把持，乃实权人物。兼之武功高强，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这三人一向拥护允最力，反对朱元璋违反继承法，将帝位传与燕王。在此事上虽和胡惟庸同一阵线，但在其它方面却处处与胡惟庸作对。却因有允护着他们，单玉如又不同意他轻举妄动，随便杀害大臣，故胡惟庸只好等待得天下后，才慢慢收拾这些大敌。

为此陆仲亨知道允与这三人频频密议，便疑心朱元璋父子是要对付他们。

胡惟庸冷哼道：“不要疑神疑鬼，胡某才不相信朱元璋会在大寿前把京城弄得血雨腥风，鬼哭神号。若有事情发生，亦应是在大寿之后。”接着嘴角逸出一丝残酷的阴笑，道：“那时老朱和燕王早到阎皇那处报到了。”

再充满信心地微笑道：“蓝玉已做好了他那一部分，留他在这人世间也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为今我还要谢主龙恩哩！”韩柏踏出金石藏书堂，与范良极撞个满怀，后者惊异地道：“果然不同了！”韩柏满肚子烦恼，心不在焉答道：“是否样子变得更英俊了？”

范良极把他拉到路旁的树丛里，任由雪粉到他们身上，正容道：“惨了：

你的样子正派了很多，还有点呆楞楞的穷酸气。”

韩柏没好气道：“去你的娘：现在本浪子没心情和你夹缠。”

范良极曲指在他大头处重重叩了一记，怒道：“我在和你说紧要话，老浪那家伙私下对我说：你这小子和梦瑶双修合体后，你的魔种很可能会被梦瑶的道胎压下魔性，看来他的预言又正确了。你已变成了个没趣的家伙，看来月儿、霜儿们很快便要改嫁了。

莫忘记长征和行列两人都比你只强不弱，尤其行烈那小子没有你那么花心。唉：不过这还不是问题，因为你以后都不会再心花花了。”

韩柏先呆了一呆，接着心中大为惶然，范良极没有说错，今天自己的确是变得正经得多，没有了以往那种顽皮跳脱，天马行空的放浪情怀，凡事都要向合情合理方面着想。

范良极道：“心病还须心药医，你这呆头呆脑，只有本人才能治好。”

韩柏奇道：“这样的病你也有方法诊治？”

范良极道：“当然：只要你肯和我合作到宫内偷东西，包保药到即愈。”

韩柏明白过来，失声道：“在这风头火势的时刻，我才不和你胡搅呢。”

范良极不悦道：“什么风头火头，你还不是照样去骗人家姑娘，哼：竟把云素弄到了鬼王府来，你的心意，路人皆知啦！”韩柏没有好气，云素之所以来到鬼王府，全是她师傅忘情师太的王竟，关他的鸟事。

范良极道：“找本来也不须靠你那对笨手帮忙，只不过现在皇城内寸步难行，才要靠你和老朱的关系混进去。”

韩柏心中一动，暗忖这死老鬼也说得对，自己要回复以前的心性，就须做些以前才会做的胡闹事，遂板起脸孔道：“你究竟要偷什么呢？不妨说来听听。”

范良极立即眉开眼笑，搂着他肩头，朝林木深处走去，嘴巴当然说个不停了。

第四章 殷殷话别

秦梦瑶修长纤美的身形，不徐不疾地在通往鸡笼山的小径漫步而走，神色宁恬。

雪花落到她头顶上，便像给一只无形的手拨开，落到一旁去。

她的心灵澄明通透，不着半点尘迹。

再没有半点人事能留在她心上。

离开了慈航静斋不到两年工夫，已有无数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对她冲击最大的，自然是被魔种使她的剑心通明失守，身不由己下与韩柏热恋起来，直至失身于这男子。

命运确是难以逆料。

那并非她挑选的方向可是当她为道命须如此时，却欣然投了进去，还感到至高无上的享受，体会到男女之情的甜美滋味。

而纵使不愿意，她终于通过韩柏，窥看到战神图录的密。那对她的冲击，绝不会下于与韩柏的相恋。

对她这自少修习禅道的方外之人来说，那等若偷看了天道的密，亦使她一时失了方寸。

所以刚和韩柏欢好后，她更是慧心失守，破天荒地向韩柏大发娇嗔，撒娇撒嗲，更抵受不住韩柏的亲热缠。

幸好她仍能以无上定力和智能，凭着几个时辰的静修，成功地把战神图录深奥难明的内容豁然贯通，融入了她的慧心里，臻达剑心通明大圆满的境界。

她的精神亦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

现在她只想抛开一切，返回慈航静斋潜心修为。

再不管人世间任何事情。

通过韩柏，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

她从未想过，会由这种方式让他接触到天地之。

到了此刻，她终于体悟到言静庵送别时嘱她“放手而为”这句话中蕴藏着的无上智慧。她对言静庵和韩柏均生出了深刻和没有保留的感情，但那已给他提升至一个超然于世俗尘心的层次了。

她不拆开言静庵给她的遗书，还把它赠给韩柏，正是以具体的方法，向两人表达了那微妙难言的关系。

到此刻她已心无半丝牵挂，只待完成了师门的使命后，她会如对韩柏所言，返回静斋，告别这曾使她恋栈迷醉的尘世，就像当年的传鹰，把岳册交反蒙义军后，飘然而去。

现在还有几件事，使她仍未能抽身而退。

静的心法本以守为主，无迹胜有迹。

不过此刻的她完全超离了这层次，不受任何拘束，要攻便攻，说守就守，所以才有破天荒向水月大宗和蓝玉挑战一事。

华宅在望。

秦梦瑶停步不停，转瞬来至宅门前。

当她拿起门环时，她倏地感觉到庞斑，而庞斑亦感觉到她。

“当：当！”门环叩在门上，声音远远传入宅内。

大门咿呀一声，打了开来，一个老仆讶然现身，尚未说话，秦梦瑶淡淡道：“告诉夜羽兄，秦梦瑶有事求见。”

那老仆还没来得及答话，人影一闪，方夜羽出现在老仆身后，一脸难以掩饰的惊奇道：“怎么也想不到梦瑶会来找在下。”

老仆退了开去，剩下两人面面相觑。

秦梦瑶深深看了令他心颤神摇的一眼后，柔声道：“方兄，陪梦瑶走两步好吗？”

方夜羽回复平日的潇，点头道：“那是方某求之不得的事，想到那里去呢？”

秦梦瑶微微一笑道：“来吧：随便走走！”转身便去。

方夜羽百感交集，有点茫然地追到她身旁，与她并肩而行，朝山上走去。

两人踏着皑皑白雪，漫步山中小路，树上挂着的雪花晶莹悦目、变幻无穷，使人尽涤尘俗之念。万籁俱静，只有脚下的疏松白雪咯咯作响，和柔风拂过时，林木沙沙的响声应和。

方夜羽嗅着秦梦瑶醉人的体香，心头出奇地平静；所有斗争仇杀，甚

至不世功业，在此刻均与他全无半点关系。

秦梦瑶神情宁恬，没有半丝波动，就若一个深不见底的静潭。

方夜羽感到前所未有的意适神逸，柔声道：“梦瑶会怪在下亲自对你下杀手吗？”

秦梦瑶转过美得使他目炫的俏脸，微微一笑道：“怎会哩：梦瑶还为方兄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感到怜惜呢！”方夜羽一震道：“梦瑶终于肯认同在下的爱意了。”

秦梦瑶欣然一笑，没有答话，直至走过了方夜羽曾和庞斑来过的小亭，到了山顶一处高崖边沿，俯瞰着金陵壮丽的城市雪景时，才停了下来，温柔地道：“方兄打算何时返回塞外呢？”

方夜羽从容笑道：“若梦瑶答应陪方某回塞外终老，方夜羽立即抛开一切，现在就走！”秦梦瑶莞尔道：“方兄说笑了，梦瑶已是韩家的人，怎能抛下夫郎，随你归去？”

方夜羽微笑着深深的瞧她道：“方某才不信那小子能缠着你的仙心，唉：事实上方某亦无此异能。”

接着面对虚旷的崖外空城长长吁出一口气道：“事实上这人世间，根本没有男子可配得起你了。”

别过头来，诚挚地道：“敢问仙子今后又是何去何从？”

秦梦瑶知他眼力高明，看破了她已臻仙道之境，再不受人世间情事影响，才有此问。

事实上自己对这文武双全的年轻男子，亦不无好感之意，不忍瞞他，淡然道：“此间事了，梦瑶便返回静斋，专志修行，再不踏足人间俗世。”

方夜羽呆了一呆，望往雪羽茫茫的大地，忽地仰天一阵长笑，像解开了所有郁怨般，但其中又蕴含着无尽的伤情。

两人默然并肩而立。

天上雨雪绵绵。

方夜羽心头一阵激动，却以轻柔的语调道：“梦瑶这次来找我，有什么吩咐呢？”

秦梦瑶平静地道：“你我间总是曾经交往，梦瑶与红日决战前，怎能不来向方兄道别呢？”

方夜羽心中一颤，假若秦梦瑶立即挑战红日法王，还把他击败了，那今晚鬼王府之战，除非由庞斑出手，否则将无人可应付秦梦瑶。因为唯一有资格的里赤媚会为鬼王而分身之术。

秦梦瑶看似轻描淡写，但三言二语，每个行动，均深合剑道攻守兼备的要旨。

所以她若有请求，他想不听亦是不行。

秦梦瑶怎会看不穿他的心事，温柔地道：“千万不要因梦瑶而感到为难，好吗？”

方夜羽苦笑道：“梦瑶有话请说。”

秦梦瑶恬然道：“魔师既临，以他通天彻地的大智能，必已清楚把握到京师的形势，方兄是否还要大动干戈，弄至几败俱伤，白白便宜了单玉如，而我们双方只有寥寥数人能保命逃生呢？”

方夜羽沉吟了一会后道：“在下明白梦瑶是一番好意，可是现在我们是势成骑虎，而且里面牵涉到不可解的私人深仇，纵使师尊出言，恐亦改变不

了他们的心意。何况师尊绝不会如此插手此事。”言罢沉吟不语，显是心中为难。

秦梦瑶轻描淡写道：“不要说蓝玉，假若方兄知道单玉如把胡惟庸也出卖了给朱元璋，或会重新考虑梦瑶的提议。”

这几句话若晴天霹雳，轰得方夜羽虎躯剧震，色变道：“什么？”

要知方夜羽这次来京图谋，本有七、八成把握。

这个由西域联军，配合明室文武两方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蓝玉和胡惟庸，再加上倭子派来的刀法大家水月大宗，实是无懈可击的组合。

虽说各怀鬼胎，但在计划成功前，为了重要的利益，四方势力确是合作无间的。

谁知背后藏着的单玉如才是最厉害的人物，透过允得到了最大的利益，连楞严都受不住威逼利诱，投靠了她。

本来这也无话可说，只能佩服她的手段，而方夜羽他们至少亦完成了使明室无力西进的基本目标。

但假若蓝玉和胡惟庸全塌了台，水月大宗又飘忽难测，他们这支西域联军顿时成了孤军，再没有蓝玉和胡惟庸给予的方便和掩护，而由此返回西域又是长途跋涉，任他们如何强横，若朱元璋或单玉如蓄意置他们死地，能有多少人活着回去，可真是非常难说呢。

在这种复杂无比的形势下，他们又怎能再树立鬼王和怒蛟帮如此强大的敌人呢？

方夜羽凝神瞧着秦梦瑶，这仙子亦深深回望着他，眼神清澈如水，不含半分杂质，似如雨泓无底的深潭。

方夜羽深吸一口气，点头道：“到这刻才清楚梦瑶对方某真有怜惜之意，若没有这个消息，我们可能全军尽没，仍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秦梦瑶仍是那淡雅如仙，飘逸若神的样子，俏脸闪动着不染一尘的圣洁光辉，柔声道：“梦瑶的话至此已尽，今番别后，可能永无相见之期，夜羽你珍重了。”

移步退了开去，又盈盈甜笑道：“里赤媚与虚先生一战，势所难免；年怜丹作恶多端，天理难容，只有血才能清洗；鹰飞虽是方兄好友，淫行亦令人发指。几此均牵涉到私人恩怨，非你我所能阻止，便看命运如何安排吧：舍此之外，都是各为其主，没什么好怨的了。”

方夜羽哈哈一笑道：“我与韩柏间却不知究竟是公仇还是私怨，但若不和他决个雌雄，方某怎能甘心。”

秦梦瑶微笑道：“刀剑无限，你们两人都要小心点了。”

方夜羽本想迫她表态，闻言失声道：“这算什么意思？”

秦梦瑶忽现出小儿女的娇态，甜甜一笑道：“一位是英雄，一位是无赖，梦瑶是什么意思，方兄请想想吧！”得秦梦瑶赐赠英雄的身分，方夜羽颇有吐气扬眉的感觉，虽然仙子是被无赖而非英雄得了手，但他却是虽败犹荣，谁叫韩柏身怀能令秦梦瑶动心的魔种。

现在秦梦瑶对他表现得大有情意，管他是否与男欢女爱全无关系，已使他怨气尽舒了。忽然间，他想起了言静庵和庞斑、浪翻云和朱元璋这四个上一代顶尖人物，那复杂难言的关系。

秦梦瑶正是这一代的言静庵。

他正想说话时，秦梦瑶忽地静止下来。

那是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实质上秦梦瑶仍是那副轻描淡写，不把一切放在心头的淡雅模样，但方夜羽却知道她已进入了剑心通明的剑道至境，断了一切尘缘。

秦梦瑶眼中亮起异芒，温柔情深地道：“我们的缘份就止于此了，别了方夜羽。”

方夜羽眼中射出如海深情，一字一字地道：“是否法王来了？”

红日法王的长笑在左力密林冲天而去，由近至远，速度之快令方夜羽亦吃了一惊。

眼前一花，秦梦瑶亦仙踪已渺。

韩柏和范良极这封冤家与高烈，离开密议的花园一角，返回小径，朝外一重的建物走去时，虚夜月挽着朝霞，亲热迎来。

两女人比花娇，尤其虚夜月初承雨露，一天比一天成熟，更是艳光四射，教两人忘了到宫内作偷鸡摸狗的大计，看傻了眼。

虚夜月见到两人色迷迷的模样，嗔骂道：“连大哥都是这副德性，难怪你两人臭味相投了！”范良极嘻嘻笑道：“月儿怎能把他和我一担子挑，我只是远观，他却是……”

虚夜月俏脸飞红，朝霞及时阻止，娇嗔道：“大哥！”范良极眼都不眨道：“连老实话都不可以说吗？”

两女拿他没法，气得干瞪着大眼。

韩柏来到两女前，见少了和虚夜月秤不离砣的庄青霜，奇道：“霜儿到那里去了？”

虚夜月横他一眼，没好气地道：“回娘家去了！”到现在她仍弄不清楚自己与庄青霜的关系，既相得又互妒。

范良极吓了一跳道：“现在京城形势复杂，有没有人护送她回去？”

虚夜月道：“放心吧：他老爹才不知多么紧张，亲自来接她。是了：庄老头说若他的快婿有空，请到道场打个转。唔：月儿怎也要跟着你的了，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范良极笑道：“那就是借口要陪我了。因为你的韩家小儿，决定了今晚要做我的随从跟班。”

岂知虚夜月竟鼓掌道：“真好玩：原来是去偷东西。”

两人面面相觑，想不到竟给虚夜月一口道破了两人间的密。

虚夜月本是随口说笑，这时见两人神态，愕然道：“好了：给我抓到两个小贼儿，让我向瑶姊设诉，教她冶洽你们。”

韩柏避过朝霞怀疑的目光，岔开话题道：“梦瑶在那里？”

虚夜月负气道：“全部走了，明知今晚恶战难免，便一个一个都不知到那里去了。”

连干老和凌叔叔密斟了几句后，亦离府去了：你那两个猪朋狗友更学足你的坏榜样，抛下娇妻不知爬到那里去了。”忍不住“噗哧”笑道：“既是猪狗，当然是四脚爬爬哩！”范良极苦笑道：“虚大小姐真难服侍。”

正容向韩柏道：“事情有点不妥，小戚、小烈等当然是去安排今晚逃离京师的事，但老干却没理由出去活动筋骨，看来要找凌战天问问。”

朝霞抿嘴笑道：“你们快去救他，凌二哥正和宋公子下棋，给他连杀两周，正叫苦连天。”

范良极一呆向韩柏道：“说起凌二哥，我便想起你那便宜二哥，如何处

置这老小子，怎也不能拆穿我这鬼谷子一百零八代单传是骗人的吧！”虚夜月摸不着头脑道：“大哥在说什么疯话。”

韩柏正为此头痛，想起一事道：“不用怕：月儿的爹不是曾说过他气色开扬，官运亨通吗？他老人家的话自可作准。”又苦笑道：“但若他真的官运畅顺，可能只是坏事。”

朝霞终和陈令方有夫妻之恩，闻言关切地道：“你们一定要把他一起带走啊！”虚夜月更是不依，移身到两人间，分别抓着两人手臂不依道：“刚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快说给月儿听。”

范良极给他嗔得浑体酥麻，与奋莫名，道：“来：我们边走边说！”四人来到月榭时，虚夜月已知道前因后果，这才知道朝霞和这三“兄弟”间发生过这么精的事，大觉好玩，只恨不早点认识韩柏，未能亲身参与。

这时榭内棋盘的战场上正缠战不休，凌战天显然不敌宋楠，落在下风。

观战者还有宋媚、褚红玉和红袖这三位戚长征的娇妻，却不见寒碧翠。

凌战天见到韩柏等进来，同宋楠抱拳道：“还是宋兄高明，本人甘拜下风了。”

宋楠不好意思地频作谦让时，凌战天亲切友善地拍了他的肩头，同韩、范两人打个眼色，到了榭外临池的大平台处，神色凝重地道：“干罗去找单玉如了！”范、韩两人大吃一惊。

凌战天无奈道：“他们两人间似有难言的恩怨情仇，这种事外人很难劝阻，他告诉我，只是希望我一定得把易燕媚劝离京师，因她已怀了他的孩子。”

范良极吐出一口凉气道：“那是说以干罗早臻化境的武功修为，仍没有把握见过单玉如后能保命回来。”

凌战天沉声道：“我看他是存有一命换一命的决心，我告诉他大哥已决定出手对付单玉如，仍打消不了他的念头，而且说单玉如若非有对付浪翻云和庞斑的把握，绝不会让他们找到她。只有他才会使单玉如不得不见。”

韩柏数了一口气道：“今晚是否决定走了！”凌战天道：“我们请教过鬼王的意见，他也赞同今晚是唯一逃离京师的机会，现在没有了燕王这问题，单以鬼王的威望，足可令我们安然离去，朱元璋当无瑕分神理会我们这些闲角色。”

韩柏讶道：“怎会没有燕王这问题呢？他不是答应走的吗？”“他进了宫还能出来吗？不过可能因鬼王懂看相，并不担心他的安危。与燕王这种人合作，就像与虎谋皮，怎样小心都不管用，唯有看老天爷的意旨了。”

韩柏道：“小烈他们到那里去了？”

凌战天道：“他们随了小表王去安排船只和装备，同时打点关防，测试朱元璋的反应。”

范良极道：“明天酒铺不是要开张吗，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搅的。”

韩柏瞪他一眼道：“只要有酒便能开张，那些酒鬼谁理会得何人卖酒给他们。”

凌战天见这封活宝在这情况下仍可斗口，又好气又好笑道：“韩兄还不去看你的娇妻，长征等回来时，她们便要上路了。”

范良极皱眉道：“朱元或者不会对你们动手，但单玉如却绝不肯放你们离去，她手上实力高深莫测，你们又要分心保护妇孺，形势并不乐观。”

凌战天傲然道：“说到水战，我们谁都不怕，何况鬼王派出了五百名精擅水战的好手随行，另外还有四门最先进的远程神武巨炮，人力惊人，更有

于抚云、不舍夫妇这等级数的高人相助，应足可应付任何危险。”接着压低声音道：“梦瑶小姐估计单玉如的人里会有长白派和展羽等高手，所以不舍才肯答应一起走。”

韩柏听到七夫人的名字，一颗心立时飞到她动人的肉体上，心中欣然，知她一定有了身孕，才会肯为了腹中块肉离京。

想到这里，立时坐立不安，恨不得去搂住她，坐到自己腿上，问个清楚明白。

虽然不会跟自己的姓，他终是有了个乖宝贝。

此刻忽有府卫来报，说甄素善求见韩柏，聚人同时愕然。

第五章 中藏之战

金陵城外二十里许处有座高拔的山峦，山端双峰耸峙，一东一西，遥相对望。

两峰间有一奇形怪石，上有两个还看双峰若牛角，两孔似牛鼻，故得名牛首山。

懊山乃佛门胜地，牛头禅宗即发扬于该地。

干罗来到山下时，毫不犹豫，沿着山路上阶登上东峰，不一会来到峰顶佛塔之下。

这砖塔七级八面，古庄严，由唐代建塔至今，历经悠久的岁月，仍巍然傲立。

牛首山虽被霜雪所盖，但被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牛首烟岚”风光仍在。

藤蔓蒙路、古木参天、茂林修竹，浮苍流翠，美景无穷。

此际隆冬时节，游人绝迹，干罗乐得享受那片刻的清幽，俯瞰远近景色，只见群山环拱，秀丽无匹。

一股浓烈的情怀涌上心头。

他这次到这佛门名山亦非起了游山玩水之兴，而是来重拾一段令他黯然神伤的回忆。

当年他只有三十岁，朱元仍在与蒙人及中原群雄恶战，他自己则成了天下有数高手，那时浪翻云仍未崭露头角，他干罗隐然高踞黑榜第一高手的尊崇地位，横行天下，谁敢撻其锋锐。除庞斑外，声势无人能及。

在这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就在这里遇上了神莫测的天命教教主“翠袖环”单玉如。

事后他才知道那并非巧合，而是这艳媚盖世的女子故意找上了他。

想起了她，既甜蜜又痛苦的感觉蕴满胸臆。

在习武之初，他早立下决心，绝不锺情于任何女子。

美女只是他的玩具和宠物，只供他享乐和满足，单玉如亦不能使他例外，何况她只是要把他收服，助她与朱元平夺天下。

那个决意离开她的晚上，是干罗毕生最痛苦的一刻，但他终舍弃了她。

想不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又要与这曾经热恋的女子见面，而他

更要亲手把她杀死。

三十年前的单玉如武功已不下于他，三十年后他更没有必胜的把握。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单玉如的狠辣无情，虽然她的外表是如此美丽，说话是如此温柔，神态是那么娇美动人。

与单玉如这次相见，早在他再听到她的名字时便决定了的。所以在京城各处留下了天命教的暗记，以密手法定下地点日子，约单玉如到此相见。

无论她恨他还是爱他，都不会爽约的。

对单玉如来说，凡是得不到的东西，亦要亲手毁掉。

蓦地心中警兆一现，干罗从回忆里清醒过来，功力提聚，冷喝道：“水月大宗！”水月大宗的声音在他身后平静的道：“不愧毒手干罗，纯凭感觉便认出是本宗，那杀了你亦不致污了我的水月刀。”

干罗心中一凛，想不到水月大宗原来竟是单玉如的人，蓝玉和胡惟庸只是个骗人的幌子。难怪他故意避免与鬼王和秦梦瑶交手，因为他要保存实力，以对付浪翻云、庞斑，甚或朱元璋。

他同时知道，这一战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去，因为水月大宗绝不容许这密漏出去。

浪翻云要杀单玉如，只是步进她精心设下的陷阱去。

假若单玉如得了天下，那她最大的威胁就是浪翻云。

秦梦瑶疾若流星，倏忽间穿林过树，掠上了一面铺满冰雪的斜坡，来到城西外荒郊的一堆乱石处，卓然俏立，白布麻衣迎着雨雪飘扬飞舞，有若观音大士下凡人间。

红日法王身披着红内黄喇嘛法衣，盘膝坐在两丈许外一块尖竖的石上，只臀部方寸与石尖接触，却是坐得四平八稳，丝毫没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平衡的功夫，教人深为佩服。

清奇的脸容宝相庄严，眼垂下，阖得只留一线空隙，隐见内中闪闪有神眸子。

手作金刚大轮印，指向掌心弯曲，大拇指并拢，中指反扣，缠绕着食指。

这飘忽无定的西藏第一高手，终肯坐定下来，与秦梦瑶进行西藏密宗与中原两大圣地纠缠了数百年的历史性决战。

秦梦瑶浅浅一笑道：“法王的百天之期，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红日法王仍是双目低垂，不愠不火地应道：“梦瑶小姐请原谅则个，此事牵涉到大密尊者转生前的誓咒，否则红日岂是好斗之人哉？”

秦梦瑶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密宗又称贞真言宗，最重视印契、咒语和实践，所谓三密修行，就是身、口、意。

特别是有德行法力的喇嘛，在死前立下的法誓，最具约束力，故红日法王才有此语。

秦梦瑶玉容若止水般安然，柔声道：“不知法王是否相信，梦瑶有个直觉，当年先师云想僧、虚玄禅主和大密尊者三人均法理深湛，大行大德之人，绝不会因意气之为，祸延后人。其中定是另有玄虚，尤其证诸他们离世的时间方式，更是耐人寻味”红日法王猛地睁开眼睛，眼下立时烈射出两道精芒，投在秦梦瑶俏脸上，讶然道：“梦瑶小姐这推测极有道理，事实上我们亦一直心存疑惑。尊者回藏时容色如常，当人人均以为他全胜而归时，尊者踏入

布达拉宫后立下誓咒，便站化而去，如此德行，使我等更不敢有违他的遗命。”

秦梦瑶道：“梦瑶还是首次得闻此事，心中着实欣慰。”

红日法王微微一笑道：“纵使知道其中隐含妙理，这中藏一战仍势在必行，请梦瑶小姐见谅。”

秦梦瑶淡然道：“这个当然，与法王之战，已成了师门遗命，了断此事后，梦瑶再无牵挂。”话题一转道：“未知法王是否知悉鹰缘活佛的下落？”

红日法王眼中闪过奇异的神色，微一沉吟道：“若连这个也不知道，红日亦枉称法王了。但却不明白他为何要躲到宫里去？他难道要参与这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斗争？”

秦梦瑶低吟道：“夕阳照而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法王心中满载妄念，连“呼勒罕”怕都成不了，如何测度鹰缘的不染心呢？”

所谓呼华勒罕，乃密宗术语，指人若不除妄念，只能随业转生，无能自主，常转常迷而不自知。除非去净妄念，证真法性，才可不随业转，自主生死，自在转生，随缘度聚，名为呼华勒罕。若臻此境界，就算寄胎转生，仍不昧本性，拥有前生的记忆。

当然这比起密宗的最高理想“肉身成佛”，又低了数层。

传鹰之所以被藏人推崇，正因他是肉身成佛的典范例证，故他们才这么重视鹰刀。

红日法王哈哈一笑道：“梦瑶小姐真厉害，一句话便使本法王生出妄念，不过现在本法王最急于要找的人，应是韩柏而非鹰缘，因为鹰刀现正背在他背上。说不定本法王会忽然溜了去找他呢！”秦梦瑶知道他在展开反攻。

事实上红日法王修的不死法印，最厉害处正是瓢忽若神，全力下若一击不中，即远飞遁。尽避庞斑、浪翻云之辈武功更胜于他，想杀死他亦是有所不能。

他若要蓄意避开秦梦瑶，转头去对付韩柏，确是令人头痛。于此亦可见他这着反击，足多么厉害。

武功到了他两人这种境界，已非是徒拚死力了。

秦梦瑶莞尔道：“假若如此，梦瑶也拿你没法了。不过法王若晓得鹰缘曾见过韩柏，还以无上妙谛点化了他，当知鹰刀之所以会落到韩柏背上，其中自有微妙因缘，非是人力所能改变。”

以红日法王的修养，亦要闻言一愕。

他之所以到京多时，仍不敢去找鹰缘，主因实非内伤未愈那么简单，而是基于心内对鹰缘的敬畏。

这在西藏号称无敌的高手，唯一能使他拜服的人就是鹰缘活佛。在这深不可测，拥有无上功法的伟大人物前，什么盖世武功亦变成微不足道。他甚至自知无法对鹰缘出手，只希望能得回鹰刀，好回藏命。

秦梦瑶正是看透了他的心意，才点出鹰刀落到韩柏手上，有着玄妙的因果关系。

暗示了韩柏可能像鹰缘般识破了鹰刀的密，根本不怕红日法王对付他。

而昨夜韩柏的确于分神护着秦梦瑶的同时，便挡了红日法王的全力一击。

当时红日法王生出了怪异无伦的感觉：就像韩柏和秦梦瑶两人似与天地结合成一个不分彼我的整体，是人力所无法捣破的。

那深刻的印象，仍是新鲜明晰。所以秦梦瑶此时提起，红日法王不由

心旌微摇。

秦梦瑶再微笑道：“当时梦瑶已和法王展开决战了。”

红日法王更是心神一颤。

蓦然间天地静止了下来，时间似若停上了它永不留步的消逝。

秦梦瑶一对秀眸变得幽深不可测度，俏脸闪动着圣洁的光泽，飘飞的衣袂软垂下来，紧贴着她修美的仙躯，超然于世间一切事物之上，包括了生死成败。

红日法王心知不妙，知道自己坚定不移的禅心，因对方巧施玄计，破开了一丝空隙，精神侵了进来，遥制着他的心灵。

而事实上决战正如她所谓的，由昨夜早开始了。当他全力一击时，秦梦瑶则以无上功法，借鹰刀把合力送入他的心灵里，种下了使他无法击败韩柏的种子，所以直至此刻，他仍没有去找韩柏讨回鹰刀。

那即是说不但韩柏识破了鹰刀的密，眼前这绝世美女亦由鹰刀得益不浅。

这明悟使红日法王这毕生修行密法的盖代高手，心灵上露出了破绽。

武功到了这种层次，根本在招式上谁都胜不了谁，比拚的就是情神、意志、修养和战略。

而且一落下风，便难有扳平的机会，因为对手高明得绝不会再予对方任何可乘之。

“！”红日法王倏地发出咒音。

那静止的感觉立时破碎，这藏域第一高手的心神，藉着这有若空山禅院锺鸣铃响的梵界圣音真言，心神转往本体那不可言传的秩序里，辨识到严密的自然结构，各种节奏和机能，包括心脏的鼓动、呼吸、细胞微不可察的变化，凡此种种，合成了生命与时间的感觉，物质存在的各种差异和相互作用，从而重新把握回自主与自我，破掉了秦梦瑶的精神合力。

“嘛呢叭弥件”在密宗里乃至高无上的六大真言咒，而“ ”则是中枢悟道之音，有法力者能藉此真音与无上意识相通结合。红日法王自幼修行，在千万喇嘛中脱颖而出，岂是易与之辈，才能以此密法破解秦梦瑶庞大的心灵异力。

但他却已处在下风和守势。

这对他是非常要命的事，因为不死法印讲求操握主动，故能要来便来，说去就去。

现在的他失去了这种优势，主动权变成握在这智能秀美的仙子手上。

红日法王趁这破法的间隙，从石上升往半空，双足由盘膝变成直立。

两手结印亦起变化。

由守寂的大金刚轮印变得左右十指张开，指尖交触，掌心向外，中间围成圆形，成日轮印。

密宗功法，最厉害就是六大真言，九大手印。

罢才若非以金刚轮印配合真言，红日法王早要伏地认输。

现在他则以另一手印，誓要抢回主动之势，只见他手印向前推，一股强猛沉雄的激流，立时照脸往秦梦瑶冲去。

秦梦瑶仙容恬静无波，秀眸射出温柔之色，飞翼剑奇迹般出现在手里，忽地剑芒暴长，刺在这若如实质、无坚不摧的气柱中心处。

“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山头似若摇动了一下。

动的当然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红日法王的禅心。

红日法王心中凛然，知道秦梦瑶的精神仍步步进迫，紧紧钳制着自己。

事实上他早打定主意，只要扳回平手，立即远千里之外，然后再慢慢回头来找秦梦瑶算账，那知秦梦瑶厉害至此，教他欲退不能。

他自家知自家事，若在这种下风情况中逃去，虽可保命，但心中却永远种下了失败的感觉。对他这种毕生修练精神的人来说，那比死还可怕，不但失去了再挑战秦梦瑶的资格，功行亦会大幅减退。

所以此刻他真是欲罢不能，当然更不用说去找韩柏晦气了。

红日法王两手再由内缚印转为外缚印，又由外缚印转回内缚印，不住交换，使人难测定法。

雄伟的躯体鬼魅般移往秦梦瑶，须眉根根直竖，显示他的功行运转至巅峰状态，气贯毛发，若非他是秃头，将更是发扬顶上的奇景。

秦梦瑶含笑看着红日法王迅速接近，心中不起半点涟漪，甚至没有想过以何招却敌，一切均发乎自然，出自真知。

蓦地红日法王一手收后，另一掌迎面拍来，由白转红，由小变大。

秦梦瑶的心灵通透澄明，连红日法王藏在身后那一手暗藏的真正杀着亦知得一清二楚，全无遗漏。

这正是剑心通明的境界。

眼所见或不见的，均没有遗失。

因为她用的是心内的慧觉。

飞翼剑在虚空中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化成一圈先天剑气形成的气罩。

“砰！”掌气相击，两人同时剧震，若纯以内动论，两人谁也胜不了谁。

但红日法王却知道自己输了，因为他比秦梦瑶至少多了六、七十年的修为，眼前却只能平分秋色，若假以时日，他将更不是秦梦瑶对手了。可以说就算这次两人战个平手，他将来更是有败无胜。

武功愈高，年纪愈大，便愈难突破。

庞斑正是看穿此关键，才毅然抛开一切，修习道心种魔大法。

红日法王一掌不逞，立时旋转起来，收在背后蓄积全力的大手，化作千万掌影，朝秦梦瑶狂攻而去。

一时雪花卷天而起，四周气流激汤。

他终施出压箱底的本领了，无一不是同归于尽的招数。

这是他唯一扳回败局的方法。

不死法印的心法首先是要舍命，不惧生死，才能置诸于死地而后生，所以攻退均不留余地。

只要秦梦瑶视死的意志不及他坚决，他将能取回主动，那时就可来去自如，天地任他翱翔了。

即使是庞、浪之辈，也要对他这战略喝采叫好。

甄夫人坐在虚夜月小楼清雅的客厅里，喝着由金发美人儿夷姬献上的香茗，那样儿既文静又可爱，谁也想不到她是心狠手辣，狡猾多智的女中豪杰。

韩柏给范良极点醒后，魔功已大幅回升，整个人都觉得比以前不同了，笑嘻嘻走进来，坐到隔了张小几一侧的椅里。

甄夫人刚放下热茶，岂知韩柏探手过来，抓着她的柔荑。

一股无法形容的感觉，由韩柏的手直传入她心内去，甄夫人娇躯微颤，

嗔怪道：“韩柏啊！”韩柏收回作恶的手，放到鼻下嗅嗅，嬉皮笑脸道：“真香：又嫩又滑，谁想得到怒蛟帮有那么多兄弟会因你而死哩！”甄夫人白他一眼道：“不要翻人家旧账好吗？这次素善来找你，是为了两件事。”

韩柏笑道：“什么事看来都是托词吧：还不是想害垮我，昨晚那刺我的几剑，又凶又狠，幸好我们尚未有合体之缘，否则你就犯了谋杀亲夫的大罪。”

甄夫人大发娇嗔道：“就算人家是你的妻妾，见到你那样舍命搂着个野女人，满街奔走，也要把你这奸夫宰了。”

韩柏魔性又发，哈哈一笑道：“若我是奸夫，你不是淫妇吗？谁才是真命亲夫呢？是否方夜羽那小子？”

甄夫人双目微黯，凄然道：“韩柏啊：不要修理素善好吗，人家是专诚来向你道别的哩！”韩柏一愣道：“道什么别？你要嫁人了吗？”

甄夫人气得狠狠盯了他一眼，又叹了一口气道：“事实上和嫁人亦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决定退出金陵，返回域外，再不理中原的事了。”

韩柏剧震道：“什么？”

甄夫人淡淡道：“韩兄的耳朵有问题吗？”

韩柏正容道：“走得那么容易吗？大明给你们弄到天翻地覆，其中又种下无数深仇。

嘻：我又未曾和你合体交欢。凭一句不理你他妈的中原的事，就可拍拍屁股溜之夭夭吗？”

甄夫人见他没两句正经话后，便胡言乱语起来，反觉这人与世无争，不记仇恨，性格可爱，心中涌起欢喜，温柔地道：“放心吧：我们离去，并非怕了你们，而是不想便宜了单王如，作抵死相缠，那时谁都活不了。至于私人恩怨，我们则会依足江湖规矩解决，只避免了逢人便杀的群殴局面。”

由怀里掏出几拜帖来，摆在几上道：“这是发给韩兄、戚兄和风兄三人的战书，至于里老大与处先生之战，已是事在必行，再不用战书这种虚文形式了。”

韩柏搔头道：“谁和我那么深仇大恨，让我闲一晚都不可以吗？”

甄夫人失笑道：“谁叫你得到秦梦瑶呢？只有一个人向你挑战算你家山有福了。”

韩柏醒悟道：“竟是夜羽兄要来杀我，唉：以前我不想和他交手，现在是更加不想哩：你可否回去劝他看开一点，梦瑶现在只是挂个名份作韩家妇而已！”这小子为了逃避与强敌决战，什么话也说得出口。

甄夫人为之气结，嗔道：“我才没空代传废话，你武功虽高，但小魔师得庞老亲传，魔功技高深莫测，假若他有杀你之意，你却无杀他的心，那败的定是你而非他。”

韩柏凝神看了她一会后，奇道：“你究竟是帮他还是助我呢？”

甄夫人神色一点，垂头道：“但愿素善能够知道！”韩柏拿起战书翻了翻，皱眉道：“年怜丹不是在拣便宜吗？他应约战不舍大师才对。”

甄夫人气道：“风行烈尽可不强充英雄的嘛，大可不接受挑战，脚是长在他身上的。”韩柏为之语塞，瞪了她好一会后道：“他们肯放过你吗？说到底封寒和很多人都是因你而死。”

甄夫人回复那领袖群雄的英姿，从容道：“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先不说浪翻云之外是否有人能稳胜素善的剑，假若素善死了，我的手下那还肯离开中原。唉：若非素善要把他们安全带返域外，说不定也会挑个人来试试剑呢，

例如你的亲亲梦瑶，大不了给她一剑杀掉，乐得一干二净。”

韩柏被她厉害的辞锋迫得哑口无言，在眼前的情势下，他们自保都是困难，更不用说去对付有庞斑助阵的外族联军了。

韩柏抛开烦心的事，拍拍大腿潇地道：“来：先给我吻个饱 and 摸个饱才准离去，如此才算是依依惜别。”

甄夫人“噗哧”一笑道：“你不怕这种香艳的惜别会传到虚小姐们耳内，素善倒不计较呢。”

韩柏尴尬地瞥了奉虚夜月之命躲在屏风后监视的两婢一眼，站起来道：“让我送你一程吧：免得撞上老戚他们，会忍不住辣手摧花呢。”

甄夫人移到他跟前，迅快吻了他嘴，飘退至门处，轻轻道：“珍重了！”一闪不见。

韩柏摸了摸仍有脂香的嘴，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

第六章 水月刀法

干罗回过身来，手中矛已接合在一起，凝立如山，冷冷看着三丈外负手而立的水月大宗。

水月大宗两眼神光如电，紧罩着这黑榜内出类拔萃的人物，缓缓拔出水月刀，双手珍而重之地握着扎着布条的长刀柄，拟刀正眼后，才高举前方，摇指干罗，两脚左右分开。

这时雪花停了下来，天地一片皎白，纯净得教人心颤地想到鲜血下，白红对比的怵目惊心景象。

水月大宗出奇有礼地道：“单教主着本宗向城主传一句话，她只想见到你落了地后的人头。”

干罗一点不受他这句来自单玉如的绝情话影响。长矛单手收后，矛尖由右肩处斜露出来，从容笑道：“有本事便来取干某人头吧：哼：想不到东瀛首席幕府刀客，一竟甘为单玉如奔走卖命的奴才。”

水月大宗淡然道：“杀几个人即可得到整个高句丽，何乐而不。为了此行，本宗费了两年才学懂贵国的语言文字，那可比学刀更困难和乏味呢。”

干罗哈哈一笑道：“你若真的那么相信单玉如，干某可保证你没命回去再说倭语了。”水月大宗悠然道：“这次随本宗来约有各个流派的高手共十八人，单玉如想杀我们恐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的命早献给了幕府大将军，只要杀死了朱元璋和燕王棣父子，单玉如就算想悔约，亦无力阻上我们渡海夺取斑句丽，我们岂是受人愚弄的人，干兄担心自己的人头好了。”

干罗心中惶然，这十八人能被水月大宗称为高手，自然都走出类拔萃的倭子，只是这股实力，已使单玉如如虎添翼了。

他的话亦非无道理，燕王的属地最接近高句丽，若他被杀，谁还有能力保护高句丽呢？对他们来说，中原自是愈乱愈好。

何况对方的目标包括了浪翻云和庞斑，更可测知其可怕处，当然真正的结果，要正式交锋才可知道了。

他们事实上一直受到单玉如障眼法的愚弄，以为水月大宗只有风、林、

火、山四侍随来，其实早另有高手潜入了京师，隐伺待机而动。

水月大宗把这密告诉自己，当然是存有杀人灭口的决心。

心中一动，干罗冷哼道：“水月兄若以为故意透露这密予干某知道，可使干某生出逃走之心，回去警告我方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水月大宗想不到这阴险的毒计竟被对方看破，讶然道：“本宗真的低估干兄呢！”干罗身后的长矛倏地转往前方，只凭右手握矛柄，双目厉芒暴闪，遥指水月大宗厉声道：“那十八名刀手是否埋伏路上，待干某拚命受伤逃走时，加以伏击？”

水月大宗没有答他，冷哼道：“凭本宗的水月刀，你除了到地府去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水月刀忽然轻轻颤动起来，发出荡人心魄的嗤嗤响声。

干罗仰天一阵长笑，回矛胸前，变成两手把矛，同时生出变化，依着某一奇怪的方式晃动起来。

水月大宗本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干掉这顽强的对手，但干罗的长矛隐含妙着和对策，竟封死了他的进路，使他难越雷池半步。

一时间成了对峙之局。

秦梦瑶晋入至静至极的无上道境，忽然似若无挂碍，漫不经一意地一剑劈出，仿如柔弱无力地递向红日法王千百只手掌的其中一只的指尖处。

红日法王浑体剧震，不但掌影散去，还往后飘飞数丈，脸上涌出掩盖不住的讶色。

他早预知以秦梦瑶的剑心通明，必能看破他这招的虚实，找到杀着所在，甚至拟好出掌后六、七种中剑时的变化后者，迫她以命搏命。

可是秦梦瑶这一招却是别有玄虚。

随着剑气与劲力接触的刹那光阴，她竟以无上念力，把战神图录整个“经验”，送入红日法王的禅心去，那种无与伦比的冲击，以红日法王的修为亦要吃不消。

这实是玄之又玄。

若非两人均为自幼修行的禅道中人，根本绝不可能发生。

红日法王完全回复了安然和平静，凝立如山，实相庄严，合什肃容道：“多谢梦瑶小姐，红日受教了。”

秦梦瑶微微一笑，剑回鞘内，柔声道：“世间万事万物，虽说千变万样，错综复杂，总离不开因缘二字，莫不由业力牵引而来，无一物能漏于天网之外。只有这神莫测的战神图录，说及因缘和终始之外的密，深奥莫测，实非人智所能破解。但观之传鹰能以之悟破天道，当知内中藏有无上宝智。今天梦瑶就把鹰刀的实质藉此剑尽还于法王，亦以此了结大密尊者和敝师祖们二百年前种下的因缘。”

红日法王哈哈一笑道：“梦瑶小姐不愧中原两大圣地培养出来由古至今最超凡的大家，红日佩服极矣：中藏之争，至此圆满结束。红日再不敢干扰鹰缘活佛的静修，立即返回西藏，望能像八师巴活佛般，通悟天道，泽及后人。”

秦梦瑶俏脸一片光明，秀眸异彩闪闪，轻轻道：“梦瑶还有一事相询，只不知那天法王掳走的马峻声，现在何处呢？”

红日法王恭敬地道：“在问过话后，早把他释放了。顺便一提，在本法王的搜神大法下，得悉韩清风仍然健在，被囚某处，可是当我们的人找到那

里时，该处已变成一片火灾后的瓦砾，其中原因，确是耐人寻味。”

秦梦瑶眼中掠过讶色，旋又回复平静。

红日法王双目射出深刻无尽的情怀，一声禅唱，向后飘退，刹那间消失于密林之中。

秦梦瑶望往朦朦的天空，欣然一笑道：“师傅啊：这样的结果，你在天之灵亦当感欣慰吧！”忽然间，她感到再无半分牵挂，剩下的唯有是她曾答应过韩柏的“道别”了。

雪粉终于竭止下来。

水月大宗占的是上风处，顺风面对着干罗，他的刀法以自然界的水月为名，极重与自然事物配合。

斑手相争，很多时侯胜败只是一线之机，就如风势顺逆，背光或向光这微妙的分别，便可成决定因素。

他手往上移，直至水月刀高举在上，横在头顶，才沈马坐腰。

这是水月刀法的独有架式，攻击的角度增加至极限，教人全无方法捉摸刀路。

他一边以奇怪的方式呼吸着，把劲气提升至极限，另一方面却细心聆听着对手的呼吸和心跳甚至脉搏流动，只要对方受不住自己霸道的刀势，情绪出现少许波动，例如其中一下呼吸重了少许，就是他全力出击的时刻。

干罗双目神光电闪，盯牢对方，连眼皮都不眨动一下，凝然有若崇山峻岳，永不改移，永不动情。

两人对峙了足有两盏热茶的工夫，均在气势门户上不露丝毫破绽。

忽然间干罗动手，矛尖对正水月大宗的心脏，一步一步往前迫去，步音生出一种奇异的节奏，仿似死神的命符，强大的杀气，朝水月大宗直冲而去。

他并非寻到水月大宗的空隙，乘势而动，问题出在他逆风而立，山风吹来，最难受的就是眼睛，以他的功力就算吹上个把时辰虽也不用眨眼，但却终是不利的事，唯有采取主攻之势。

水月大宗当然明白他是迫不得已，暴喝一声，头上的水月刀倏地消失不见，再出现时已化为长虹刀气，劈在干罗电射而来的长矛上。

水月刀法所以能傲视东瀛，正是它具有虚实难测的特质，明明水里实实在在有个月光，却只是真月反映出来的幻影。

这种刀法，实已臻达东瀛刀法的极限。

抵达中原后，唯有在追杀韩柏时，他曾毫不保留的全力出击外，纵使面对风行烈等人在鬼王府的围攻，鬼王的出手，他仍留起几分实力，不让人看到他水月刀法的虚实，正是这种深藏阴鸷的性格，才使他能创出这种史无前例的刀法。

矛刀相触，发出爆竹般的炸响。

两人同时一震，各退半步。

在功力上，谁也胜不了谁。

水月大宗喝道：“好矛！”干罗哈哈一笑，倏地横移开去，长矛往左边虚空处一挑，刚挑正无中生有般恰在该处拦腰斩来的水月刀。

他并非看到水月刀由那里攻来，纯是一种玄妙的感觉，气机牵引下自然挑挡。

“蓬！”的一声动气交感，干罗终是仓卒还招，被水月大宗无坚不摧的先

天刀气狂冲而来，禁不住要借势飘退化解。

心叫糟时，水月大宗踏着奇怪的步法，直追而至。

干罗脚一触地，立即摆开门户，全神贯注在敌人攻来的招式上。

他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步法，时重时轻，时若踏足坚岩之上，步重万斤；一时却轻若羽毛，毫不着力；有时更似御风疾行，凭虚移动。在矩短的三丈距离里，竟生出变幻莫测的感觉，功力稍浅者，只看到这种飘忽瞬变的步法，就要难过得当场吐血。

干罗一生大小千百战，除了对着庞斑和浪翻云，从未试过有像这刻般不能把握敌手虚实的感觉。忽然间，他首次发觉自己在两敌相对的生死时刻，失去了信心。

水月大宗的心灵此刻提升至刀道的至境，这些年来，东瀛罕有人敢向他挑战，纵有亦是不堪一击之辈，正为了对手难求，他才主动由大将军处接过这任务来。

对一个毕生沉醉刀道的刀法大家来说，没有比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更能使他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除了刀和国家外，没有东西是重要的。

秦梦瑶和鬼王都是难得的对手，但他因着更远大的目标，不得不暂时把他们放过。

现在眼前的黑榜高手，实力惊人，正是他试剑的对象。

在这一刻，他感到天地完全在他的掌握里，在他的脚下，没有任何事物再能阻上他获胜。

干罗六十年的搏斗经验岂是易与，纵是落在下风，仍有无穷尽的反扑之力，知道绝不能让这顶尖级的刀法大师蓄足气势，一声长啸，长矛幻出千百道虚实难测的幻影，狂风般往迫至丈内的水月大宗卷去。

水月大宗长笑道：“米粒之珠，也敢放光。”

水月刀忽然化成两把，抢入了漫山遍野而来的矛影里。

干罗冷哼一声，千百道幻影合成一矛，化作电闪，同对方贯胸激射，恰在对方一处一实两刀之间。

水月大宗想不到他矛法精妙至此，却是夷然不惧，水月刀一闪，乃劈矛尖之上。

这次轮到水月大宗吃不住劲道退飞十步。

干罗虽暂胜一招，却毫无欢喜之情，刚才一矛，已是位毕生功力所聚，若仍伤不了对方，以后休想再有机会。

只恨此时对方刀气遥遥制着自己，想逃也逃不了，猛一咬牙，收摄心神，藉着优势，长矛若长江大海般，滔滔不绝往对方攻去。

以水月大宗之能，在干罗这等高手全力猛攻下，也只有采取守势。

只见水月大刀忽现忽隐，每次出现，都恰到好处地格着干罗精妙的杀着。

十多招后，水月刀势逐渐开展，攻势渐多。

干罗眼力高明，这时已察破水月刀法的精妙，全在其变幻莫测的速度。

一刀劈来，其速竟可忽快忽慢，甚至连轻重感觉亦可在短暂的距离间变化百出，就若他的步法般诡幻。

刀法与步法配合起来，遂成这无与匹敌的水月刀法，难怪他有信心向庞斑和浪翻云挑战。

“锵！”干罗施尽浑身解数，才勉强以矛柄撞开对方横劈而来必杀的一刀。前方风声骤响。

干罗连瞧一眼也来不及，长矛闪电标前。

竟一矛刺空。

干罗心知不妙，迅往后退，寒气贯胸而至。

在这临死的时刻，干罗心头了无半丝恐惧，一声狂喝，长矛回打过来，一面凛然不惧的神气。

“啪”的一声，水月大宗现身左方，腾出左手以掌缘劈在长矛上，水月刀化作白芒，往干罗左胸激刺。

干罗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狂喝，猛一扭身，避过心脏要害，抛开六十年来从未离手的长矛，右掌封挡了对方左手的攻势，另一掌似若无力地拍在对方水月刀上，肌肉同时运功收紧，挟着水月刀，以水月大宗的劲力，刀锋入肉不到两寸便难再深进。

两人同时剧震。

干罗被他由刀锋送入体内的真气撞得离地飞跌，断线风筝般抛飞开去。

水月大宗则给干罗受重创前的反击，震得差点奇经八脉真气逆袭心脉，指头都不敢稍动半个，就地而立，持刀姿势不变，只是刀锋染满干罗鲜血，一滴滴的淌往雪白的地上。

干罗落地后一个踉跄，退了几步，才再站稳，脸上血色尽退。

数道人影由四方山林扑出，往他移来。

干罗知道这一刀虽入肉不到两寸，但对方惊人的刀气已经断绝了他体内所有生机，强提一口真气，倏忽间闪到崖边，冲天而起，先落到一株大树顶上，借力一弹，跃往对面山麓，转瞬不见。

水月大宗这时调息完毕，追到崖边，看着黄昏前的山林，长呼一口气道：“好武功：干罗你是虽死犹荣。”接着向身旁的人喝道：“他绝走不远，给我追！”浪翻云这时独自在尚未开张的酒铺后堂，犹正自斟自饮，突然间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涌上心头，使这绝代高手立时色变，猛地立起。

正取酒来的范豹吓了一跳，惶然问道：“浪首座，有什么事？”

浪翻云双目神九四射，再震道：“不好：干罗有难了！”人影一闪，已渺无踪迹。

剩下范豹一人呆捧着酒，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他喝酒喝得好好的，会知道有事发生在干罗身上呢。干罗离开了山林，在一望无际的雪地全速狂驰，朝金陵城奔去，鲜血不住由他身上淌下，在雪地上形成长长的斑迹。

他的真气已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恐怕难以支持回到鬼王府，就算死，他也不肯让头颅落到单玉如手里，更不能由倭刀割下来。

后面四道人影愈追愈近，最快的离他只有十来丈的距离。

出奇地他的心反而一片平静。

这三年来他参透了生死的真谛，再无半点恐惧。

眼前横亘着一个小丘，干罗别无选择，往上奔去。

后方衣袂声起，敌人追至两丈之内。

干罗的先天真气，已水月大宗一刀破去，逃到这里凭恃着的只是仅馀的一口元气，那还有力越过小丘，刚抵坡顶，真气转浊，低哼一声，眼看要仆坐地上，忽地全身一轻，竟来到了浪翻云怀里。

干罗心中涌起与浪翻云由敌而友的深刻交情，心头一松，猛地喷出一口血，把浪翻云的衣衫染得血迹斑斑。

“锵！”覆雨剑出鞘的声音在干罗耳旁响起，同时浪翻云无有穷尽的真气源源不绝偷入他体内，在熟悉的覆雨剑啸中，干罗感到随着浪翻云快速移动。

惨叫声不绝于耳，好一会才停了下来。

浪翻云的声音在干罗耳边叫道：“干兄！”干罗勉强睁开眼来，无力但欣悦地看着这肝胆相照的至友，嘴色逸出一丝笑意，道：“朋友：我要死了！”浪翻云双目射出骇人的神光，但语调平静地道：“是不是水月大宗？”干罗微一点头，道：“水月大宗是单玉如的人，还有其它东瀛高手，不过已给你宰了四个。”

浪翻云知道大罗金仙也救不回他的命，叹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干兄有什么话要说？”

干罗忽地精神起来，欣然道：“嘱燕媚好好养大我的孩儿，我手下的儿郎就由征儿统率。唉：在燕媚生孩子前，千万不要让她知道我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一代高手，就此辞世。

浪翻云抱起干罗身，仰天一声悲啸，朝金陵城狂奔回去。

就算单玉如有千军万马护着水月大宗，他也要斩杀此獠于覆雨剑下。

天地间再无任何人事，可改变他这决定。

生生死死，生命为的究竟是什么？

自惜惜死后，他不断向自己问这个问题，但身边的人仍是这么一个继一个的死去。

干罗的身体开始转冷。

为何前一刻他还活着，这一刻生命却离开了他。

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呢？

恐怕要到自己死亡时，他才能经历其中的奥妙了。

想到这里，他的心境回到止水不波的道境去。

四周尽是茫茫白雪。

第七章 斯人已去

韩柏抱着小雯雯，和左诗等看着婢仆，她们拣拾好简单的行囊，准备坐车往码头登船。依依之情，不在话下。

表王正式知会了朱元璋，所有府眷婢属和大部分家将先一步撤离京师。朱元璋心中自然晓得是什么一回事，但亦不敢在这时刻触怒鬼王，还欣然通知了所有关防，着他们放人。至于他是否会派人袭击船队，那要老天爷才晓得了。

左诗等都知非走不可，只好然然接受这安排。反是金发美人夷姬怎也要留下侍候韩柏，最后才由虚夜月把她说服了。韩柏的爱马灰儿，亦被安排一道离去。

比姿仙本也不肯离去，但若她不走，谷倩莲便怎也要留下来，结果她唯有含泪答应。

岂如年怜丹战书送至，不要说谷姿仙和谷倩莲，使得玲珑都硬要留下来。

戚长征的娇妻中，只寒碧翠一人不走，宋楠亦须和乃妹一道离开。

车队开出后，鬼王府立时变得清冷了许多。

码头泊了五艘坚固的大船，在日落的昏黄里，近千府卫不住把货物搬往船上，朱元璋还派了一营禁卫来负责打点帮忙，又有水师的三艘战船护航，声势浩大。

目的地是离此二百里兰花县的无心别府，鬼王名义上的隐居地。

韩柏与左诗等一一话别后，身旁响起七夫人于抚云的声音道：“韩柏！”韩柏整日忙得团团转，差点把她忘记了，大喜转身道：“七夫人！”于抚云向他打个眼色，避到一辆空的马车旁，低声道：“抚云有喜了！”韩柏差点要伸手摸她肚皮，幸好及时克制着这冲动，喜动颜色道：“我早猜到乖宝贝有了我的孩子！”于抚云一呆道：“你唤抚云作什么？”

韩柏还以为记错了，尴尬地搔头道：“不是乖宝贝，难道是亲亲宝贝，又或心肝宝贝。那天不是你要我这么唤你吗？”

于抚云玉脸飞红，忸怩道：“那时怎么同理：人家给你迷得神魂颠倒，现在想起来都要脸红呢，还是叫人家小云好了，尊信总爱那么唤人家的。”

韩柏清醒过来，知道于抚云始终仍只是对赤尊信一往情深，现在得回孩子，什么恨都消了，故赤尊信在她心中的地位又恢复过来。

这人最不计较，亦代赤尊信高与，笑道：“迟些我才来找你，但要记着保重身体！”于抚云欣然道：“好好照顾月儿，小云懂得打理自己的。”

这时有婢女来唤，干抚云娜去了。

韩柏来到码头前凌战天等人处，这是最后一批上船的人了，这时他才知道小表王亦随船出发，韩柏大为放心，有他在，便不会发生指挥不灵的事了。

虚夜月由船上跑下来，道：“你们还不上船？”

众人都卖了这娇娇女的账，匆匆上船。

最后连正与戚长征和风行烈密斟的翟雨时、上官鹰和凌战天也上船后，船队扬帆西驶，没入茫茫的暮色里。

铁青衣松了一口气道：“好了，回府去吧！”谷姿仙向韩柏问道：“范大哥到那里去了？”

韩柏见她也跟左话等称范老贼做范大哥，颇感有趣，笑道：“你说范老头吗，除了偷鸡摸狗，他还有什么事可做。”

比姿仙还以为他在说笑，瞪了他一眼，不再问他。

韩柏见站在寒碧翠旁的戚长征脸色阴沉，以为他舍不得娇妻，笑道：“老戚：听过小别新婚吗？”

岂知戚长征心事重重道：“小子你误会了，不知如何，由刚才开始，我不时心惊跳，似有大祸临头的样子。韩柏先想来他和鹰飞的决战，但旋即想起干罗，立时涌起不祥感觉，脸色大变。众人一呆，眼光全集中到他身上。虚夜月关切道：“韩郎：什么事？”

韩柏干咳一声，掩饰道：“没有什么。”

转身想走时，戚长征一手把他抓着，急道：“快说！”韩柏无奈道：“干老去找单玉如，凌二叔，告诉你吗？”

众人脸色齐变。

戚长征呆了半晌，一言不发，朝坐骑走去寒碧翠自是追在他旁，风行列等亦深知他性格，恐他直闯皇宫找单玉如晦气，慌忙追去，最后只剩下铁青衣、韩柏、虚夜月三人，还有一众府卫。

虚夜月怨道：“不要说出来嘛：小戚今晚还要和鹰飞决斗。”

铁青衣看到韩柏颓丧的样子亦感难过，道：“先回鬼王府再作打算吧：或者干老没有事呢。”不过听他语气，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

武林中人终日刀头舐血，最讲感应和兆头，尤其韩柏身具魔种，更不会有错。

虚夜月道：“铁叔先回去吧：我答应了霜儿要把韩郎带往道场见岳父哩。”

铁青衣点头去了。

两人虽心情大坏，亦唯有上马驰往西宁道场去。

干罗的遗体，安放在金石藏书堂主堂中心一张长几上，换过了新衣。

他脸色如常，神态安详，只像熟睡了。

浪翻云坐在一角默然地喝着清溪流泉。

表王虚若无站在这相交只有数天的好友遗体之旁，冷静地检视他的死因。

七年前道左一会后，浪翻云到京多时，今天还是首次和鬼王碰头。

若非干罗之死，两人说不定不会有见面的机会。

表王一生面对无数死亡，早对世事看化看透了，心中虽有伤感之情，表面却一点不表露出来，轻轻一叹道：“水月大宗深藏不露，但这一刀却把他真正的实力暴露了出来。”

浪翻云点头道：“所以干兄才怎也要撑着回来，好让我们知道水月与单玉如的真正关系。”

表王眼中精芒一闪，沉声道：“浪兄今晚仍打算到皇宫去吗？”

浪翻云哑然失笑道：“当然哩！”鬼王嘴角逸出笑意道：“好！”接着轻轻一叹道：“虚某真的后悔学懂术数和相人之道，那使虚某无端多了一重负担和折磨，生命已是充满了无奈和痛苦，虚某还蠢得要自寻苦恼。”

浪翻云大感与趣问道：“命运真的丝毫不能改动吗？”

虚若无伸手抚上干罗冰冷的脸颊，正容道：“说出来实在相当没趣，命运一是有，一无。若有一人的命运能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其它所有人的命运亦会因应改动。

唉：虚某早看化了。”

浪翻云长身而起，来到虚若无身旁，把酒壶递给他道：“那必然是非常怪异的感觉，能知道身旁所有人的命运。”

虚若无接过酒壶，把载着的清溪流泉一口饮尽，苦笑道：“未来永远藏在重重迷雾之后，看不清捉不着，只能勉强抓到一点形迹。没有一件是能肯定的，术数和相学都有其局限处。像现在干兄此刻安眠泉下，虚某的心中才会说：唉：是亦命也。平时大部份时间则连命运存在与否都忘掉了，又或感麻木不仁，甚至希望自己什么都不懂。”

浪翻云然道：“想不到虚兄如此坦诚率直，我最恨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江湖术士。”风声骤起，戚长征旋风般卷进来，到了门口刹然止步，不能置信地看着义父的遗体，脸色苍白如死。

一瞬间寒碧翠出现他身旁，亦呆了一呆，一脸凄然。

浪翻云冷喝道：“大丈夫马革里，干兄求仁得仁，若长征仍未学会面对别人和自己的死亡，不若回家躲起来好了！”戚长征浑身剧震，往浪翻云望来，呆了半晌，神色冷静下来，但一滴热泪却不受控制地出眼角泻下，点头道：“长征受教了！”大步和寒碧翠来到干罗躺身处，伸手抓着他肩头，沉声道：“这笔账必须以血来清洗偿还。”

表王虚若无淡然道：“凡事均须向大处着想，绝不能因私恨徒逞匹夫之勇，小戚你最好避入静室，假若仍不能抛开干兄的死亡，今晚与鹰飞的决战索性认输算了。”

戚长征呆了一呆，垂头道：“明白了！”这时风行列与三位娇妻亦悄悄走了进来，谷倩莲和玲珑那忍得住，立时泪流满脸，但受堂内气氛感染，却苦忍着不敢哭出声音来。

接着来的是忘情师太、云素和云清。

忘情师太低喧佛号后，平静地道：“诸位若不反对，让贫尼为干施主做一场法事吧！”浪翻云由怀里掏出另一酒瓶，哈哈一笑道：“佛门不论善恶、普渡众生，师太最好顺道为水月和单玉如也做做法事，浪某这就去探访这两位老朋友，看看能否超渡他们。”再一声长笑，大步去了。

表王亦哈哈大笑，声音远远传去道：“多谢浪兄赠酒美意，七年前道左一战，今天仍历历在目。”

众人齐感愕然，这才知道两人曾经交过手。

韩柏和虚夜月两人并骑而驰，缓走而去，在这华灯初上的时刻，京城处处笙歌，夜景迷人，尤其在秦淮河泮，沿途行人登桥下桥，更充满了浪漫气氛。

两人与干罗的感情仍浅，又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出了事，很快便抛开心事，言笑晏晏。韩柏记起一事道：“噢：我差点忘记了，朱元璋今晚要宴请八派的人，我们这么晚才到道场去，可能要扑了个空呢。”

虚夜月耸起可爱的小鼻子，同他装了个鬼脸，傲然道：“月儿办事，韩郎大可放心，朱叔叔早下了旨，宴会改了在今晚举行。唉：联盟早烟消云散，不过没有人敢不给朱叔叔面子，所以八派仍会照样去赴宴，但气氛会是非常尴尬。”

韩柏还想说话，忽然心生感应，直觉地往路旁望去，只见一位风流俊俏，身长玉立的文士公子，正站在路旁含笑看着两人。定睛一看，竟是穿上了男装的美丽仙子秦梦瑶。

韩柏喜出望外，勒马停定，叫道：“秦公子要否韩某顺道送你一程。”

虚夜月这时亦看到秦梦瑶：她最崇拜秦梦瑶，高与得嚷起来道：“瑶姊姊！”秦梦瑶微微一笑，不理睬路人眼光，跃起轻松地落到马背上，挨入了韩柏怀里。

韩柏料不到有此香艳的收获，贴上她嫩滑的脸蛋，一振马，马儿朝前奔去。

虚夜月欣然追来，出奇地没有吃醋，只是不满道：“瑶姊应和月儿共乘一骑才对，嘻：我们现在都是男儿装，可瑶姊比月儿更不像哩！”秦梦瑶向虚夜月亲热一笑后，后颈枕到韩柏宽肩上，闭上美目，平静地道：“干罗死了！”韩柏剧震一下，没有作声。

虚夜月呆了一呆，杏眼圆瞪道：“单玉如真的这么厉害吗？”

秦梦瑶仍没有睁开眼来，轻轻道：“干罗虽因单玉如而死，却是由水月

大宗下手。

唉：今天梦瑶挑战水月大宗时，他在毫无败象下不顾蓝玉而去，我早感到不妥当，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原因，他要配合单玉如的毒计，所以宁愿失面子，亦临阵退缩。”

又柔声问道：“方夜羽约了你什么时刻决战？”

韩柏奇道：“为何像没有一件事能瞒过梦瑶似的？”

秦梦瑶张开美目，莞尔道：“梦瑶曾见过方夜羽，请他离开中原，这样说夫君明白了吗？”

韩柏恍然，怀疑地道：“梦瑶是否和红日法王交过手了，这老家伙是否只打几招后又溜走了？”

秦梦瑶听他说得有趣，舒服地在他怀里伸了个懒腰，失笑道：“溜的确是溜了，却是溜回布达拉宫去。”

韩柏叹道：“我早知梦瑶受了我韩某人的种子后，定会胜过什么红日黑日，梦瑶要拿什么谢我？”

他这露骨的话一出口，虚夜月俏脸飞红，娇啐一声，别过头不瞧他。

秦梦瑶却是心中欣喜，知道他的魔性逐渐回复，已能驾驭内含的道胎，对她的引诱力和魅力大幅增强，柔声道：“所以人家要来向你道别哩！”韩柏和虚夜月同时大吃一惊。

前者以责怪的口气道：“在这紧张时刻，梦瑶怎能舍我们而去呢？至少也要干掉了水月大宗和单玉如，为夫才准你离去。”

秦梦瑶微微一笑道：“韩柏你是否男子汉大丈夫，将这样的大任硬加在小女子肩上。”

夫君啊：信任你的小妻子吧：现在你不但身具魔种，还悟通了战神图录的密，唯一欠缺就是对自己的信心。”

再轻柔一叹道：“梦瑶始终是方外之人，此刻不走，终有一天也要回到静斋，不能永远留在这花花世界，只有韩郎傲然卓立起来，才能代梦瑶履行师傅让万民安泰的心愿。”

韩柏给他激起了万丈豪情，长笑道：“我明白了：梦瑶放心去吧：只要韩柏有一口气在，定不负我的亲亲宝贝仙子小梦瑶所托。”

这时三人两骑转入了西宁街去，西宁道场遥遥在望。

街旁的店铺大多关上了门，行人稀少，灯光暗淡。

秦梦瑶仰起头，深情地道：“记得来探望梦瑶，否则人家可能因相思之苦，登不上天道。”

旁边的虚夜月却没有两人的脱，早泪流玉颊，涌起离情别绪，凄然道：“瑶姊啊！”秦梦瑶送她一个甜笑道：“月儿应替瑶姊欢欣才对，日后记得和韩郎同来见我。”再柔声向韩柏道：“夫君吻我！”韩柏涌起万千销魂滋味，浑忘一切，重重吻在她香上。

第八章 二龙争珠

怜秀秀独坐台前，手指按在弦键上，却没有弹奏，眼神幽深秀美，若

有所思。

俏婢花朵儿神色凝重走了进来，到她身旁一言不发，鼓着两个小腮儿。

怜秀秀讶道：“是谁开罪了你？”

花朵儿道：“小婢听到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心中急死了！”怜秀秀愕然道：“什么消息？”

花朵儿两眼一红道：“刚才与小婢相熟的宫女小珠偷偷告诉我，皇上准备大寿的最后一天纳你为妃。”

怜秀秀呆了一呆，旋又释然道：“放心吧：这事我自有方法应付。”

花朵儿怎知她有浪翻云这个硬得无可再硬的护花使者撑腰，皇帝不急死太监般埋怨道：“小姐啊：皇命难违，你怎逃得过皇上的魔手。”

怜秀秀正容道：“千万不要在任何人前再提此事，否则不但你性命难保，还要累了那小珠姐姐。”接着皱眉道：“这小珠为何恁地大胆，竟敢把这事漏给你知道。”

花朵儿道：“小珠和小婢很谈得来的：她也很仰慕小姐你，最爱听小婢说小姐的事。”秀秀色变道：“你说了我什么事给她知道？”

花朵儿吃了一惊，支支吾吾道：“也没说什么，只是普通的事罢了！”怜秀秀怀疑地看着她时，耳边响起浪翻云的传音道：“问她小珠是服侍那位妃嫔的。”

怜秀秀心中狂喜，表面却丝毫不露痕迹，依言问了花朵儿。

花朵儿答道：“好象是太子寝宫的人，小婢都弄不清楚，唉：皇宫这么大！”怜秀秀见浪翻云再无指示，遣走了花朵儿，欢天喜地的回到寝室去。

令她朝思暮想的浪翻云正翘起二郎腿，悠闲地安坐椅里。

怜秀秀抛开了所有矜持，不顾一切地坐入他怀里，纤手揽上他的脖子喜不自胜道：“秀秀担心死了，皇宫来了这么多守卫，真怕连你也偷不进来。”

浪翻云单手环着她的小蛮腰，另一手掏出酒壶，先灌她喝了一口清溪流泉，自己才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然笑道：“皇宫的确有些地方连我也不能神不知鬼不觉潜进去，却不是怜小姐的闺房。”

怜秀秀欣然道：“秀秀的闺房，永远为浪翻云打开欢迎之门。唔：刚才你也听到了，告诉我浪翻云准备何时救出秀秀。”

浪翻云另有深意地道：“过了今晚才告诉你。”

岔开话题道：“庞斑来了！”怜秀秀不能掩饰地娇躯微颤，垂下了俏脸，又惶然偷看了眼浪翻云，怕他因自己的反应而不悦。

浪翻云哑然失笑道：“秀秀以为浪某是心胸狭窄的人吗？庞斑乃天下最有魅力的男人，秀秀对他心动乃理所当然的事，不这样才奇怪呢。”

再微微一笑道：“我猜他会来看看你的。”

怜秀秀剧震道：“那怎么办才好？”

浪翻云爱怜地道：“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应付吧：无论秀秀怎样做，浪某绝不会减轻对秀秀爱怜之心，也不会舍弃你。”

秀秀眼中射出感动的芒，轻吻了他的嘴，坚决地道：“秀秀明白了！”浪翻云道：“我要去跟踪花朵儿了，她正准备出去。”

秀秀吓了一跳，道：“花朵儿有问题吗？”

浪翻云道：“问题出在那小珠身上，她故意让花朵儿把朱元璋要纳你为妃的消息转告，就是要测试秀秀的反应。”

怜秀秀不解道：“那有什么作用？”

浪翻云若无其事道：“像刚才你那一点不放在心上的样子，给小珠知道后，便可推知有人在背后撑你的腰，从而得知我们间继续有往来，甚至颇为紧密，至少你能在这三天之期内把这事告知我。”

秀秀色变道：“那就糟了，为何你不警告我，让人家演一场戏，那是秀秀最拿手的事哩！”浪翻云微笑道：“这叫将计就计，但或者不须如此费周章，且看我今晚有何成绩。”将她抱了起来，放在床上，吻了她的脸蛋后道：“做个好梦吧：待会再来探你，说不定钻入你被窝去睡他一觉。”

怜秀秀渴望地道：“天啊：知道你会回来，人家怎还睡得着哩！”浪翻云把一道真气输入她体内，怜秀秀整个身体立时放松，睡意涌袭脑际，模糊间，感到浪翻云细心温柔地帮她脱掉外袍，到盖上被子时，早酣然进入甜蜜的梦乡了。

庞斑离开花园，朝前厅走去。

厅内只有方夜羽、甄夫人、孟青青和任璧四人，正商量撤离金陵的细节，见他进厅，慌忙起身施礼。连任璧这等骄狂的人，亦不敢呼一口大气。

庞斑微微一笑道：“时间到了，我要出去逛逛，诸位自便好了，不用多礼。”

任璧忍不住道：“魔师是否想找那水月大宗？”

庞斑点头道：“正是如此，浪翻云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杀意大盛，庞某若不赶快一步，便没有了这难得的对手。”

孟青青感动地道：“曾闻魔门典里有敌我间锁魂之术，初听时但感荒诞无稽，到此刻才知世间真有此等骇人听闻的异术。”

甄夫人柔声问道：“魔师你老人家知道水月大宗的下落了吗？”

庞斑若无其事道：“只要我到外面走走，除非他目前不在金陵，否则便难逃过庞某手心。”顿了顿欣然道：“我已隐隐感到他的所在了。”

除方夜羽见怪不怪外，其它人无不骇然，开罪了庞斑，想躲起来可、个亦有所不能呢。方夜羽道：“请师尊最好顺道我找花护法，否则柳护法绝不肯离京，现在他正出外搜索花护法的踪影，徒儿怕他有危险哩！”庞斑微微一笑，颌首答应后，飘然出门去了，只像出外散心，那似是找人决战。

韩柏来到西宁道场时，心中充满与秦梦瑶热烈吻别那种销魂蚀骨，既伤感不舍，又缠绵甜蜜的滋味，其中含蕴着这仙子对自己真挚深刻的爱恋和情意。

他虽有神伤魂断感觉，却绝不强烈。见到正苦候他前来的庄青霜时，心神早转到别的事上，这乃魔种多变的特性，亦与他随遇而安，若得开放得下的性格大有关系。

庄青霜欢喜地埋怨了他两句后，把他带入了道场的密室，不一会庄节和沙天放两人先后来到了，两女乖乖的退了出去，他们关上铁门。

沙天放最是性急，两眼兜着韩柏道：“小柏你说有事相告，指的是否单玉如？”

韩柏知道他们由叶素冬处得到消息，但却不知朱元璋透露了多少给叶素冬知道，点头应是后，问道：“不知沙公对此事知道多少？”

沙天放眉头一皱，犹豫起来。

庄节肃容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什么话都不要藏在心里，否则徒然误事。”

韩柏心中感动，想不到庄节这名狐狸，竟会对自己这便宜女婿，有这

么的一番话。

沙天放亦微感愕然，细看了师弟一会，肯定他不是随口说说后，才道：“我们已知道单玉如暗中在背后撑胡惟庸的腰，过了今晚后，我看她还凭什么作恶。”

庄节接入道：“想不到武当派的田桐亦是天命教的人，真教人心寒。”

韩柏数了一口气道：“这样听来，皇上仍把真相藏在心里。”

沙、庄两人同时动容，瞪大两对眼睛看着他。

看到韩柏的表情，他们怎能不吃惊。

八派里独西宁剑派最得恩宠，在京城真是呼风唤雨，享尽荣华富贵，所以亦数他们最关心大明皇权的安危。

单玉如乃中原魔门赤尊信外最重要的人物，与正统白道一向水火不兼容，若让他得势，白道将肯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沙天放焦急地道：“不要吞吞吐吐了，快点说出来吧！”韩柏于是一点不隐瞒地，把所知事如盘托出，连发现的微妙过程，以及向朱元璋说了什么，亦没有遗漏。正如庄节所言，在这等关键时刻绝不容有含糊之处。那叫庄节是他岳父，不看僧面也要看好霜儿的面子呀。两老不住色变，到后来，脸色有多么难看就那么难看。

尤其听到允应是单玉如的人时，他们更是面如死灰。

一直以来，西宁剑派的立场都是坚决拥皇太孙而反燕王，旗帜鲜明，所以才对小燕王那么不留情面。

假若现在朱元璋因此废掉允，改立燕王，那时燕王只是冷落西宁派，叫他们的人卷铺盖回乡，已是龙恩浩荡，海量汪涵了。

但如果单玉如成功害死朱元璋和燕王两人，那她第一个要开刀的心是一向忠于朱元璋的西宁派，免得给他们拥立其它王子，与她单玉如对抗。

这次真是左右做人难了。

韩柏本想拍胸膛保证燕王怎也要给自己点面子，可是想起燕王就是另一个朱元璋，挺起的胸膛立即缩了回去，张大口说不出安慰之言来。

庄节终是一派宗主，微一沉吟后道：“现在无论如何，亦不能让单玉如控制了天下，那时不但白道遭劫，天下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沙天放深吸一口气道：“我们最好先定下逃生计划，否则单玉如一旦得权，连走也走不了。”

接着抱着一线希望道：“又或者允并非真的和单玉如有关系哩？”

庄节叹了一口气道：“假若连浪翻云、梦瑶小姐和鬼王都认为这样，皇上的反应又这么古怪，实情应是八、九不离十了，唉：否则单玉如怎会自己要除掉胡惟庸，此奸贼一去，她就全不着痕迹了。”

沙天放道：“怎也要通知素冬一声。这事由我亲自去做。唉：事情怎会忽然变成这样子呢？”

言下不胜唏嘘后悔，若他们不是一直盲目站在朱元璋的一方，与鬼王关系好一点，说不定能及早发觉单玉如的阴谋，又或与燕王关系搅好一点，甚或把庄青霜嫁了给小燕王，这时便是另一回事了。

庄节皱眉道：“鬼王真的说皇上过不了这一关吗？”

沙天放亦紧张地道：“他说皇上是过不了今年还是过不了这几天？”

到了这等时刻，最不相信命运的人，亦希望通过相学术数去把握茫不可测的将来。

韩柏苦笑道：“听他的口气，似乎是过不了这几天，否则也不会命燕王立即逃走。”

庄节道：“我怎也不相信皇上有了提防后，单玉如仍有办法对付他。”

韩柏道：“皇上自己都不相信。不过现在连水月大宗都是单玉如方面的帮凶，据梦瑶观察，可能长白派都密和单玉如勾结起来，可知她准备得是如何充分周密了”两人全身剧震道：“什么？”

八派里西宁派独占龙恩，不用去说。野心最大的当然是长白派，不但眼红少林派隐为八派之首的地位，亦对西宁派强烈嫉妒，表面联成一气，骨子里则无时无刻不想用西宁派而代之。

韩柏这一句话，立时使尚存一丝幻想的两老死了心。

庄节断然道：“假若燕王成为太子，事情便好办，最多我们荣归回西宁去，但若单玉如得势，我们得立即退出京师，然后联结天下白道，与单玉如斗个生死。”

韩柏心中欣然，自己这个岳父，终还是个人物。

第九章 偷鸡摸狗

戚长征坐在金玉藏书堂后暗黑的园亭里，正以手帕抹试着锋利的天兵宝刀。

他神色平静，似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陪着他的风行烈亦心内佩服，只有这种心胸修养，才配得上封寒赠他宝刀的厚爱。

戚长征摇头苦笑道：“我以前见人对死者哭哭啼啼，总是大不耐烦。人总是要死的：爹战死沙场时，我年纪还小，但娘病死时，我十五岁了，心中虽伤痛，却半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

接着沉默起来，陷入沉思里去。

风行烈叹了一口气，想起芳魂已渺的白素香，心里一阵凄楚。

他本以为不舍夫妇会反对他与年怜丹决一死战，岂知不舍只说了一句“是时候了！”便不再说话，令谷姿仙三女也不敢反对，怕损了他的锐气。

他记起了师傅厉若海与庞斑决战时的整个过程，最使他感动的就是厉若海那抛开一切，充满信心，一往无前的全力一击，忽然间，他亦感到生机勃勃，充满信心。

戚长征有点像自言自语般道：“封老死时，我心中虽是悲愤，但或者是因他壮烈的气概，并不觉得如何难过，甚至对甄夫人都不是那么痛恨，两军对垒，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谁也怪不得别人。”

接着提高嗓音道：“但为何义父的死亡，却使我似失去了一切般的悲痛难受，觉得他死得非常不值呢？”

望着戚长征灼灼的目光，风行烈苦笑道：“那可能是和感情的深浅有关，你和封前辈接触的时间始终很短，像当日柔晶之死，便曾对你做成很严重的打击。唉：当时我都很不好受。”

戚长征苦涩一笑道：“大叔的话定错不了，忽然间我又轻松起来。谁知

道死后的世界不是更为动人。活着的人，要坚强地活下去。”

风行烈欣然道：“这我就放心了。希望我们明天能与韩柏那小子一起到秦淮河的青楼喝酒作乐，共庆得报深仇。”

戚长征哈哈一笑道：“好豪气：不过到时你莫要临阵退缩了。”

风行烈尴尬地道：“我只说去喝酒，并不是要去鬼混啊！”戚长征失笑道：“说真的，我已没有了猎艳的心情，只想修心养性做个好丈夫，天下间还有很多其它事要做。”

真望朱元璋把皇位让了给燕王，我们则解散了怒蛟帮和邪异门，一了百了。我们闲来便玩玩刀枪，喝几杯美酒，看着儿女嬉玩。”

风行烈讶道：“想不到你这么一个爱闹的人，竟有这种退隐的心意。不过我有个忠告，不知老天爷是否最爱和人作对，通常人们最渴望的东西，都不会得到的。”

戚长征哑然失笑道：“就当我是做清秋大梦吧：哼：待大叔割了水月贼子的头回来祭门义父后，我们才将他化掉带离这伤心地。”

这时寒碧翠、谷姿仙诸女携酒而来。谷姿仙笑语道：“决战将临，没有清溪流泉，怎能一壮士气。”

戚长征和风行烈对望一眼后，两人双手紧握到一起。

蓝玉和一众手下，全部换上夜行衣，集中在后园地道的入口旁，静待消息。

人影一闪，“通天耳”李天惧由檐顶流星般落到蓝玉前，跪下禀告道：“四周全无动静，不见有任何伏兵。”

蓝玉讶道：“没有伏兵不奇怪，奇却奇在没有监视的人。”

李天惧道：“假设监视者是藏在附近宅院里，那将很难被发现。”

蓝玉点头道：“看来定是这样了！”地道里足音传来，“金猴”常野望灵巧地钻了出来，报告道：“地道畅通无阻，我们的人已守着地道那一端的出口，大师可以上路了。”

蓝王沉声道：“景川侯旧震那方面的情况怎样了？”

方发道：“战甲和十多名高手先到了他那里去，就算他想临阵退缩也办不到，当我们抵达城西北的金川门时，战甲会以约定手法与我们联络，到时城门大开，只要到了狮子山，和城外援军会合，朱元璋的人追来也不怕了。”

蓝玉心情大定，道：“假若景川侯有问题，我们便攀城逃走，想我蓝玉一生攻克城池无数，何惧他区区一个金陵城。”

昂贵统率火器队的兰翠贞笑道：“景川侯现在全无退路，唯一生机就是随我们回西疆，找才不信他敢玩花样。”

蓝玉豪情涌起，哈哈一笑道：“当我蓝某人再回来时，就是朱元璋人头落地的时刻。”沉喝道：“走！”兰翠贞近百人的精锐火器队，立即敏捷地钻入地道里，这时蓝玉等恨不得朱元璋来攻打将军府，因为府内处处埋下火药，只要一经点燃，整个府第立时陷进火海里。而他们亦有特别设计，于撤走后半个时辰，烛火会自动燃着火引，引发一场窝延全区的大火，制造混乱。

战争本就是择手段的。

韩柏和处夜月与范良极在皇城东安门外的一处密林会合。

韩柏道：“干罗死了！”范良极一震道：“庞斑竟出手了吗？”

处夜月接入道：“不是庞斑，是水月大宗”范良极叹了一口气，取出自绘地图来看，道：“原来这家伙竟是单玉如的人。”

韩柏不满道：“干罗死了这么大事，你叹一口气就算了。应该取消这次行动以表哀悼才对！”范良极瞪他一眼道：“小伙子你若有我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就不会把生生死死放在心上。试问谁不死，你要死我也要死，这事公平得很，次次死了人都像丧了娘似的，还怎样做人。不若留力打水月大宗的屁股，直至把他毒打至死好了。”

虚夜月怕他罗嗦，指着图内红色的虚线道：“这代表什么？”

范良极得意地道：“代表皇宫下的地道，其中一个入口，正是在我们脚下附近。”

韩柏恍然道：“原来岳父竟陪你老贼头一起发疯，把皇宫的图给了你，难怪昼得比你以前那张精巧了这么多，又没有错字了。”

虚夜月嘻嘻一笑道：“爹有时是会发下疯的，噢：你们还未说是要偷什么东西。”

范良极一对贼眼立时亮了起来，压低声音故作神道：“好月儿听过九龙掩月杯吗？”虚夜月娇躯微颤，吓得吐出了小舌头，盯着范良极道：“你这大哥好大胆，连朱叔叔最锺爱的宝杯都敢偷，不怕杀头吗？”

韩柏插入道：“我也说过他了，什么不好偷，却去偷只杯子，不如去偷个妃子出来，还生蹦活跳，美色生香哩。”

虚夜月醋意大发，狠狠在他腰处扭了一把，却又忍不住娇笑道：“你这土包子真s不识货，这杯是西域呼巴国进贡给他的天竺异宝，样子普通，可是只要把美酒注进杯里，内壁会立即现出九条穿游云问的龙，随着酒影上下翻腾，真是不世之宝。”

又补上几句道：“朱叔叔得杯后便大破陈友谅的连环船，所以朱叔叔视这杯为他的幸运象征，每逢佳节或庆典，都用它来喝酒呢？唔：要偷这个杯，我是不和你们去胡闹了。”

韩柏喜道：“那让我先送月儿回家吧！”范良极怒道：“你留在这里，由我送月儿回去。”

虚夜月顿足道：“不走了不走了：作贼便作到底吧！”范良极喜道：“这才像样，普通的东西偷来作什么，此宝名列天下十大奇珍之一，我的宝库内已十有其九，只少了这件怎能服气，偷了此宝后，本大盗也可金盆洗手了。”

虚夜月色变道：“糟了：通常做最后一件坏事都是会失手的，唉：大哥为什么会这么糊涂。”

韩柏道：“还不掌嘴！”范良极无奈地象征式掌了自己的嘴，又吐了口水，咒上两句后才指着地图道：“我们这条地道直通到内皇城东门后的文华殿，由那里钻出来后，只要随机应变，摸到后宫的春和殿，老子便有把握在里面的藏珍阁把那实杯偷出来。到时你便可由坤宁宫的道离去，抵达北安门外的密林区了。”他说来言词含混闪烁，谁都知道他是不尽不实。

韩柏晒道：“那不若直接由通往坤宁宫那条道入宫，可省掉了一大截路。”

虚夜月怀疑地道：“为何刚才大哥只说韩郎由坤宁宫的道离去，那我和你呢？”

范良极显是心中有鬼，道：“答得你们的问题来，我们索性回家睡觉，还偷什么东西呢？”

韩柏心知不妥，坚持道：“若你不清楚说出你的计划，休想我助你，唔：过程若是那么简单容易，你自己大可一手包办，何用我来帮手呢？”

范良极叹了一口气道：“能够不用你这小贼帮手，我那有闲情找你，最大的问题是……嘿！”两人同声追问道：“是什么？”

范良极苦笑无奈道：“自从当年我闯入藏珍阁偷东西事败后，朱元璋虽不知我要偷他的宝杯，却把那东西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否则我多次进宫，早已得手。唉：真惨：有得看却没得偷到手。”

两人失声道：“你竟不知杯子放在那里？”

范良极苦笑道：“问题就在这里，否则那用受你们这么多气。”

韩柏和虚夜月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浪翻云的心神提升至最高境界，方圆平里内没有任何动静能瞒过他的灵觉，连墙洞里老鼠噬齿的声音亦给他收在耳鼓内。

皇城内每一个守卫的位置，他亦了若指掌，迅如魅影般在园林檐顶中忽停忽行，远远追蹑着刚和花朵儿说完密话，赶去向某人报告的宫女小珠。

单玉如虽然尚未知道允的密已给他们识破，可是以她的智计和谨慎，在这大风雨前夕的晚上，必然会集中人手保护允和恭夫人，因为那已成了她们胜败的关键人物。

水月大宗亦应和他们在一起。

无论他如何小心，绝瞒不过这两人的灵觉。所以只要知道他们的位置，他使须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扑杀两人，否则以后恐难再有此机会。

小珠这时经过一道石桥，转入通往坤宁宫的小径。

浪翻云心如止水，没有半点波动的情绪。

这是大后宫的范围，哨岗设在外围处，在此时刻，皇宫有种说不出的幽深可怕。

小珠当然不会发觉把煞星带了来，穿殿过楼，走过灯火辉煌的长廊后，来到了坤宁宫院落组群的其中一座宫院里。

几名守门的禁卫见到她都恭敬施礼，可知她在后宫颇有点地位。

小珠进入宫内，大厅里端坐着一位身穿华服的美妇，高髻宫装，雍容高贵，几名宫娥拥侍两旁，愈发显出她的身分气派。

见到小珠，她双目亮了起来，柔声道：“看到小珠这样子，定是有好消息了。”

躲在宫外偷听的浪翻云心中一凛，从这女人说话的派头看，便知定是恭夫人，如此说话毫不避讳，那自然她身旁的宫女全是心腹了。

小珠跪禀道：“幸不辱命，怜秀秀果然一点也不担心。”

抱夫人一阵娇笑，通：“所以说没有男人是不好色的。浪翻云亦不例外。娘若亲自出手，保证十个浪翻云也没有命。”长身而起。

外面的浪翻云心中赞美，唉：想不到你这淫妇如此合作，浪某倒要看看你娘如何应付一个浪翻云。

庞斑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在金陵城内移动着，这一刻他可能还傲立檐顶，下一刻已负手悠闲踱步街心，但转瞬后他早转出长街，穿巷远去，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他有奔行的动作，只使人感到玄异莫名。

他展开了魔门搜天索地大法，探察着四周各式各样人的武功深浅，若有水月大宗之辈在，必逃不过他神妙莫测的灵觉。

那是只有到了他那般级数的高手才拥有的触觉。

皇城在望。

他来到一座高楼之顶，负手看着这在当时最伟大壮观的建组群。

辉煌的灯仍似在向他炫耀着代替了他蒙人统治的大明盛世。

皇城坐北朝南，内外两重。只见重重殿宇、层层楼阁，万户千门，使人眼花撩乱。

庞斑微微一笑，略一颌首，欣然瞧着壮为观止的皇城夜景。

无论对大明或皇城来说，今晚都是非常特别的一晚。

龙虎荟萃，风起云涌。

水月大宗就是在这皇城之内，还有鹰缘和浪翻云，当然尚有密藏不露的单玉如。

忽然间，天下最超卓的几个人物都聚集到这代表天下最高权势的地方来。

这不是缘份是什么呢？

庞斑正要掠往皇城，忽又打消念头，微微别头往西笑道：“无想兄既已来到，何不现身相见？”

一声佛号来自他朝着说话的方向，迷朦夜色下，无想僧优雅的身形出现屋脊之巅，合什道：“三十年前一别，庞施主风依然，贫僧至感欣慰。”

庞斑讶道：“大师无想功竟真能再作突破，臻至大成之境，庞某想不佩服也不行。

只不过无想兄来得真不是时候，可见人算及不得天算。”

无想僧再一声佛号，柔和的声音淡然道：“不是时候的时候，正好让贫僧和施主了此尘缘。”

庞斑哑然失笑道：“怨庞某人没时间和大师打机锋了，爽快点放马过来吧！”无想僧欣然道：“施主快人快语，痛快极了。”最后一句还未说完，下一刻他已出现在庞斑身前的虚空里，一掌往庞斑当胸印去。

庞斑脸现讶色，四周的空气忽地像一下子被无想僧的手掌吸尽了，原本呼呼狂吹的北风半滴都没有剩下来。

浪翻云掠过花园，前面出现一座宏伟的宫殿，与后宫其它殿堂相比，就像群鸡里的仙鹤，飞檐翘角，廊下栋柱挺立，根根栋柱盘龙立凤，非常壮观。

长阶上殿门旁各有四名禁卫，持戈守门。

浪翻云已感应到单玉如和水月大宗的位置，而同一时间，他们亦惊觉到他的驾临。

他唯一想到的事就是速战速决，毫不介意两人联手的威力会是如何可怕。

他并非只为私仇而来，若不杀了这两人，将来不知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他们而受害，因他们而吃苦。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他掠上十多级的长阶时，那八个禁卫才知道刺客临门，但已太迟了。

在这等情况下，一切全凭直觉反应决定。这八人显是平时不断地操练一个专为守门设计的阵式，当然不会是乌合之众，齐声一喝，八文长戈竟在如此仓卒的刹那间，分由八个不同的角度，同浪翻云刺来，把入口进路完全封闭起来。

浪翻云就在封闭进口前的刹那，倏地加速，在戈缝间差之分毫中掠过，险至极点，亦妙至极点。

众禁卫眼前一花，才知刺在空处。

这时浪翻云反手射出八股指风，点在众禁卫身上。
当八禁卫晕厥倒地时，浪翻云的覆雨剑离鞘而出。
尖啸响起，覆雨剑在浪翻云手上化作万千芒点，像狂风般卷进殿堂里。
殿内空无一人，左边是十八屏相连，昼的是金陵四十八景的山水大屏风。

当浪翻云掠至殿心时，大屏风的其中三块蓦地爆炸般化作漫空碎屑，一把像来自地狱般的魔刀，以飘忽变幻的弧度，昼过一道美丽奇异的虚线，朝他劈来。

浪翻云哈哈一笑，化腐朽为神奇，倏地立定，轻描淡写地侧剑恰到好处地扫在刀锋处。魔刀立时化作万点光芒，发出千万股刀气，激射往所有照明的灯。

整度大殿立时陷进伸手下见五指的黑暗里。

庞大无匹的刀气潮涌而至，水月大宗冰冷的声音响起道：“浪翻云！”
浪翻云平静地回应道：“你不是一直在我浪某人？浪某怎会教你失望呢？”

“嚓！”的一声，一点火光在水月大宗旁亮了起来，只见一个无法形容其说美丽的修长身影，出现在水月大宗之旁，高度差点比得上体形与浪翻云相若的水月大宗，长发垂下，写意地散布在纤肩的前后。

一点火光由她雪白纤美的食指尖升起来，情景诡异之极。

一般人或者以为她指后必是暗藏火种，但浪翻云当然知道这是她以体内出神入化的魔功，催发出来的真火。

火光以她的手指为中心，照出了她和水月大宗独特的身形姿态，但头脸却在光芒外的暗影里。

最显眼是她那对带着某种难言美态纤长暂白的玉手，使人感到只是这对超尘脱俗的美手，看十世都不会厌倦。

在刚强的水月大宗旁，她那说不尽楚楚温柔的修美体态身形，分外教人生出惜花怜意。神的单玉如终于出现了。

火光逐渐往上移，使她的面容，遂分逐寸地出现在浪翻云的眼前。

第十章 御驾亲征

胡惟庸坐在书斋里，忽然感到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暗门声响，打了开来。

胡惟庸大喜，站了起来，今早他曾以密手法，同天命教男军师廉仲发出消息，要面见教主单玉如，现在当然是她来了。

自身为丞相后，每次都是单玉如纡尊降贵来见他，使他逐渐生出错觉，感到自己的地位比单玉如还要高。

这种想法当然不敢表露出来，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单玉如的厉害手段。但他却从不担心单玉如会对付他。因为若没有了他胡惟庸，她还凭什么去夺朱元璋的帝位。却懵然不知单玉如真正的妙着竟是恭夫人和允。

胡惟庸开始时，真的对单玉如极其倚重信赖，但久权力的滋味后，想法早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近数年内，他不停收买江湖上黑白两道的高手，组成自己的班底。并拟好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只要登上帝位，第一个要铲除的就是单玉如和她的天命教。

他的算计精密老到，否则亦不能在天命教高踞军师之位。只是他怎也算不到允和单玉如的真正关系，更想不到在这接近成功的时刻会给单玉如和楞严出卖。

由暗门走出来的不是单玉如，而是与他同级的军师廉仲。

廉仲体型高瘦潇，面目英俊，一身儒服，两眼有神，举手投足，自有一股高手的风范和气派。

胡惟庸本站了起来，准备施礼，那知来的是廉仲，失望中微带不满道：“教主没有空吗？”

廉仲微微一笑后，在他对面坐下来，凝神瞧着他，眼中射出冰冷无情的神色。

胡惟庸最懂鉴貌辨色，心感不妙，但却不动声色，悠闲地坐回椅里。

他那张太师椅有个机关，只要拉动扶手下的手把，可通知守卫斋外的高手进来护驾。

他尚未坐入椅里，廉仲手指往他遥遥一戳，对了他的穴道。

他身子一软，掉入椅内。

胡惟庸又惊又怒，色变道：“廉仲：这算是什么意思？”

廉仲再微微一笑道：“什么意思？胡丞相自己知道得最清楚，这五年来，丞相瞒着教主，密招兵买马，又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口才最佳，正要为自己辩护，岂知廉仲再点了他喉结穴，胡惟庸喉头一阵火热难过，说不出话来。

廉仲淡淡道：“丞相恐怕到死亦不会明白教主为何竟会舍得干掉你，不过本军师亦不会对死人徒废舌作解释。”

长长叹了一口气后道：“你的地位权势全是教主所赐，若非她暗中为你做了这么多功夫，你怎能坐在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来。”

天命教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美色，这使单玉如的势力轻易打进了高官大臣的私房，不但消息灵通，还可暗中影响着皇室和大臣，白芳华和恭夫人便是最好的例子，连朱元璋也着了道儿，鬼王和燕王亦不幸免。

廉仲露出兔死狐悲的眼色，再叹道：“事实上教主对你是仁至义尽的了，让你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甚至最后还有个畏罪自杀的好收场，避免了给朱元璋磔杀于市。”

胡惟庸两眼瞪大，射出惊恐神色，若他能开声发问，必会大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蓦地府内远处传来叫喊声和兵刃交击的声响。

廉仲长身而起，笑道：“时间到了：让廉某送丞相上路吧！”蓝王这时来到金川门前一座树林里，林内早有人预备了战马以省脚力。

坐到马上，蓝玉的感觉立刻不同。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南征北讨，为大明立下无数汗马功劳。

只有在马背上他才感到安全。

城门那边这时亮起火光，倏又熄灭，如此亮熄了四次，才重归于淡淡的灯光。

蓝玉提起了的心放松下来，景川侯曹震终仍是忠心于他的。

“轰！”火在左后侧远方的将军府冲天而起，接着是嘈杂的叫喊声。

蓝玉心中暗笑，只是这场大火，可教守城兵应接不暇，忙个死去活来了。

方发在旁低声催促。

蓝玉收拾心情，一夹马腹，领着五百多名全穿上明兵军服的手下，旋风般往金川门驰去。

丙然是城门大开，通往护城河的吊桥放了下来，景川侯曹震一身武服，带着一队人马和“布衣侯”战甲正恭候他的来临。

两股人马会合后，组成过千的骑兵队，驰出城外广阔的平原，在星月无光的夜色下，朝西北角的狮子山驰去，后方是金陵城照亮了半边天的火光和灯光。

他的手下均是久战沙场的精兵，自然而然分作五股，由李天权领一队人作先头探路部队，战甲和常野望各率百人护在两翼，方发殿后。

他身旁左是曹震，右是兰翠贞，阵型整齐的往狮子山驰去。

那处有二千援军等候着他，都是他为这次之行千中挑一的精锐子弟兵，忠诚方面绝无问题。

这次他到金陵，是要争夺皇位，所以预备充足，内外均伏有精兵，只不过没有想过是用作逃命之用罢了。

眼看再一盏热茶工夫，将可抵达狮子山脚会合的地点，前方忽传来马嘶人喊的声音，最前头的人马翻跌失蹄，陷进一片混乱里。

李天权的呼叫声传来道：“有伏兵！”黑夜的荒原，喊杀震天，慌乱间，也不知有多少人马由四方八面杀至，千百支火把燃亮起来，照得他们无所遁形。

蓝玉征战经验何等丰富，一看形势上知此仗有败无胜，对方人数既多，又早有布置，任自己如何兵精将良，亦远非对手。

究竟是谁出卖了自己？否则怎能在这里有人等着他们跌进陷阱去。

他勒马停定，杀气腾腾的眼神落在旁边的曹震身上。

曹震正一脸惶然往他望来，见他神色不善，张口叫道：“不关我的事！”蓝玉拔出长矛，电射而去，戳碎曹震的护心铜镜，刺入他心脏去，把他撞得飞离马背，“蓬！”一声掉在地上，早毙命当场。

战甲等拥了回来，叫道：“大师：我们杀出去！”蓝玉仰天长笑，高呼道：“儿郎随我来！”觑准左力敌人较薄弱的一处空隙，一马当先，领着二百拚死护驾的将兵，杀将过去。他连续挑飞数枝激射而来的弩箭后，杀进敌人外围的步兵阵势里，长矛在他手上变成阎王的催命符，腾挪挑刺中，敌人纷纷倒地，真是挡者披靡。

战甲和常野望分护两翼，使他更能发挥冲锋陷阵的威力。

蓝王大展神威，刚挑飞了一名冲来的骑兵，心口一窒，血气翻腾，知道因秦梦瑶而来的内伤仍未痊愈，力战下显露出来。忙强运真气，勉强压下伤势，一枝冷箭已射在座骑颈项处，战马一声惨嘶，前冲倒地，把他翻下马去。

几名手持牌的步兵持刀杀来。

蓝玉终是了得，临危不乱，矛尖触地，弹起雄伟的躯体，同时飞出两脚，踢在两个盾上。脚用阴劲，内力透盾而入，两兵登时喷血倒跌。

蓝玉见那两人没有立毙当场，知道自己功力因伤大打折扣，这时他杀红了眼，抽出佩刀，劈翻了另一边的敌人，长矛再度绰起，幻起万千矛影，便把四周的敌人迫开。

战甲等人杀至，使人让了一匹座骑予他，继续朝前杀去。

此时他身旁只剩下五十多人，无不负伤浴血，谁都分不清身上的血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了。

四周尽是一望无际的敌人，刀戈剑戟反映着火把的光影，战场上千万个火点在闪动着。蓝玉等忽然压力一松，原来冲破了对力的步兵阵。

不由大喜加速前冲，只要到达城外的疏林区，将大有逃生希望。

前方一片黑茫茫，不见人影。

蓝玉心觉不妥时，前方蓦地大放光明。

无数火把亮了起来，同时外围两翼移动，钳形般合拢过来，把他们围死在中间处，这次出现的全是骑兵，人强马壮，阵容鼎盛。

蓝玉等人心知绝不可停下，死命往四周冲杀，对方只以弩弓劲箭射住，到蓝玉只剩下三十多人时，无奈停了下来。

蓝玉一声长啸，手下纷纷下马，同时下手击毙座骑，让马变成一个临时的堵护墙，情景惨烈残忍。

三十多人结成小阵，把蓝玉团团护在中心，决意拚死力战。

蓝玉一看身旁手下，战甲、常野望、兰翠贞和李天权全在，独欠了一个方发。此人武功只略逊于李天权，应该不会如此不济，竟闯不到这里来，心中一动，厉喝道：“方发何在，给我滚出来！”至此他才明白朱元为何要暗杀连宽，因为如此方发就可补上军师之位，得知他所有机密，但此时后悔莫及了。

一通鼓响，十多骑由敌阵驰出，其中一人赫然是朱元璋，其它人包括了燕王、叶素冬和老公公，其它不认识的尚有四个影子太监和几个气度不凡的人，一看便知是高手。

方发跟在这些人之后，行藏闪缩。

朱元璋等驰至被大军包围在核心的蓝玉等人阵前十丈许处，勒马停定。

蓝玉慑于朱元璋三十多年来的积威，骂不下去。

一身战服的朱元璋凛凛生威，从容一笑道：“蓝大将军犹幸无恙：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想当年朕对尔恩宠有加，以大将军比之汉代猛将卫青和唐代的李靖。岂知尔恃功骄横，赋性狼悻，屡次强占民田，朕派御史往查，竟遭尔捶打强逐。北征回师之际，夜叩喜峰关，关吏开关稍迟，便给尔纵兵毁关而入。朕念尔驱逐元遗兵，功勋盖世，对此等恶行一一容忍，还对了你作凉国公，又加封太子太傅，爵禄仅次于若无兄之下，可惜你仍不满足，人前人后，均说朕待尔太薄。现在更联结外族，密谋作反，尔还不跪地受缚，让我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朕将会给尔一个公道。”

蓝玉“呸”的一声，不屑地吐出一口涎沫。

围在四周的大军见皇上受辱，一齐喝骂起来，群情汹涌。

朱元璋举起手来，全场立时鸦雀无声。

身旁的叶素冬道：“皇上：不宜让他说话。”

朱元璋点头同意，同身后一个矮壮强横，五十来岁，满脸须髯，只穿便服的男子道：“帅卿家，给朕处理此事！”那男子拍马而出，来至蓝玉阵前，大笑道：“一别二十年，难怪大将军不认得帅某了。”

蓝玉定神一看，吃了一惊道：“是否‘亡神手’帅念祖。”

一个在朱元璋另一侧瘦高之极、亦是身穿便服的汉子大笑道：“将军仍记得帅兄，只不知有否把我直破天忘了？”

蓝王心中骇然，这两人均当年朱元璋座下出类拔萃的高手，武技不在自己之下，想不到多年不闻消息，现在忽然又出现在朱元璋身旁，看来武功定是大有长进，自己纵未受伤，亦不敢轻言可操胜券，何况在这身有伤患又经苦战之后的时刻。

回观己方之人，个个脸如土色，显知大势已去。

帅念祖轻松跃下马来，自有人把战马拖开，哈哈一笑道：“蓝兄敢否和小弟单打独斗！”蓝玉回头低声道：“我设法迫近朱元璋，你们觑准时间，以火器向四周发射，然后自行逃生，各凭天命。”

众人纷纷点头。

帅念祖这时又再次挑战。

蓝玉深深看了兰翠贞一眼后，一振手中长矛，大喝道：“师兄要死还不容易！”大步走出阵外，长矛一摆，迅速抢前，往帅念祖狂攻而去。

帅念祖不慌不忙，往腰间一抹，运手一抖，只见一条腰带似的东西，迎风一晃，登时得笔直，原来是一把软剑。

蓝玉晒道：“师兄的忘神十八掌那里去了。”

当年帅念祖从不用兵器，在战场上只凭双掌克敌制胜，忘神十八掌名动朝廷内外，所以蓝玉才有此语。

敌矛已至，帅念祖仍有馀暇答道：“没有些新玩意儿，怎送蓝兄上路。”挥剑架住了蓝玉势若横扫千军的一矛。

朱元旁的燕王狠声道：“若非孩儿身中蛊毒，必亲手搏杀此獠。”

朱元璋失笑道：“皇儿何时才学晓不亲身犯险！”燕王知他暗讽自己亲手行刺他，老脸一红，不敢再说话。

只见矛剑一触，无声无息凝止半空。

蓝玉大为骇异，对方软剑阴柔坚韧，自己全力一矛，不但磕不掉小小一把软剑，且因对方剑上传来阴柔之力，想抽手变招也有所不能，使和对方拚了一下内劲。

蓝玉一震退后，强压下翻腾的真气。

难怪朱元璋命帅念祖来向自己挑战，纵使自己功力如前，恐亦非他对手。

此退彼进，帅念祖立时剑芒大盛，千百道剑影潮卷而至。

蓝玉自知难以幸免，当机立断，大喝道：“走！”十多道火光冲天而起，投往四周，其中射往朱元璋座骑虚的，都给护驾高手轻易挡开，落到地上，却燃烧不起来，冰雪遍地，那会着火。

投到包围的敌阵，却惹起了混乱。战甲等一声发喊，全体往西阵逃去。这是他们的聪明处，若分散逃生，活命的机会更是渺茫。

朱元璋和身旁各人看也不看逃生的人，注意力只集中到蓝玉身上。

这时蓝玉被帅念祖惊人的软剑法，施出或刚或柔怪异无比的招数，杀至左支右绌，全无还手之力。

忽地剑势大盛，连远在十丈外的朱元璋等人亦可听到剑气破空的呼啸声时，帅念祖猛地退开。

蓝玉一声狂喝，长矛甩手飞出，闪电般往十丈外的朱元射来。

直破天一声长笑，飞离马背，凌空一个倒翻，双足一夹，凭足踝之力夹实长矛，再一个漂亮翻腾，落到地上。

蓝玉颓然一叹，胸口鲜血泉涌，仰天倒跌，一代名将，落得惨淡收场。

这时负责倾军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在几个亲将护持下策马来至朱元璋龙驾前，下马跪禀道：“老臣办事不力，贼将全部伏诛，只欠了个兰翠贞！”朱元除了蓝王这心腹大患，心中欣喜，那还计较走了个女人，笑道：“长与侯何罪之有，此女最擅潜踪匿隐之术，但亦绝逃不过我等布下的天罗地网，说不定是趁乱在地上扮死，卿家着人仔细搜寻吧！”勒马往金陵城驰去，长笑道：“要亲自审问胡惟庸，若他的口硬，还是对单玉如的忠心不够坚定？”众将忙紧随左右。

第十一章 三战庞斑

韩柏、范良极和娇娇女虚夜月三人凭着绝世轻功，避过守卫耳目，潜入了一座皇城外围防地的钟鼓楼的地牢下，来到了进入地道的大铁门前。

虚夜月奇道：“这么重要的地力，为何没有人防守？”

范良极慢条斯理道：“这道厚达一尺的大铁门只能由内开启，不但有门锁，还有三支大铁闩，把门由内关死，就是庞斑也震它不开。”

虚夜月吐出可爱的小舌头道：“那你怎样把它弄开？你又没带撞门的工具。”

范良极屈指敲了敲虚夜月的头，笑道：“所以说你是入世未深的小女孩，才会这么容易被这小子骗上手，撞门怎行？只要有些微声响，负责以铜管监听地道的禁卫会立即发觉，只要藉风机把毒气送入地道，就可把你闷死。”

虚夜月和他斗惯了，只一脸不平，抚着被他叩痛了的头皮，嘟起可爱的小嘴儿。

韩柏晒道：“这样说就算你有方法把门弄开，只是开门声便可惊动守卫了。”

范良极得意洋洋道：“算你够聪明：猜到我曾潜入地道把门锁打开，不过我看你仍是脑力有限，想不到我曾在门锁处加上润滑剂，保证再开门时无声无息。”

虚夜月奇道：“这么容易便可出入地道吗？”

范良极道：“当然不容易，要怪就怪你的爹，宫内所有地道的出口，都设在空旷处，只要钻出去，立即会给人发觉。”

虚夜月奇道：“那你如何钻出地道呢？”

范良极道：“凡地道都有通气口，再告诉你一样本大哥的绝技，就是缩骨术，差连耗子的小洞都可以钻过去。”

虚夜月忿然道：“吹牛皮！”韩柏伸手过来搂着虚夜月的小蛮腰，晒道：“那我们可回家睡觉了，除了你这老猴外，谁可钻过那些通气口？”

范良极一手执着他胸口，恶兮兮道：“再说一句回去，我便阉了你这淫棍。”

虚夜月听得俏脸飞红。

岂知韩柏更是狗口长不出象牙，笑道：“阉我？月儿不杀你头寸怪！”
虚夜月羞得更不知钻到哪里去才好。

韩柏讶道：“老贼头你有很多时间吗？为何尽在这里说废话？”

范良极另有深意道：“当然有的是时间，朱元璋离宫去对付蓝玉、胡惟庸和楞严，那能这么快回来？”

虚夜月和韩柏失声道：“为何要等他回来？”

范良极成竹在胸，在怀里掏出一个布袋来，重甸甸的，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塞给韩柏道：“待会我们从被我弄宽了的通风口潜入皇宫后，你便拿着这东西朝坤宁宫逃走，那是内宫，守卫最严密，记着不要杀人，然后乖乖被捕，那便可完成了你在这次最伟大的盗宝行动中赋予的使命了。”

韩柏呆了一呆，隔袋摸过了袋里的东西后，遂渐明白过来，涌起怒容道：“你这老贼头，为了偷东西，竟要我白白牺牲。”

虚夜月仍是一头雾水，伸手往韩柏手中布袋摸索几下后，叫道：“我明白了：这是只仿制的九龙杯！”范良极怪笑道：“我这小妹子真冰雪聪明。”接着向韩柏道：“你不是说朱元璋肯任我去偷东西吗？你这就是偷给他看，朱元璋难道会为此杀了你吗，给押到他龙座前，你只说是为我接赃，其它一切都不知道。不过切记加上一句“好象他还偷了其它东西，这只是其中一件。”那朱元璋定要亲往查看，并要把这假的放回原处，我便可凭此知道九龙杯是放在那里，抢先一步盗宝而回了。看：事情多么简单，事后除非朱元璋拿杯饮酒，否则怎会知道九龙掩月杯失窃，知道时我们早离开京师了。”

韩柏和虚夜月不由得佩服他贼略的大胆和妙想天开，难怪能成为天下首席大盗。

虚夜月记起一事道：“不成呢：方夜羽约了韩郎今晚子丑之交在孝陵决斗，这么一闹，韩郎怎能依时赴约？”

韩柏若无其事道：“失约就失约吧：有什么好打的！”虚夜月听得哑口言，旋即“噗哧”掩嘴失笑，神情欢欣。

方夜羽的武功深浅难知，既敢约韩柏决斗，自然是有几分把握。

虚夜月遇上韩柏，沉醉爱河，那还会像以前般爱找人比拚，自然亦对韩柏是否要充英雄毫不介意。

范良极捋高衣袖道：“好了：让我们进禁宫盗宝去也。”

庞斑嘴角逸出笑意，看也不看无想僧凌空印来的一掌，提脚轻踢。

这一脚落在无想僧眼内，以他七十多年的禅定功夫，也要吃了一惊。

问题出在这一脚的意向。

他清楚地知道庞斑这一脚的目标是他的小肮，使他骇然的是这一脚竟突破了时间的局限，使他的直觉感到在手掌击中庞斑前，必会先给对方蹶中。

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他后发的脚怎可快过自己先至的一掌？

想归想，这感觉却是牢不可破地“实在”。

无想僧一声禅唱，双目低垂，眼靛鼻，鼻观心，就在虚空里旋转起来。

这得道高僧似若变成了千手百脚的佛，千百道掌影脚影，离体拍，似是全无攻击的目标，也似完全没有任何日的。

庞斑油然一笑，点头道：“这才像样！”那一脚依然出，但迅疾无比的一脚却变得缓慢如蜗牛上树，那速度上的突然改变，只是看一眼便使人既不

能相信，又难过得想发疯。无想僧转得更急了，忽然失去了本体，只剩下无数手脚在虚空中以各不同速度在舒展着。这情景理应诡异莫名，但却只予人安详崇敬、佛光普照的感觉。

短短刹那间，无想僧由攻变守，而庞斑却是由守转攻。

庞斑那慢得不能再慢的一脚，“转瞬”已踢入了手影脚影里。

那是完全违反了时间和空间的定律，在你刚感到这一脚的缓慢时，这一脚早破入了无想僧守得无懈可击的“佛舞”里。

“蓬！”无想僧一掌切在庞斑脚上，本体再次现形，流星般掠退往后，到了另一大宅的屋脊处。

庞斑负手傲立原处，轻柔道：“无想兄无论禅心和内功修为，均臻大乘之境，成就超过了当年的绝戒大师，更难得是去了胜败得失之心，真是难得之极，使庞某把其它事全忘掉了。”

无想僧无忧无喜，低喧一声佛号，通：“庞施主突破了天人局限，由魔入道，气质大变，最难得是舍弃世俗争逐，比我们出家人更彻底，无想此来，全无冒犯之心，纯是禅境武道上的追求，请庞施主不吝赐教。”

庞斑一声长笑道：“这二十年来，庞某早将修习多年的魔功弃而不用，剩下的就只是一些拳脚，不若让庞某打大师三拳，若大师挡得住，今晚就此作罢好了。”

接着双目寒光一闪道：“大师若接不住，立时会到西天去向诸位仙贤请安，莫怪庞某手下不留情，因为想留手亦办不到。”

无想僧法相庄严，合什道：“庞施主请！”庞斑莫测高深地微微一笑，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余一座空楼。

无想僧容色不变，垂下头来，低喧佛号，一时万念俱寂，无思无虑，进入佛门大欢喜的禅道空明境界。

狂飙由四方八面旋风般卷来，及身一尺外而止。

无想僧像处身在威力狂猛无俦的龙卷风暴的风眼中，四周虽是无坚不摧的毁灭性风力，这核心点却是浪静风平，古井不波。

风暴倏止。

接着是一股沛然莫可抗御的力量，把他向前吸引过去。

无想僧把无想功提至巅峰境界，眼低垂，身旁眼前发生的所有事物，尽当它们是天魔幻象，毫不存在。

纵是如此，那股大力仍把他吸得右脚前移了半寸。

只“见”庞斑似魔神由地狱冒出来般在前方升起，一拳往他击来，变幻无穷，似缓实快。

无想僧这时眼神内守，理应“看”不到庞斑，由此证明了禅心给庞斑以无上的精神力量，破开了一丝空隙，“侵”了进来。

无想僧保持禅心的安静，两手扬起，鼓满两袖气劲，由内往外推去。

“轰！”的一声气劲交击。

无想僧身不由己，往后飘退，又落到另一屋宅“人”字形倾斜的瓦背上，还踏碎其中一块瓦，方才站稳。

庞斑代之立在他刚才站的屋脊处，负手含笑而立，像从来没有出过手的样子，欣然道：“痛快极了：想不到无想兄竟能挡庞某全力一击，使庞某有混身舒泰的快意。”

无想僧毫不因落在下风而有颓丧之色，清瞿的脸容逸出笑意，缓缓道：

“庞施主武功已臻人所能达的天人至境，化腐朽为神奇，绚烂为平淡，虽只一脚一拳，却使贫僧感到内藏无尽的天机妙理。尤难得者，已没有上两次贫僧深切感受到的那残杀众生的味道。”

庞斑悠闲地环视四下一望无尽的屋脊奇景，眼光落到远方灯火辉煌的皇城时，眼中闪动着奇异的神，充满了渴望和驰想，随意应道：“这正是魔门和白道正教的分别，你们若要杀人，必须找到这人该死的理由，才能凝起强大的杀意，名虽杀人，却是要救活其它人。我魔门则不理这一套，不把众生死摆在眼内。至于谁对谁错，却是另一回事。

例如大师可否告诉庞某，朱元璋究竟算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当然是依佛门好坏的标准而言。”

无想僧苦笑道：“但愿贫僧能有个肯定答案。”

庞斑收回望往皇城的目光，冷喝道：“好：无想果非强辩虚伪之徒，便让庞某再赠大师两拳。”

语音才落，天地色变。

无想僧忽地发觉整个金陵城都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了他和庞斑，后者正一拳向他击来。

庞斑似若在极远处，但又像近在眼前。

那种距离上的错觉，以他坚若盘石的禅心亦不由起了个小涟漪。

波动一发不可收拾，席卷心神。

前前后后无数股力道，把他往不同方向拖拉撕扯。

他一声禅唱，谨守着有若在风雨飘摇、急流巨浪的大海中内挣扎求存那一叶小舟般的灵明。

耳际同时异响大作，宛若真的置身于万倾汹涌澎湃的波涛中，换了别个定力较差的人，早心悸神来，不战而溃。

无想僧知道对方正以嫡传魔宗蒙赤行精神战胜物质的魔门奇功，克制着自己的禅心，夷然不惧，口中一阵低吟。

一阵梵唱诵经的声音，似由天外传来，又若由无想僧口中传往天外，悠扬而不可即。

弥漫全场的魔森之气，亦要削弱了三分。

无想僧优美雪白的手弹上半空，化作无穷无尽的手势，接着骈指如戟，轻描淡写地朝前点去。

指势甫发，他全身袍服都鼓胀起来，呈现出无数的波纹，同时随着指劲周遭涌起无数气旋，往前涌奔而去。

“波！”指拳交接，无想僧全身剧震。

庞斑在一触间，分别把两股正反不同的真气破入了他体内，那就像有两名力士把他拉扯着，使他无所适从，根本不知应抗拒那一个人才好最后势将落得硬撕开作两半。

在体内那就更是欲拒无从。

庞斑飘回原处。

无想僧猛地将敌我双方所有真气收归丹田，以意导气，急旋两转后，“哗！”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后，全身回复轻松写意。

他又发觉自己卓立于瓦背之上，一切与前无异。

金陵仍是那么壮丽。

尤其里城的灯火仍使人感到此处山灵水秀，乃天下的中心和枢纽。

庞斑长笑道：“大师真了得，竟能以这一口鲜血化去庞某必杀的一招。这最后一拳免了吧！”无想僧遥向庞斑合什敬礼，欣然道：“多谢庞施主一脚两拳的恩赐，宝僧受益之大，实难以想象，这就返回少林，闭关面壁。”

再微微一笑道：“三战三败，可是无想反对施主生出知己感觉。真是痛快极了。”

庞斑叹道：“不愧佛门高人，提得起放得下。”

无想僧一声佛号道：“天下间确只有浪翻云才能与施主一争雄长，只恨拦江之战，贫僧不能亲眼目睹。”

庞斑眼中射出热烈的光，微笑道：“若大师不能抛开此念，最终将一事无成。”

无想僧然一笑道：“无想晓得了！”飘身凌空飞退。

声音遥传过来道：“施主每次远眺里城时，为何眼神都如此奇怪？”

庞斑柔声答道：“因为那里正有远来贵客，静心地守候庞某。”

话尚未完，一代少林高僧，没入了金陵城的黑夜里。

第十二章 翠袖玉环

浪翻云终于以电掣似的眼神，迅快地君到单玉如绝世的玉容，以他的修养，心中亦由涌起讶意。在他的心内，最美丽的女伴当然是纪惜惜和言静庵，那是牵涉到感情的主观感觉，尤其这两位美女均已香消玉殒，更长留下美好的印象。

纪惜惜和言静庵外，秦梦瑶的气质是无与匹敌的。可是当他面对单玉如时，却不得不承认这名副其实的女魔头，拥有一种虽与秦梦瑶迥然相与，但却绝不逊色的气质。

若说秦梦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她便是能倾倒天下男人的魔女。

但她绝不是荡意撩人的艳女，反而是长相端庄，最动人处是她从艳丽的轮廓和由骨子里透出来惹人爱怜、楚楚动人的气质。

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把她和老谋深算阴狠冷毒辣连在一起。

尤其她惊人的美丽是绝无瑕疵的，每寸肌肤都是那么白皙娇嫩，使人怎也不肯相信她足年过六十的人，就若言静庵般，达到了青春永驻的境界，看上去比她女儿恭夫人还要年轻。她那对秀眸就像深黑夜空中挂着两颗璀璨的明星，充满了水分和大气的感觉，宁静怡人，使见者无不联想到她不但有美好的内涵修养，性格还应是温柔多情的。

她身上穿着及地的广袖阔袍，玉带生风，乌黑的秀发衬着雪肤白衣，那种强烈的对比，使浪翻云亦感眼为之眩。

单玉如不用施展任何诱惑手段，就那么盈盈俏立，足可迷倒天下苍生，使人生出缠绵不尽，婉转依依的销魂感觉。

她又是那么如烟似梦，教人难以捉摸，感到没有可能拥有如此般美好的事物。

当浪翻云迅快地打量她时，单玉如亦以充满渴想的醉人眼神好奇地回敬他。

水月大宗一声冷喝，通：“浪翻云：你不是要求动手吗？”

浪翻云微微一笑，点头道：“正是如此，水月兄想不动手也不行。”

一阵娇笑来自单玉如檀口中，声音清甜柔美，涓涓若清风，清澈如流泉，即使天籁，亦不外如是。

这女人难怪能臻达媚术的最高境界，最厉害处，就是使人绝不会觉得她在媚惑你，但偏是一颦一笑，均教人心生怜意，恨不得把她修美动人至无以复加的玉体，拥入怀中蜜爱轻怜。

尤其她的美丽有种不具实体的魔异感觉，更使人生出像追求一个美梦的心情。

单玉如笑罢回复止水般的安然，秀眉轻蹙，柔声道：“浪翻云终于来了！”浪翻云探手怀内，掏出酒壶，在两大高手眼睁睁瞧着下，悠闲灌了三口，笑道：“不但浪某来了，庞斑也来了，刻下正在皇城外欣赏夜色呢。”

水月大宗神色不动，一直全神观察着浪翻云注视单玉如和喝酒的动作，只要对方露出一丝空隙，他的水月刀立会乘虚而入，取敌首级。

单玉如听得庞斑之名，秀眉扬起，轻呼道：“噢哟：那妾身和水月先生更要速战速决了，翻云勿怪妾身，你的覆雨剑实在太厉害了。”

指尖火光倏地熄灭，大殿立刻陷进先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叮”的一声清越激响，单玉如以之横行江湖的一对玉环交击在一起。

声音竟来自浪翻云的背后。

把水月大宗的刀啸声和单玉如飘移的声音全遮盖了。

暗黑里的浪翻云悠然一笑。

安雨剑再次出鞘。

寒碧翠专心地为爱郎戚长征的长靴绑扎靴绳。

戚长征背插天兵宝刀，面容肃穆，眼中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

他与鹰飞实有着海般的深切仇恨，若非鹰飞连施狡计，不但水柔晶不用死，连封寒等人亦可避过大劫。

尤其现在褚红玉已成了他的人，他更要鹰飞以血来清洗她曾受的耻辱。

他反而不是那么恨甄夫人，她对付水柔晶的手法可算是留有馀地，若她让柔晶落到鹰飞手上，更是不堪设想。

至于甄夫人长街施袭，亦是依足江湖规矩行事，先下战书，再两军交锋，在这情况下自是伤亡难免。

她为的是公仇，而非私怨。

况且在眼前这种形势下，他戚长征为了大局着想，尽避无奈也只好把她放过。

何况她能否逃返城外，仍是未知之数。

他真的感谢老天爷赐他与飞决战的机会，不过对方亦必也在感谢老天爷。

今晚之后，他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

寒碧翠为他穿好长靴后，站起来紧搂着他，深深一吻后道：“不用记挂着任阿人，放手去杀敌取胜吧：不论生死，碧翠永远是你的人。”

戚长征哈哈一笑，涌起万丈豪情，探手搂着她柔软的腰肢，走出门去。

铁青衣拉着两匹神骏之极的骏马，正和风行烈和他的三位娇妻闲聊着，神态如常，一点没因两人去赴生死之约而紧张。

反是谷姿仙三女忧色忡忡，没有半丝笑意。

戚长征隔远大叫道：“三位好嫂嫂放心，老戚保证小烈旗开得胜，取年老贼首级而回。”

风行烈肩托接好了的丈二红枪，身体挺得比红枪还笔直。

铁青衣笑道：“我也以此语赠给三位夫人，只见行列站立的态度，便知他功力大进，不逊乃师。”

戚长征留心打量风行烈的站姿，确是另有番慑人之态，羡慕道：“这站法是怎么学的。”

风行烈正容道：“铁老眼力真好，自第一天学艺，师傅便教我站立之法，他说只有一站法才能取得身体的绝对平衡，就是当后脑枕和脊骨成一绝对的垂直线时，才可做到。”

接着苦笑：“说来惭愧，这两个平衡点我还是刚刚找到，灵感来自当日在空中目睹师傅和庞斑决战时的姿态，无论红枪千变万化，师傅仍保持在绝对的平衡中。”

众人听到如此玄妙的道理，均啧啧称奇，亦对厉若海生出高山仰止的崇慕。

比倩运听得心情转佳，这才有闲想其它事，奇道：“韩柏那家伙和月儿为何尚未回来？”

铁青衣笑道：“不用担心他，没人比这小子的福命更大的了。”

众人为之莞尔。

铁青衣把两匹骏马交给两人，笑道：“这是府主精心配种培植的十匹良骏中最好的两匹，有他们的脚力和速度，必可使两位如虎添翼。这亦是府主赠给两位的贺礼。”

戚、风均是爱马的人，忙抚马颈，先套点交情。

两马非常懂性，以马头触碰两位主人。

戚长征飞身上马，放蹄奔了开去不一会转了回来，信心十足大笑道：“我老戚现在连庞斑都敢挑战，更不要说区区一个鹰飞了。”

风行烈被他激起豪情，翻到马背，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已变成乃师厉若海了。

庞斑迅速在皇城内移动，尽避守卫森严，他却加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能觉察到他的行踪。

他当然避开了有特级高手守护的重地，亦避开了浪翻云和水月大宗及单玉如交手的后宫。

以庞斑的修养，给浪翻云捷足先登，接去了水月大宗这么难得的对手，亦唯有暗叹倒霉。幸好他还有个更深不可测的鹰缘。

由动身离开鸡笼山开始，他便感应到鹰缘的心灵。

他完全不知道见到鹰缘后会发生什么事。

而这正是鹰缘最吸引他的地方。

神舒意畅间，他踏上通往太监村的山路。

朱元璋看着胡惟庸瘫在地上的身，龙颜震怒。

严无惧、叶素冬、燕王棣、直破天和帅念祖五人全噤口不敢言。

朱元璋冷哼道：“韩柏说得不错，单玉如是蓄意牺牲胡惟庸，来保持密，更要杀人灭口，我们终是棋差一着。”

严无惧道：“根据调查，胡惟庸应是在我们攻入丞相府时才去的，找到他体时，尚是温热，这样看来……”

朱元璋打断他道：“我才不信他会自杀，何况还有一条我们知情的地道，大可供他逃走。单玉如的人能把时间拿捏得那么准，这代表她们情报准确，只是这点，就绝不可小觑她。”

接着冷冷道：“楞严闻风先遁，是最好的例证。”

叶素冬奇道：“但楞严只是庞斑的……”

朱元璋显是心情不佳，打断他道：“楞严既勾结得胡惟庸，亦可勾结单玉如，只看他今晚可逃过大难，便知其中大有关连。”

沉吟半晌后道：“你们可散播消息，说朕大寿一过，立刻把陈贵妃处死，朕才不信引不出楞严来。”

众人同时一震，难道楞严竟和朱元璋最宠爱的陈贵妃有私情。

朱元璋还要说话时，远处传来锤鸣鼓响。

众人同时一呆，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夜闯禁宫。

朱元璋双目凶光一闪，挥手道：“不论是谁，给朕立杀无赦。”

众人齐声应是，飞掠而去。

只剩下燕王一人垂首恭立。

朱元璋忽然露出容，伸手接着书桌，支持着身体。

燕王惶然道：“父皇没事吧！”朱元璋摇头笑道：“唉：很久没有策马飞驰了，虽是痛快，也使人感到劳累。”

站直身体，又再容光焕发。

微微一笑道：“过了这三天，父皇策立你作储君，凡被怀疑与单玉如有关的人均一律处死，允亦不例外。哈：若无兄的相道真厉害，他看中的人，绝不会差错的。”

燕王心头一阵激动，他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得到了。

